品特戏剧

风景
沉默
往日
无人之境
背叛
山地语言
月光

归于尘土

Ashes to Ashes

HAROLD PINTER: PLAYS

[英国]哈罗德·品特 著 华明 译

哈罗德·品特在其剧作中，揭露了日常闲谈掩盖下的危局，直闯压抑的密室。

——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理由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品特戏剧

归于尘土

Ashes to Ashes

哈罗德·品特◎著

华明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归于尘土／（英国）品特（Pinter,H.）著;华明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9
书名原文: Ashes to Ashes
ISBN 978-7-5447-1219-4

Ⅰ.①归… Ⅱ.①品… ②华… Ⅲ.①戏剧文学-剧本-作品集-英国-现代 Ⅳ.①I561.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5038 号

Harold Pinter Volume 2 by Harold Pinter
Landscape © Neabar Investments Ltd 1968
Silence © Neabar Investments Ltd 1969
Old Times © Neabar Investments Ltd 1971
No Man's Land © Neabar Investments Ltd 1975
Betrayal © Neabar Investments Ltd 1980
Mountain Language © Harold Pinter 1988
Moonlight © Harold Pinter 1993
Ashes to Ashes © Harold Pinter 1996
The right of Harold Pinter to be identified as author of this work has been asserted by him.
All rights whatsoever in this play are strictly reserved and application for performance, etc, should be made to Judy Daish Associates Ltd, 2 St Charles Place, London W10 6EG, England (licensing@ judydaish. com). No performance may be given unless a licence has been obtain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9-214号

书　　名	归于尘土
作　　者	[英国]哈罗德·品特
译　　者	华　明
责任编辑	陈　叶
原文出版	Faber and Faber, 1998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1 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 yilin. com
网　　址	http:// www. yilin. 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 www. ppm. cn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x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25
插　　页	2
字　　数	199 千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219-4
定　　价	35.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025 - 83658316)



〔英国〕哈罗德·品特（1930—2008 ）

（2005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关于哈罗德·品特……

迈克尔·冈邦

（英国著名演员，《哈里·波特》中阿不思·邓不利多的扮演者，出演过品特的多部剧作）

哈罗德·品特不只是一位优秀的导演——他是最好的。在他身后留下了极为巨大的缺口。我认为哈罗德是英国戏剧的坚强支柱，没有他，我们会变得虚弱无比。

对于哈罗德，需要理解的一点是他爱他的演员。当然，他自己就是个演员。因此他会给你很大的空间来演绎你的角色，而不是像有些导演那样专横独断或循规蹈矩。他喜欢灵活性，并将它给予他人。作为一位导演，他经常是个非常直截了当的说话者，而不沉迷于华丽的词藻。

托比·本

（英国政治家、前任大臣，现任反战联盟主席）

哈罗德·品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剧作家，在历史上占有稳固的地位，将有世世代代的人们观看他的戏剧，并且学习那使他如此伟大的才能。

他怒发冲冠，绝不宽恕那些位高权重者对于他们以我们的名义正在进行的一切，所需承担的个人责任。我可以证明他所拥有的力量，煽动着愤怒的火焰和希望的火焰，这些火焰能够且确实改变了人们，因为他所说的一切都是发自他的真实内心和亲身体验，而不是由白宫或唐宁街的智囊团精心编造出来的。我们如今经常被告知，雄辩术已经灭亡了，但任何一位听过品特演说的人都会知道这种说法是多么错误。

约翰·皮尔格

（战地记者，电影制作人，畅销书作者）

在明星云集的后现代写作领域中，奖项似乎都分配给了那些为皇帝的新衣而竞争不休者，政治上不安全的东西就不必凑热闹了。尽管不时有挑衅者跳将出来，英国当权者总是善于削弱他们的力量，并将他们招安。那些反抗者被视为异类大加嘲讽，直到他们遵从那些成规戒律和权威观点为止。

哈罗德·品特是一个不屈不挠的例外。有一天，我坐下来想列一份像哈罗德那样超然于世、能够“发出声音”并对其广泛责任有所理解的作家的名单。纸上除了品特之外，一片空白。唯有他是不平静的人，不聒噪的人，充满胆识，畅所欲言。总之，他了解问题之所在。

林赛·邓肯

（苏格兰舞台剧和电视剧女演员，凭百老汇舞台剧《私生活》获托尼奖）

我觉得人们对他过于崇敬了；当那样做时，你就会失去所有的幽默感。每当我出国演出哈罗德的戏剧，人们都会哄堂大笑，而你就会想，为什么在伦敦人们就不会那么做呢？

他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一位世界级的、独一无二的作家；他的作品永垂不朽。

理查德·艾尔爵士

（英国著名电影和戏剧导演）

哈罗德·品特多年前就进入了我们的文化血脉。从未看过他的戏的人们将那令人不安的家庭事件或充满威胁的沉默描述为“品特派风格的”。他变成了一个形容词，成了他和我们的一部分。

他是这样一个人：时而离经叛道，时而焦躁易怒，但往往又是诙谐幽默、慷慨大方的——尤其是对演员、导演和其他作家（这是一种

罕见的品质）；时而光彩夺目，时而不堪忍受，但他又可以是谦虚、朴素而友好的。而且他从不害怕表达自己的想法，尤其是对政治问题。

罗纳德·哈伍德

（作家、剧作家、编剧，2003年因《钢琴师》获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

人们也许会以为，作为同时代最具独创性的剧作家，其戏剧爱好会是受限的、苛刻的。但并非如此。只要是精当的作品，哈罗德都广泛接纳。他是一个忠诚而勤勉的工作伙伴，而作为一个导演，他是严厉而苛刻的，但他做的是所有最伟大的导演都做的事：在排演中为演员们创造一个可供他们行动的氛围。

名气对哈罗德无甚影响。甚至在其早年，他的力量、风采和危险性就已初露端倪。他似乎知道自己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人物。他可以是执拗、愤怒和好辩的，又是迷人、风趣、紧张、难以捉摸的，以及，对女人来说，具有致命吸引力的……不过，他最迷人的品质莫过于极为宽厚的慷慨大方。

迈克尔·比林顿

（英国《卫报》资深剧评家，最富盛名的品特传记作家）

我与哈罗德本人进行过长谈，也访问过他的朋友和同事。我发现他那些通常被认为是高深莫测、不可思议的戏剧作品，几乎都是出自对他亲身经历的记忆。如果说它们能引起全世界观众的共鸣，那是因为他理解人类生活中的不安全感，而这种感受往往来自于心理搏斗与领地之争。

品特对戏剧的贡献是巨大的。他对语言有着诗人般的敏感，对戏剧节律有一种近乎完美的感觉，并能提炼出日常生活中的紧张冲突。我相信他的戏剧，从1957年的《房间》到2000年的《庆典》，能够经得起风吹雨打的考验。事实上，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比如《生日晚会》、

《回家》和《无人之境》都已成为现代经典。

约翰·凯里

（英国著名批评家，《星期日泰晤士报》首席书评人）

在我看来，他是唯一一位汲取了萨缪尔·贝克特教诲的英国剧作家，而且他将贝克特的虚无和绝望发展成了一种全新的戏剧，超越了传统的悲剧和喜剧的类别，通过把威胁、嘲讽、暴力和沟通失败熔于一炉，传递出一种弥漫于二十世纪末的扭曲而复杂的绝望情绪。

托比·伊迪

（国际知名文学代理）

他的剧作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震惊了英国戏剧界。他对沉默的运用，他的沉默中的威胁性，很难被有教养的戏剧观众所理解。布莱希特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对街头德语而不是标准德语的使用，震惊了有教养的德国人。品特在他的早期剧作中使用了低俗的英语，观众们纷纷退席，因为他们习惯了小资产阶级的故事，小资产阶级的描写——他们走进剧院是为了消遣享乐，而不是为了亲聆面受劳动阶级的消沉情绪。

品特的沉默不仅仅是舞台上的武器，而且是现实生活中的武器。

2005 [英国] 哈罗德·品特（1930-2008）

当代世界重量级作家

邓中良

2005 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公布真是好事多磨，比原定日期推迟了一个礼拜，因此各种猜测和传言纷纷出笼。10 月 13 日，瑞典皇家学院才向翘首以盼的世人宣布，今年诺贝尔文学桂冠的摘取者为英国当代著名剧作家哈罗德·品特，而就在三天前（10 月 10 日）他刚庆祝过七十五岁生日，这真可谓双喜临门。

出人意料而又在情理之中

他的获奖有些出乎人们的预料：他没在人们广为猜测的热门人选名单中，如美国的菲利浦·罗斯，加拿大的马格丽特·阿特伍德……然而，他的获奖又颇在情理之中，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几乎年年都有知名的专家学者提名他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在互联网上甚至还出现过一个类似请愿性质的英文网站，呼吁人们签名投票，提名他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佛罗里达州坦帕大学的文学教授佛兰克·杰伦（《品特学刊》主编）在这方面所做的功劳尤为突出，他十多年前就开始为品特的提名奔走忙碌。他在该学术刊物上甚至公布了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地址，敦

促品特研究者写信投票。现在，他和其他品特爱好者终于如愿以偿。

瑞典皇家学院在授奖辞中称，授予品特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他“揭示隐藏在日常闲聊下的危机并强行打开了压抑者关闭的房间”。这是自荒诞派剧作家贝克特 1969 年获奖后，第二位荒诞派戏剧家获此殊荣。著名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戏称品特是“贝克特的正子正孙”。可见荒诞派戏剧并非像有些评论家所言，已成为强弩之末，或早已寿终正寝，其魅力依旧不减当年。

品特成了当代世界戏剧界重量级人物。获诺奖之前，他几乎获得了英国及西方所有相关的文学奖项，包括莎士比亚奖、欧洲文学大奖、皮兰德娄奖、莫里哀终身成就奖及欧文诗歌奖等。1994 年，他荣获本国的大卫·科恩文学奖，该奖旨在表彰他对英国文学作出的杰出贡献，是项终身成就奖。英国及世界其他各国的著名学府纷纷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七十年代末期，他的作品进入了中国，开始为国内戏剧爱好者及研究人员阅读、研究、欣赏、译介及上演。近十多年来，国内一些个大中城市的专业及业余剧团纷纷上演他的一些剧目，如上海戏剧艺术中心和南京市话剧团等。作为荒诞派戏剧的一员（品特自己拒绝任何形式的标签），品特的戏剧艺术在一个与英国文化迥然不同的东方国度，逐渐为人们接受和认可，这一现象颇为耐人寻味。

伦敦东区走出的孩子

品特于 1930 年 10 月 10 日出生在英国伦敦东区的一个叫作哈克尼（Hackney）的地方，是一位犹太裔裁缝师傅的独生子，祖辈是来自葡萄牙的犹太人。

他所生活的东区街道是流亡犹太难民聚居区，其间充塞着种种暴力。新旧犹太难民之间，犹太人与其他种族穷人之间的争斗似乎永无宁日，

使得该地区成为了“一种充满血腥气的政治战场。”（何其莘 1999 年）这对他以后的创作无疑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促使他走上戏剧之路，并在此后自己的作品里极力批判这种反犹太人思潮。在中学时代，他就开始接触了戏剧表演，是学校剧团的积极分子，在校园舞台上扮演了麦克白和罗密欧等角色，少年时代的经历让他立志献身戏剧事业。

二战爆发时，九岁的他被送到英国康沃尔郡的乡下避难，躲避德军的空袭。十四岁时，他被家人带回伦敦。而就在抵达当天，他亲眼目睹纳粹德国投下的炸弹在头顶上呼啸飞过的恐怖情景，这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修复的精神创伤，也对他日后的戏剧创作和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十八岁时，品特就读于英国皇家戏剧艺术学院，因为戏剧观和学院中师生有所不同，且对学院开设的课程毫无兴趣，便佯装神经崩溃而退学。而也就在这一年，他因反战思想，拒服兵役，两次被法庭传唤，差点因此而坐牢，后来罚了点款了事，他说“我很清楚战争所带来的灾难和恐怖。无论如何我也不会为战争出力的。”（引自 The New Yorker, 25th February 1967）近年来，年迈的品特成为坚定的反战斗士，强力反对美英出兵伊拉克，并指控布莱尔和布什为战争罪犯，可见反战的种子早在年轻时代就已种下。

1954 年，他采用大卫· 巴伦的艺名，作为一名演员，随着剧团到爱尔兰及英国各地巡回演出。他一边演戏，一边坚持学习戏剧创作，并在 1957 年应朋友亨利·伍尔夫之邀，创作并上演了他的首部剧作《房间》，从此他开始了一生丰富多产的戏剧生涯。1956 年，品特跟巡回演出中相识的女演员维维恩·麦琴特结婚，生有一子，现在也是位颇有成就的作家。他们的婚姻在 1980 年解体。同年，品特在与前任妻子离婚后不久，又与作家兼历史学家的安东尼娅·弗雷泽结婚。

立意标新，一身多任

品特是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不仅创作舞台剧，还写广播剧，电视剧以及诗歌等。事实上，他最早发表的作品就是两首诗，1950 年刊登在《伦敦诗歌》杂志上。在一次访谈中，他曾不无遗憾地谈到，他更喜欢诗人的生活。演员出生的他，不时在自己及别的戏剧家作品中扮演角色，有时还导演自己及其他剧作家的作品，是位颇有才华的先锋派导演。而对于电影，品特也做出了杰出贡献。他曾将一些著名小说家的作品改编成电影剧本，拍成影片后均反响不凡，获得过不少大奖。他创作的第一个电影剧本是 1962 年的《仆人》（The Servant），根据小说家罗宾·毛姆的同名中篇小说改编而成，由英国著名导演约瑟夫·洛西搬上银幕。在他改编的小说作品中，最负盛名的当推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约翰·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和法国小说家普鲁斯特的意识流长篇巨制《追忆似水年华》，这些作品拍成电影后，都成为了经典之作，深受观众及专家的好评，我国电影观众对此是不会感到陌生的。品特还在一些电影中扮演角色，如在较为有名的电影《巴拿马裁缝》扮演主角。这些都与品特作为杰出剧作家的天分是分不开的。

在五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品特勤耕不辍，写下了大量作品。除上述提到的几部戏剧力作外，他创作的其他一些重要戏作有：《送菜升降机》(The Dumb Waiter, 1957；该独幕剧被美国出版的《诺顿英国文学选集》及其他文学及戏剧选本广为收录，国内的一些英国文学或戏剧选本也有收录)、《微痛》（A Slight Ache，1958）、《外出一夜》（A Night Out，1959）、《情人》（The Lover，1962）、《往昔》（Old Times，1970）、《虚无乡》（No Man’s Land，1974）及《背叛》(Betrayal，1978)等。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品特创作的剧本数量相对要少一些，而且剧作篇幅逐渐变得短小，多为一些戏剧小品。这些作品一反早期作品中那种似乎与政治毫无关系的常态，具有颇为明显的政治含义和倾向，对充斥世间的种种不公现象

进行了严厉抨击。他的激进言论也常常见诸英国媒体，年逾古稀的他仿佛变成了热衷于政治的年轻人，常常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发表充满感情色彩的政治演讲，颇有老夫聊发少年狂之感。他最近一部剧作是《庆祝》（Celebration, 1999）。2003 年他还出版了一部题为《战争》的诗集，表达了他对美英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强烈抗议，2005 年他因此而荣获威尔弗雷德·欧文诗歌奖。

英语词典为他增添了一个形容词

尽管享誉英国及世界文坛，品特是位备受争议的当代英国剧作家。在文学生涯之初，他的戏剧理念常常不为世人认可。而他的剧作具有自己的个性风格和特点，是别人难以仿效的。他的剧中人物常常身份不明或言行举止缺乏明显的目的和动机。他的作品中也几乎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戏剧情节和结构。可以说，品特是位难以界定的剧作家，有评论家认为他是荒诞派作家，而另一些品特研究者则觉得他是存在主义作家，还有一些学者则把他视为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作家。然而，在我看来，这种贴标签的做法总有疏漏之处，其中的任何一种标签都不能涵盖一个完整的品特。他曾受到卡夫卡及贝克特等作家的影响，“很小的时候我就读过海明威，陀思妥耶夫斯基，乔伊斯，亨利·米勒和卡夫卡。我也读过贝克特的小说，但是直到我开始创作后我才听到尤奈斯库的名字。”“他的作品特别难以评价；不过，我们必须注意到，他已跻身于那些姓名已变成表示人们某种共同感受的形容词的少数作家行列之中”。

正因为他的戏剧语言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和特点，英语词汇里因此而增添了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形容词，即“品特风格的” (Pinteresque 或 Pinterian)。他的作品风格阴郁灰暗，剧种主人公也多半为不幸及心理有问题之人，是现代社会的“畸零人”。在其早期作品中，品特颇强调“威胁”

存在的普遍性，无论是内在的还是外来的威胁，以及现代社会中存在的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困难性或不可能性。他作品中最常出现的意象是一个房间及其四面墙，前者似乎象征着剧中人物所能获得的一点点的庇护与安全感，后者则似乎代表这些人物所受的限制或压迫。这在他的首部作品独幕剧《房间》得到了充分体现。

一切矫饰土崩瓦解

《房间》情节颇为简单。故事发生一个寒冬的早晨，六十岁的罗斯正在为她丈夫伯特准备早餐，以便他饭后可以开车去为雇主送货。和外面的严寒相比，这间由大房子间隔而成的套房就有种舒适温馨的感觉。罗斯唠唠叨叨说个不停，伯特却一言不发。不一会儿，基德先生出现了，他看来像是这栋房子的主人，等他和伯特走后，又有一对想要租房的年轻夫妇来访，他们说住在地下室的一个人告诉他们七号房间是空置的，而这正是罗斯和伯特居住的那一间。在打发走这对年轻人后，又有个黑人瞎子闯了进来。他自称赖利，声称是来看望罗斯的。突然，他用另外一个名字来称呼罗斯，就在这时候伯特回到家里。他把赖利从椅子上推到地下，用脚踢他的头部，直到他躺到地上一动不动，一旁的罗斯双手捂着眼睛大叫着：“我什么也看不见”。这时舞台灯光熄灭，全剧结束。

《房间》这个主题几乎贯串于他早期的所有作品中，并影响着后来的作品。在剧情推进的过程中，品特剧作中的人物总是企图掩饰自己，逃避现实，他们所处的环境影影绰绰，模糊不清，事件总是捉摸不定，模棱两可，因此而产生了恐惧与不安。例如，罗斯害怕地下室里的那个人，不愿意提起那个人，但又不断提到那个人。房东基德进屋谈到自己有个妹妹已经死了，但对是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这些问题都避而不答。基德走后，罗斯说她根本就不相信基德有个妹妹。瞎子进屋后称罗

斯为“莎尔”，使罗斯感到恐怖。她并没否认这个名字，只叫对方别这么称呼她。品特没在剧中说明主人公为何害怕，人物之间为何不说实话，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只是描述了人们逃避事实和掩盖自己。这种戏剧描写方式成为品特后来创作中的重要手法。诺贝尔评奖委员会认为，品特的剧作回归了戏剧创作的艺术形式，“品特使戏剧回归到其基本元素：一个封闭的空间和不可预测的对话。人们在这些对话里受到彼此的控制，一切矫饰土崩瓦解。”

“评论家从没善待过我”

品特的创作题材多样，写作技巧也极富创意，而且语言、停顿及“静默"(silence)的运用非常到位，而又耐人寻味。他的剧作集中地表现了现代人的孤独无助，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及互相沟通的困难，以及各种形式的威胁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上世纪五十、六十及七十年代品特创作的戏剧是最为出色的，他的几部多幕剧力作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他的作品风格颇具他个人的独特风格，比较怪异，有论者称之为“黑色喜剧”。笔下的人物常常有些精神不正常，充满各种各样的奇思怪想。品特深刻地触及人物内心，对人物心理描写得相当出色。他的剧作也突显了人与人在生活里，尤其是在家庭生活中的那种紧张关系，以及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妒忌。这些内容在当时很少受到人们的关注，更少有人会将其写到自己的作品里。

如前所述，作为享有世界性声誉的当代剧作家，品特的作品为读者、观众及研究者们所欣赏和研读。英国旨在帮助中学生学习文学经典的著名的 York Notes 系列丛书收入《生日晚会》及《看管人》，作为学生的文学教材。美国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就成立了“品特研究会”，并创办了会刊《品特学刊》，研究会几乎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品特作品研讨，部

分论文发表在上述学刊上。美国大中学生文学辅导网站也收人了独幕剧《送菜升降机》，从各个角度对该作品有详尽的解读。品特研究会的专门网站和 www.Pintersociety.org 等，数年前也已在美国建立。研究会网站设有“品特论坛”，品特爱好者们可以非常方便地发表对品特剧作的看法和见解，相互间进行充分的交流和沟通，网站目前运行正常。至于批评界的关注，仅仅在西方，尤其是英语国家，论述品特的文章和著作数量早已远远超过了品特本人的创作。

品特在本国的接受不是一帆风顺的。开始步人文坛时，他遭受过极大的冷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评论家从未善待过我"。1958 年，《生日晚会》首次在伦敦上演，仅仅演了一个星期，就在一片责难声中被迫停演。而在当时只有一位戏剧评论家慧眼识人，他就是《泰晤士报》戏剧评论专栏作家哈罗德·霍布逊。这位伯乐力排众议，称品特是“伦敦戏剧界最具有独创性、最令人不安、却最最具有吸引人的才能”的作家。事隔 36 年之后，也就是在 1994 年，这出当时被视为一无是处的剧作又在英国国家剧院重新上演，获得极大的成功，评论界发出一片赞誉之声。

进入中国国门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对品特已做了一些译介及研究工作。《世界文学》《外国戏剧》及《戏剧艺术》等刊物曾相继刊登过研究品特的文章及其作品的汉语译文。上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品特被作为荒诞派戏剧家代表之一介绍到中国大陆。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 年出版的《荒诞派戏剧集》，就收录了施成荣先生所译的品特独幕剧《送菜升降机》，同贝克特、尤内斯库和阿尔比等人的作品放在一起。1981 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曾出过一套《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其中有一本荒诞派文学专集，收录了品特的名剧《看管人》，由许真翻译，谢振元校译，中国社科院外

国文学专家王逢振还写了一篇作品简介置于译作之前。2005 年 5 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一部两卷本的外国戏剧选集，书名是《外国戏剧百年精华》，其中收人了《看管人》的重译本，译者是王改娣。

大约从八十年代中后期起，国内高校的一些英美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或博士生，就有人开始撰写品特研究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1990 年 9 月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硕士研究生王午撰写了论述品特早期“威胁喜剧”作品、题为“固归家园"的学位论文，后来该论文的一部分发表在上海戏剧学院学报《戏剧艺术》上。笔者本人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攻读硕士学位时，就在汪义群先生指导下，作了《论品特早期戏剧中的歧义问题》的学位论文。据了解，目前上海戏剧学院及南京大学等著名高校，已有一些博士生正在撰写品特戏剧方面的博士论文，有的已经完成并已通过了答辩。1996 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黄晋凯主编的《外国文学流派研究资料丛书：荒诞派戏剧》，其中收入了品特的首部剧作《房间》。2003 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马丁·艾斯林的《荒诞派戏剧》全译本，译者是华明，而此前陈梅译出的该书导论《荒诞派之荒诞性》，已发表在《外国戏剧》1980 年第 l 期上。这部专著中有一章专门论述品特的早中期剧作。这时，品特剧作除了《房间》《生日晚会》《看管人》《情人》《微痛》《地下室》和《背叛》等为数不多的几部有了中文译文——其中有几个剧本的译文没有正式公开发表，品特的绝大部分作品包括一些影响最大的作品还没有翻译过来。这跟莎士比亚、易卜生、萧伯纳、奥尼尔及阿瑟。米勒等戏剧大师在中国所受到的待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品特作为当代戏剧大师的地位早已确立。2005 年，他荣获了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诺贝尔文学奖，这种地位更加难以动摇了。

最早的研究和介绍

我们知道，品特是在 1957 年创作并上演了首部剧作。将近 20 年之后，也即在“四人帮”倒台后的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学者开始把品特介绍到中国来。据笔者所掌握的有限材料，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专家朱虹女士可能是中国介绍品特的第一人。在刚刚复刊后不久的《世界文学》1978 年第 2 期(总 l4l 期)上，她发表了题为《荒诞派戏剧述评》的文章，大约这是国内第一篇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荒诞派戏剧的论文(该文后来为几种文集所刊载，如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编辑出版、由何望贤编选、内部发行的《西方现代派文学问题论争集》)。文章有一节专门论述品特戏剧，标题为“品特与‘威胁喜剧’”。可能是因为国门刚刚打开，资料奇缺，或者是因为时闻相隔太近，作者只介绍了品特的早期剧作。也就在这同一期杂志上，刊登了由杨熙龄先生翻译的品特的首部多幕剧《生日晚会》，并在译文前配发了由朱虹女士撰写的介绍该剧的短文。由此可以推断，杨熙龄很可能就是第一位翻译品特剧作的中国学者和翻译家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上海戏剧学院杜定宇教授曾在《外国戏剧》发表文章，概要地介绍了品特大部分剧作的故事情节和内容，同时集中介绍了剧作家的几部力作。l989 年 l0 月漓江版《外国名作家大词典》收入近两千字品特词条及大幅照片。

1996 年 6 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外国语学院张中载教授的《当代英国文学论文集》，其中收人其研究生胡农庄撰写的《存荒谬与情理，寓怪诞于真实——品特的<看管人>》。从目前所能掌握的材料来看，它可能是第一篇详细论述品特某一部重要剧作的论文。

编入教材，写进文学史

品特剧作最早正式进入由中国学者编写的大学英文系教材，那是在 l992 年。这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北外学者何其莘教授编写的

英文版《英国戏剧选读》一书。书中介绍并收录了晶特早期独幕剧《送菜升降机》。可以说，这是品特剧作首次进人中国大学课堂。1994 年 7 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由王佐良、周珏良主编的《英国二十世纪文学史》，该书第十六章“世纪中叶以后的戏剧”中专门用了一节、近 14 页的篇幅来叙述品特的戏剧创作情况(由何其莘撰稿)，讲述品特主要剧作的故事内容及风格特点。这是国内英国文学史类著作首次较为详尽地介绍品特及其作品。

l994 年 10 月，由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桂扬清等几位学者撰写的《英国戏剧史》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全面论述了英国戏剧的发展历史，作者在第十章“l950 年以来的戏剧”中，专门辟出一节“品特和他的‘威胁喜剧’”，来探讨这位剧作家的主要作晶的内容和创作风格，篇幅达 14 页之多。同年 12 月，南师大英语系郝振益、傅俊等学者撰写的《英美荒诞派戏剧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由译林出版社出皈：在第四章“品特和其他英国荒诞派剧作家”中，作者用了 20 多页的篇幅，较为详尽全面地阐述了品特的戏剧创作历程，并将剧作家的写作生涯划分为三个阶段，指出品特与众不同、别人难以模仿的创作风格。l 999 年，译林出版社出版了何其莘教授的专著《英国戏剧史》(中华社科基金资助)，该书第十八章的标题是“品特和他的同代人”=何教授用 l0 页的篇幅，详细分析阐述品特最为有名的几部戏剧力作。在中国学者撰写的国别文体文学史中，用专章来论述当代英国剧作家品特，大约是第一次，可见品特在英国及世界文坛的地位正在不断提升，并已变得不可动摇了。二十世纪末及最近几年出版的我国高校英语专业用的英国文学史及选读教材中，一般都会谈及品特。有的还会收入其短小剧作或作品选段。

平心而论，比起英美等国对品特的研究，中国大陆对这位剧作家的研究探讨还未完全走出初始阶段。就我所了解的情况，目前还未见有对

品持戏剧进行系统全面研究的论著问世；而台湾早在 l999 年就出版了东吴大学廖本瑞先生的专著《品特戏剧研究》。内地有关研究者写出了一些论述品特戏剧的论文。为深入研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但文章多半是介绍性或概述性的，而且是散见在报刊上，似乎有欠系统和深入，而英美等英语国家有关品特的专门论著已有 40 多部。品特这次获奖，必将催生更多的评论文章及论著，也必然会促使我国外国文学界对他的关注和研究加深加快：可望在不久的将来内地有论述品特的专著面世。

火红的舞台演出

1990 年，中央戏剧学院上演了品特的早期独幕剧《送菜升降机》，导演是孟京辉，京城著名的先锋派导演。1991 年中戏又将其独幕剧《情人》搬上舞台，林荫宇任导演，孟京辉任美术设计助理。1992 年《情人》一剧又被上海青年话剧团搬上舞台，李容任制片人，赵屹鸥任导演，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曾轰动一时。作为上海著名剧作家，李容是《情人》中国版的制作人，他认为品特戏剧最大特点就是“人物突然间的闯入”，譬如在《情人》里，正当故事平稳发展之时，突然会闯入一个与剧情毫无关系的园丁。品特就是这样，他总是觉得人的生存状态会被陌生人或外来者打破。文学批评界也习惯把品特归入“荒诞派”作家的范畴，但品特对此很不以为然，他从来都说自己的戏剧是‘威胁’戏剧。该剧在上海舞台演出后走红全国，随即在大江南北巡回演出逾三百多场，并且应邀赴新加坡作商业演出。《情人》演出场次之多，至今高踞一九七八年以来话剧演出场次榜首。随后，国内其它一些城市剧团也纷纷上演该剧，其中有南京市话剧团、合肥市话剧团及其它省市的一些剧团。

1996 年，上海市话剧艺术中心上演了品特的多幕剧《背叛》，著名戏剧评论家汪义群教授任文学顾问，演出颇受好评。品特本人还给《背

叛》剧组发来了贺电，祝贺该剧的上演。作为荒诞派剧作家，品特的这两出剧在中国的成功上演并取得不俗的商业利益，跟剧作家作品的先锋性和独创性密切相关，同时也跟作品所探讨的敏感的主题——性、婚姻以及背叛——是分不开的。这两出戏目前还在国内的一些大城市不断上演。品特摘取诺贝尔桂冠以后，必将会有更多作品搬上中国舞台。

“体验越强烈，表达就越不清楚”

像欧洲大陆的许多同时代作家一样，品特在其作品中拒绝向世人透露信息。他是位不摆权威姿态的作家。他总是处在一个没什么可说、并让人感到尴尬的位置上。在英国当代戏剧中，品特独辟蹊径，他没有步同时代英国其他剧作家的后尘，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对于品特而言，亦同对整个后现代主义世界一样，语言构成了最大的障碍。

让我们追溯到品特之前的萧伯纳和劳伦斯。这两位文学大师，前者是以“思想戏剧”而著称，后者则以“感情文学”而闻名。就这两位文学巨匠而言，他们的语言对读者是决不会构成问题的，即使有的话，也就是所谓的理解问题（即萧氏对思想观点的操纵）以及感情是否真挚表达的问题。阿诺德·威斯克在其剧作《根》的序幕中，就通过一人物之口说出：“语言就是话语……它是桥梁，可以让你从一个地方安全到达另一地方”（Almansi 1983：11）。英国文学中历来就有相信语言有传达交流功能的传统。这一情形似乎偏离了现代欧洲文学实践的主要潮流。而这一传统仍然体现在当代英国戏剧家的许多作品中。不仅体现在上面提到的威斯克的剧作中，还体现在奥斯本、阿登、默塞、莫蒂默、邦德及谢弗等作家的剧作中。这些剧作家一致相信语言的启发（或启蒙）作用，认为用语言可以使生活中最神秘的领域再现光明。

然而，品特始终清楚地意识到，“体验越深刻，表达就越不清楚。”

他所操纵的不是促使启蒙的语言，而是使人糊涂犯难的语言，不是促使社会进步的语言，而是为个人生存所需的语言，不是公共信仰所用的语言，而是造成分裂不和的语言。

语言不是桥梁而是遮掩

在品特的戏剧中，语言不成为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反倒成了如栅栏或围墙上插着的倒刺，来保护个人自我的狭小天地。纵观品特的创作过程，从其最早的剧作到最新的创作，我们可以觉察到这样一些现象：纯语言性的暴力变得越来越多；独白变得越长越多（这似是受到了贝克特的影响）；戏剧中的停顿或静场进一步加强了，而这些停顿或静场就成为意义的藏身之处。然而，他的戏剧语言，却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从《一间屋》到《庆祝》（Celebration，1999），品特一直在系统地迫使其笔下人物使用一种专门用来掩盖现实的、一反常态的“堕落”的语言。品特在剧作中所说的话决不能照字面意思过于认真地对待，对于他用来传达“信息”的语言，我们须始终抱着怀疑态度。正如《看管人》结束时，米克对戴维斯所说的，“我不能从字面上接受你所说的一切，你说的每句话都有无数种解释。你说的大部分话都是谎言。”在 1962 年布利斯托尔举行的英国学生戏剧节上，品特发表演讲阐述自己的戏剧观。他就自己的戏剧语言，曾说出下面意味深长的话语：

有两种静默，一种是不说话，另一种则发生在滔滔不绝的讲话的同时。这时，讲话实际上道出的是一种隐藏在话语下面的另一种语言……我们听到的语言是我们所没听到的一种指引。一种必要的躲避，一种粗暴的、狡猾的、使人痛苦的或嘲弄人的烟幕，其作用在于使另外一边安于其位。真正的静默降临时，我们还能

听到回声，但更接近于赤裸状态。看待言语的一种方法就是把它当作经常用来遮盖赤裸状态的一种计策。

品特的剧中人大多来自社会最底层，他们的活动常集中于一个非常狭小封闭的空间，多半使人产生窒息或被被囚禁起来之感。人物之间对白极少，即便有也都是些看似无聊乏味平庸扯淡的胡言乱语或痴人说梦，不断重复，意义含混。对白中常出现停顿和静默。

一位陌生女士的来信

品特的力作《生日晚会》最初上演后不久，剧作家就收到一位女士的来信。该信如下：

品特先生：

如蒙不弃解释大作《生日晚会》之含意，本人将感激不尽。以下各点是本人不了解的：1）这两个人是谁（指剧中的人物戈德保和麦坎恩）？2）史坦利来自何处？3）他们是正常的吗？阁下须知这些问题若无答案，本人将无法了解阁下大作。

我们再来看看品特是如何回答的：

尊敬的女士：

如蒙不弃解释大札之含意，本人将感激不尽。以下是本人所不了解的：1)阁下是谁？2)阁下来自何处？3)阁下是正常的吗？阁下须知这些问题若无答案，本人将无法了解大札。

品特以戏仿的手法，如法炮制了一封同样语气、语调及风格的回信。这其中无疑有剧作家风趣幽默的成分，但这对现代人的生存状况也颇能说明问题，同时也道出了荒诞派戏剧的一些基本特征。1958 年，《等待戈多》在美国上演时，导演问贝克特“戈多”意味着什么，他回答说，“我要是知道，早在戏里说出来了”。其实，贝克特的回答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其作品的主题和内容：人对他生存其中的世界，对自己的命运一无所知。这也正是作者要表现的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及境遇。

诚实的语言最终并不可靠

作为一名诚实的作家，品特曾戏谑地警告观众或读者，说他“贩卖”的材料（即他所用的语言）是假的。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品特是“不可靠的”。但他又是很严肃认真地道出了他的不可靠性。他在“揭露”自己“不诚实”这一点上又是很诚实的，难怪有的论者将他称之为“令人困惑不解的品特”或“骗人的品特”。在近五十年的戏剧创作生涯中，他从未令自己屈从去使用那种所谓的“诚实、真挚、纯洁”、而最终也是不可靠的语言。然而，恰恰是这种语言垄断了英国剧坛如此之久。

品特的语言从来就不是纯洁的，从本质上来讲是人的语言，是一种撒谎并使用计策的语言。观众若是为了受到安慰、进行娱乐、接受教育、受到劝诫、接受启发才到剧院看戏，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在这一点上，品特决不跟他们妥协。在品特的作品中，语言丧失了它本应有的功能（即人际交流工具的作用），相反却成为人物交流的障碍。品特的语言就像是用录音机录下来的、我们常听到的日常语言。我们常会感到，他的语言像是我们在车站、展览馆、汽车站、厕所及家里等诸多地方听到过的。我们自己就曾说过类似的话语，只是我们从没去思考过这类语言的荒唐、可笑及无聊而已。从这些特点来看，品特的语言模式确实是难以模仿的，

难怪在文学评论界因此出现了“品特式的”或“品特风格式的”的批评术语，用来描述其戏剧语言的与众不同，这也使得他的成功显得更为独树一帜。

目　录

风景	1
沉默	23
往日	47
无人之境	97
背叛	157
山地语言	227
月光	243
归于尘土	291

为戏剧而写作 319
为我自己写作 327
1970 年德国汉堡莎士比亚奖获奖演说 331
1995 年戴维·科恩英国文学奖获奖演说 337
译后记 345

风景

《风景》于 1968 年 4 月 25 日在 BBC 广播电台首次播出，演出人员如下：

贝丝 …… 佩吉·阿什克罗夫特

达夫 …… 埃里克·波特

导演 …… 盖伊·韦曾

该剧于 1969 年 7 月 2 日由王家莎士比亚剧团在奥德维奇剧院首演，演出人员如下：

贝丝 …… 佩吉·阿什克罗夫特

达夫 …… 戴维·沃勒

导演 …… 彼得·霍尔

【达夫:五十岁出头的男人。

【贝丝:将近五十岁的女人。

【一所乡村房屋里的厨房。

【一张长餐桌。

【贝丝坐在一把扶手椅上,扶手椅离开桌子一些,在桌子左边。

【达夫坐在桌子右角的一把椅子上。背景昏暗,有一个水槽,一个炉子,一扇窗户,等等。

【傍晚。

注意:

达夫通常在说贝丝,但似乎听不见她说话。

贝丝从来不看达夫,似乎听不见他说话。

两个人物都很放松,一点也不僵硬。

贝丝　我喜欢站在海边。就是那儿。

【停顿。

我站在那儿。很多次。我喜欢这么做。我做了。

【停顿。

我会站在沙滩上。在沙滩上。哦……空气非常新鲜。但是天很热，在沙丘上。但空气是那么新鲜，在海边上。我非常喜欢。

【停顿。

有许多人……

【停顿。

人们轻松地走着。男人。男人走着。

【停顿。

我从沙丘走到海岸。我的男人躺在沙丘上。我站着，他翻了个身。他的眼皮。肚脐。睡得多么可爱。

【停顿。

你想要个宝宝吗？我说。孩子？宝宝？我们自己的？那当然好。

【停顿。

女人们转身，看着我。

【停顿。

我们自己的孩子？你想要吗？

【停顿。

两个女人看着我，转过身来盯着我看。不。我走着，她们不动。

我转过身。

【停顿。

你们为什么看我？

【停顿。

我没有那么说，我盯着看。然后我看着她们。

【停顿。

我很美。

【停顿。

我走回沙滩上。他已经翻身了。脚趾埋在沙里，头埋在手臂里。

达夫　狗跑了。我没有告诉你。

【停顿。

昨天，我不得不在一棵树下躲了二十分钟。因为下雨。我想告诉你。和一些年轻人。我不认识他们。

【停顿。

然后雨小了。又是一阵大雨。我刚走到池塘边。然后我感到几颗大雨点。幸运的是我离躲雨的地方只有几步路。我在那儿坐下来。我想告诉你。

【停顿。

你记得昨天的天气吗？那阵大雨？

贝丝　他感觉到了我的影子。我站在他身边，他抬头看我。

达夫　我应该带些面包。那样我就可以喂鸟了。

贝丝　他手臂上有沙子。

达夫　它们到处蹦蹦跳跳。发出叽叽喳喳的声音。

贝丝　我在他身边躺下，没有接触。

达夫　我躲雨的地方没有其他人。树下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池塘的另外一边。我没有感到被淋湿了。我就待在我站的地

方。

【停顿。

对了，我忘了一件事。狗一直跟着我。

【停顿。

贝丝　那些女人认识我吗？我不记得她们的脸。我以前从未见过她们的脸。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些女人。我敢肯定。她们为什么盯着我看？我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我看起来并无特别之处。我看上去就和其他人一样。

达夫　狗不会介意我喂鸟儿的。而且，我们刚一到躲雨的地方，它就睡着了。但是即使它醒过来了……

【停顿。

贝丝　当我下车的时候，出门的时候，或者下台阶的时候，他们都轻柔地扶着我的手臂。没有例外。如果他们抚摸我的颈背，或者我的手，也是这样轻柔。没有例外。只有一个例外。

达夫　小心，这个地方到处是屎，小路上，池塘边。狗屎，鸭屎……各种各样的屎……遍布小路。雨水并没有把它们冲洗干净。反而把它们弄得一塌糊涂。

【停顿。

鸭子们在远处，在它们的岛上。但是我没有喂它们。我想喂麻雀。

贝丝　我现在可以站起来了。我还是那样。我穿得与从不同，但是我很美丽。

【静场。

达夫　你应该找一天跟我一起到池塘那儿去，带些面包。没什么事情会妨碍你的。

【停顿。

有时我会碰上一两个我认识的人。你应该记得他们。

【停顿。

贝丝　当我浇花儿的时候，他站在那儿，看着我，看着我收拾花儿。我很看重，他说。我非常地看重，照管那些花儿，我要给花儿浇水，收拾花儿，我说。他跟着我，看着，站在离我远一点的地方。花儿收拾完后，我停住不动。我听见他在走动。他没有碰我。我倾听着。我看着花儿，蓝的和白的，在花盆里。

【停顿。

然后他触摸我。

【停顿。

他抚摸我的颈背。他的手指，轻柔地，抚摸着，轻柔地，抚摸着，我的颈子，后面。

达夫　有趣的是，雨停了之后，当我张望时，池塘那边树下的男人和女人已经走了。公园里连个人影也没有。

贝丝　我穿了一件白色浴袍。里面光着身子。

【停顿。

沙滩上连个人影也没有。很远处有个男人坐着，在防波堤上。尽管如此，他也不过是个阳光下的小点。尽管如此，只有当我站起来，或者当我走在从沙滩往沙丘去的路上，这时我才能看见他。当我躺下来的时候，我看不见他，因此他也看不见我。

【停顿。

我也许是弄错了。也许沙滩上空无一人。也许那儿没人。

【停顿。

他看不见……我的男人……无论如何。他一直没有站起来。

【停顿。

睡得多么可爱,我对他说。但我不干傻事,在那种情况下。我安静地躺着,在他身边。

【静场。

达夫　无论如何……

贝丝　我的皮肤……

达夫　这些天来我睡得很好。

贝丝　感到刺痛。

达夫　整个晚上,每天晚上。

贝丝　我在海里。

达夫　也许应该去钓鱼。多了解一点儿鱼类。

贝丝　我在海里感到刺痛。

达夫　它们是非常羞怯的生物。你得追寻它们。看见它们你不能太激动。或者太惊喜。永远不要。

贝丝　我知道附近有家饭店,我们可以到那儿去喝点儿茶。

【静场。

达夫　无论如何……我改变了计划,还挺幸运。等我出了公园,酒吧还开着门。

【停顿。

所以我想我可以顺便进去一趟,喝上一杯。我要告诉你。我在那儿碰上了一个怪人。起初我和老板说话。他认识我。然后这个怪人进来了。他要了一杯酒,然后批评这个啤酒不好。我不想听这个。

贝丝　但是当时我想,饭店的酒吧也许还开着。我们可以去酒吧坐坐。他会给我买一杯酒。我要什么酒呢?还有他会要什么酒呢?他会要什么?我应该听他说。我会听见他的声音。他会先问我想要什么。然后他会要两杯酒。我会听见他这么说。

达夫　这个啤酒简直就像马尿,他说。没法儿喝。啤酒没有问题,我说。不,有问题,他说,我刚跟你说了问题在哪儿。这是这一带最好的啤酒,我说。不,这不是,这个家伙说,这是马尿。老板抓起酒杯,喝了一口。好啤酒,他说。有人弄错了,这个家伙说,有人拿这个酒杯当尿壶。

【停顿。

老板把一个两先令六便士的硬币扔到了柜台上,让他拿走。这杯啤酒才两先令三便士,那家伙说,我欠你三便士,但是我没有零钱。把那三便士送给你儿子吧,老板说,再捎上我的祝福。我没有儿子,那家伙说,我根本就没有儿子。我敢打赌你根本就没有结婚,老板说。这家伙说:我没有结婚。没人肯嫁给我。

【停顿。

然后这个男人问老板和我,是否愿意和他喝一杯。老板说他已经喝了一杯。起初我没答应,但是这个家伙走过来,对我说:跟我喝一杯。跟我喝一杯。

【停顿。

他丢下一张十先令的纸币，说他还要一杯。

【静场。

贝丝　我突然站起来。我走到海边，走进海里。我没有游泳。我不会游泳。我让海浪拍打着我。我在海水中休息。海浪非常轻柔，细腻。海浪抚摸着我的颈背。

【静场。

达夫　哪天天气好的话，你可以和我一块儿到花园去坐坐。你会喜欢那里的。新鲜的空气。我经常上那儿去。狗也喜欢那儿。

【停顿。

我已经种了一些花。你会发现那儿令人愉快。看着那些花儿。如果你喜欢，可以摘一些。带回家来。没人会看见你。那儿没人。

【停顿。

在我看来，那儿是我们的幸运之地。平静地住在赛克斯先生的房子里，没人打搅我们。有一两次我还想到从村里邀请一两个我认识的人来这儿喝上一杯，但是后来我否定了这个想法。没这个必要。

【停顿。

你知道你在花园里见到最多的是什么吗？蝴蝶。

贝丝　我脱下衣服，穿上浴袍。里面光着身子。沙滩上连个人影也没有。除了一个老头，远远地坐在防波堤上。我在他身边躺下，悄声说话。你想要个宝宝吗？一个孩子？我们自己的？那

当然好。

【停顿。

达夫　对于那场大雨，你怎么想？

【停顿。

当然，我是在下第一阵小雨的时候，在第一棵树那儿遇到那些年轻人的，他们打打闹闹，说说笑笑。我想仔细听听，搞清楚他们在笑什么，但是我听不清。他们声音不大。我使劲听，想搞清楚是什么玩笑。

【停顿。

可我无论如何也搞不清。

【停顿。

我那时想……在你年轻的时候……你不经常笑。你是……严肃的。

【静场。

贝丝　这就是他要找这么个荒凉孤寂的地方的原因。这样我就可以安静地画画了。我带着我的速写本。我拿出速写本。我拿出我的速写铅笔。可是没有东西可画。只有沙滩，大海。

【停顿。

可以画他。但他不要。他笑了。

【停顿。

我也笑了，和他一起。

【停顿。

我等他笑起来，然后我也微笑着，转过脸去，他会抚摸我的背，

把我翻过来，对着他。我把鼻子……皱起来。我会和他一起笑，微微地笑。

【停顿。

他笑了。我可以肯定。所以我没有画他。

【静场。

达夫　年轻的时候你是个一流的主妇。对吧？我很自豪。你从来不会手忙脚乱，你从来不会慌里慌张，你总是有条不紊的。他可以信赖你。他确实如此。他信任你，让你来管理他的家，把家管理得井井有条，没有丝毫忙乱。

【停顿。

你还记得我带他到北方去的那次旅行吗？那次漫长的旅行。当我们回来的时候，他感谢你把家管理得那么好，一切事情都按部就班。

【停顿。

你想念我。当我走进这个房间的时候，你一下子就僵住不动了。我得走这么远才能到你面前。

【停顿。

我抚摸你。

【停顿。

但是我有话要对你说，对吧？我迟疑着，当时我没有说出口，可我想要说出来，我决定要说出来，于是我说了，是在第二天早上。对吧？

【停顿。

我对你说我要让你伤心了。我对你不忠实。

【停顿。

你没有哭。我们出去走了几个小时。我们去了那个池塘,带着狗。我们在树下站了一会儿。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随身带着购物袋。我问了你。我说那个袋子里有什么?结果是面包。你喂了鸭子。然后我们站在树下,看着池塘对面。

【停顿。

当我们回到这个房间的时候,你把手放在我脸上,你吻了我。

贝丝　可我不是真的想要喝酒。

【停顿。

我在沙滩上画了一个脸,然后是一个身体。一个女人的身体。然后是一个男人的身体,靠近那个女人,没有接触。可是他们什么也不像。他们不像人形。沙子不断滑落,弄乱了人物的线条。我爬到他身边,把我的头枕在他的手臂上,闭上眼睛。在我闭着的眼睛里,尽是一些飞驰的红色和黑色的斑点。我把我的脸埋在他身边,把光线遮住了。

【静场。

达夫　从第一次面谈开始,赛克斯先生就喜欢我们,对吧?

【停顿。

他说我有一种感觉你们将成为很好的一对。你还记得吗?结果证明我们就是这样的。没有问题。我可以开好车,我可以擦好他的鞋,我自己挣钱吃饭。着手做所有的事情。他从来不缺任何东西,给照顾得好好的。告诉你,他是一个让人讨厌的家伙。

【停顿。

我从来就不可怜他，从不，对他那种孤独的生活。

【停顿。

他为你，为那个家，选了那条漂亮的蓝色裙子，他真是太好了。当然，也是为了他自己，让你在家里看起来很漂亮，在客人面前。

贝丝　他在沙子里移动，用手臂搂着我。

【静场。

达夫　你喜欢我跟你说话吗？

【停顿。

你喜欢让我告诉你我做过的所有事情吗？

【停顿。

还有我想到的所有事情？

【停顿。

嗯？

【停顿。

我想你是这么想的。

贝丝　搂抱着我。

【静场。

达夫　当然，这也是为了他自己，能看到你在家里穿得这么美丽动人，给客人们留下了一个好印象。

贝丝　我搭了一辆公交车到十字路口，然后走到老教堂旁边的巷子里。那儿非常安静，只有鸟叫声。有个老人在板球场上闲逛，弯腰驼背的。我站在太阳照不到的地方，一棵树下。

【停顿。

我听见汽车声。他看见了我,叫我停下。我站住了。然后汽车又开动了,慢慢地朝我开过来。我绕过车头,走在尘土里。因为有阳光反射,我看不见他,但是他一直看着我。当我到了车门那儿,车门锁着。他斜过身子来,把门打开。我进到车里,在他旁边坐下。他朝我微笑。接着他开始倒车,非常快地,一直冲出巷子到了十字路口,然后我们驱车前往海边。

【停顿。

达夫　好多人羡慕我们,你知道,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拥有这样的房子,完全属于我们自己。对于两个人来说,它太大了。

贝丝　他说他知道一个非常荒凉的海滩,世界上没有其他人知道那儿,我们就是要去那儿。

达夫　我对你非常温柔。我对你非常好,那天。我知道你很震惊,所以我对你非常温柔。从池塘回来的路上,我拉着你的手臂。你把手放在我的脸上,吻了我。

贝丝　我袋子里装的所有食物都是我自己做的,或者说是我自己准备的。我自己烤了面包。

达夫　我想那个姑娘本身并不重要。我想没有必要谈细节了。我决定不说了。

贝丝　窗户都打开着,但是我们都戴着风帽。

【停顿。

达夫　那个星期五赛克斯先生举办了一个小型宴会。他夸奖你的烹调和服务。

【停顿。

两个女人。就这些人。以前从未见过她们。也许是他的妈妈和姐姐。

【停顿。

后来他们要咖啡。我在床上。我已经睡着了。我本来应该到厨房去帮你一把的，可是我太累了。

【停顿。

不过你上床的时候，我醒了。你筋疲力尽。你头一沾到枕头就睡着了。你的身体……仰面朝天。

贝丝　他是对的。那儿非常荒凉。连一个人影也没有。

【静场。

达夫　哪天我得去看看那所房子。我想告诉你。到处都是灰尘。我们要把它打扫干净。

【停顿。

我们可以进到起居室里，把窗户打开。我可以把那些旧冷水瓶洗干净。傍晚我们可以在那儿喝上一杯，如果天气很好的话。

【停顿。

我想有飞蛾了。我把窗帘拉开，它们飞了出去。

【停顿。

贝丝　当我老了的时候，当然不像我现在这样，我不会是现在的我，穿着裙子，两腿修长，我会变老，我不会还是和现在一样。

达夫　至少现在……至少现在，我还可以平静地到酒吧去，平静地到池塘边，没人对我唠唠叨叨说些闲话。

【静场。

贝丝　你明白，所有这一切……我说……就是你温柔的抚摸，你温柔的表情，我的颈子，你的眼睛，安静，这就是我想说的，我的花儿是多么可爱，我用双手抚摸着我的花儿，这就是我想说的。

【停顿。

我看着其他人。我看到了他们。

【停顿。

所有的汽车都是飞驰而过。男人身边带着姑娘。上下颠簸着。他们都是少男少女。他们尖叫着。

【停顿。

饭店酒吧里所有的人都尖叫着。姑娘们留着长发。她们微笑。

达夫　总之，这很重要。我们在一起。这很重要。

【静场。

贝丝　但是我很早就起来了。有好多事情要做，好多东西要清理。我已经把盘子浸泡在水槽里了。它们已经浸泡了一个晚上。这样就容易洗。狗很快活。它跟着我。早上雾气蒙蒙。从河面上飘过来。

达夫　这个家伙知道有关啤酒的好多事情。可他不知道我当过酒窖管理员。这就是我说话有权威性的原因。

贝丝　我打开门，走了出去。周围没有人。阳光灿烂。湿漉漉的，我的意思是潮湿，满地潮湿。

达夫　酒窖管理员就是负责的人。早上他起得最早。帮卡车司机搬运酒桶。从酒窖活板门沿着滑道放下去。用绳子把它们放

下去，放到架子上。把它们放倒，给它们装上一个铁圈，使用平衡物加杠杆，把它们提升到架子上去。

贝丝　还是雾气蒙蒙的，不过散了一些，正在散去。

达夫　酒桶大塞子在侧面，在酒桶孔口里。给酒桶大塞子装导管。用锤子把导管打进大塞子中间。这能让空气通过大塞子，进入酒桶孔口，让啤酒呼吸。

贝丝　空气里面都是湿气。阳光照耀。树像羽毛一样。

达夫　然后你把龙头装上。

贝丝　我穿着我的蓝色裙子。

达夫　让它待上三天。给酒桶盖上湿麻袋。每天给酒窖地板浇水。每天给酒桶浇水。

贝丝　那是一个美丽的秋日早晨。

达夫　每天通过管子给酒吧水泵输水。

贝丝　我站在雾气里。

达夫　抽啊。抽啊。抽到出现酒渣为止。酒渣没有任何用处。你有了一个空的酒桶。把酒糟放回空桶，把它送还给酿酒厂。

贝丝　在阳光下。

达夫　每天用一根铜棒伸进酒桶。这样你就能知道加仑数。做上记号。然后你就收拾好了。然后你就万事大吉了。

贝丝　然后我就回到厨房坐下。

达夫　酒吧里的这个家伙说，听到这些他很惊奇。他说听到要给酒窖地板浇水他感到很惊奇。他说他以为大多数酒窖都有一套温控冷却系统。他说他以为桶装啤酒都是用氧气瓶来输氧的。

我说我所说的不是桶装啤酒,我说的是普通的散装啤酒。他说他以为人家都是从一个槽罐里把啤酒灌进金属容器里的。我说他们也许是这样做的,但是他说的不是我所说的那种啤酒的质量。他接受了这个观点。

【停顿。

贝丝　狗坐在我身边。我抚摸着它。透过窗户,我可以向下看到山谷里。我看见山谷里的孩子们。他们奔跑着穿过草地。他们跑上山坡。

【长久的静场。

达夫　我一直没有看见你的脸。你正站在窗前。那些黑夜中的某个夜晚。一场大雨。我所能听到的就是草地上的雨声,击打在草地上。你知道我已经进来了,但是你没有动。我靠近你站着。你在看什么呢?外面只有黑暗。我只能看见你在窗户上的形象,你的映像。一定是什么地方有些光线。也许就是你的脸有反光,比其余的地方亮一些。我靠近你站着。也许你正在思索着,在梦幻中。不用碰你,我就能感觉到你的臀部。

【静场。

贝丝　我一直记得绘画中明暗的基本原则。挡住光线的物体投下阴影。阴影就是缺乏光线。阴影的形状取决于物体的形状。但不全是这样。并不总是直接相关。有时阴影只是间接受到物体的影响。有时无法得知阴影来自何处。

【停顿。

但我一直把绘画的基本原则牢记在心。

【停顿。

所以我从未迷失方向。或者失去信心。

【停顿。

达夫　你习惯于在腰间佩戴一条链子。你在链子上挂上你的钥匙，你的顶针，你的笔记本，你的铅笔，你的剪刀。

【停顿。

你站在厅里敲锣。

【停顿。

你敲这该死的锣究竟想干什么？

【停顿。

真是扯淡。站在一个空荡荡的大厅里敲这个该死的锣。没人会听的。没有人听得见。房子里连个人影也没有。除了我以外。午餐没有东西可吃。什么也没有做。没有炖菜。没有馅饼。没有蔬菜。没有大肉。见鬼。

【停顿。

贝丝　所以我从未迷失方向。虽然当我叫他转过身来看着我的时候，他转过身来看着我，而我却看不见他的样子。

【停顿。

我看不清他是否在看着我。

【停顿。

尽管他已经转过身来。好像是在看着我。

达夫　我把链子解下来，顶针、钥匙和剪刀从上面掉下来，撒在地上。我一脚把锣踢到了大厅那头。狗进来了。我想你会走到

我这儿来，我想你会来到我的怀里，吻我，甚至……自己献身给我。我将在狗的面前占有你，像一个男人那样，在大厅里，在石板上，敲着锣，小心不要让剪刀或者顶针弄到你的屁股上，不要担心，我会把它们扔给狗去玩，顶针将会让狗很高兴，它会用爪子去玩耍，你将像一个女人那样请求我，我会在地板上敲锣，如果声音过于单调沉闷，缺少共鸣的话，我会把它挂回到钩子上，把你顶在上面猛干，摇晃，鸣响，把这个地方唤醒，叫他们所有的人都来聚餐，午餐准备好了，拿出火腿，猛干可爱的你，还得注意别让狗把顶针给吞下去，咣叽咣叽地干——

【静场。

贝丝　他压在我身上，往下看着我。他扶着我的肩膀。

【停顿。

他那么轻柔地抚摸着我的颈子。他那么温柔地亲吻着我的脸颊。

【停顿。

我的手放在他的腰间。

【停顿。

我身上的沙子是那么舒适。我皮肤上的沙子是那么细腻。

【停顿。

我眼睛里的天空是那么宁静。潮水的声音是那么舒缓。

【停顿。

哦，我真正的爱，我说。

沉默

《沉默》于 1969 年 7 月 2 日由王家莎士比亚剧团在奥德维奇剧院首演，演出人员如下：

爱伦　二十多岁的姑娘 …… 弗朗西斯·丘卡

拉姆齐　四十岁的男子 …… 安东尼·巴特

贝茨　三十五岁左右的男子 …… 诺尔曼·罗德维

导演 …… 彼得·霍尔

【三个区域。

【每个区域各有一把椅子。

拉姆齐　我和我的姑娘一起走着她穿着一条灰裤子一双灰鞋和我一起走着她穿的衣服是特地为我而选的。她的灰衣服。

她拉着我的手臂。

在天气好的傍晚我们穿过山丘来到山顶经过一群狗云在跑就在天黑前或夜幕降临的时候当月亮

如果天冷我就叫她停下给她披上雨衣如果下雨就让她穿上，她就伸手穿上。我和她说话并告诉她一切。

她为我而打扮。

我告诉她我的想法。现在我要去散步，拉着她的手臂，握着她

的手。

我把我一生的想法都告诉她，云在跑。她抬头看着我，或者低头倾听。她在我说话的中途停下，抬头看着我。有时她的手脱开我的手，她的手臂脱开我的手臂，她略微分开距离地走着，狗在叫着。

爱伦　有两个人。有时这个人和我在一起，有时是另外一个人。他倾听着我的话。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他。我们带着狗散步。有时候风太大，他听不见我说话。我把他领到一棵大树旁，紧贴着他，对他喃喃细语，风吹着，狗停下来，他听我说话。

但是另外一个人也在听我说话。

贝茨　搭公交车到市里去。人流滚滚。市场灯火通明，下着雨，一塌糊涂。让她看那些摇曳的灯光。带她一起走过高低不平的路面。黑色的马路，黑色的横梁。她紧紧抓住我。我带你走的就是这条路。酒吧的门在夜里乒乓作响。小汽车按着喇叭，灯光雪亮。她和我，紧拉着。

把她带到这个地方，是我亲戚经营的。把她的衣服脱掉，把我的手放上去。

爱伦　我带着牛奶自己爬到山顶，云在跑，天在变幻，有时我感到头晕目眩，和他在某个地方相会。

有一次造访他的家。他开着一盏灯，灯光照亮了窗户，灯光映在窗户上。

拉姆齐　她从门口走到窗前，去看她来时走的那条路，去确认那所越来越熟悉的房子就是她现在所在的房子，确认小路和灌木还是原来的，大门也还是原来的。当我站在她身边对她微笑的时候，她看着我，冲我微笑。

贝茨　有多少次在夜雨中等待，缩成一团站在那里？

泥土，奶牛，河流。

你在黑暗中穿过田野。你来了。

你气喘嘘嘘地站在我面前。你微笑着。

我把双手放在你的肩上，往下压。把你脸上的笑容压了下去。

爱伦　有两个人。我转过来，和他们说话。我看着他们的眼睛。我

在那儿吻他们，说话，看着远处微笑，我转过来的时候碰到了他们。

【静场。

拉姆齐　我看着云。白云飘飞令人心旷神怡。

我什么也没有失去。

令人心旷神怡的独处，看着逐渐变弱的光线。我的动物们很安静。我的心脏不再跳动。我在傍晚读书。没有人跟我说我可以期待什么，或者期待我做什么。没有什么事情要我去做。

贝茨　对于这种无穷无尽的喧哗我已经无法忍受。我把门踢开，站在他们面前。有人叫我爷爷，让我闭嘴。是他们该闭嘴。如果我还年轻的话……

他们中有一个人对我说，我很幸运还能活着，说我应该记住这一点，以便为还能活着而付钱，以便为还能活着而感谢他们。

睡眠是个问题。我需要一些睡眠，要是没有真正的休息，没有慰藉，没有持续不断的慰藉，没有哪怕是该死的断断续续的慰藉，我怎么能活下去呢？

我很厉害，但是没有隔壁房间里的那帮混蛋那么厉害，还有他们那些咯咯傻笑的婊子，他们的音乐，他们的爱情。

也许，我可以改变我的生活，选择过夜生活，白天睡觉。但是我到底应该怎么去做呢？过夜生活意味着什么呢？

爱伦　有时我和我的酒友见面，和她一起喝酒。她是一个容易相处的朋友，人过中年，十分友善。但她不了解我，对我知之甚少，真的，迄今为止。她很滑稽。她开始很性感地和我聊天，在角落里，一边喝着酒。我笑着。

她询问我的早年生活，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她始终围绕着她所选择的这个话题，但是关于我青春期性的问题，我也没有什么可以告诉她的。我老了，我告诉她，我的青春期过去了，我不记得了。可她还是要谈这个。

我喜欢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这里景色宜人。我有一两个朋友，都是女士。她们问我从哪儿来。我说当然是从乡下。我不经常见到她们。

我有时不知道我自己是否在思想。我在什么地方听说过，有多少思想掠过一个人的头脑。但有时，我不记得我想过的任何事情。

任何人都不可能告诉我这些事情，任何人都不可能对我肯定这些事情，没有人能够仅凭看看我，就知道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

但是我仍然相当漂亮，相当漂亮的眼睛，漂亮的皮肤。

【贝茨走向爱伦。

贝茨　今晚我们见面吗？

爱伦　我不知道。

【停顿。

贝茨　今晚跟我去。

爱伦　去哪儿？

贝茨　哪儿都行。散步。

【停顿。

爱伦　我不想散步。

贝茨　为什么不想？

【停顿。

爱伦　我想去别的地方。

【停顿。

贝茨　去哪儿?

爱伦　我不知道。

【停顿。

贝茨　散步有什么不好?

爱伦　我不想散步。

【停顿。

贝茨　那你想干什么呢?

爱伦　我不知道。

【停顿。

贝茨　你想去别的地方吗?

爱伦　是的。

贝茨　去哪儿？

爱伦　我不知道。

【停顿。

贝茨　你想让我请你喝酒吗？

爱伦　不用了。

【停顿。

贝茨　去散步吧。

爱伦　不去。

【停顿。

贝茨　好吧。我带你坐公共汽车去市里。我知道一个地方。我亲戚经营的。

爱伦　不去。

【静场。

拉姆齐　真是热得出奇。我管这叫天气趴窝。天气趴窝，动也不动。非同寻常。我要到马厩去，看看我的马怎么样了。它会朝

我走来。

也许它并不需要我。我的看望、我的关心，和其他人的看望、其他人的关心一样。我不相信这一点。

贝茨　我在想象中散步。但是无法走出围墙，进入风中。牧场被包围着，还有湖泊。天空就是围墙。

有一次我带着一个小姑娘。我带她去散步。我牵着她的手。她抬头看着我说，我看见树上有个什么东西，有个形状，有个影子。它向下倾斜着。它在看着我们。

也许那是只鸟，我说，一只大鸟，在那儿歇着。鸟儿累了，它们飞了很远，在风里飞上飞下，看着下边的所有景色，所以有的时候，当它们到达一棵树，有结实树枝的，它们就歇下来。

【静场。

爱伦　当我跑……当我跑……当我跑……跑过草地……

拉姆齐　她在我身下……游动着。在我身下……游动着。

爱伦　我转圈。我转圈。我转弯。我滑翔。我转弯。在灿烂的阳光里。地平线移动着，离开了太阳。我被阳光笼罩着。

【静场。

拉姆齐　有时我看着人们。他们朝我走来，不，不是这样的，他们朝我这个方向走来，但是从来不会到达我这里，就向左转，或者消失不见了，然后又出现了，再消失在树林里。

看不见他们，然后又看见他们，情况千变万化。刚开始他们的身影很清楚……然后就模糊了……然后又消失了……然后又看见一点儿……然后就不见了。

贝茨　真有意思。有时我非常平静地把手放在额头，感觉到所有凡思俗念的微粒都在排出来，我让它们走掉，感觉到这些微粒都消失了。有趣的时刻。平静的时刻。

【爱伦走向拉姆齐。

爱伦　一切都改变了。你把它油漆了。你做好了架子。所有的这一切。很美。

拉姆齐　你还能记得……你最后一次在这儿的时候吗？

爱伦　哦，记得。

拉姆齐　那时你还是一个小姑娘。

爱伦　是的。

【停顿。

拉姆齐　你现在会做饭了吗？

爱伦　你要我为你做饭吗？

拉姆齐　是的。

爱伦　下次我来的时候。我会为你做饭。

【停顿。

拉姆齐　你喜欢音乐吗？

爱伦　喜欢。

拉姆齐　我会为你奏乐。

【停顿。

拉姆齐　看看你的倒影。

爱伦　在哪儿？

拉姆齐　在窗户上。

爱伦　外面很黑。

拉姆齐　我有点儿醉了。

爱伦　是不是你人感到越醉，天也就越黑呢？

拉姆齐　不是的。

【静场。

爱伦　夜笼罩着我。这么安静。我可以听得见我自己。竖起我的耳朵。我能听见我的心跳。这么安静。这是我吗？我是安安静静的呢，还是在说话呢？我怎么知道呢？我能够知道这些事情吗？没有人告诉过我。我需要有人来告诉我这些事情。我似乎是老了。现在我老了吗？没有人会告诉我。我必须找到一个人来告诉我这些事情。

贝茨　我的女房东请我去喝酒。可笑的交谈。你在这儿干什么？你为什么一个人过？你从哪儿来？你是干什么的？你过去是干什么的？你看起来很健康。脾气有点儿不好。真的，你会为什么事情发笑吗？真的，在你的一生中，你为什么事情发笑过

吗？为什么事情呢？在你的生活中没有令人愉快的事情吗？在你的生活中没有美好的东西吗？你就是一个傻里傻气的老头，老是自我压抑吗？

我有过这一切。我得到过这一切。我说。

爱伦　他让我坐在他的腿上，靠着窗户，问我他是否可以亲吻我的右颊。我点头示意他可以。他亲吻了我。然后他问，他已经亲吻了我的右颊，那么他是否可以亲吻我的左颊。我说可以。他亲吻了我的左颊。

【静场。

拉姆齐　她俯看着我。我没有听见她说的话。

贝茨　我听不见你说的话。不，你能听见，我说。

拉姆齐　你在说什么？看着我，她说。

贝茨　我没听见。我没听见你的话，她说。我没听见你说的话。

拉姆齐　但是我正在看着你。是你的头低着。

【静场。

贝茨　小姑娘抬头看着我。我说：在夜里，马很快活。它们站在那儿，过一会儿，它们就睡着了。早上它们醒来，喷喷鼻子，有时慢慢跑跑，然后吃东西。你不用为它们担心。

【爱伦走向拉姆齐。

拉姆齐　找个年轻男人。

爱伦　一个也没有。

拉姆齐　别傻了。

爱伦　我不喜欢他们。

拉姆齐　你在犯傻。

爱伦　我讨厌他们。

【停顿。

拉姆齐　找一个吧。

【静场。

贝茨　比如，我说，树上的那些形状，你会发现它们不过是鸟，在长

途飞行之后歇歇。

爱伦　我带着牛奶上山。天空让我惊讶。我在风中行走，去找他们，他们在等着我。

有两个人。他们停下来，在院子里笑起来，哈哈大笑。他们奔跑，打闹，站在那儿咯咯地笑。他们转身走开，看着我嘿嘿笑。我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看看那个。

【静场。

贝茨　年轻人的房间——安静。睡觉？温柔地爱？

这不重要。

【静场。

拉姆齐　我和我的姑娘一起走着，她穿着——

贝茨　搭公交车到市里去。人流滚滚。灯火——

【静场。

爱伦　每天下班以后，我走回家，穿过人群，但是并没有注意他们。我没有梦想什么的。相反。我对我周围的世界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但并不是对人。他们中一定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值得关心的东西，值得感兴趣的东西。事实上我知道一定有。我

敢肯定这一点。但是我从他们身边走过，视而不见。只有过去之后，回到我的房间里，我才想起来。是的，我想起来了。但是我一直无法确定，我想起来的东西究竟是今天的，是昨天的，还是很久以前的。

还有，我想起来的经常是一部分事情，一部分事情，事情的开头部分。

我的酒友无数次问我是否结婚了。这次我告诉她，我结婚了。是的，我告诉她我结婚了。当然。我还记得婚礼。

【静场。

拉姆齐　在天气好的傍晚，我们穿过山丘来到山顶经过一群狗云在跑

爱伦　有时候风太大，他听不见我说话。

贝茨　把她带到这个地方，是我亲戚经营的。

爱伦　天在变幻，有时我感到头晕目眩

【静场。

拉姆齐　小路和灌木还是原来的，大门也还是原来的

贝茨　你在黑暗中穿过田野。

你来了。

爱伦　我转过来，和他们说话。

【静场。

拉姆齐　看着逐渐变弱的光线。

贝茨　他们那些咯咯傻笑的婊子，他们的音乐，他们的爱情。

爱伦　她们问我从哪儿来。我说当然是从乡下。

【静场。

贝茨　今晚跟我去。

爱伦　去哪儿？

贝茨　哪儿都行。散步。

【静场。

拉姆齐　我的看望、我的关心，和其他人的看望、其他人的关心一

样。

贝茨　我看见树上有个什么东西，有个形状，有个影子。

【静场。

爱伦　当我跑……

拉姆齐　在我身下……游动着。

爱伦　地平线移动着，离开了太阳。

【静场。

拉姆齐　刚开始他们的身影很清楚……然后就模糊了……然后又消失了……然后又看见一点儿……然后就不见了。

贝茨　感觉到所有凡思俗念的微粒都在排出来，我让它们走掉，

感觉到这些微粒都消失了。

爱伦　我看着他们的眼睛。

【静场。

拉姆齐　我有点儿醉了。

爱伦　是不是你人感到越醉，天也就越黑呢？

拉姆齐　不是。

【静场。

爱伦　夜笼罩着我。这么安静。

贝茨　我有过这一切。我得到过这一切。我说。

爱伦　我点头示意他可以。

【静场。

拉姆齐　她俯看着我。

贝茨　不，你能听见，我说。

拉姆齐　你在说什么？

贝茨　我没听见你的话，她说。

拉姆齐　但是我正在看着你。你的头低着。

【静场。

贝茨　早上它们醒来，喷喷鼻子，有时慢慢跑跑，然后吃东西。

【静场。

爱伦　一个也没有。

拉姆齐　别傻了。

爱伦　我不喜欢他们。

拉姆齐　你在犯傻。

【静场。

贝茨　比如，我说，树上的那些形状。

爱伦　我在风中行走，去找他们，他们在等着我。

【静场。

贝茨　睡觉？温柔地爱？这不重要。

爱伦　我在那儿亲吻他们，然后说

【静场。

拉姆齐　我走着

【静场。

贝茨　搭公交车

【静场。

爱伦　当然。我还记得婚礼。

【静场。

拉姆齐　我和我的姑娘一起走着她穿着一条灰裤子

贝茨　搭公交车到市里去。人流滚滚。市场灯火通明

【长久的静场。

【渐暗。

往日

新潮社版『芥川龍之介全集』第十巻

《往日》于 1971 年 6 月 1 日由王家莎士比亚剧团在伦敦奥德维奇剧院首演，演出人员如下：

迪利 …… 科林·布莱克利

凯特 …… 多萝西·塔廷

安娜 …… 维维安·麦钱特

（以上人物年纪都在四十岁出头。）

导演 …… 彼得·霍尔

【一个改造过的农庄。

【舞台后部中央是一扇长窗。舞台左后方是卧室。舞台右前部有一扇门。

【少量现代家具。

【两张沙发。一把扶手椅。

【秋天。夜晚。

第一幕

【灯光昏暗。可以看到三个人影。

【迪利陷在扶手椅里,不动。

【凯特蜷缩在一张沙发上,不动。

【安娜站在窗前,向外望着。

【静场。

【灯光亮起照着迪利和凯特,他们正在抽烟。

【安娜仍然站在窗前的昏暗灯光中,不动。

凯特　(沉思地。)黑色的。

【停顿。

迪利　是胖还是瘦？

凯特　比我丰满。我觉得。

【停顿。

迪利　她后来呢？

凯特　我想还是这样。

迪利　也许她现在不是这样了。

【停顿。

她是你最好的朋友吗？

凯特　哦，这是什么意思？

迪利　什么？

凯特　朋友这个词……当你回首……所有往事的时候。

迪利　你还能记得你当时的感觉吗？

【停顿。

凯特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迪利　可你还记得她。她也记得你。否则她为什么今晚要来呢？

凯特　我猜是因为她还记得我。

【停顿。

迪利　你认为她是你最好的朋友吗？

凯特　她是我唯一的朋友。

迪利　你最好的和唯一的朋友。

凯特　我独一无二的朋友。

【停顿。

如果你只有唯一一件某种东西，你不能说它是你最好的东西。

迪利　是因为你没有别的东西和它来比较吗？

凯特　嗬？

【停顿。

迪利　（微笑。）她是无与伦比的。

凯特　哦，我敢肯定她不是。

【停顿。

迪利　我以前不知道你的朋友这么少。

凯特　我没有朋友。根本没有。除了她。

迪利　为什么她是呢？

凯特　我不知道。

【停顿。

她是个贼。她经常偷东西。

迪利　偷谁的东西？

凯特　我的。

迪利　什么东西？

凯特　零七碎八的。内衣什么的。

【迪利吃吃地笑了。

迪利　你要跟她提这些事儿吗？

凯特　哦……我想不会。

【停顿。

迪利　是她这一点吸引你吗？

凯特　什么？

迪利　她是贼这一点。

凯特　不是。

【停顿。

迪利　你盼望着看见她吗？

凯特　不。

迪利　我盼望着。我会很有兴趣的。

凯特　对什么很有兴趣？

迪利　对你。我会注意你。

凯特　我？为什么？

迪利　看看她是不是那样的一个人。

凯特　你认为你可以通过我看出来这个？

迪利　当然。

【停顿。

凯特　我很少想起她。我几乎完全把她给忘了。

【停顿。

迪利　还记得她爱喝什么吗？

凯特　不记得了。

迪利　她可能是个素食主义者。

凯特　你问她吧。

迪利　太迟了。你已经做好了杂烩。

【停顿。

她为什么还没有结婚呢？我是说，她为什么没有带她的丈夫一起来？

凯特　你问她吧。

迪利　每件事情我都得问她吗?

凯特　你要我来替你问问题吗?

迪利　不。不必了。

凯特　她当然结婚了。

迪利　你怎么知道呢?

凯特　每个人都要结婚。

迪利　那么她为什么不带她的丈夫一起来呢?

凯特　她不带吗?

【停顿。

迪利　她在信里提到她的丈夫了吗?

凯特　没有。

迪利　你认为他什么样儿?我是说,她嫁的是哪种男人?毕竟,她是你最好的——你唯一的——朋友。你一定会有些想法。他会是什么样的男人呢?

凯特　我没想法。

迪利　你不感到好奇吗?

凯特　你忘了。我了解她。

迪利　可你有二十年没见过她了。

凯特　可你根本就没见过她。区别就在这儿。

【停顿。

迪利　杂烩至少够四个人吃的。

凯特　你说她是个素食主义者。

【停顿。

迪利　她朋友多吗？

凯特　哦……数量一般吧，我猜。

迪利　一般？什么算是一般？你连一个也没有。

凯特　我有一个。

迪利　这算是一般吗？

【停顿。

她……有许多朋友，对吧？

凯特　成百上千。

迪利　你见过他们吗？

凯特　没有都见过，我想。但是，毕竟我们在一起生活过。有很多客人，时不时地。我见过他们。

迪利　是她的客人吗？

凯特　什么？

迪利　是她的客人。她的朋友。你没有朋友。

凯特　她的朋友，没错。

迪利　你见过他们。

【停顿。

（突然地。）你们在一起生活过？

凯特　嗯？

迪利　你们在一起生活过？

凯特　当然了。

迪利　我不知道这个。

凯特　你不知道？

迪利　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这个。我还以为你们只是彼此认识而已。

凯特　我们是彼此认识。

迪利　但事实上你们住在一起。

凯特　我们当然住在一起。否则她怎么能偷到我的内衣呢？难道是在大街上？

【停顿。

迪利　我知道你曾经和什么人一起共同……

【停顿。

但我不知道就是和她。

凯特　当然就是和她。

【停顿。

迪利　无论如何，这件事情无关紧要。

【安娜从窗口转过身来，一边说话一边向他们走去，最后坐在了第二张沙发上。

安娜　排了一夜的队，下着雨，你记得吗？我的老天，阿尔伯特音乐厅，考文特花园，我们吃了什么？回顾一下，直到半夜，做我们喜欢的事情，当然，那时候我们还年轻，可是精力多么充沛，上午工作，然后去音乐会，或者去歌剧院，或者去看芭蕾舞，那个夜晚，你没有忘记吧？然后坐在公共汽车上层，去肯辛顿大街，还有那个汽车售票员，然后跑去买火柴来点煤气，然后我提议炒鸡蛋，还是咱俩共同提议的？是谁做的菜？两个人咯咯地笑着，说着，挤在一起取暖，然后上床睡觉，两人早上都急急忙忙

的，又赶公共汽车去上班，午餐时间在格林公园，互相交换着新闻，吃着我们自己的三明治，天真的姑娘，天真的秘书，然后到了晚上，谁知道有什么激动人心的事情在等着我们，我的意思是说，满怀憧憬，满怀希望，那时真穷，穷但是还年轻，一个姑娘，在伦敦……我们发现的那些咖啡馆，几乎变成了我们私人的，对吧？艺术家和作家，有时候还有演员，聚集在那儿，还有其他人和舞蹈演员，我们大气不敢出地坐在自己的咖啡面前，低着头，不想被人看见，不想被人打扰，不想被人分心，听着，听着所有那些讲话，所有那些咖啡馆和所有那些人，无疑充满了创造力，我想知道它们还存在吗？你知道吗？你能告诉我吗？

【稍微停顿。

迪利　我们很少去伦敦。

【凯特站起来，走到一张小桌子前，从壶里倒了一些咖啡。

凯特　是的，我还记得。

【她往一只杯子里加了一些奶和糖，把它递给安娜。她给了迪利一杯黑咖啡，然后拿着自己的咖啡坐下。

迪利　（对安娜。）你喝白兰地吗？

安娜　我想来点儿白兰地。

【迪利给所有人都倒了白兰地。他拿着自己的白兰地站着。

安娜　听。多么安静。总是这么安静吗？

迪利　这儿很安静，是的。通常都是这样。

【停顿。

如果你仔细听的话，有时候你可以听见大海的声音。

安娜　你们选择了世界的这个角落，真聪明，你们两人永远待在这么一个安静的地方，真是明智而勇敢。

迪利　当然，我的工作需要我经常出门。但是凯特待在这儿。

安娜　住在这儿的人不会走远。我不会走远，我害怕走远，免得当我回家的时候房子没了。

迪利　免得？

安娜　什么？

迪利　免得这个词。好久都没有听见过这个词了。

【停顿。

凯特　有时候我去海边。那儿的人不多。海滩很长。

【停顿。

安娜　不过，我想念伦敦。当然了，以前我就是一个伦敦的姑娘。我俩都是姑娘。

迪利　我真希望那个时候我就认识你们两个。

安娜　是吗？

迪利　当然。

【迪利又给他自己倒了一些白兰地。

安娜　你的杂烩做得很好。

迪利　什么？

安娜　我说的是你的妻子。真抱歉。一个非常好的妻子。

迪利　啊。

安娜　我说的是杂烩。我说的是你妻子的烹调。

迪利　那么，你并不是一个素食主义者喽？

安娜　不。哦不是的。

迪利　没错，在乡下，你需要吃得好，吃得丰盛，来让你保持活力，外面的空气……你知道的。

【停顿。

凯特　是的，我很喜欢那些事情，我喜欢做。

安娜　哪种事情？

凯特　哦，你知道的，那类事情。

【停顿。

迪利　你是说烹调吗？

凯特　所有那类事情。

安娜　我们在烹调方面并不特别讲究，没有时间，但时不时地会炖上一大锅菜，大吃一顿，然后往往是坐在那儿读叶芝的诗歌直到半夜。

【停顿。

（自言自语。）没错。时不时地。往往。

【安娜站起来，走到窗口。

天空如此宁静。

【停顿。

你能看见那道细细的光线吗？那是海吗？那是地平线吗？

迪利　你住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海岸上。

安娜　哦，完全不同。我住在一个火山岛上。

迪利　我知道那儿。

凯特　哦，是吗？

迪利　我去过那儿。

【停顿。

安娜　我真高兴能来这儿。

迪利　我知道,凯特见到你一定很高兴。她的朋友不多。

安娜　她有你。

迪利　她没有交很多朋友,尽管她有很多机会这样做。

安娜　也许她已经有了她所要的一切。

迪利　她缺少好奇心。

安娜　也许她很快乐。

【停顿。

凯特　你们是在说我吗?

迪利　是啊。

安娜　她一直是个爱做梦的人。

迪利　她喜欢长时间地散步。就是这样。你知道的。穿着雨衣。走出巷子,两手插在口袋里。就是那种样子。

【安娜回头看着凯特。

安娜　是的。

迪利　有时我把她的脸捧在手里,看着。

安娜　真的吗?

迪利　是的,我看着她的脸,把她的脸捧在手里。然后我把她的脸放开,把我的手拿走,让她的脸飘然而去。

凯特　我的头没有动。我保持它不动。

迪利　(对安娜。)它飘然而去了。

安娜　她一直是个爱做梦的人。

【安娜坐下。

有时候，在公园里散步，我会跟她说，你在做梦，你在做梦，快醒醒吧，你梦到了什么？她就回过头来看着我，捋捋她的头发，看着我，好像我就是她所梦到的东西。

【停顿。

有一天她对我说，星期五我睡了一整天。不，你没有，我说，你是什么意思？星期五我睡了一整天，她说。可今天就是星期五，我说，星期五的白天已经过去了，现在是星期五的晚上，你没有星期五睡了一整天。不，我睡了一整天，她说，我睡了整整一天，今天是星期六。

迪利　你是说，她真的不知道那天是星期几？

安娜　她不知道。

凯特　不，我知道。是星期六。

【停顿。

迪利　我们现在是在几月？

凯特　九月。

【停顿。

迪利　我们正在强迫她思考。我们必须更经常地见到你。你能给她带来积极的影响。

安娜　但她总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伴侣。

迪利　和她一起生活有意思吗？

安娜　非常快乐。

迪利　看起来很可爱，了解了很愉快。

安娜　啊，那些歌曲就是这么唱的。我们经常放那些歌曲，所有的歌，一直放着，直到深夜，躺在地板上，那些可爱的老歌。有时我看着她的脸，但她完全觉察不到我的注视。

迪利　注视？

安娜　什么？

迪利　注视这个词。不经常听到这个词。

安娜　是的，完全察觉不到。她完全入神了。

迪利　看起来很可爱，了解了很愉快？

凯特　（对安娜。）我不知道那首歌。我们唱过那首歌吗？

迪利　（对凯特唱。）你看起来很可爱，了解了很愉快……

安娜　哦，我们唱过。是的，当然。我们唱过所有那些歌曲。

迪利　（唱。）蓝色的月亮，我看见你独自徘徊……

安娜　（唱。）你梳头的样子……

迪利　（唱。）哦，不，他们不能从我身边带走……

安娜　（唱。）哦，但你是这样可爱，你的微笑是这样温暖……

迪利　（唱。）我有一个女人为我疯狂。她的样子十分可笑。

【稍微停顿。

安娜　（唱。）你答应给我一个春天的吻……

迪利　（唱。）总有一天，我将知道那神圣的时刻，当你的一切，都归我所有！

【稍微停顿。

安娜　（唱。）我对香槟没有什么感觉，

酒喝得再多也不会使我兴奋，

那么请告诉我为什么真的——

迪利　（唱。）我对你会有感觉？

【停顿。

安娜　（唱。）他们问我怎么会知道

我的爱是真实的，

于是我就回答说，

我心里有种东西，

无法否认。

迪利　（唱。）当爱的火焰熄灭时……

安娜　（唱。）烟雾蒙上了你的眼。

【停顿。

迪利　（唱。）当夜行列车的汽笛在无人的车站里飘荡……

【停顿。

安娜　（唱。）当教堂的钟声在公园傍晚的天空中回响……

【停顿。

迪利　（唱。）嘉宝的微笑和玫瑰的香气……

安娜　（唱。）当最后一间酒吧关门时，侍者吹着口哨……

迪利　（唱。）哦，你的流连是多么难忘……

【停顿。

而后他们再也没有那样。

【静场。

对我来说，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我偶然走进一家破败的电影

院，去看《虎胆忠魂》。那是一个夏天的下午，该死的天气非常难受，我漫无目的地走着。我还记得，当时感觉周围有些东西非常熟悉，忽然间回忆起来，就是在这个地方，我父亲给我买了我的第一辆小三轮车，其实也是我所拥有的唯一一辆小三轮车。总之，有这家自行车商店，有这家上映《虎胆忠魂》的破败电影院，有两个女引座员站在门厅里，其中一个正在抚摸她自己的乳房，另外一个说了声“烂婊子”，而抚摸自己乳房的那个则发出了一种非常具有色情意味的呻吟，还朝她的同伴微笑，所以，就在这个令人难受至极的炎热夏天的下午，无事可做的我走了进去，看了一场《虎胆忠魂》，觉得罗伯特·纽曼演得妙极了。我现在还觉得他演得妙极了。直到今天，我还愿意为了他而赴汤蹈火。电影院里另外只有一个人，整个电影院里另外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她。她在那儿，非常模糊，非常安静，处于也许可以说是观众席的死寂的中心。我不在那个中心里，始终不在。当影片结束时，尽管詹姆斯·梅森死了，我还是注意到，那第一个女引座员已经筋疲力尽了，于是我离开了。我在太阳底下站了一会儿，想着我要干点什么事情，然后那个女孩出来了，我想我是看了看她，我说罗伯特·纽曼演得真不错是吧，她说了几句什么话，天知道是什么，她看着我，我想天哪就是这个，我终于找到了，这是一次真正的偶遇，当我们在咖啡馆里坐下来喝茶的时候，她看着她的杯子，然后抬起头来看着我，对我说她认为罗伯特·纽曼非常出色。所以，正是罗伯特·纽曼把我们带到了一起，也只有罗伯特·纽曼才能把我们分开。

【停顿。

安娜　F. J. 麦考密克也很不错。

迪利　我知道 F. J. 麦考密克也很不错。但是他并没有把我们带到一起。

【停顿。

迪利　那么你看过这部电影吗?

安娜　看过。

迪利　什么时候?

安娜　哦……很久以前了。

【停顿。

迪利　(对凯特。)还记得那部影片吗?

凯特　哦,记得。记得非常清楚。

【停顿。

迪利　我想我说对了,下一次见面时我们将握手。我握住她冰凉的手,当她走在我身边的时候,我说了什么话,引得她笑了起来,于是她看着我,你是这样做的吧,她把头发向后捋捋,我想,她甚至比罗伯特·纽曼还要妙。

【停顿。

然后,稍后一个阶段,我们赤裸的身体相遇了,她的身体凉爽,温暖,非常宜人,我不知道罗伯特·纽曼对此会怎么想。当我真切地抚遍她的全身的时候,我在想着,对此他会怎么想呢。(对安娜。)你认为他会怎么想呢?

安娜　我从来没有见过罗伯特·纽曼,但我的确明白你的意思。有

些人记得某些事情,即使这些事情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我记得一些事情,它们可能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但是当我记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它们就发生了。

迪利　什么?

安娜　有个男人在我们的房间里哭。有天夜里,我回来晚了,我发现他在哭,他的手蒙着脸,坐在扶手椅上,凯特坐在床上,手里捧着一大杯咖啡,没人和我说话,没人说话,没人看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脱掉衣服,关掉灯,钻进了自己的床,窗帘很薄,街上的灯光透了进来,凯特在她床上坐着不动,那个男人抽泣着,灯光透进来,在墙上摇曳着,一阵微风吹来,窗帘偶尔飘动着,什么声音也没有,只有抽泣声,突然间,抽泣声停止了。那个男人迅速地向我走来,俯视着我,但我绝对不会和他发生任何事情,绝对不会。

【停顿。

不,不,我完全错了……他没有迅速地过来……完全错了……他慢慢地过来……非常慢,灯光很暗,然后他停住了。他站在房间中间。他看着我们两个人,看着我们的床。然后他向我走来。他走近我的床。他向我俯下身来。但我绝对不会和他发生任何事情,绝对不会。

【停顿。

迪利　他是一个怎样的男人?

安娜　但是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他走了出去。我听见前门关上了,街上有脚步声,然后是寂静,然后脚步声远去了,然后是寂静。

【停顿。

但是，这天夜里晚些时候，我醒来了，看看房间对面她的床铺，看见两个人影。

迪利　他回来了！

安娜　他在她的床上，横躺在她的大腿上。

迪利　一个男人在黑暗中横躺在我妻子的大腿上？

【停顿。

安娜　但是后来到了早上……他已经不在了。

迪利　感谢上帝。

安娜　就像他从来就没有来过一样。

迪利　他当然来过了。他走了两次，来了一次。

【停顿。

好了，这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故事啊。

【停顿。

他看起来什么样子，这个家伙？

安娜　哦，我从来就没有看清楚他的脸。我不知道他的样子。

迪利　但他——

【凯特站起来。她走到小桌前，从烟盒里取出一支香烟，点上。她看着安娜。

凯特　你们在谈论我，好像我已经死了。

安娜　不，不，你没有死，你是那样鲜活，那样生气勃勃，你经常笑——

迪利　你当然是这样。我把你逗笑了，对吧？沿着街道走着，手拉

着手。你爆发出一阵开怀大笑。

安娜　是的，她就是这样……生气勃勃的。

迪利　生气勃勃，无法形容。当她微笑的时候……我该怎么形容呢？

安娜　她的眼睛闪亮。

迪利　我自己没办法更好地形容了。

【迪利站起来，走到香烟盒前，把它拿起来，对着凯特微笑。凯特看着他，看他点着一支香烟，从他手中拿过烟盒，走到安娜面前，给她香烟。安娜拿了一支。

安娜　你没有死。永远不会。无论如何。

凯特　我说你们在谈论我，好像我已经死了。就是现在。

安娜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当我现在正看着你的时候，看着你这么羞怯沉静地面对着我，俯看着我——

迪利　别说了！

【停顿。

【凯特坐下。

【迪利倒了一杯饮料。

迪利　那时候我自己还是一个学生，为自己的前途奔忙，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承担起照顾一个小姑娘的责任，她刚刚脱掉稚气，唯一的优点就是安静，但她缺乏坚定，缺乏决心，随着风向转动，而她所跟随的，不是那种风气，当然也不是我的风气，尽管我的风气也就不过如此，但我猜是她所理解的那种风气，当然那根本无法理解，至少按照我对这个词的理解，至少我就是这

么想象的。一个古典式的女性人物，我这样对自己说，或者是一种古典式的女性姿态，总之已经过时。

【停顿。

这就是我当时看待这个问题的立场。我是说，这就是我对于我当时看待这个问题的立场的直截了当的声明。二十年前。

【静场。

安娜　当我听说凯特结婚的消息时，我的心高兴得怦怦直跳。

迪利　你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

安娜　从一个朋友那儿。

【停顿。

是的，我的心高兴得怦怦直跳。因为你明白，我知道她从来就不会轻率地、马虎地，或者随意地做事情。有些人往河面上扔石头，看看水是不是够深，能不能跳水，而另外一些人，很少数的人，他们总是在跳水之前，要先等着水的波纹出现。

迪利　有些人干什么？（对凯特。）她说的是什么？

安娜　而且我知道，凯特不仅要等到水波刚一出现，而且要一直等到水波扩散，布满水面，因为，正如你所知道的，水面上的波纹说明这是一种有深度的波光，穿过每一个水分子，直达河床，但是即使当她感觉到是这样的时候，当她可以肯定是这样的时候，她也许仍然不会跳水。但是现在她跳水了，因此我知道她已经真的陷入爱情了，我很高兴。我可以推断出，你也一定是这样的。

迪利　你是指水波吗？

安娜　你这样理解也行。

迪利　男人也起水波吗?

凯特　我得说,有些男人会的。

迪利　我明白了。

【停顿。

安娜　后来,当我发现你是怎样一种男人的时候,我特别高兴,因为我知道,凯特一直对艺术很感兴趣。

凯特　我曾经对艺术感兴趣,但是现在我记不起来是哪些艺术了。

安娜　别跟我说你忘记我们在塔特的那些日子了? 还记得当时我们是怎样探索伦敦的,还有所有的老教堂,所有的老建筑,我是说那些轰炸之后留下来的,在伦敦城与河南岸的,在兰贝斯与格林威治的? 哦,我的上帝。哦,是的。还有那些星期天的报纸! 我简直是没有办法让她离开那些评论文章。她陶醉于那些文章,然后坚持要我们一起去参观这座画廊,那所剧院,或者某个室内音乐厅,但是,这些地方太多了,有太多地方可以看可以听,当时在可爱的伦敦,以至于有的时候我们赶不上,或者没有钱,而错过了很多东西。比如,我记得有一个星期天,她从报纸上抬起头来,跟我说,快来,快点,快来,快和我一起走,我们抓起手袋就出了门,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到了一个根本就不熟悉,根本就不认识的地方,然后,几乎是就我们两个人,看了一部很棒的电影,叫做《虎胆忠魂》。

【静场。

迪利　是的,因为工作关系,我经常外出旅行。

安娜　你喜欢这样吗？

迪利　非常喜欢。非常喜欢。

安娜　走得远吗？

迪利　因为工作关系，我走遍了全世界。

安娜　当你不在家的时候，可怜的凯特怎么办？她做什么呢？

【安娜看着凯特。

凯特　哦，我过我的日子。

安娜　要是他长时间不在家呢？

凯特　我想，有时候是这样。是吧？

安娜　你把你的妻子这么长时间一个人留在家里？你怎么能这样做呢？

迪利　因为工作关系，我不得不经常外出旅行。

安娜　（对凯特。）当他不在家的时候，我想我必须过来陪你。

迪利　你丈夫会想念你吗？

安娜　当然。但是他能理解。

迪利　这次他理解吗？

安娜　当然。

迪利　我们给他准备了一份素菜。

安娜　他不是素食主义者。事实上，他可以算是个美食家。我们住在一所相当漂亮的别墅里，很多年了。它在很高的地方，在悬崖上。

迪利　你们在那儿吃得好吗，嗯？

安娜　可以这么说，很好。

迪利　是啊，我对西西里有点儿了解。只是有点儿。陶尔米那。你们住在陶尔米那吗？

安娜　就在旁边。

迪利　就在旁边，没错。很高。是的，我也许还看见过你们的别墅呢。

【停顿。

因为工作关系，我去过西西里。我的工作性质与地球上各个地方的生活息息相关，你看，地球上的每个角落。还有地球上的所有人。我用地球这个词，是因为世界这个词具有情感的、政治的、社会的和心理的意义与共鸣，要我选择的话，最好与其无关，或者可以说是加以回避，或者你可以说是抵制。游艇怎么样？

安娜　哦，非常棒。

迪利　艇长驾驶着它一直向前航行吗？

安娜　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驾驶着它一直向前航行。

迪利　回来以后，你发现英格兰很潮湿吗？

安娜　潮湿得有趣。

迪利　潮湿得有趣？（自言自语。）她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停顿。

只要你丈夫有兴趣，我的小娇妻就会非常乐意地为他生炉架锅，为他做些虽不是奢侈但也算美味的菜肴。并不麻烦。

【停顿。

我猜他的工作性质让他很少旅行。他叫什么名字？吉安·卡

洛还是皮尔·保罗?

凯特　(对安娜。)你家里铺的是大理石地砖吗?

安娜　是的。

凯特　你赤着脚在上面走吗?

安娜　是的。但是在露台上,我要穿拖鞋,因为脚底下受不了。

凯特　你是说,太阳?太烫了。

安娜　对。

迪利　我在西西里有一批很好的工作人员。一个了不起的摄影师。欧文·舒尔茨。他是这个行业里最棒的。我们非常仔细地观察了那些穿黑衣的女人。那些身材矮小的穿黑衣的老妇人。我写了电影剧本,还导演了它。我的名字叫做奥森·威尔斯。

凯特　(对安娜。)你是不是在露台上早晨喝橙汁,傍晚喝鸡尾酒,一边俯瞰大海?

安娜　是的,有时候。

迪利　事实上,我正处于我事业上的巅峰,事实上,我的确和很多能说会道、十分敏感的人交往,主要是各种各样的妓女。

凯特　(对安娜。)你喜欢西西里人吗?

迪利　我去过那儿。那儿没有多少东西可看,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探访,什么也没有。在西西里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探访。

凯特　(对安娜。)你喜欢西西里人吗?

【安娜盯着她看。

【静场。

安娜　(平静地。)今晚我们不要出去,今晚我们哪儿也不去,我们就

待在家里。我可以做吃的，你可以洗头发，你可以放松一下，我们来放些唱片。

凯特　哦，我不知道。我们可以出去。

安娜　你为什么要出去呢？

凯特　我们可以在公园散步。

安娜　夜里公园很危险，有各种各样可怕的人，有躲在树后的男人，有粗声大气的女人，当你经过的时候，他们会向你大喊大叫，有的人会从树林和灌木丛里突然跳出来，到处都是阴暗之处，还有警察，散步是很可怕的，你会看到来来往往的车辆，听到那些噪音，你会看到所有那些旅馆，你知道你讨厌透过那些旋转门往里看，你讨厌看到那一切，所有那些在大厅的灯光下说话的、走动的人……还有所有那些枝形吊灯……

【停顿。

如果你出去的话，你马上就想回来了。你会一路跑回家来……跑进你的房间……

【停顿。

凯特　那我们该做什么呢？

安娜　待在家里。你要我给你读书吗？你喜欢这个吗？

凯特　我不知道。

【停顿。

安娜　你饿了吗？

凯特　不饿。

迪利　饿？不是刚刚吃了杂烩吗？

【停顿。

凯特　我明天该穿什么衣服？我拿不定主意。

安娜　穿你那件绿色的。

凯特　我没有合适的上衣。

安娜　你有。你有一件青绿色的衬衫。

凯特　他们去吗？

安娜　是的，他们会去的。他们当然要去。

凯特　我要试试。

【停顿。

安娜　你要我请些人一起去吗？

凯特　请谁？

安娜　查理……还是杰克？

凯特　我不喜欢杰克。

安娜　好吧，查理……或者……

凯特　谁？

安娜　麦凯布。

【停顿。

凯特　我在洗澡的时候会考虑这个问题的。

安娜　你要我为你放洗澡水吗？

凯特　（站起来。）不用了。今天晚上我自己来放。

【凯特慢慢走向卧室门口，走进去，关上门。

【迪利站着，看着安娜。

【安娜转过头来看着他。

【他们互相看着。

【灯光渐暗。

第二幕

【卧室。

【舞台后部中央是一扇长窗。舞台左后方有一扇门通向浴室。舞台右后部有一扇门通向起居室。

【两张长沙发。一把扶手椅。

【长沙发和扶手椅的相对位置与第一幕中的家具完全对应,但是方向相反。

【灯光昏暗。可以看见安娜坐在长沙发上。浴室门上的玻璃挡板透出光亮。

【静场。

【灯光亮起。另一扇门打开。迪利端着托盘上场。

【迪利进入房间,将托盘放在桌子上。

迪利　来啦。又香又热。又香又浓又热。你喜欢咖啡加糖吧,对不对?

安娜　劳驾。

迪利　(倒咖啡。)又香又浓又热加奶又加糖。

【他把咖啡递给她。

喜欢这个房间吗?

安娜　喜欢。

迪利　我们睡在这儿。那些是床。说到这些床的最大特点,就是它们可以经常变动位置。它们可以像现在这样分开放。或者摆成直角,或者交叉放,或者你们可以脚对脚地睡,或者头对头,

或者并排。它们装有脚轮，可以很方便地移动。

【他坐下喝咖啡。

是的，我很清楚地记得你在“旅行者”的样子。

安娜　在什么地方？

迪利　“旅行者”酒吧，就在布兰普顿路那头。

安娜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迪利　多年以前。

安娜　不可能吧。

迪利　哦，是的，那就是你，毫无疑问。我永远忘不了那张脸。你经常坐在角落里，有时候独自一个人，有时候和其他人一起。现在你在这儿，坐在我乡下的房子里。同一个女人。真难以置信。有个叫卢克的家伙经常去那儿。你认识他。

安娜　卢克？

迪利　大块头。姜黄色的头发。姜黄色的胡须。

安娜　我真的想不起来了。

迪利　是的，他们是一大帮子，诗人、替身演员、赛马骑师、独角滑稽戏演员，诸如此类的人。你经常戴一条围巾，没错，一条黑色围巾，穿一件黑色套衫，一条裙子。

安娜　我？

迪利　还有黑色丝袜。别跟我说你已经不记得“旅行者”酒吧了？

也许你已经记不得店名，可是你一定记得那家酒吧。你是酒吧雅座的宠儿。

安娜　我那时并不富裕，你知道。我可没钱喝酒。

迪利　你有护花使者。你不用付酒钱。你有人照顾。我自己就给你买过几次酒。

安娜　你?

迪利　是啊。

安娜　不可能。

迪利　这是真事。我记得很清楚。

【停顿。

安娜　你?

迪利　我给你买过酒。

【停顿。

二十年前……大概。

安娜　你是说我们以前见过?

【停顿。

迪利　我们以前当然见过。

【停顿。

我们以前还谈过话呢。比如,在那个酒吧里。在角落里。卢克不喜欢我们交谈,可我们不睬他。后来我们都去了一个聚会。在某人的公寓里,在威斯特伯恩斯路的某个地方。你坐在一张非常矮的沙发上,我坐在你对面,看着你的裙子。你的黑丝袜很黑,因为你的双腿很白。当然,这些事情现在都过去了,对吧,现在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一切都过去了。但是当时是值得的。那个夜晚是值得的。我仅仅是坐在那里,喝着啤酒,凝视着……凝视着你的裙子。你没有拒绝,你发现我的凝视是完

全可以接受的。

安娜　我注意到了你的凝视，是吗？

迪利　当时有一场大争论正在进行之中，是关于中国的什么事情，或者是关于死亡的，或者是关于中国与死亡的，我记不清是哪个了，但是只有我用目光亲吻着你的双腿，也只有你的双腿被亲吻着。现在你在这儿。同一个女人。同样的双腿。

【停顿。

是的。然后你的一个朋友进来了，一个姑娘，一个女友。她坐到了你的沙发上，你们两个亲密交谈，咯咯笑着，坐在一起，我坐得低低的，凝视着你们两个人，凝视着你们两人的腿，叫声，嘘声，你感觉到了，她没有感觉到，但当时有一大群男人围在我身边，问我什么看法，关于死亡，或者关于中国，或者什么其他东西，他们不让我安静，弯下身子靠近我，他们的臭气，他们的龅牙，他们鼻子上的头发，还有中国和死亡，以及他们坐在我椅子扶手上的屁股，真让人受不了，于是我被迫站起来，从他们中间挤出去，他们跟在我的身后骂骂咧咧，好像我就是引起他们争论的原因，我透过烟雾回头看，又跑到铺着漆布的桌子旁边，找到了一两瓶啤酒，透过烟雾回头看，瞥见两个姑娘坐在沙发上，其中一个是你，头挨着头，小声说着话，再也看不见任何东西，再也看不见袜子或者大腿，然后你们不见了。我走回到沙发那儿。沙发上没有人。我凝视着四个臀印。其中有两个是你的。

【停顿。

安娜　我没听过比这更伤感的故事了。

迪利　我同意。

安娜　我太遗憾了。

迪利　没什么。

【停顿。

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你。你从那一带消失了。也许你搬走了。

安娜　不,我没有。

迪利　我再也没有在"旅行者"酒吧里见过你。你去哪儿了?

安娜　哦,去音乐会,我想,或者去看芭蕾舞了。

【静场。

凯特洗澡洗了很长时间了。

迪利　嗯,你知道她在浴缸里躺着是什么样子。

安娜　知道。

迪利　她很享受。要花很长时间。

安娜　她是这样的,没错。

迪利　时间长得要命。尽情享受。浑身涂满肥皂。

【停顿。

真的浑身都是肥皂,然后再把肥皂洗掉,一遍又一遍的肥皂。非常仔细。她洗得彻底而且,我必须说,带着快感。给她自己来个全面打扫,直到焕然一新。你说是吗?

安娜　非常干净。

迪利　真是这样。一尘不染。毫无瑕疵。光彩照人。

安娜　是啊,一种漂浮。

迪利　什么?

安娜　她漂在浴缸里。像是在做梦。觉察不到旁边有人站着,拿着她的浴巾,等着她,等着给她围上浴巾。绝对投入。

【停顿。

直到浴巾披到她的肩上。

【停顿。

迪利　当然,她是根本没法把自己好好擦干的,你发现这一点没有?她好好地给自己擦洗了一遍,但是她能够同样好好地给自己擦拭一遍吗?我已经发现了,根据我和她相处的经验,情况并非如此。你总是可以发现一些出人意料的、难以想到的诱人的小水珠滴下来。

安娜　你自己为什么不给她擦干呢?

迪利　你建议我这么做吗?

安娜　你做这件事很合适。

迪利　用她的浴巾吗?

安娜　难道不用吗?

迪利　难道不用吗?

安娜　不用她的浴巾你怎么能把她擦干呢?不用她的浴巾吗?

迪利　我不知道。

安娜　好了,你自己把她擦干,用她的浴巾。

【停顿。

迪利　你为什么不用她的浴巾把她擦干呢?

安娜　我?

迪利　你做这件事很合适。

安娜　不，不要。

迪利　你确定？我的意思是说，你是一个女人，你知道怎么擦女人的身体，擦哪儿，以及擦到什么程度。

安娜　没有哪两个女人是一模一样的。

迪利　嗯，这倒是的。

【停顿。

我有个好主意。为什么我们不用粉来把她弄干？

安娜　这是一个好主意吗？

迪利　不是吗？

安娜　洗完澡后给你自己擦粉是很平常的事情。

迪利　洗完澡后给你自己擦粉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让人家给你擦粉就很不平常了。对吗？我的来路就不平常，我可以告诉你。我妈妈会大发脾气的。

【停顿。

听着。我要告诉你是怎么回事。我要做到。我要完全做到。毛巾和粉。毕竟，我是她的丈夫。但是你可以监督整个过程。在这中间，给我一些好的建议。这真是一箭双雕。

【停顿。

（自言自语。）上帝。

【他慢慢抬头看着她。

我想，你一定有四十岁了，到现在。

【停顿。

如果现在我走进“旅行者”酒吧，看见你坐在角落里，我不会认得你。

【浴室的门开了。凯特走进了卧室。她穿着一件浴袍。

【她对迪利和安娜微笑。

凯特　（快乐地。）啊——

【她走到窗前，看着夜色。迪利和安娜看着她。

【迪利开始轻声唱歌。

迪利　（唱。）你戴帽子的样子……

安娜　（唱，轻声地。）你喝茶的样子……

迪利　（唱。）所有这些回忆……

安娜　（唱。）不，不，他们不能从我这里带走……

【凯特从窗前转头看着他们。

安娜　（唱。）你微笑的样子……

迪利　（唱。）你唱歌的样子……

安娜　（唱。）你萦绕在我梦中的样子……

迪利　（唱。）不，不，他们不能从我这里带走……

【凯特走到他们面前站住，微笑。安娜和迪利再次唱起来，轮流，更加漫不经心。

安娜　（唱。）你拿刀的样子……

迪利　（唱。）我们跳舞的样子……

安娜　（唱。）你改变了我的生活……

迪利　（唱。）不，不，他们不能从我这里带走……

【凯特坐到一张长沙发上。

安娜　(对迪利。)她看起来很美不是吗?

迪利　不是吗?

凯特　谢谢。我觉得很精神。这里的水很软。比伦敦的水软多了。我在伦敦总是发现水非常硬。这是我喜欢在乡下生活的一个原因。什么东西都是软的。水、光线、形状、声音。这里没有那么多棱角。住得也靠近海。到处都是无边无际的。这很吸引我。我不喜欢生硬的线条。我反对那种紧张的生活。我喜欢去东方,或者类似那样的地方,某个非常炎热的地方,在那儿你可以躺在一个蚊帐里面,慢慢地呼吸着。你知道……在有的地方你可以透过帐篷的纱门望出去,看见沙滩,诸如此类的东西。大城市的唯一好处就是,在下雨的时候,一切都被雨弄得模糊不清,车灯变得模糊不清,对吧,你的眼睛变得模糊不清,睫毛上沾了雨水。这就是大城市唯一的好处。

安娜　这不是唯一的好处。你还可以拥有一个舒适的房间,一个精致的炉子,一件暖和的晨衣,一杯热腾腾的饮料,当你回家的时候,这一切都在等着你。

【停顿。

凯特　在下雨吗?

安娜　没有。

凯特　好吧,我已经决定了,今天晚上我就待在家里。

安娜　哦,很好。我很高兴。现在,洗完了澡,你可以喝一杯又香又浓的咖啡了。

【安娜站起来,走过去倒咖啡。

我可以给你的黑裙子做个镶边。我很快就弄好，你就可以穿了。

凯特　嗬——

安娜　或者我可以为你读书。

迪利　你已经把自己都擦干了吗，凯特？

凯特　我想是的。

迪利　你确定吗？都擦好了？

凯特　我想是的。我觉得很干爽。

迪利　你那么肯定吗？我可不想让你身上湿漉漉的到处坐。

【凯特微笑。

看见她的笑容了吗？这种笑容，就和当年我跟她一起走到街上的时候她的笑容一样，那是刚刚看完《虎胆忠魂》，嗯，一段时间之后。

你怎么看？

安娜　这个笑容非常美丽。

迪利　再笑一次。

凯特　我还在笑呢。

迪利　你没有。不像你刚才的时候，不像你刚才的笑容。（对安娜。）

你知道我所说的那种笑容吗？

凯特　这杯咖啡凉了。

【停顿。

安娜　哦，对不起。我再煮点儿新鲜的。

凯特　不用，我不要了，谢谢你。

【停顿。

查理来吗?

安娜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给他打电话。

凯特　那麦凯布呢?

安娜　你真的想见什么人吗?

凯特　我想我不喜欢麦凯布。

安娜　我也不喜欢。

凯特　他很奇怪。他跟我说些非常奇怪的事情。

安娜　什么事情?

凯特　哦,各种各样滑稽的事情。

安娜　我从来就不喜欢他。

凯特　不过邓肯还不错,是吧?

安娜　嗯,是的。

凯特　我非常喜欢他的诗歌。

【停顿。

可是你知道我最喜欢谁吗?

安娜　谁?

凯特　克里斯蒂。

安娜　他很可爱。

凯特　他非常文雅,不是吗?而且他还很幽默。他不是很有幽默感吗?而且我觉得他……很敏感。为什么你不请他来?

安娜　他来不了。他不在城里。

凯特　哦,太遗憾了。

【静场。

迪利　（对安娜。）在英格兰这段期间，你想拜访其他人吗？亲戚？朋友？兄弟？

安娜　不。我一个人也不认识。除了凯特。

【停顿。

迪利　你发现她有变化吗？

安娜　哦，有一点点，不多。（对凯特。）你还是那么羞怯，对吧？

【凯特盯着她。

（对迪利。）可是，当我刚认识她的时候，她是那么羞怯，羞怯得像一只小鹿，她真的是那样。当有人靠过来对她说话的时候，她就会往后退，这样的话，虽然她还处在他们可以接触的范围之内，但是他们无法进一步深入。她往后退，他们就无法继续说话或触碰到她。我把这一点归之于她的教养，她是一个牧师的女儿，她身上有很多勃朗特那样的东西。

迪利　她是一个牧师的女儿？

安娜　但是，虽然我想起了勃朗特，可我并不认为她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勃朗特，而是一个隐居的勃朗特，非常固执地隐居着。

【稍微停顿。

我还记得她的第一次脸红。

迪利　什么？怎么回事？我是说为什么？

安娜　我借用了她的一些内衣，去参加一个聚会。后来，那天夜里，我坦白了。我做错了。她盯着我，话说得让我狼狈不堪。但我告诉她说，事实上，我已经因为我犯下的罪行而受到了惩罚，因

为聚会上有个男人，整个晚上死死地盯着我的裙子看。

【停顿。

迪利　她的脸红了吗？

安娜　红得厉害。

迪利　透过你的裙子看见了她的内衣。嗬。

安娜　但就是从那天晚上开始，她一次又一次地坚持，让我借用她的内衣——她的内衣比我的多，各种各样的款式——每次她提议我这么做的时候她都会脸红，然而，她还是提议了。当我回去的时候，只要有值得告诉她的事情，任何值得告诉她的有趣的事情，我就会告诉她。

迪利　那时她脸红吗？

安娜　那时我从没见她脸红。我回来得很晚，发现她在灯下读书，于是就开始告诉她，但她会说不，然后关灯，我就在黑暗中讲给她听。她喜欢在黑暗中听我讲。当然，不是全黑，还有煤气炉的火光，或者窗帘透进来的光线，她所不知道的是，我知道她的喜好，我会在房间里选择一个位置，从那儿我可以看见她的脸，而她看不见我的脸。她只能听见我的声音。就这样，她听着，而我看着她听的样子。

迪利　似乎是一个完美的结合。

安娜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停顿。

迪利　你说她是一个隐居的勃朗特，而不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勃朗特。那她的激情在什么地方呢？

安娜　我觉得那是属于你的地盘。

迪利　你觉得那是属于我的地盘？哦，你说得对极了。这是我的地盘。我很高兴，终于有人表现出了一点儿鉴赏力。这当然是我该死的地盘。我是她的丈夫。

【停顿。

我想我要问个问题。我开始觉得这一切很让人讨厌，你觉得呢？

安娜　但是，你能觉得什么东西很让人讨厌呢？相隔二十年后，我从罗马飞过来，来看看我最好的老朋友，来会会她的丈夫。这有什么使你感到烦恼的呢？

迪利　使我感到烦恼的是，想到你的丈夫独自住在一个巨大的别墅里，牢骚满腹，只靠几个煮鸡蛋艰难度日，一句该死的英语也不会说。

安娜　需要的时候，我会翻译的。

迪利　是的，但是你在这儿，和我们在一起。他在那儿，独自一人，在露台上徘徊，等待一艘快艇，等待一艘快艇带来一些漂亮的人。漂亮的地中海人。等待着那一切，那种我们所不了解的高雅，那种我们完全不了解的蔚蓝海岸的肚皮舞，那种我们绝对不了解的龙虾和龙虾汁理念，还有世界上最长的腿，感觉上最轻柔的声音。现在我能听见它们。我是说，让我们开诚布公地说吧，我所关注的是很多生命，遍布全球的生命，以及贫穷和侮辱，我为什么还要浪费宝贵的时间去听两个——

凯特　（迅速地。）如果你不喜欢这个，你可以走。

【停顿。

迪利　走？我能去哪儿？

凯特　去中国。或者去西西里。

迪利　我没有快艇。也没有白色小礼服。

凯特　那就去中国。

迪利　你知道在中国，如果他们发现我穿着一件白色小礼服会把我怎么样的。他们会宰了我。你知道他们那儿是怎么样的。

【稍微停顿。

安娜　欢迎你们随时来西西里，你们两个，来做客。

【凯特和迪利看着她。

安娜　（对迪利，平静地。）我希望你能理解，我到这儿不是来打扰的，而是来庆贺的。

【停顿。

庆祝一份非常持久和宝贵的友谊，它早在你认识我俩之前就在我们之间形成了。

【停顿。

我发现了她。通过我的介绍，她逐渐认识了一些奇妙的人。我带她去咖啡馆，是很私密的那种，那儿聚集着艺术家和作家，有时候还有演员，有些是舞蹈演员，我们大气不敢出地坐在自己的咖啡面前，倾听着我们周围的生活。我曾经最想让她得到的，就是她的幸福。现在依然如此。

【停顿。

迪利　（对凯特。）我们以前见过。安娜和我。

【凯特看着他。

是的，我们在“旅行者”酒吧见过。在角落里。她吸引了我。当然，那时我身材健美。相当时髦。老实说，有点与众不同。拳曲的头发。就这个类型。我们一起待过。她有点儿紧张。她没有吃任何东西，所以我给她买了一杯饮料。她用她的大眼睛看着我，很羞怯，就那样。当时她假装是你。做得不错。她还穿着你的内衣，当时。很亲切地对待我这个傻瓜。确实宽宏大量。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令人钦佩。我们去了一个聚会。是一些哲学家举办的。这帮人不坏。埃奇威尔路的那帮人。很好的家伙。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他们了。老朋友。总是很有想法。还把想法说出来。我很想念这些人。他们都死了，无论如何我再也看不见他们了。梅达山谷那一帮人。大埃里克和小托尼。他们住在靠近帕丁顿图书馆附近的什么地方。在去聚会的路上，我带她进了一间酒吧，给她买了一杯咖啡，周围尽是大胡子的男人。她想着她就是你，不怎么说话，几乎不说话。也许她就是你。也许那就是你，和我一起喝咖啡，不怎么说话，几乎不说话。

【停顿。

凯特　你认为你身上是什么东西吸引了她？

迪利　我不知道。是什么？

凯特　她发现你的脸非常敏感，非常脆弱。

迪利　是吗？

凯特　她想抚慰你的脸，以女人特有的方式。

迪利　是吗？

凯特　哦，是的。

迪利　她想抚慰我的脸，以女人特有的方式？

凯特　她想将她的自我延伸到你身上。

迪利　对不起，请再说一遍？

凯特　她爱上你了。

迪利　爱上我？

凯特　你是那么与众不同。我们认识的男人都是野蛮的，粗俗的。

迪利　那么，的确有那种男人？粗俗的男人？

凯特　非常粗俗。

迪利　但我也是粗俗的，不是吗？我死盯着她的裙子。

凯特　那不是粗俗。

迪利　如果那是她的裙子，如果那是她的话。

安娜　（冷冷地。）哦，那是我的裙子。那是我。我记得你看上去……很好。我清楚地记得你。

凯特　（对安娜。）但我记得你。我记得你死了。

【停顿。

我记得你躺在那儿，死了。你不知道我正注视着你。我向你俯下身去。你的脸是肮脏的。你躺在那儿，死了，你的脸上涂满了排泄物，各种各样真正的铭文，但是没有擦掉，所以它们可以流动，在你整个脸上，一直流进你的喉咙。你的床单洁白无瑕。我很高兴。要是你的尸体躺在一张不干净的床单上，我会不高兴的。那就太不得体了。我的意思是说，只要和我有关。只要

和我的房间有关。毕竟,你是死在我的房间里。当你醒来的时候,我的两眼在你上面,俯看着你。你想施展出我的小花招,你从我这儿借去的一个小花招,我迟缓的笑容,我迟缓羞怯的笑容,我低头的动作,我半闭的眼睛,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这一切,可是它不起作用,笑容仅仅能够崩裂你嘴边的脏东西,然后就僵住了。你的笑容僵在那里。我寻找眼泪,但是什么也没有找到。你的瞳孔不在你的眼睛里。你的头骨穿透了你的脸颊。但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安详的。没有痛苦。这一切在其他地方也在发生。我觉得临终圣礼是没有必要的。什么典礼也不需要。我感到时间和季节都很合适,我感到你孤独而肮脏的死亡是合乎礼仪的。我该洗澡了。我花了很长时间洗澡,然后出去,在房间里走动,容光焕发,拉出一把椅子,赤身裸体地坐在你的旁边,看着你。

【停顿。

当我把他带进房间的时候,当然,你的尸体已经不在了。当我的房间里有另一个身体的时候,是一种多么大的解脱啊,一个男性的身体,行为方式完全不同,做他们做的所有那些事,做他们认为好的那些事,比如说坐着的时候把一条腿搭在椅子的扶手上。我们有两张床可以选择。你的床,或者我的床。可以钻在里面,或者躺在上面。在里面或上面,相互摩擦鼻子。他喜欢你的床,认为他在这张床上会表现不同,因为他是个男人。但是有天夜里,我说让我来做件事,一件小事,一个小花招。他躺在你的床上。他怀着巨大的期待望着我。他感到很满足。

他以为我已经从他的教导中获益匪浅了。他认为我已经准备在性方面更进一步了，认为我就要发挥承诺已久的主动性了。我在窗台花盆箱里挖，你曾经在那儿种下我们美丽的圆三色堇，我挖了一铲烂泥，装进碗里，抹在他的脸上。把他搞得稀里糊涂，目瞪口呆，他抵挡着，拼命抵挡。他不想让我用烂泥弄脏他的脸，不让我玷污他的脸，他不愿意。他提出还是结婚吧，还要换个环境。

【稍微停顿。

都无所谓。

【停顿。

有一次他问我，大概就是那次，在他之前，谁在这张床上睡过。我告诉他没有人。根本就没有人。

【长久静场。

【安娜站起来，走向门口，停住，背对他们。

【静场。

【迪利开始饮泣，非常轻地。

【安娜站着不动。

【安娜转身，关掉灯光，坐在她的长沙发上，躺下。

【饮泣声停止了。

【静场。

【迪利站起来。他走了几步，看看两张长沙发。

【他走向安娜的长沙发，俯看着她。她没有动。

【静场。

【迪利走向门口,停住,背对她们。

【静场。

【迪利转身。他走向凯特的长沙发。他坐在了她的长沙发上,横躺在了她的腿上。

【长时间的静场。

【迪利非常缓慢地坐了起来。

【他离开了长沙发。

【他慢慢走向扶手椅。

【他坐下,瘫倒。

【静场。

【灯光突然亮起。非常明亮。

【迪利瘫在扶手椅上。

【安娜躺在长沙发上。

【凯特坐在长沙发上。

无人之境

《无人之境》于 1975 年 4 月 23 日由国家剧院在伦敦滑铁卢老维克剧场首演，演出人员如下：

赫斯特　六十岁的男人…… 拉尔夫·理查森

斯普纳　六十岁的男人…… 约翰·吉尔古德

福斯特　三十岁的男人…… 迈克尔·费斯特

布里格斯　四十岁的男人…… 泰伦斯·里格比

导演 …… 彼得·霍尔

设计 …… 约翰·伯里

【伦敦西北一所房子里的一个大房间。

【精致而简洁的装饰。一把结实而又舒服的直背椅子，赫斯特坐在上面。

【一面墙上全是书架，有各种陶器支撑着书本，包括两只大陶瓷杯。

【窗户上挂着厚重的窗帘。

【房间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博古架，大理石顶，铜质隔栅，开放式的架子，上面放着各种酒瓶：白酒、葡萄酒、啤酒，等等。

第一幕

夏天

夜晚

【斯普纳站在房间中间。

【他穿着一身非常破旧的套装，褪了色的深色衬衫，系着一条油迹斑斑的领带。

【赫斯特在酒柜旁倒威士忌。

【他的衣着考究。运动夹克。剪裁精良的裤子。

赫斯特　是这个吧？

斯普纳　是的，请吧，绝对是的。

【赫斯特把酒杯递给他。

斯普纳　谢谢你。你真是太好了。你太好了。

【赫斯特给自己倒了一杯伏特加。

赫斯特　干杯。

斯普纳　祝你健康。

【他们饮酒。斯普纳小口抿着。赫斯特将伏特加一饮而尽。

【他再给自己倒满酒，走到他的椅子前面，坐下。

【斯普纳喝完了酒。

赫斯特　请自便。

斯普纳　你真是太客气了。

【斯普纳走到酒柜前，倒酒。回来。

斯普纳　祝你健康长寿。

【他饮酒。

斯普纳　我说什么来着，刚才在你家门口的时候？

赫斯特　啊……让我想想。

斯普纳　对了！我说的是力量。你想起来了吗？

赫斯特　力量。是的。

斯普纳　是的。我是想说，你看，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看起来很强壮，他们关于什么是力量的想法很有说服力，但是他们虽然持有这种想法，却并非事实。他们所拥有的不是力量，而是技能。他们已经培养出来并且一直坚持的东西，其实只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姿态。有时有用，有时没用。一个聪明而有洞察力的人，

能够看穿这种姿态，看出这种姿态本质上的软弱。我就是这样的人。

赫斯特　你是说你是后者之一？

斯普纳　后者之一，是的，一个聪明而有洞察力的人。不是前者之一，哦，不，根本不是。绝对不是。

【停顿。

我想说你请我进来真是太好心了。事实上，你就是善良的化身，也许一直都是善良的化身，在英格兰、在汉普斯特德，现在，直至永远。

【他环视房间。

多么令人愉快的房间啊。我在这里感到平静。十分安全，远离危险。不过请不要担心。我不会待太久的。和别的人一起，我从来都不会待得太久。他们不喜欢这样。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快乐的事。你看，我唯一感到安全的，我真正感到舒适与安慰的，就在于我肯定，各种各样的人中存在着一种普遍和持续的冷漠。它使我确信，我认为自己应该是什么样我就是什么样的，使我确信我是确定的、有形的。对我表示兴趣，或者殷勤款待，以及任何对于我的正面喜爱，都将在我心中引起一种最强烈的警觉。幸亏如此，因此总是能够化险为夷。

【停顿。

我这么坦率地对你说话，是因为你显然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这一点很有吸引力，还因为你对我来说是个陌生人，因为你显然就是善良的化身。

【停顿。

你经常在汉普特斯希斯公园①散步吗？

赫斯特　没有。

斯普纳　但是在你散步的时候……尽管很少……在你为数不多的散步的时候……你很难想到会碰见我这样的人？对吗？

赫斯特　很难想到。

斯普纳　我自己也经常在汉普特斯希斯公园散步，并不指望发生什么。我太老了，不指望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同意吗？

赫斯特　同意。

斯普纳　如果说在那儿会有什么事情的话，那就是圈套和罗网。但是，我当然会仔细观察，透过树枝窥视。一个聪明人曾经说过，我是一个谨小慎微的林间窥视者。一种最愚蠢的说法，我想。

赫斯特　用词不当。

斯普纳　我的老天，你说对了。

【停顿。

赫斯特　真是个聪明人。

斯普纳　你说得太对了。我们所剩下的，就只有英语了。它还能被挽救吗？这就是我的问题。

赫斯特　你是指它的挽救靠什么吗？

斯普纳　或多或少。

赫斯特　它的挽救就靠你了。

---

① 伦敦一处声名狼藉的地方。——译注

斯普纳　你这么说真是太好了。或许也靠你，虽然我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这么说。

【停顿。

赫斯特　你是说因为我不怎么说话？

斯普纳　你是一个安静的人。你能想象我们两个人都像我这样说个不停吗？那可就太让人无法忍受了。

【停顿。

对了，说到偷窥，我就感到自己义不容辞地要把一件事情说清楚。我偷窥的不是性。那种事情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可以这么说，当我的眼睛碰巧透过树枝看到两性的结合，无论多么细微，我所能看见的便只有人的眼白，近在眼前，充斥我的眼睛，没有任何距离，此时你无法在你和他人之间保持一个合适的距离，你无法再对事物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这种游戏已经没有意义，所以还是把它忘掉，记住，应该把你的视野对准空间，特别是月光下的空间，广阔空间。

赫斯特　你的话里含有你过去体验的沉重负担。

斯普纳　以及内心体验的沉重负担。体验是一种微不足道的东西。每个人都有体验，都可以讲述有关他的体验的故事。我把体验留给心理分析师们去处理，那是一个梦遗的世界。我自己可以绘制你所希望的任何体验的图像，来适合你的或者是我自己的口味。这不过是儿童游戏。而当下是不会扭曲变形的。我是一个诗人。我感兴趣的是，处于一个我始终存在，并且积极活动的地方。

【赫斯特站起来，走到酒柜那里，倒伏特加。

你觉得我扯得太远了吗？

赫斯特　我希望你扯得更远一些。

斯普纳　真的？这不会让你感到不耐烦吧，我希望？

赫斯特　一点儿也不。

斯普纳　感谢上帝。刚才有一阵子我心里很不安。

【赫斯特拉起窗帘一角，向外看了一眼，放开窗帘，站着没动。

无论如何，你是对的。你的直觉很强。我可以扯得更远，不止一种方式。我可以进攻、防御、投入预备队、集结骑兵，或者在情不自禁时，不顾一切全面压上。请你注意，我要强调的是，我是一个自由的人。

【赫斯特给自己倒了一杯伏特加，喝下。他放下杯子，小心翼翼地走向椅子，坐下。

赫斯特　在这所房子里，我们已经很久都没有自由的人了。

斯普纳　我们？

赫斯特　我。

斯普纳　还有另一个吗？

赫斯特　另一个什么？

斯普纳　人。某个人。

赫斯特　还有什么？

斯普纳　那个架子上有两只大陶瓷杯子。

赫斯特　第二只是你的。

斯普纳　那第一只呢？

赫斯特　你想用用它吗？你想来点儿[illegible]？

斯普纳　那就太冒险了。我还是喝你的苏格兰威士忌吧，如果可能的话。

赫斯特　请自便。

斯普纳　谢谢。

【他走向酒柜。

赫斯特　我也要和你一起喝杯威士忌，如果你愿意的话。

斯普纳　我很乐意。你不喝伏特加了吗？

赫斯特　能和你一起喝杯威士忌，我会很高兴的。

【斯普纳倒酒。

斯普纳　我倒多少，你就喝多少吗？

赫斯特　哦，完全可以。

【斯普纳把酒杯递给他。

斯普纳　祝你健康。

赫斯特　也祝你。

【他们饮酒。

告诉我……你经常在杰克·斯特劳城堡附近散步吗？

斯普纳　我小时候就知道那儿了。

赫斯特　现在那儿是个酒吧，你觉不觉得就像它在拦路强盗时期那样有意思？当年拦路强盗经常在那儿出没，对吧？最有名的就是杰克·斯特劳。伟大的杰克·斯特劳。你觉得那儿的变化很大吗？

斯普纳　它改变了我的生活。

赫斯特　老天。是真的吗?

斯普纳　我要说的是在一个仲夏夜里,当时我和一个匈牙利移民一起喝酒,他刚从巴黎退休过来。

赫斯特　也是这种酒吗?

斯普纳　绝对不是。我想你已经猜到了,他是一个匈牙利旧贵族,对不对?

赫斯特　是的,我猜到了。

斯普纳　就在那个晚上,由他引导,在野蛮人的喧闹声中,我第一次领会到生活可以是多么平静。他对我产生了一种非常奇特的……镇静效应,他并没有施加影响,他也不想……发挥影响。他年纪比我大得多。我得承认当时我还有些期待,可就没有想到会遇见他。我在汉普特斯希斯公园漫步,沉浸在极为可怕的记忆之中,我发现我自己,不出所料,在杰克·斯特劳城堡的酒吧里要了一品脱酒。然后,我端着酒杯,穿过一大群特别令人讨厌的下三滥的文人骚客,眼前突然浮现出他的秃顶,黄褐色的,一动不动。他秃得真厉害。

【停顿。

我喝了大半杯酒,从来没有那么好喝过,我想,我说话了,突然地,突然地说话了,然后得到了……一个回答,没有比这更准确的词了,一个回答,就像——

赫斯特　他在喝什么?

斯普纳　什么?

赫斯特　他在喝什么?

斯普纳　佩诺茴香酒。

【停顿。

此时此刻，我凭直觉感到，他拥有一种从容不迫的气质，是我从来没有遇见过的。

赫斯特　他说了什么？

【斯普纳盯着他。

斯普纳　你想我能记得他说过的话吗？

赫斯特　不能。

【停顿。

斯普纳　他说的是……这么多年以前……无关紧要。这不是他的原话，但也许是他坐着的样子让我一辈子都记得，而且我确信，它成就了现在的我。

【停顿。

今天晚上我在同一个酒吧里遇见你，虽然不是同一张桌子。

【停顿。

现在我对你感到好奇，就像我曾经对他感到好奇一样。但是我不知道，明天我还会不会对你感到好奇，就像我现在仍然对他感到好奇一样？

赫斯特　这不好说。

斯普纳　这没法说。

【停顿。

我想问你另外一个问题。你知道我是从什么地方得到力量的吗？

赫斯特　力量？不知道。

斯普纳　我从来没有被人爱过。我就是从这一点上得到力量的。

你呢？有过吗？被人爱过吗？

赫斯特　哦，我想没有。

斯普纳　有一次我注视着我妈妈的脸。我所看见的没有别的，只有纯粹的仇恨。我很幸运，我摆脱了那种生活。你一定想知道，我做过什么事儿，让我妈妈这么恨我。

赫斯特　你喝得烂醉如泥。

斯普纳　非常正确。你认为那个时候我多大？

赫斯特　二十八岁。

斯普纳　非常正确。然而，随后不久我就离开了家。

【停顿。

我妈妈，我要说，在许多方面还是一个相当有魅力的女人。她的小圆面包是最好的。

【赫斯特看着他。

她的葡萄干面包。是最好的。

赫斯特　请问你能再给我倒一杯威士忌吗？

斯普纳　当然可以。

【斯普纳拿起杯子，倒威士忌，递给赫斯特。

斯普纳　也许现在我该做个自我介绍了。我叫斯普纳。

赫斯特　啊。

斯普纳　我是一个艺术之友，特别喜欢诗歌艺术，是年轻人的向导。我家总是敞开大门。年轻的诗人们前来找我。他们把自己写

的诗句读给我听。我做出评论，还请他们喝咖啡，免费的。我也接待女人，她们之中有一些也是诗人。有些则不是。有些男人也不是。大多数男人都不是。不过，在夏日的夜晚，窗户向花园敞开着，我妻子把柠檬汁倒进长长的玻璃杯里，加上冰块，年轻人的声音不时响起，像一首无伴奏的民歌，年轻人的身体躺在朦胧的光影下，我的妻子身穿长袍，在阴影中穿行，还有什么可烦恼的呢？我的意思是说，还有谁会质疑我们呢？这在本质上是一种对艺术进行赞助与保护，以及通过艺术达到美德的行为，对此还会有什么争议呢？

赫斯特　通过艺术达到美德。（举杯。）祝你健康长寿。

【斯普纳第一次坐下。

斯普纳　当我们有了自己的小屋……当我们有了自己的小屋……我们请我们的客人喝茶，在草坪上。

赫斯特　我也这么做过。

斯普纳　在草坪上？

赫斯特　我也这么做过。

斯普纳　你也有座小屋？

赫斯特　在草坪上喝茶。

斯普纳　他们怎么样呢？小屋里发生了什么？草坪上发生了什么？

【停顿。

坦白说吧。告诉我吧。你已经透露了一些事情。你已经明确地谈到了你的过去。不要半途而废。让我们分享某些事情。对于田园生活的回忆。我们都是英国人。

【停顿。

赫斯特　在乡村教堂里，横梁上挂着花环，这是向教区的年轻女子表示敬意，一般是逝去的处女。

【停顿。

但是，花环并不仅仅是给处女的，也是给所有死去的未婚者的，一个佩戴白花的纯洁无瑕的生命。

【停顿。

斯普纳　你是说，不仅是教区里的年轻女子，而且教区里的年轻男子也能获得这种荣誉？

赫斯特　对。

斯普纳　教区里那些死的时候还是童男的老头子们也可以得到花环吗？

赫斯特　当然。

斯普纳　我真的着迷了。再告诉我一些吧。再告诉我一些你过去的生活中奇特有趣的反常的事情。再告诉我一些，尽可能准确和生动地，讲讲你成长环境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再告诉我一些吧。

【停顿。

赫斯特　没有了。

斯普纳　那么给我讲讲你的妻子。

赫斯特　妻子的什么？

斯普纳　她有多么美丽，多么温柔，多么忠诚。告诉我她的空中击球是什么速度，她的成功击球又是什么速率，她是否可以用手

指来旋转球，她是否可以打出擦地球，或者打出右侧击地反弹球。换句话说，她会打变向曲线球吗？

【静场。

你不会说的。那么我来告诉你……我的妻子……什么都有。眼睛、嘴巴、头发、牙齿、臀部、胸部，一切的一切。还有双腿。

赫斯特　那双腿把她带走了。

斯普纳　把谁带走了？我妻子还是你妻子？

【停顿。

现在她在这儿吗，你妻子？也许，蜷缩在某个锁着的房间里？

【停顿。

她是否到过这儿？还是还在那儿，你的小屋子里？我有责任告诉你，你没法让人相信你。我是个诚实聪明的人。你给予我的，少于我应该得到的。同样，你对这位夫人公正吗？我开始怀疑，真正精确的、因此本质上是诗学的定义，对你来说究竟有没有意义。我开始怀疑，事实上你是否真的记得她，你是否真的爱过她，真正抚爱过她，真正照料过她，真正尽到了做她丈夫的义务，是假装追求她呢还是真正爱慕她。我郑重地提出这些假设，发现它们只不过是一些陈词滥调。

【静场。

她的眼睛呢，比如说，是褐色的吗？

【赫斯特小心地站起来。他有些摇晃地走到酒柜前，倒威士忌，喝。

赫斯特　褐色的屎。

斯普纳　老天，老天，我是不是感到了某种酒后的伤感？

【停顿。

褐色的屎。我问自己:我是否看见过褐色的屎呢?也许是褐色的眼睛吧,应该是?

【赫斯特无力地将自己手中的杯子掷向他。杯子掉在地毯上,跳动。

我是不是感到了某种敌意?我是不是感到了——怀着敬意——一杯又一杯的麦芽酒喝得太多而造成的某种伤害呢?什么伤害呢?

【静场。

赫斯特 今晚……我的朋友……你发现我是在跑最后一圈……我早就忘记还要继续跑。

【静场。

斯普纳 一个比喻。情况看来正在好转。

【停顿。

尽管我们刚刚认识,我还想说,你缺乏男子汉的基本素质,那就是要说话算话,拿起一个酒壶,就知道它是一个酒壶,知道它是一个酒壶,就说它是一个酒壶,然后你就坚信这个酒壶,就像这个酒壶是从你的屁眼里生出来的。在我看来,你缺乏这种能力。

【停顿。

原谅我的坦率。这不是办法,而是疯狂。我希望,如果我拿出我的念珠和跪垫,向我所认为的你的无能表示敬意的话,你不会反对吧?

【他站起来。

我向你敬礼。立正。敬礼和立正，愿意为你效劳。听我说。我是一个重要的见证人。而且可以成为一个朋友。

【赫斯特抓住酒柜，僵立不动。

你需要一个朋友，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老弟，在旅途中，现在，你孤身一人，艰难行进。还是让我来做你的船夫吧。因为如果当我们谈起一条河，那么我们说的是一个潮湿阴冷的深渊。换句话说，永远不要拒绝一只援助的手，特别是如此罕见的手。我的帮助不仅是罕见的，而且这个行为本身，这个帮助本身——是史无前例的。我将自己奉献给你，作为你的朋友。在你做出决定前，请认真考虑一下。

【赫斯特企图移动，停住，抓住酒柜。

斯普纳　记住。你已经失去了你那位褐色眼睛的妻子，你已经失去了她，无论你做什么，她都不会再回到你身边，踢利踏拉踢利踏拉踢利踏拉达一踏拉达一踏洛。

赫斯特　不会。

【停顿。

无人之境……没有动静……没有变化……没有长大变老……只有……永远的……冰冷的……寂静。

【赫斯特松开抓住酒柜的手，跌跌撞撞地走过房间，抓住一把椅子。

【他停住，走动，跌倒。

【他停住，站起，走动，跌倒。

【斯普纳注视着。

【赫斯特爬到门口，打开门，爬了出去。

【斯普纳保持不动。

斯普纳　我以前就知道这个。从门口出去，肚子贴着地面。

【他巡视房间，到处走动，仔细观察每一件物品，停住，手背在身后，研究整个房间。

【房屋某处传来关门声。

【静场。

【前门打开，接着用力关上。

【斯普纳挺起身来，不动。

【福斯特走进房间。他穿着随便。

【看见斯普纳后，他停下了脚步。他站住，看着斯普纳。

【静场。

福斯特　你在喝什么？天哪，我也渴了。你好吗？我渴坏了。

【他走到酒柜前，打开一瓶啤酒，倒出。

你在喝什么？天很晚了。我累坏了。我就想要这个。（他喝啤酒。）出租车？没门儿。出租车司机都跟我作对。因为我的什么事儿。某种没人知道的原因。也许是我走路的样子。也许是因为我微服出访。哦，好一点儿了。效果神奇。你好吗？你在喝什么？你是谁？我以为我回不来了。路太远了。不仅如此。我还手无寸铁。我在伦敦从来就不带枪。但是我不害怕。只要你在东方干过，你就什么都能对付。我就在东方干过。但是我还是喜欢这座房子，像一座漂亮的灯塔。你见到主人了吗？他是我的父亲。今晚我们不用干活儿，你看。他打算待在家里，听听歌曲。我希望他过上一个平静愉快的夜晚。对了，

你是谁？你在喝什么？

斯普纳　我是他的朋友。

福斯特　你不太像。

【布里格斯走进房间，停住。他穿着随便，举止一本正经。

布里格斯　这是谁？

福斯特　他的名字叫做朋友。这是布里格斯先生。朋友先生——布里格斯先生。我是福斯特先生。正宗英国佬。约翰·福斯特。杰克。杰克·福斯特。古老的英国名字。福斯特。约翰·福斯特。杰克·福斯特。福斯特。这个人的名字叫布里格斯。

布里格斯　我以前见过这位朋友先生。

福斯特　以前见过他？

布里格斯　我认识他。

福斯特　真的吗？

布里格斯　我以前见过你。

斯普纳　可能的，可能的。

布里格斯　是的。你在白垩农场的一家酒吧里，收拾桌子上的啤酒杯。

斯普纳　那个老板是我的一个朋友。但他缺少人手，我去帮忙。

布里格斯　谁说那个老板是你的朋友？

福斯特　他说的。

布里格斯　我说的是白垩农场的牛头酒吧。

斯普纳　对，对。我说的也是。

布里格斯　我说的也是。

福斯特　我知道牛头酒吧。那个老板是我的一个朋友。

布里格斯　他在那儿收拾酒杯。

福斯特　一家上等的酒吧。我认识那个老板好多年了。

布里格斯　他说他是那个老板的一个朋友。

福斯特　他还说他也是我们朋友的一个朋友。

布里格斯　哪个朋友?

福斯特　我们的主人。

布里格斯　那他就是所有人的该死的朋友。

福斯特　他是所有人的该死的朋友。算在一起,你有多少个朋友,朋友先生?

布里格斯　也许他数也数不清。

福斯特　那么,还有我呢,现在。我是你的一个新朋友。我是你最新的新朋友。不是他。不是布里格斯。他不是任何人的什么朋友。大家都有点怕布里格斯。他们对他都有些敬畏。但是他们第一眼见到我就喜欢上我了。

布里格斯　有时他们第一眼见到你就爱上你了。

福斯特　有时他们的确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当我旅行的时候,我总是得到最好的,没人给我差的东西。人们总是立刻喜欢上我,尤其是女人,尤其是在暹罗[①]或巴厘岛。他知道我没有说谎。告诉他那些暹罗姑娘的事。

---

① 泰国旧称。——译注

布里格斯　她们对他一见钟情。

福斯特　（对斯普纳。）不过你不是暹罗人，对吧？

布里格斯　他和暹罗人差得太远了。

福斯特　去过那儿吗？

斯普纳　我去过阿姆斯特丹。

【福斯特和布里格斯看着他。

斯普纳　我是说，那是我最近去过的……一个地方。我很熟悉欧洲。对了，我叫斯普纳。是的，那是一个下午，在阿姆斯特丹……我坐在一条运河旁的一家咖啡馆外边。天气绝佳。在另外一张桌子旁边，在阴影里，有一个男人低声吹着口哨，他一动不动地坐着，几乎是僵硬的。在运河边上有一个钓鱼的人。他钓到了一条鱼。他把鱼高高提起来。侍者欢呼，鼓掌，那两个人，侍者和钓鱼的人，笑着。一个小女孩，经过那里，也笑起来。一对恋人，经过那里，接吻。鱼被高高提起，在鱼竿上。鱼和鱼竿在阳光下摆动着，闪着光。钓鱼的人的脸红扑扑的，满是喜悦。我决定要画一幅画——关于那条运河，那个侍者，那个孩子，那个钓鱼的人，那对恋人，还有在背景中，在阴影里，有个男人坐在桌子旁边，我想把它叫做“吹口哨的人”。《吹口哨的人》。如果你们见了这幅画，还有这个标题，那么这个标题会让你们感到迷惑不解吗？

【停顿。

福斯特　（对布里格斯。）你想回答这个问题吗？

布里格斯　不。来吧。你来回答。

福斯特　好吧，就我来说，我想这个标题会让我感到迷惑不解。但是我也许会欣赏这幅画。我甚至可能会喜欢它。

【停顿。

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我可能会喜欢这幅画。一件优秀的艺术作品总是会打动我。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要知道，我并不笨。

【停顿。

听说你是一个画家，我很感兴趣。我猜你在业余时间画画？

斯普纳　差不多。

福斯特　你的确画过那幅画吗，《吹口哨的人》？

斯普纳　恐怕还没有。

福斯特　别再等了。你会失去灵感的。

布里格斯　画过一只啤酒杯吗？

斯普纳　你们一定要来看看我的收藏，什么时候都行。

布里格斯　什么收藏，啤酒杯吗？

斯普纳　不，不。画作。

福斯特　你把它放在哪儿？

斯普纳　我乡下的房子里。你们会受到最热烈的欢迎。

福斯特　谁来欢迎？

斯普纳　我妻子。还有我的两个女儿。

福斯特　真的？她们会喜欢我吗？你怎么想？他们会对我一见钟情吗？

斯普纳　（笑。）很有可能。

福斯特　那他呢？

【斯普纳看看布里格斯。

斯普纳　她们是非常殷勤好客的女人。

福斯特　你是一个幸运的男人。你在喝什么？

斯普纳　苏格兰酒。

【福斯特走到酒柜旁，倒苏格兰酒，拿着酒杯站着。

福斯特　你对这个怎么看呢？当我去东方的时候……有一次……一个浑身臭气的老乞丐，屌蛋都露出来了，问我要点零钱。我不认识他。他完全是个陌生人。但是我立刻就看出来，他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他带着一条狗。他们两个加起来大概就只有一只眼睛。所以我扔给他一个零钱。他抓住了这个零钱，有点反感地看了看它，然后就把这个零钱扔了回来。那么，很自然地，我想要抓住它，我伸手去抓，可是这个该死的零钱竟然消失在空气中了。它没有掉到什么地方去。它就这么消失……在空气中……在向我飞过来的路上消失了。然后他骂了几句，走了，带着他的狗。哦，对了，这是你的威士忌。（把酒递给他。）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斯普纳　他是一个骗术大师。

福斯特　你这么想吗？

斯普纳　无论如何，你最好不要把这件事情当真。

福斯特　你不认为这是东方的神秘事物吗？

斯普纳　一个典型的东方魔术。

福斯特　你是说，莫名其妙？

斯普纳　当然。祝你健康。（饮酒。）

【赫斯特进来，穿着一件晨衣。

【布里格斯走到酒柜前，倒酒。

赫斯特　我睡不着。我就睡了一小会儿。我想。也许已经够了。是的。我从一个梦里醒来。我感到很高兴。谁能给我一杯威士忌？

【赫斯特坐下。布里格斯递给他一杯威士忌。

我的上帝，这是给我的吗？你是怎么知道的？你早就知道了。你很敏感。干杯。今天的第一杯。今天是星期几？现在几点了？还是在夜里吗？

布里格斯　是的。

赫斯特　还在同一个夜里吗？我梦见了一个瀑布。不，不，是一个湖。我想就在……最近。你能记得我是什么时候上床的吗？是白天吗？黄昏的时候上床睡觉真好。喝了茶吃了面包以后。你可以听见夜晚来临时分的模糊声响，然后归于沉寂。其他所有地方的人都在换衣服准备吃晚餐。你舒舒服服地躺在被窝里，百叶窗关好了，走在了全世界的前头。

【他将杯子递给布里格斯，后者将酒杯倒满，还给他。

有些事情让我感到沮丧。是什么事情呢？是我的梦，是的。瀑布。不，不，是一个湖。水。淹死在水里。不是我。是其他的什么人。有个伴儿该多好啊。你能想象吗，醒来之后，发现周围没有人，只有家具注视着你？这最不舒服了。我知道那种情况，我经历过那种时期——干杯——最后我就去找人了。就和

你们自己一样。一个聪明的举动。我尝试过一个人笑。很可悲。你们都倒满酒了吗？

【他看到了斯普纳。

那是谁？你们的朋友吗？有谁可以为我介绍介绍吗？

福斯特　他是你的一个朋友。

赫斯特　过去我认识很多名人。我有一个相册放在什么地方。我要把它找出来。那些人脸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非常英俊。带着食品篮子坐在草地上。我留着小胡子。我的好多朋友都留着小胡子。一张张引人注目的脸。引人注目的小胡子。这个场面说明什么呢？我们对于伙伴的一种柔情，也许如此。阳光普照。姑娘们的头发十分可爱，黑色的，有的是红色的。衣服下面是雪白的身体。这些都在我的相册里。我要找到它。你们会对姑娘们的魅力产生深刻印象，还有她们的优雅，她们的随意，无论是坐着、是倒茶，还是躺着。这些都在我的相册里。

【他喝完杯子里的酒，把杯子举起来。

你们有谁愿意帮忙？

【布里格斯拿过酒杯走向酒柜。

谢谢你。如果没有你们两个，我该怎么办呢？我只能永远坐在这儿，等着一位陌生人来给我倒满酒杯。在我等待的时候，我能干什么呢？翻看我的相册吗？制订未来的计划吗？

布里格斯　（递过酒杯。）你可以爬到酒瓶那儿去，往嘴巴里灌酒。

赫斯特　不。我喝酒是很有尊严的。

【他喝酒，看着斯普纳。

这个人是谁？我认识他吗？

福斯特 他说他是你的一个朋友。

赫斯特 我真正的朋友都在我的相册里望着我。我有我自己的世界。我有我的世界。不要以为现在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就会讥笑它，怀疑它，否认它的存在。不会的。我们正在谈的是我的青年时代，它永远不会离我而去。不会的。它存在过。它是确实存在的，其中的人也是确实存在的，尽管……光线改变了它，尽管它对于变化的光线……十分敏感。

当我站着的时候，我的影子投在她身上。她抬起头来看。把酒瓶给我。把酒瓶给我。

【布里格斯把酒瓶递给他。他对着酒瓶喝酒。

它消失了。它存在过吗？它消失了。它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它还残留着。

我就永远坐在这儿。

你们都太好了。我希望你们能告诉我天气怎么样。我希望你们一定要告诉我现在是哪个夜晚，今天夜晚或者明天夜晚或者哪天夜晚，前天夜晚。就直说吧。是前天夜晚吗？

请自便。我讨厌一个人喝酒。太孤独了。

这是什么？树阴。光亮，透过树叶。嬉戏。在树丛里。年轻的情侣们。一道瀑布。这就是我的梦。湖泊。在我的梦中谁被淹死了？

眼花缭乱。我记得有这件事儿。我忘掉是什么了。总之是神

圣的。声音都停止了。一切都凝固了。我的心里有个空白。我没法填补它。一股洪水流过我的全身。我无法阻挡它。它淹没了我。是谁搞的？我透不过气来。是个女人。一个女人，洒了香水。有什么人正在把我弄死。

她抬头看。我惊呆了。我从没见过这么美丽的东西。这些全是毒药。我们不可能指望这样活下去。

我什么也记不得了。我坐在这个房间里。我看见你们大家，你们每一个人。一个社交聚会。安排得很不错。

我睡着了吗？没有水。没有人被淹死。

是的，是的，来吧，来吧，来吧，来说话吧，说吧，说吧，说吧，你们想把我怎样，就怎样吧，你们这些混蛋、鬼魂、妖怪，你们发出噪音，我可以听见你们嗡嗡的声音，我穿着一件挺括的蓝衬衫，在豪华酒店里，我穿着一件挺括的蓝衬衫，在豪华酒店里，我很熟悉他，那个酒吧招待，鲍里斯，鲍里斯，他在那儿好多年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树阴，然后是一道瀑布——

斯普纳　在你的梦里淹死的人是我。

〖赫斯特倒在了地上。他们都跑过去。

〖福斯特转向斯普纳。

福斯特　走开。

〖布里格斯把赫斯特拉起来。赫斯特把他推开。

赫斯特　放开我。

〖他站起来。斯普纳向他走去。

斯普纳　他有孙子。和我一样。和我一样。我们两个都做了长辈

了。我们都是老人。我知道他需要什么。让我扶着他的手臂。请尊重我们老年人。来，我来扶你坐下。

【他抓住赫斯特的手臂，把他领到一把椅子面前。

这些人缺乏怜悯心。

福斯特　上帝啊。

斯普纳　我是你真正的朋友。这就是为什么你的梦……让人这么难受的原因。你看见我在你的梦里面淹死了。但是不要害怕。我并没有淹死。

福斯特　上帝啊。

斯普纳　（对赫斯特。）你想让我为你倒杯咖啡吗？

布里格斯　他以为他是个阿姆斯特丹的侍者。

福斯特　此项服务另外收费。

布里格斯　而他只是牛头酒吧里的一个啤酒杯管理员。以及一个厕所管理员。

福斯特　我们的主人今天晚上一定去了牛头酒吧，他在那儿有过一次不幸的遭遇。（对斯普纳。）嘿，伙计，我想一定是有什么误解。你不是在码头旁边的某个什么厕所里。你是在一个有钱人、一个成功人士的家里。你明白我说的话吗？

【他转向布里格斯。

为什么我会感到恼火呢？告诉我。嗯？

【他转向斯普纳。

听着，新来的家伙。我们保护着这位绅士不受坏人影响，不受坏人欺骗，不受坏人伤害，我们可以一下子就干掉你，我们照顾

这位绅士,我们是出于爱才这样做的。

【他转向布里格斯。

为什么我要和他说话?我是在和一个没有用的家伙浪费我的时间。我一定是要疯了。我平常不怎么讲话。我不必讲话。平常我都保持安静。

【他转向斯普纳。

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是你有什么事儿把我给弄糊涂了。

斯普纳 是我的忍耐。

福斯特 一定就是这个。

布里格斯 我看见过爱尔兰佬让他吃了苦头。

福斯特 我曾经以为,有了爱尔兰人你就有了一切。(对斯普纳。)听着。注意清洁卫生。你明白吗?你刚才把手放在了一个有钱有势的人的身上。这不是你该干的事儿,伙计。我怎么才能说得更清楚一些呢?这是另外一个阶级。这是另外一个活动领域。这是一个丝绸世界。这是一个锦缎世界。这是一个摆满鲜花的世界。这是一个看十八世纪烹调书的世界。这与太妃苹果和炸薯片没什么关系。这里用牛奶洗澡。这是一个富贵之家。这里有条有理。

布里格斯 不是垃圾。

福斯特 不是垃圾。我们只用原装真货。没有蹩脚货,没有冒牌货,我们不会打开任何一瓶陈年的白兰地。小心不要掉进陷阱。(对布里格斯。)我为什么不把他干掉,彻底摆脱这个家伙?

斯普纳 我和你的主人一样年纪。我以前也在乡下野餐过,和他是

在同一时间。

福斯特　听着，我的朋友。椅子上的这个人，他是一个创造者。他是一个艺术家。我们照料他的生活。我们受到他的信任。别想破坏这个快乐的家庭。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别想搅乱一个家庭的生活。

布里格斯　（对福斯特。）如果你对付不了的话，我来。

【他走向斯普纳，用食指招呼他。

布里格斯　过来。

赫斯特　三明治呢？切面包。

布里格斯　已经切好了。

赫斯特　还没切好。快切！

【布里格斯站住不动。

布里格斯　我会去切的。

【他离开了房间。

赫斯特　（对斯普纳。）我知道你是从某个地方来的。

福斯特　我要打扫这所房子。其他人做不了这个。你的财务顾问要来吃早餐。我已经想到了这件事儿。他的口味天天都变。今天他要煮鸡蛋加面包，明天他要橙汁加荷包蛋，后天他要炒蛋加熏鲑鱼，再过一天他要蘑菇咸蛋卷加香槟。现在天马上就要亮了。这是新的一天。你的财务顾问正在想着他的早餐。他想的是鸡蛋。鸡蛋，鸡蛋。哪种鸡蛋呢？把我搞得筋疲力尽。我一夜都没睡。可是这还没完。没完没了。什么事情都在眼前。这就是我的生活。我刚刚醒过来。他们就把我累得

气喘嘘嘘。我赶不上伦敦的节奏。没人知道我想念的是什么。

【布里格斯进来，站住，倾听。

我想念暹罗姑娘。我想念巴厘岛的姑娘。在这儿你碰不到她们。你只能偶然看见她们，在语言学校的台阶上，她们在学英语，她们不打算说着她们自己的语言，来笑一下和拥抱一下。不会在摄政王街。笑一下和拥抱一下。有时我的愿望不过如此。我还可以做其他事情。我还可以过另一种生活。我不必浪费我的时间来照顾一个酒鬼。我可以找到合适的位置，可以很幸福。合适的位置，合法的幸福。

布里格斯 我们没有面包了。我在看着管家呢。神经兮兮的同性恋。他喜欢过懒散的生活。坏透了的皮条客。他喜欢马来半岛，在那儿他们会在一个四条腿的棚子下面给你一杯香甜热酒。而他只不过是一个浪荡懒汉而已。（对斯普纳。）走开。

【斯普纳给他让路。

布里格斯 （对赫斯特。）起来。

【赫斯特慢慢地站起来。布里格斯领着他走向门口。

（对赫斯特。）继续走。别回头。

赫斯特 我认识那个人。

【布里格斯领着赫斯特走出了房间。

【静场。

福斯特 你知道我曾经在沙漠里看见什么吗，在澳大利亚的沙漠里？一个男人走路带着两把伞。两把伞。在澳大利亚内陆。

【停顿。

斯普纳　当时在下雨吗？

福斯特　没有。那是个大晴天。我很想问他去干什么，但是我改变了主意。

斯普纳　为什么呢？

福斯特　嗯，我确信他一定是个疯子什么的。我想他只会把我弄得更糊涂。

【福斯特在房间里走动，在门口停下。

听着。当你在一个有灯亮着的房间里，然后灯突然熄灭了，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吗？我让你看看。就像这样。

【他关了灯。

【暗场。

第二幕

早晨

【斯普纳独自在房间里。窗帘仍然关着,但是透进一缕光线。

【他坐着。

【他站起来,慢慢走向门口,试了试门把手,疲惫地退了回去。

斯普纳 我以前就知道这个。早晨。一扇锁着的门。一所安静的陌生人的房子。

【他坐下,颤抖。

【门锁被打开。布里格斯进来,手里拿着钥匙。他穿着一套西装。他拉开窗帘。阳光照进来。

布里格斯 有人要我问问你是不是饿了。

斯普纳 吃的?我根本就没碰过。

布里格斯 财务顾问没来。你可以吃他的早餐。他打电话定了这次约会,又打电话取消了。

斯普纳 是什么原因呢?

布里格斯 是杰克和他通话的,不是我。

斯普纳 那他告诉你的朋友什么理由呢?

布里格斯 杰克说他发现自己早就陷入了一场财务上的大麻烦,而他之前对此竟然一无所知。

【停顿。

斯普纳 显然他需要一个顾问。

布里格斯 如果你会浪费的话,我就不给你送早餐了。

斯普纳　我讨厌浪费。

【布里格斯走了出去。

我以前就知道这个。门开了。一个陌生人进来了。施舍东西给你。没安好心。

【静场。

【布里格斯端着一只托盘进来。盘子里，银盖子下面是早餐，冰桶里放着一瓶香槟。

【他把托盘放在一张小桌上，拿来一把椅子放在桌前。

布里格斯　炒鸡蛋。要我打开香槟吗？

斯普纳　冰的吗？

布里格斯　冰冻的。

斯普纳　请打开它。

【布里格斯开始打开酒瓶。斯普纳掀开盖子查看，把盖子放到一边，往面包上抹黄油。

斯普纳　谁是厨子？

布里格斯　我们两个轮流，杰克和我。

【布里格斯倒香槟。递过杯子。斯普纳饮酒。

【停顿。

斯普纳　谢谢你。

【斯普纳开始吃。布里格斯拿了一把椅子放在桌前，坐下，看着。

布里格斯　我们是老朋友了，杰克和我。我们是在一个街角遇见的。我得告诉你，他会否认这个说法的。他的说法与此不同。当时我正站在一个街角。一辆小汽车过来了。就是他。他问

我去博尔索弗街怎么走。我告诉他博尔索弗街位于一条复杂的单行道的中间。这是一条很容易进去的单行道。但问题是，一旦你进去了，就出不来。我跟他说，如果他要去博尔索弗街的话，最好是先左拐，再右拐，再右拐，再左拐，找一家五金店，在广场那儿右拐，进到里面的巷子，再到右面第二个马车房停下来。他会发现一座非常高的办公大楼，带有一个月牙形的院子。他可以利用这座办公大楼。他可以绕过这个新月牙形的院子，走到别的路上，按照箭头所指，经过两个红绿灯，之后按照第一个绿灯的指示，在下一个路口左转。在此期间他一直可以看见邮政局塔楼。他所要做的就是倒进那个地下停车场，换挡，一直往前开，这时他会发现，自己已经安然到达博尔索弗街了。我警告他说，就算找到了博尔索弗街，他还是会遇上麻烦，会在那儿迷路的。我跟他说，我认识一两个人，他们老是在那一带转悠。他们把青春年华都虚度在那儿了。那些住在那儿的人，他们脸色铁青，处在绝望之中，但是没人关注他们，你看。他们所关心的一切就是他们的非法收入。我曾经就这件事给《泰晤士报》写了一篇稿子。我的标题是《生活终究是死路一条》。没有出路。总之，我告诉他，也许他最好是干脆打消要去博尔索弗街这个念头。我记得我对他说：忘了你所要做的这趟旅行吧，这是命中注定的。但是他说他得去投递一个包裹。不管怎么说，我是不辞辛苦地陪他去了，因为他有一张英俊开朗的脸。他看起来像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通常情况下我才不管呢。我要告诉你，他会否认这个说法的。他的说法与此不

同。

【斯普纳把盖子放在自己的碟子上。

【布里格斯把香槟倒进斯普纳的杯子里。

你上一次在早餐时喝香槟是在什么时候?

斯普纳 哦,老实说,我是一个香槟鉴赏家。

布里格斯 哦,是吗?

斯普纳 我懂得我喝的酒。(他饮酒。)是在第戎。三十年代。我曾多次去第戎旅行,是去品酒,带着我的法语翻译。甚至在他死后,我还继续去第戎,直到我再也去不了了。

【停顿。

雨果。一个好伙伴。

【停顿。

你当然想知道他翻译什么。答案是我的诗。我是一个诗人。

【停顿。

布里格斯 我以为诗人都很年轻。

斯普纳 我还年轻。(他伸手拿酒瓶。)我可以为你倒一杯酒吗?

布里格斯 不用了,谢谢。

【斯普纳查看酒瓶。

斯普纳 眼光不错。

布里格斯 不是我。

斯普纳 (倒酒。)翻译诗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任务。只有罗马尼亚人是这项技能的卓越典范。

布里格斯 早晨就喝这么多是不是有点太早了?

【斯普纳喝酒。

喝完这瓶。医生的吩咐。

斯普纳　对了，我可以问问为什么要把我锁在这个房间里吗？

布里格斯　医生的吩咐。

【停顿。

你想要咖啡的时候请告诉我。

【停顿。

当个诗人，还有许多崇拜者，这一定是一件奇妙的事情。还有翻译。还很年轻。我什么也没有。

斯普纳　是的。你提醒我了。我该走了。十二点钟我还有一个会。

非常感谢你的早餐。

布里格斯　什么会议？

斯普纳　一个理事会。我在一个最近创立的诗歌杂志的理事会里。

我们要在十二点钟召开我们的第一次会议。不能迟到。

布里格斯　会议在哪儿开？

斯普纳　在白垩农场的牛头酒吧。店主很好，让我们使用一楼的一个私密房间。会议是私密的，这很重要，你明白，因为我们要讨论政策。

布里格斯　在白垩农场的牛头酒吧？

斯普纳　是的。店主是我的一个朋友。这是他愿意借给我们一个私密房间的原因。当然，我的确告诉过他兰斯尔爵士也将参加会议。他立刻意识到，这个日子需要一定程度的私密性。

布里格斯　兰斯尔爵士？

斯普纳　我们的赞助人。

布里格斯　他不会是孟加拉枪骑兵团[①]的成员吧，是吗？

斯普纳　不，不是。他是诺曼底血统。

布里格斯　一个文化人？

斯普纳　货真价实。

布里格斯　某些这样的贵族讨厌艺术。

斯普纳　兰斯尔爵士是一位有身份的人。他热爱艺术。他在公开场合宣称他热爱艺术。他从不食言。可是我必须走了。兰斯尔爵士不会同意诗人就可以随随便便地对待时间的观点的。

布里格斯　杰克想要一个赞助人。

斯普纳　杰克？

布里格斯　他是一个诗人。

斯普纳　诗人？真的吗？那么，如果他愿意寄给我一些他的代表作，四开本隔行打，把稿件放在一个单独的文件夹里，用单独的邮件寄来，以免遗失或者被盗，贴上邮票，写上地址，把信封封好，我会阅读它们的。

布里格斯　你真是太好了。

斯普纳　别客气。你可以告诉他，他可以得到一个严谨的，以及，也许可以说是，非常敏锐的评判。

布里格斯　我会告诉他的。他真的很需要一个赞助人。我们老板可以当他的赞助人，可是他不感兴趣。也许是因为他自己就是

---

① 上文提到的兰斯尔(Lancer)原文意为枪骑兵，故布里格斯有此疑问。——译注

一个诗人。可能这里有点儿嫉妒的成分在里面，我不清楚。这并不是说老板不是一个好人。他是好人。他是一个非常有修养的人。但他毕竟也是人。

【停顿。

斯普纳　你们老板……他自己也是一个诗人？

布里格斯　别说傻话了。他还不仅是个诗人呢，不是吗？他还是一个散文家和批评家。他是一个文人。

斯普纳　我就觉得他的脸很熟悉。

【电话铃声响起。布里格斯走过去，拿起电话来听。

布里格斯　是的，先生。

【布里格斯拿起托盘，走了出去。

【斯普纳坐着没动。

斯普纳　我以前就知道这个。听不见的声音。一个人听着。来自上层的命令。

【他倒香槟。

【赫斯特进来，穿着一身西装，布里格斯跟在身后。

赫斯特　查尔斯。你能来真是太好了。

【他和斯普纳握手。

他们好好招待你了吗？登森，给我们倒点儿咖啡。

【布里格斯离开了房间。

你看起来很好。一点儿也没有变。是壁球的功劳吧，我想。尽力而为吧。在牛津你是一个好手，我记得。还在打吗？聪明人。明白人。老天，多少年了。我们上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我猜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吃饭是在三八年，在俱乐部。你记得对不对？克罗克斯利也在那儿，对，怀亚特，我都记起来了，伯斯顿—史密斯。多少人哪。多么美丽的夜晚。当然，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不，不！我是个傻子。我是个白痴。我们的上一次相遇——我还记得非常清楚。三九年在洛兹板球俱乐部的更衣室里，对阵西印度群岛，赫顿和康普顿打得真好，康斯坦丁投球，场面历历在目。我说得对吗？我们一起喝了一瓶特别好的波特酒。你现在看起来和你过去一样健康。你仗打得不错吧？

【布里格斯端着咖啡进来，把咖啡放在桌上。

哦，谢谢你，登森。就放在那儿，好吗？这就行了。

【布里格斯离开了房间。

艾米莉怎么样？多好的一个女人啊。（倒咖啡。）不加糖吗？给你。多好的一个女人啊。得告诉你，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爱上了她。得向你坦白。带她去喝过茶，在多尔切斯特。向她表白我的爱慕之情。我决定迎难而上。我建议她抛弃你。我承认你是一个很好的家伙，但是向她指出，我并不要她属于你的那份东西，只要她给自己保留的那份东西，就是所有女人都会为了未雨绸缪而为自己保留的那份东西。劝她回头真比登山还难。她说她仰慕你，说她如果不忠实于你，她的生活将没有意义。我不断地给她买奶油圆饼、威尔特奶酪、烤面包和草莓。她最终屈服了。我猜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对吧？哦，我们都是过来人了，不会在意这件事情，你同意吗？

【他坐着，端着咖啡。

我租了一间小屋,用来度假。她一个星期开车来一两次。我成为了她购物旅程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时你俩也住在那个农场。没错。那是她父亲的农场。她会在喝茶或者喝咖啡的时间到我这儿来,美好的时光。那个夏天她是我的,而你却以为她只属于你一个人。

【他呷了几口咖啡。

她喜爱那个小屋。她喜爱那些花朵。像我一样。水仙、番红花、大齿赤莲、倒挂金钟、长寿花、石竹花,还有马鞭草。

【停顿。

她那双纤纤小手。

【停顿。

我永远不会忘记她在长寿花中间的样子。

【停顿。

你还记得吗,在三七年,你曾经带她到法国去?我就坐在同一条船上。躲在我的船舱里。当你去锻炼的时候,她就上我这儿来。就我个人经验而言,她的香气无与伦比。啊——

【停顿。

你总是专注于你的身体……状态……对吧?不能怪你。身强力壮。天生的运动员。奖牌,纪念册,你的名字用金字写在上面。一旦一个人开始冲刺,他就得永远不断地进行冲刺。他的辉煌时刻永远不能暗淡下去。你还在跑步吗?为什么在我们离开牛津之后,我们之间见面这么少?我的意思是说,你另有谋生之路,对吧?你是一个文人。和我一样。是啊,是啊,我知

道我们偶尔都会去野餐，和塔比·威尔斯，还有一大群人一起，偶尔我们也会在俱乐部里一起喝威士忌加苏打水，但是我们从来就不亲密，对吧？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当然，我的成名要早得多。

【停顿。

你仗打得不错，是吗？

斯普纳　是的，相当不错。

赫斯特　多么荣耀。王家空军？

斯普纳　海军。

赫斯特　多么荣耀。驱逐舰？

斯普纳　鱼雷艇。

赫斯特　速度一流。干掉过德国人吗？

斯普纳　一两个吧。

赫斯特　干得好。

斯普纳　你呢？

赫斯特　我在军事情报处。

斯普纳　哦。

【停顿。

赫斯特　战后你就开始文学生涯了，对吧？

斯普纳　哦，是的。

赫斯特　我也是。

斯普纳　我相信你干得相当不错。

赫斯特　哦，相当不错，没错。现在已经过了巅峰时期。

斯普纳　你见过斯特拉吗？

【停顿。

赫斯特　斯特拉？

斯普纳　你不可能把她忘了。

赫斯特　哪个斯特拉？

斯普纳　斯特拉·温斯坦利。

赫斯特　温斯坦利？

斯普纳　邦特·温斯坦利的姐姐。

赫斯特　哦，邦特。没有，我从来没见过她。

斯普纳　你以前可是对她很感兴趣的。

赫斯特　我吗，老伙计？你怎么知道的？

斯普纳　我很喜欢邦特。他对你非常恼火。想给你的鼻子来上一拳。

赫斯特　为什么？

斯普纳　因为你引诱了他的姐姐。

赫斯特　这关他什么事？

斯普纳　他是她的兄弟。

赫斯特　这就是我的问题。

【停顿。

你究竟想要说什么？

斯普纳　邦特把鲁珀特介绍给了斯特拉。他非常喜欢鲁珀特。他把新娘交给了他。他和鲁珀特是非常好的老朋友。他威胁说要用鞭子抽你。

赫斯特　谁说的?

斯普纳　邦特。

赫斯特　他根本就没有胆子自己来对我说这个话。

斯普纳　斯特拉求他不要这么干。她哀求他住手。她哀求他不要告诉鲁珀特。

赫斯特　我明白了。可是谁告诉邦特的?

斯普纳　我告诉邦特的。我非常喜欢邦特。我也非常喜欢斯特拉。【停顿。

赫斯特　你似乎是这一家人的好朋友。

斯普纳　我主要是跟阿拉贝拉关系好。我们经常在一起骑马。

赫斯特　阿拉贝拉·辛司各特?

斯普纳　是的。

赫斯特　我在牛津的时候就认识她。

斯普纳　我也是。

赫斯特　我非常喜欢阿拉贝拉。

斯普纳　阿拉贝拉非常喜欢我。邦特一直都不知道她喜欢我到了什么程度,以及她喜欢我的方式。

赫斯特　看在上帝的分上,你究竟是什么意思?

斯普纳　邦特信任我。我是他们婚礼上的伴郎。他也信任阿拉贝拉。

赫斯特　我应该警告你,我也一直非常喜欢阿拉贝拉。她父亲是我的导师。我经常在他们家里过夜。

斯普纳　我跟她的父亲很熟。他对我很感兴趣。

赫斯特　阿拉贝拉是个非常文静细致的姑娘。

斯普纳　我同意你的话。

【停顿。

赫斯特　你是想说你和阿拉贝拉有什么风流韵事吗？

斯普纳　某种风流韵事。她不希望走到最后一步。能够达到她的个人特殊要求她就满意了。就是让男伴神魂颠倒罢了。

【赫斯特站了起来。

赫斯特　我开始感觉到，你是一个流氓。你怎么敢用这种方式来议论阿拉贝拉·辛司各特？我要把你从俱乐部里赶出去！

斯普纳　哦，我亲爱的先生，我是否应该提醒你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在一个漫长而肮脏的夏天里，你引诱了斯特拉·温斯坦利和我的妻子艾米莉·斯普纳，当时这件事情在伦敦周围各县里闹得满城风雨？我是否还应该进一步提醒你，穆里尔·布莱克伍德和多琳·巴斯比被你的那种疯狂而有害的性至上主义弄得再也无法正常生活下去？我是否还应该更进一步提醒你，你和杰弗里·拉姆斯登在牛津的友情和堕落已经成为巴里奥尔学院和基督堂大教堂议论的话题？

赫斯特　这是诽谤！你怎么敢这样说？我要用鞭子抽你！

斯普纳　是你，先生，先做下了丑事。说到女性，我妻子是最好的代表。就是你，对那个在上帝面前与我结合在一起的女人，做出了违反自然的卑鄙丑恶的事情。

赫斯特　是我吗，先生？违反自然？卑鄙丑恶？

斯普纳　卑鄙丑恶。她把一切都告诉我了。

赫斯特　你听了农夫的妻子的胡说八道?

斯普纳　是的,因为我就是那个农夫。

赫斯特　你不是农夫,先生。你是一个卑鄙的人。

斯普纳　我在西厄普菲尔德的避暑别墅里写我的《向韦塞克斯致敬》。

赫斯特　我尚未有幸拜读过它。

斯普纳　它是用三行隔句韵诗体写成的,这种手法,请原谅我这么说,你始终无法掌握。

赫斯特　太过分了! 你是什么人? 你待在我家里干什么?

【他走到门口,喊。

登森! 来一瓶威士忌加苏打!

【他在房间里走动。

你显然是个乡巴佬。我所认识的查尔斯·韦瑟比是位绅士。我看见了一个人的堕落。我为你感到遗憾。你曾经有过的道德感到哪儿去了? 干杯。

【布里格斯进来,倒威士忌加苏打,递给赫斯特。赫斯特看着酒杯。

干杯。干杯。(他喝酒。)我不明白……我不明白……我看见了自己……不断地……一个敏感而又有修养的人怎么会这样轻易地,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个恶棍,一个扒手,一个土匪。在我的一生中,没有人会改变。只有一个人改变了。只有宗教可以改变他,而这至少是一种值得骄傲的痛苦。

【他喝酒,坐到自己的椅子上。

在这里我们不是坏蛋。我想平静一点儿。我想对你好一点儿。

我要让你看看我的图书室。我甚至想让你看看我的书房。我甚至想让你看看我的笔，还有我的吸墨器。我甚至想让你看看我的脚凳。

〖他举起他的杯子。

再来一杯。

〖布里格斯拿过杯子，倒满，再还给他。

我甚至还想让你看看我的相册。你也许还能在里面看见一张脸，它能让你想起你自己，一个曾经的你。你还能看见其他的脸，在阴影里的，被别人挡住的，正在转头的，只有下巴的，只有后脑勺的，只有眼睛的，帽子底下一团漆黑的，它们能让你想起其他人，那些你曾经认识的人，那些你以为早就死了的人，但是在这些脸上，你仍然可以得到惊鸿一瞥，如果你愿意面对这些幽灵的话。向这些幽灵表示你的爱吧。他们拥有喜怒哀乐等一切情感……永远被锁定了。向他们致敬吧。这肯定不会把他们解放出来，但是谁知道呢……这也许会给予他们……某种程度的释放……谁知道他们会怎样复活……带着锁链，在他们的玻璃罐里。你认为当他们被固定住，被囚禁住的时候，让他们复活……是残忍的？不……不是的。他们深深地，深深地希望能够回应你的触摸，你的观看，当你微笑的时候，他们的幸福……是无可比拟的。所以我要跟你说，抚慰这些死者吧，就像你会抚慰你自己那样，就在现在，用你可以称之为你的生命的东西。

〖他喝酒。

布里格斯　他们被遗忘了，伙计，被遗忘了。是被遗忘的死人。

【静场。

赫斯特　胡说。

【停顿。

把酒瓶递过来。

布里格斯　不。

赫斯特　什么？

布里格斯　我说不。

赫斯特　别胡闹了。别捣蛋。把酒瓶给我。

【停顿。

布里格斯　我不给。

赫斯特　不给就会被解雇。

布里格斯　你不能解雇我。

赫斯特　为什么不能？

布里格斯　因为我不会走。

赫斯特　如果我叫你走，你就得走。把酒瓶给我。

【静场。

【赫斯特转向斯普纳。

赫斯特　把酒瓶递给我。

【斯普纳走向酒柜。布里格斯不动。

【斯普纳拿起威士忌酒瓶，走向赫斯特。

【赫斯特倒酒，把酒瓶放在旁边。

布里格斯　我自己也要喝一杯。

【布里格斯拿起一只酒杯,走过来倒了一杯酒,饮酒。

赫斯特 太荒谬了。好吧,没有关系。他就是一个无赖。下雨了吗?天老是下雨,八月份,在英格兰。你观察过英格兰乡村的水沟吗?在树枝下,在树叶下,你可以找到网球,弄脏了的。姑娘们扔网球来训狗,或者是孩子们,相互抛球,结果球滚到了沟里。它们掉在那儿,被遗弃了,日久天长。

【福斯特进入房间。

福斯特 你该去做早上的散步了。

【停顿。

我说你该去做早上的散步了。

赫斯特 早上的散步?不,不去,恐怕今天早上没有时间。

福斯特 你该去希斯公园散步了。

赫斯特 我不能去。我太忙了。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呢。

福斯特 你喝的是什么?

斯普纳 大量带来痛苦的麦芽酒。

赫斯特 (对斯普纳。)我的上帝,你还没喝上一杯。你的杯子呢?

斯普纳 谢谢你。和我的酒掺在一起喝不好。

赫斯特 掺在一起?

斯普纳 我在喝香槟酒。

赫斯特 当然,你在喝香槟酒,当然。阿尔伯特,再来一瓶。

布里格斯 好的,先生。

【布里格斯走了出去。

赫斯特 我不能去。我有太多事情要做。我有一篇文章要写。——

篇评论。我们要检查文档，找出我要评论的东西。此时此刻我有点儿想不起来了。

斯普纳　我可以帮你来做。

赫斯特　哦？

斯普纳　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我有一个侦探般灵敏的鼻子。我可以在文档里找到任何东西。其次，我自己已经写过大量评论文章。说真的，你有秘书吗？

福斯特　我是他的秘书。

斯普纳　对于你的能力来说，秘书的职位不怎么公平。一位年轻的诗人应该到处去旅行。旅行，体验痛苦。也许应该参加海军，看看大海。航行，探索世界。

福斯特　我当过水手。我去航海过，又回来了。现在我在需要我的地方。

【布里格斯拿着香槟酒进来，站在门口，倾听。

福斯特　（对赫斯特。）你提到一本相册。我可以和你一起仔细检查。我可以把名字和人对上。来个尸体发掘。是的，我有信心，我在这些领域可以大有帮助。

福斯特　这些人是没有名字的，朋友。

【布里格斯进入房间，放下盛香槟酒的木桶。

布里格斯　他们将一直没有名字。

赫斯特　在我心里有些地方……活着的人……没有……也不能够……闯入。

【布里格斯打开香槟酒瓶，为斯普纳倒酒。

布里格斯　给你。祝你身体健康。(对赫斯特。)给你来点儿吗，先生？

赫斯特　不，不用了。我还是喝……原来的。

布里格斯　如果可以的话，我来和朋友先生喝上一杯好吗，先生？

赫斯特　当然。

布里格斯　(对福斯特。)你的杯子在哪儿？

福斯特　不用了，谢谢。

赫斯特　哦，来吧，大方一点。大方一点。要融入你所处的社会。和它建立紧密联系。密不可分。

【布里格斯为福斯特倒了一杯酒。

福斯特　现在都还不到午餐时间呢。

布里格斯　喝香槟酒的最佳时间是在午餐之前，你这个笨蛋。

福斯特　别叫我笨蛋。

赫斯特　我们三个，永远不要忘记，是最好的朋友。

布里格斯　所以我才叫他笨蛋。

福斯特　(对布里格斯。)别说了。

【赫斯特举杯。

赫斯特　祝大家好运气。

【众人一起说“干杯”。他们喝酒。

【赫斯特看着窗外。

赫斯特　外边的……光线……一片朦胧……几乎没有一丝阳光。天黑下来了，很快。真难受。我们拉上窗帘吧。把灯打开。

【布里格斯拉上窗帘，打开灯。

赫斯特　啊。这下好多了。

【停顿。

多么愉快啊。

【停顿。

今天我要做出一个决定。有些事情……今天我要解决。

斯普纳　我会帮助你的。

福斯特　当他们来找我的时候我在巴厘岛。我不必走，我不必回到这儿来。但是我觉得，我……被召唤着……我没有选择。我不必离开那座美丽的岛屿。但是我受到了迷惑。我只是个孩子。但是我什么都不是，无名小卒。一个著名作家要我。他要我当他的秘书，他的司机，他的管家，他的记录员。他是怎么知道我的？是谁告诉他的？

斯普纳　他做出一个有想象力的飞跃。没什么人能够做到。没什么人做过。他做到了。这就是上帝喜欢他的原因。

布里格斯　你是我介绍来的。我一直喜欢年轻人，因为你可以使唤他。但是他必须诚实开朗。如果他不诚实开朗，你就不能使唤他。我介绍了你。你能开朗地面对整个世界。

福斯特　我觉得这份工作很有意义。我可以和一位非常特别的知识分子接触。我发现这位知识分子善于培养人。我就受到了他的培养。我变得丰富了。因此这位知识分子值得为之服务。我发现他的要求合乎常理。不仅如此。这些要求还是合法的。我不用干任何坏事。这是很轻松的。我很容易地就服从了。在工作中我有一种尊严感，一种荣誉感。这种感觉从未离开过

我。一种献身事业之感。

【他转向布里格斯。

他是我的同事。他是我的推荐人。我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他是我的指路人。是我遇见过的最无私的人。他会讲给你听。让他说吧。

布里格斯 跟谁说?

福斯特 什么?

布里格斯 说?跟谁说?

【福斯特看着斯普纳。

福斯特 跟……他说。

布里格斯 跟他说?跟一个狗屁服务员?跟一个厕所管理员?跟一个卫生巾贩子?你他妈的在说什么呀?瞧瞧他。他是一个尿桶,一个屎盆。你跟他说干什么呀?

赫斯特 是的,是的,但他是个好心肠的人。我在牛津时就认识他了。

【静场。

斯普纳 (对赫斯特。)让我和您一起生活,给您当秘书吧。

赫斯特 这儿有只大苍蝇吗?我听见嗡嗡声。

斯普纳 没有。

赫斯特 你说没有。

斯普纳 是的。

【停顿。

我请求您……考虑让我担任这个职位。如果我穿着一套像您

穿的那种西服，您就会以不同的眼光来看我。我特别善于和商人、小贩、推销员和修女打交道。如果需要我可以一言不发，也可以在需要时饮酒作乐。我可以讨论您选择的任何话题——国家的前途、野花、奥林匹克运动会。是的，我已经陷入了困难的境地，但是我的想象力和聪明才智并未受到影响。我的工作意志并未受到腐蚀。我仍然可以承担最重大和最艰巨的责任。您需要我有什么性格，我就可以是什么性格。最重要的是，我的性格是谦卑的。我是一个诚实的人，还有，我还不算太老，还可以学习。我的厨艺不可小瞧。我善于做法国菜，但是简单的食物我也同样胜任。我爱干净。我的厨房会一尘不染。我很爱惜东西。我会很好地照料您的银器。我会下象棋、打台球、弹钢琴。我可以为您弹奏肖邦的乐曲。我可以为您读《圣经》。我是个好伴侣。

〖停顿。

我坦率地承认，我的事业生涯起伏不定。我曾经是我那代人里的精英之一。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然而，我还是我，我挺过了谩骂攻击和贫穷匮乏。我还是我。我的毛遂自荐并非卑躬屈膝，而是带着一种古老的尊严。我作为一个战士来投靠您。我将愉快地把您当做我的主人来为您服务。我跪倒在阁下您的面前。我具备了忠诚、谨慎、开朗与善良的品质。可以为您排忧解难。作为一位绅士，我的责任是保证我在做事的时候和蔼可亲，执行任务时英勇无畏，履行职责时高雅大方，谦恭有礼，这样，您的私生活还是您自己的。然

而，我将时刻警惕针对您的任何细微不轨。我的剑随时准备出鞘，消灭企图伤害您的邪恶力量。我将保持镇定的态度和纯洁的道德，这将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您的利益，我愿意接受生死的考验。为了您的利益，我将勇敢地接受挑战，无论是在野外还是在室内。我是您的骑士。为了使得您的尊严免受国内敌人或者国外对手的侮辱，我愿带着荣誉葬身坟墓。我愿听从您的吩咐。

〖静场。

〖赫斯特坐着，不动。

〖福斯特和布里格斯站着，不动。

斯普纳　在您回答之前，我还想说件事。我有时会组织诗歌朗诵活动，在某家酒吧楼上的房间里。来的人还不少，大都是年轻人。我很乐意为您提供一个属于您自己的夜晚。您可以朗读您自己的作品，对那些有兴趣、有学识的听众，对那些充满潜力、可能迸发最大热情的听众。我可以保证会有满满一屋子的人，我将乐意向您提供一笔直接费用，或者您要是愿意的话，向您提供一笔丰厚的利益分成。我可以向您保证，年轻人会蜂拥而至来听您的诗歌朗诵。我们的委员会将把有关您的这次活动视为巨大荣誉。将有一位研究您的作品的权威人士来介绍您，也许是我。我有信心，诗歌朗诵将取得巨大的成功，之后我们将去楼下的酒吧，在那儿，店主——正好也是我的一个朋友——我想他会非常高兴地接待您，在一片赞扬声中。附近有家著名的印度餐厅，我们委员会将在那里设宴招待您。尽管人们大量

阅读您的作品，但人们很少见到您的面容，很少听到您的话语，更不用说由您亲自讲解，因此，这一事件必将是空前绝后的：独一无二。我请求您认真考虑一下这样一项事业的社会意义。您将亲身到场。这将使年轻人能够见到您，也使您能够见到年轻人。那些几乎已经失去希望的老年人，在这种情况下也会离开他们的家，前来出席。您也不用担心媒体。我会亲自处理，以免他们妨碍您。也许您会同意拍摄几张照片之类的，但是不能再多。当然，除非您真的愿意，在这种情况下，发表演说。除非您愿意召开，比如说，一个小型记者招待会，在朗诵会后，晚餐之前，您可以在那里通过媒体向全世界发表演说。但这只是顺便说说，并不意味着真有这种事情。让我们还是满足于开一场亲密无间的诗歌朗诵会这样一种设想吧，在一个令人愉快的、富有感染力的环境中，让我们设想这样一个夜晚吧，它值得所有的参加者永远铭记。

【静场。

赫斯特　我们换个话题吧。

【停顿。

最后一次。

【停顿。

我说什么来着？

福斯特　你说你要最后一次变换话题。

赫斯特　可这是什么意思呢？

福斯特　这就是说，你将永远不会再换话题。

赫斯特　永远不会?

福斯特　永远不会。

赫斯特　永远不会?

福斯特　你说了是最后一次。

赫斯特　可那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什么意思呢?

福斯特　这个意思是说永远。是说话题一旦改变,它就永远地、最后一次地永远地改变了。比如说,如果话题是冬天,它就永远是冬天了。

赫斯特　话题是冬天吗?

福斯特　现在的话题是冬天。因此,话题就永远是冬天了。

布里格斯　而且是最后一次。

福斯特　它将永远延续。比如说,如果话题是冬天,春天就永远不会来了。

赫斯特　但是让我来问问你——我必须问问你——

福斯特　夏天也永远不会来了。

布里格斯　树——

福斯特　永远不会发芽。

赫斯特　我必须问问你——

布里格斯　雪——

福斯特　永远不会飘落。因为你已经改变了话题。最后一次。

赫斯特　但是我们已经改变了吗?这就是我的问题。我已经改变了吗?我们已经改变话题了吗?

福斯特　当然。以前的话题已经结束了。

赫斯特　以前的话题是什么?

福斯特　被遗忘了。你已经改变了话题。

赫斯特　现在的话题是什么?

福斯特　现在的话题是,不可能改变话题,因为现在话题已经变了。

布里格斯　最后一次。

福斯特　所以永远不会再有其他事情发生。你将永远只是坐在这里。

布里格斯　但不是一个人。

福斯特　不是。我们将和你在一起。布里格斯和我。

【停顿。

赫斯特　现在是夜里了。

福斯特　并且将永远是夜里了。

布里格斯　因为话题——

福斯特　永远不会改变。

【静场。

赫斯特　但我听见了鸟叫声。你们听见了吗?我以前从未听见过的鸟叫声。我能听见它们,那是因为当时它们一定是叫了,在我年轻的时候,虽然那时我从来没有听见过它们,虽然那时它们一直在我们身边叫着。

【停顿。

没错。是这样的。我正朝着一个湖泊走去。有个什么人跟着我,穿过树林。我摆脱了他,这很容易。我看见一个人在水里,漂浮着。我很激动。我仔细地看了看,发现我弄错了。水里没

有东西。我对自己说，我看见一个人，正在淹死。但我弄错了。那儿什么东西也没有。

【静场。

斯普纳　不。你处在一个无人之境里。那儿永远不会运动，永远不会改变，永远不会变老，但将永远存在，冰冷，寂静。

【静场。

赫斯特　我要为此喝一杯。

【他喝酒。

【渐暗。

背叛

1977 年

第一场

【酒吧。1977 年。春天。

【中午。

【爱玛坐在一张靠墙角的桌子旁边。杰瑞端着饮料过来，一品脱苦啤酒给他自己，一杯葡萄酒给爱玛。

【他坐下。他们微笑，无声地干杯，饮酒。

【他靠回椅子背，看着她。

杰瑞　嗯……

爱玛　你好吗？

杰瑞　很好。

爱玛　你看起来很好。

杰瑞　嗯，我不是那么好，真的。

爱玛　为什么？怎么回事？

杰瑞　宿醉。

【他举起酒杯。

《背叛》于 1978 年 11 月 15 日由国家剧院在伦敦上演，演出人员如下：

爱玛 …… 佩内洛普·威尔顿

杰瑞 …… 迈克尔·冈邦

罗伯特 …… 丹尼尔·梅西

导演 …… 彼得·霍尔

设计 …… 约翰·伯里

1977 年爱玛三十八岁，杰瑞和罗伯特四十岁。

《背叛》可以连续演出，或者在第四场后有一次幕间休息。

1977 年

第一场

【酒吧。1977 年。春天。

【中午。

【爱玛坐在一张靠墙角的桌子旁边。杰瑞端着饮料过来，一品脱啤酒给他自己，一杯葡萄酒给爱玛。

【他坐下。他们微笑，无声地干杯，饮酒。

【他靠回椅子背，看着她。

杰瑞　嗯……

爱玛　你好吗？

杰瑞　很好。

爱玛　你看起来很好。

杰瑞　嗯，我不是那么好，真的。

爱玛　为什么？怎么回事？

杰瑞　宿醉。

【他举起酒杯。

干杯。

【他饮酒。

你好吗？

爱玛　我很好。

【她环视酒吧，转回头来看他。

还和过去一样。

杰瑞　嗯。有很长时间了。

爱玛　是啊。

【停顿。

前几天我想到你了。

杰瑞　天哪。为什么？

【她笑了。

杰瑞　为什么？

爱玛　嗯，有时候，回忆过去真好，不是吗？

杰瑞　当然。

【停顿。

一切都好吗？

爱玛　哦，不算太差。

【停顿。

你知道从我们上次见面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吗？

杰瑞　哦，我去参加那次预展，那是在——？

爱玛　不，我说的不是那个。

杰瑞　哦，你是说单独见面那次？

爱玛　对。

杰瑞　呃……

爱玛　两年了。

杰瑞　对，我想一定是的。嗬。

【停顿。

爱玛　很长的时间了。

杰瑞　是啊。确实。

【停顿。

进展得怎样？画廊？

爱玛　你觉得会怎么样呢？

杰瑞　好。很好，我可以断定。

爱玛　我很高兴你这么想。很好，确实如此。我很享受。

杰瑞　有意思的一帮人，那些画家，是吧？

爱玛　他们根本就没意思。

杰瑞　是吗？真遗憾。

【停顿。

罗伯特怎么样？

爱玛　你最后一次看见他是什么时候？

杰瑞　我有好几个月没看见他了。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

爱玛　什么为什么？

杰瑞　为什么你问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是什么时候？

爱玛　我只是好奇。萨姆怎么样？

杰瑞　你是说朱迪思。

爱玛　是吗？

杰瑞　你记得那个规矩。我问你丈夫，你问我妻子。

爱玛　对，当然。你妻子怎么样？

杰瑞　很好。

【停顿。

爱玛　萨姆一定……长高了。

杰瑞　他长高了。很高。经常跑步。他是一个长跑运动员。他想当个动物学家。

爱玛　不会吧，真的吗？太好了。萨拉呢？

杰瑞　她十岁了。

爱玛　上帝。我想她应该有十岁了。

杰瑞　是的，她是有十岁了。

【停顿。

内德五岁了，是吧？

爱玛　你还记得。

杰瑞　嗯，我应该记得这个。

【停顿。

爱玛　是啊。

【停顿。

那么，你还好吧？

杰瑞　哦……是的，当然。

【停顿。

爱玛　想过我吗？

杰瑞　我不需要想你。

爱玛　哦?

杰瑞　我不需要想你。

【停顿。

总之我还可以。你呢?

爱玛　很好,真的。一切都好。

杰瑞　你看起来很漂亮。

爱玛　真的吗?谢谢。我很高兴见到你。

杰瑞　我也是。我想见你。

爱玛　你有时候会想我?

杰瑞　我有时候会想你。

【停顿。

前几天我看见夏洛特了。

爱玛　不会吧?在哪儿?她没有提起过。

杰瑞　她没有看见我。在街上。

爱玛　可是你好多年没有见过她了。

杰瑞　我认出了她。

爱玛　你怎么认得出呢?你怎么知道是她呢?

杰瑞　我能。

爱玛　她看上去什么样?

杰瑞　像你。

爱玛　不,你觉得她怎么样,说真话?

杰瑞　我觉得她很可爱。

爱玛　是的。她非常……她非常出色。她十三岁了。

【停顿。

你还记得那次……哦，上帝，那是在……你把她抱起来，抛起来再接住？

杰瑞　那时候她很轻。

爱玛　她记得那件事，你知道。

杰瑞　真的吗？

爱玛　嗯。被抛起来。

杰瑞　记性真好。

【停顿。

她不知道……我们的事，对吧？

爱玛　当然不知道。她只是记得你，当做一个老朋友。

杰瑞　那就好。

【停顿。

是啊，那天大家都在，围成一圈，你丈夫，我妻子，所有的孩子们，我记得。

爱玛　哪天？

杰瑞　我把她抛起来的那天。在你家厨房里。

爱玛　是在你家厨房里。

【静场。

杰瑞　亲爱的。

爱玛　别这么叫。

【停顿。

这一切都……

杰瑞　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爱玛　是吗?

杰瑞　一切如旧?

【他端起杯子,走向吧台。她坐着不动。他转回来,带回饮料,坐下。

爱玛　前几天我想到你了。

【停顿。

那天我开车经过基尔本。突然间我发现我是在故地重游。我停下来,然后拐进金塞尔路,开进威塞克斯大道。我开过了那所房子,过了大约五十码,然后停车,就像我们以前那样,你还记得吗?

杰瑞　记得。

爱玛　有人从那所房子里头出来。走上大街。

杰瑞　什么样的人?

爱玛　哦……年轻人。然后我下了车,走上台阶。我看着门铃,你知道的,门铃上有名字。我找我们的名字。

【停顿。

杰瑞　绿色的。

【停顿。

找不到了吧,嗯?

爱玛　找不到了。

杰瑞　那是因为我们已经不在那儿了。我们离开好多年了。

爱玛　是的,我们已经离开那儿了。

【停顿。

杰瑞　我听说你经常去看凯西。

爱玛　什么？

杰瑞　凯西。我听说你……经常去看他。

爱玛　你从哪儿听说的？

杰瑞　哦……人们……在议论。

爱玛　天哪。

杰瑞　奇怪的是，我唯一的感觉就是恼火，我恼火的是，没有关于我们的这种流言蜚语，那个时候。我是说，瞧，她也许有时候和凯西喝上一杯，管他呢，可是她和我有过一段长达七年的好事，你们这些家伙没人会想得到。

【停顿。

爱玛　我怀疑。我怀疑所有的人都知道，一直以来。

杰瑞　别傻了。我们做得很好。没人知道。那个时候有谁去过基尔本？只有你和我。

【停顿。

那么，你和凯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爱玛　你指什么？

杰瑞　发生了什么事？

爱玛　我们偶尔喝上一杯。

杰瑞　我想你并不欣赏他的工作。

爱玛　我已经变了。要不就是他的工作变了。你妒忌吗？

杰瑞　妒忌什么？

【停顿。

我不可能妒忌凯西。我是他的经纪人。我给他的离婚提供咨询。我阅读了他所有的手稿。我劝说你丈夫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我陪他去牛津的俱乐部发表演讲。他是我的……他是我的宠儿。当他还是个诗人的时候，是我发现了他，到现在已经很久很久了。

【停顿。

他甚至带我去了南安普顿，去见他的父母。我不可能妒忌凯西。毕竟我们现在没有那种关系了，对吧？我们已经好多年没有见面了。真的，如果你快乐，我也会很快乐。

【停顿。

罗伯特怎么样？

【停顿。

爱玛　嗯……我想我们要分手了。

杰瑞　哦？

爱玛　昨天夜里……我们谈了很久。

杰瑞　昨天夜里？

爱玛　昨天夜里……你知道我发现了什么吗？他背叛我已经好多年了。他有……其他女人，已经好多年了。

杰瑞　不会吧？我的上帝。

【停顿。

可是我们也背叛他好多年了。

爱玛　他背叛我好多年了。

杰瑞　我从来不知道这个。

爱玛　我也是。

【停顿。

杰瑞　凯西知道这些吗？

爱玛　我希望你不要老是叫他凯西。他叫罗杰。

杰瑞　是的。罗杰。

爱玛　我给你打的电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杰瑞　太有意思了。我们是这么亲密的老朋友，对吧？罗伯特和我，尽管我有好几个月没有见到他了，但是这么多年来，都在一起喝酒，一起午餐……我们都在一起，我从来没有去查过……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在他的生活中除了你……还有其他人。从来没有想过。比如说，当你和一个朋友上酒吧，或者上餐馆，比方说，他时不时地要出去上个厕所，你明白，其实他并没有去厕所，我是说，如果他打一个可疑的电话，你会有几分感觉，你明白，你能感觉到那种信号。可是，我从来就没在罗伯特身上发现过。他从来不在酒吧里打那种可疑的电话，只要我和他在一起。最滑稽的是，当我把他留在酒吧里痛饮的时候，是我在打那种可疑的电话——给你打。这是最滑稽的。

【停顿。

他是什么时候告诉你这一切的？

爱玛　昨天晚上。我想一个晚上我们都没睡觉。

【停顿。

杰瑞　你们谈了一个晚上？

爱玛　是的。哦，是的。

【停顿。

杰瑞　没有提到我，对吧？

爱玛　什么？

杰瑞　我只是——

爱玛　今天早上我只是给你打了电话，你知道，就是这样，因为我……因为我们是老朋友……我一个晚上都没睡觉……整个事情都结束了……我忽然感到我想要见你。

杰瑞　好的，瞧，我很高兴见到你。真的。我很遗憾……关于……

爱玛　你记得吗？我是说，你真的记得吗？

杰瑞　我记得。

【停顿。

爱玛　当我们拿到威塞克斯路那所房子的时候，你简直负担不起，对吧？

杰瑞　哦，爱情战胜一切。

爱玛　我买了窗帘。

杰瑞　你尽了力。

爱玛　听着，我想见你并不是为了怀旧，我是说目的是什么呢？我只是想知道你怎么样。真的。你怎么样？

杰瑞　哦，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停顿。

昨晚你没有跟罗伯特说起我，对吧？

爱玛　我不得不说。

【停顿。

他把一切都告诉我了。我也把一切都告诉他了。我们没有睡觉……整个晚上。后来内德下来了。我得带他去上床，把他弄回自己床上。然后我又下楼。我想是我们的声音把他给弄醒了。你知道……

杰瑞　你把一切都告诉他了？

爱玛　我不得不说。

杰瑞　你把一切都告诉他了……关于我们两个的事儿？

爱玛　我不得不说。

【停顿。

杰瑞　可他是我最老的朋友。我的意思是说，我把他的女儿抱在自己怀里，抛起来再接住，在我的厨房里。他是看着我这么做的。

爱玛　没有关系。这一切都过去了。

杰瑞　是吗？都过去了？

爱玛　这一切都过去了。

【她喝酒。

1977 年,随后

第二场

【杰瑞家中。书房。1977 年。春天。

【杰瑞坐着。罗伯特站着,拿着酒杯。

杰瑞　你能来真是太好了。

罗伯特　别客气。

杰瑞　是啊,是啊,我知道这很不容易……我知道……孩子们……

罗伯特　没关系。事情好像很紧急。

杰瑞　嗯……你找了人,对吧?

罗伯特　什么?

杰瑞　看孩子。

罗伯特　对,对。没错。一切都安排好了。再说,夏洛特也不是孩子了。

杰瑞　是啊。

【停顿。

你要不要坐下?

罗伯特　嗯,我会的,好的,等会儿。

【停顿。

杰瑞　朱迪思在医院……上夜班。孩子们在……这儿……楼上。

罗伯特　嗯哼。

杰瑞　我必须和你谈谈。这很重要。

罗伯特　说吧。

杰瑞　好的。

【停顿。

罗伯特　你看起来状态很差。

【停顿。

出了什么事情？

【停顿。

不是爱玛和你的事儿，对吧？

【停顿。

我知道所有的事儿。

杰瑞　是的。所以，已经有人……告诉我了。

罗伯特　嗯。

【停顿。

好了，这没什么了不起的，对吧？已经过了那么多年，是不是？

杰瑞　这很重要。

罗伯特　真的吗？为什么？

【杰瑞站起来，走动。

杰瑞　我想我快要疯了。

罗伯特　什么时候？

杰瑞　今天晚上。就在刚才。我犹豫着要不要给你打电话。我得给你打个电话。我花了……两个小时才决定给你打电话。那时你和孩子们在一起……我想我还不能见到你……我想我要疯了。我非常感谢你……能来。

罗伯特　哦，看在上帝的分上！喂，你究竟想说什么？

【停顿。

【杰瑞坐下。

杰瑞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告诉你。我不知道她怎么能够告诉你。我就是不明白。听着，我知道你已经……瞧，今天我见了她……我们一起喝酒……我没见到她已经有……她告诉我，你知道，说你们有麻烦了，你们两人……诸如此类的话。我知道那件事。我想说我很抱歉。

罗伯特 不用说抱歉。

杰瑞 为什么不用？

【停顿。

事实上，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她认为必须……在过了这么多年之后……要告诉你……这么突然……昨天晚上。

罗伯特 昨天晚上？

杰瑞 也没跟我商量。甚至也没有事先告诉我。毕竟，你和我……

罗伯特 昨天晚上她没有告诉我。

杰瑞 你是什么意思？

【停顿。

我知道昨天晚上的事儿。她跟我说过了。整个晚上你们一直没有睡觉，对吧？

罗伯特 这个没错。

杰瑞 然后她跟你说了……昨天晚上……她和我的事情。是吧？

罗伯特 不，她没有。昨天晚上她没跟我说你和她的事情。是在四年之前，她跟我说过你和她的事情。

【停顿。

所以,昨天晚上她不必再告诉我。因为我已经知道了。她知道我已经知道了,因为四年前她自己告诉过我。

【静场。

杰瑞 什么?

罗伯特 我想我得坐下。

【他坐下。

我以为你早就知道。

杰瑞 知道什么?

罗伯特 知道我知道呀。知道我已经知道好多年了。我以为你知道这个。

杰瑞 你以为我知道?

罗伯特 她说你不知道。但是我不相信。

【停顿。

不管怎么说,我以为你知道。可是你说你不知道?

杰瑞 她告诉过你……在什么时候?

罗伯特 好吧,是我发现的。情况就是这样。我告诉她我已经发现了,然后她就……承认了……那些事实。

杰瑞 什么时候?

罗伯特 哦,很久以前了,杰瑞。

【停顿。

杰瑞 可是这四年多来……我们……经常……相互见面。我们还一起吃午餐。

罗伯特　虽然从来不打壁球。

杰瑞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

罗伯特　嗯，是的，当然。

【杰瑞盯着他看，然后用手抱住头。

哦，不要烦恼。这没什么。

【静场。

【杰瑞直起身子。

杰瑞　她为什么不告诉我？

罗伯特　好了，我又不是她，老朋友。

杰瑞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停顿。

罗伯特　我想你可能知道。

杰瑞　但是你不能肯定，对吧？你并不知道！

罗伯特　对。

杰瑞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停顿。

罗伯特　告诉你什么？

杰瑞　告诉我你知道了。你这个混蛋。

罗伯特　哦，不要叫我混蛋，杰瑞。

【停顿。

杰瑞　我们该怎么办呢？

罗伯特　你和我没什么可以做的。我的婚姻结束了。我得做些适当的安排，就是这样。关于孩子们的。

【停顿。

杰瑞　你没有想过要告诉朱迪思吗？

罗伯特　告诉朱迪思什么？哦，关于你和爱玛。你是说她根本就不知道？你那么肯定吗？

【停顿。

不，我没有想过要告诉朱迪思，确实。看来你不明白。你不明白我对这件事情毫不在意。是的，我打过爱玛一两次。但那不是为了捍卫一种原则。我不是从某种道德立场出发来干这种事的。我只是觉得很想要给她一顿痛打。我老是这么想……你要明白。

【停顿。

杰瑞　可是你背叛她也很久了，是不是？

罗伯特　哦，是的。

杰瑞　她从来就不知道这个。对吧？

罗伯特　她不知道？

【停顿。

杰瑞　我不知道。

罗伯特　对，你什么都不知道，真的，不是吗？

【停顿。

杰瑞　我不知道。

罗伯特　不，你知道。

杰瑞　是的，我知道。我曾经和她在一起。

罗伯特　是的，那一个个的下午。

杰瑞　有时候待的时间很长。在一起有七年了。

罗伯特　是的，你肯定知道所有那些应该知道的事情。关于七年来的那一个个下午的事情。我对那些事情一无所知。

【停顿。

我希望她把你照顾得很好。

【静场。

杰瑞　我们曾经彼此喜欢。

罗伯特　我们依然如此。

【停顿。

前几天我偶然碰到老凯西。我确信他和我妻子有那种事儿。我们有好多年没有打壁球了，凯西和我。我们曾经玩得非常开心。

杰瑞　他长胖了。

罗伯特　是的，我想是的。

杰瑞　他开始走下坡路了。

罗伯特　是吗？

杰瑞　你不这么认为？

罗伯特　哪个方面？

杰瑞　他的工作。他的作品。

罗伯特　哦，他的作品。他的艺术。是的，他的艺术的确似乎正在退步，对吧？

杰瑞　还能卖钱。

罗伯特　哦，卖得还不错呢。的确卖得不错。这对我们来说很好。

对你我来说。

杰瑞　是的。

罗伯特　有人告诉过我——是谁来着——一定是公关部的哪个人——不久以前——说凯西去了约克，为他的新书做签售，在一家书店里，和芭芭拉·斯普林一起，你知道，人们要排几个小时的队等他签名，与此同时，请芭芭拉·斯普林签名的就只有一位老太太带着一条狗。我当时就在想，芭芭拉·斯普林……也不错，对吧？

杰瑞　对。

【停顿。

罗伯特　还有，我们两人从凯西身上得到的东西确实也不少，对吧？

杰瑞　确实不少。

【停顿。

罗伯特　你最近读到什么好书吗？

杰瑞　我正在读叶芝的作品。

罗伯特　啊。叶芝。真好。

【停顿。

杰瑞　你曾经在托切罗读叶芝的作品。

罗伯特　在托切罗？

杰瑞　你不记得啦？多年以前。你一大早去了托切罗，一个人。读叶芝的作品。

罗伯特　我是去过。我告诉过你那件事情，没错。

【停顿。

没错。

【停顿。

今年夏天你们打算去哪儿，你和你的家人？

杰瑞　湖区。

1975 年

第三场

【公寓。1975 年。冬天。

【杰瑞和爱玛。他们坐着。

【静场。

杰瑞　你还要干什么?

【停顿。

爱玛　我也不知道我们还要干什么,就是这样。

杰瑞　嗯。

【停顿。

爱玛　我是说,这套公寓……

杰瑞　是的。

爱玛　你还记得我们上一次来这儿是什么时候吗?

杰瑞　是在夏天,对吧?

爱玛　嗯,是吗?

杰瑞　我知道大概是……

爱玛　那是在九月初。

杰瑞　嗯,那就是夏天,对吧?

爱玛　其实已经非常冷了。那是初秋。

杰瑞　现在就很冷。

爱玛　我们当时打算再弄一台电暖器。

杰瑞　是的,我一直没弄来。

爱玛　要是我们再也不来了，弄来也没有用了。

杰瑞　现在我们在这儿呢。

爱玛　不算真的在这儿。

【静场。

杰瑞　嗯，情况已经变了。你变得这么忙，你有工作，还有那么多事。

爱玛　嗯，我知道。可我的意思是，我喜欢这份工作。我想做这份工作。

杰瑞　不，这工作很棒。对你来说好极了。可是你没有——

爱玛　要是你开了一间画廊，你就得管理它，你就得在那儿。

杰瑞　但是下午你就没有时间了，对吧？

爱玛　对。

杰瑞　那么我们怎么能见面呢？

爱玛　可是看看你出国的时候。你根本就不在这儿。

杰瑞　可是当我在这儿的时候，你下午又没有空。所以我们永远没法见面。

爱玛　我们可以午餐的时候见面。

杰瑞　我们是可以午餐的时候见面，可是我们不能跑这么远的路来这儿吃顿简便的午餐。我已经过了做这种事的年纪了。

爱玛　我不是那个意思。

【停顿。

你看，过去……我们兴致高，决心大……见面似乎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做到……然而我们做到了。我们在这儿见面，我

们弄到了这套公寓，我们在这套公寓里见面，因为我们想要见面。

杰瑞　问题不在于我们有多么想见面，如果你下午没空，或者我人在美国的话。

【静场。

晚上肯定不行，你知道的。我有家庭。

爱玛　我也有家庭。

杰瑞　我当然知道了。我还想提醒你，你丈夫是我最老的朋友。

爱玛　你提这个是什么意思？

杰瑞　我提这个没什么意思。

爱玛　可是你说这个究竟是想说什么？

杰瑞　老天。我没想说什么。我只不过是想到了就说了。

爱玛　我明白了。

【停顿。

其实从前我们总是能想出花样，花一个晚上的时间做好安排，然后去一家旅馆。

杰瑞　是的。确实如此。

【停顿。

但那……基本上……是在我们弄到这套公寓之前。

爱玛　我们在这套公寓里……没住过几个晚上。

杰瑞　是的。

【停顿。

爱玛　你能负担得起……继续留着这套公寓吗，一个月又一个

月的?

杰瑞 哦……

爱玛 这是浪费。没有人来这儿。我连想都不敢想,真的。就这么……空着。整日整夜。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我是说这些陶器啊,窗帘啊,床罩啊,一切的一切。还有我从威尼斯买回来的桌布。(笑。)真是太可笑了。

【停顿。

只是……一个空空如也的家。

杰瑞 它不是家。

【停顿。

我知道……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但是它永远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家。你有一个家。我有一个家。有窗帘,等等。还有孩子。两个家庭分别都有两个孩子。这儿没有孩子,所以它不是那种真正的家。

爱玛 它从来就没有被当成那种真正的家。对吧?

【停顿。

无论如何,你从来就没有把它看做是一个家,对吧?

杰瑞 是的,我把它看做是一个公寓……你知道。

爱玛 为了搞。

杰瑞 不,是为了爱。

爱玛 好了,这儿没有留下什么爱,对吧?

【静场。

杰瑞 我并不认为我们不爱对方。

【停顿。

爱玛　好吧。

【停顿。

你打算怎么处理这所有……家具？

杰瑞　什么？

爱玛　所有这一切。

【静场。

杰瑞　你知道我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某些事情，如果我们愿意的话。

爱玛　你的意思是，把它卖给班克斯太太，换几个钱……然后她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带家具的公寓出租？

杰瑞　没错。就是这张床吧？

爱玛　什么？

杰瑞　就是它吗？

爱玛　我们买的这张床。我们买的这一切。我们一起买的这张床。

杰瑞　啊。没错。

【爱玛站起来。

爱玛　那么，你会把这一切都安排好的是吗？和班克斯太太？

【停顿。

我什么也不要。我没有地方放它，你明白。我有一个家，有桌布，什么都有。

杰瑞　我会处理好的，和班克斯太太。能拿回一些钱，你知道，所以……

爱玛　不，我一分钱也不要，非常感谢你。

【静场。她穿上外套。

现在我要走了。

【他转身，看着她。

哦，这是我的钥匙。

【她拿出钥匙圈，想把钥匙从圈上取下来。

哦，上帝。

【她使劲地从圈上取钥匙。

【她把钥匙圈扔给他。

你把它拿下来。

【他抓住钥匙圈，看着她。

请把它取下来好吗？我得去学校接夏洛特。我要带她去买东西。

【他把钥匙取下来。

你意识到现在是下午吗？现在是画廊的下午休息时间。所以我能来这儿。我们每个星期四下午关门。把钥匙圈给我好吗？

【他把钥匙圈给她。

谢谢。听着。我想我们做出了一个绝对正确的决定。

【她走了。

【他站着。

1974 年

第四场

【罗伯特与爱玛的家。起居室。1974 年。秋天。

【罗伯特给杰瑞倒了一杯酒。他走到门口。

罗伯特　爱玛！杰瑞来了！

爱玛　（场外。）谁？

罗伯特　杰瑞。

爱玛　我就下来。

【罗伯特把酒递给杰瑞。

杰瑞　干杯。

罗伯特　干杯。她在给内德铺床。我想他马上就会去了。

杰瑞　去哪儿？

罗伯特　梦乡。

杰瑞　哈。是啊，你最近睡眠怎么样？

罗伯特　什么？

杰瑞　夜里还是睡不好吗？我是说，要照顾内德？

罗伯特　哦，我明白了。嗯，还好。不，好多了。可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说的吗？

杰瑞　怎么说的？

罗伯特　他们说男孩比女孩更麻烦。

杰瑞　更麻烦？

罗伯特　婴儿。他们说男婴儿比女婴儿更爱哭。

杰瑞　是吗?

罗伯特　你们不觉得情况就是这样吗?

杰瑞　呃……是啊,我想我们也这么认为。你们呢?

罗伯特　也是。你们是怎么处理的呢?你为什么认为情况就是这样?

杰瑞　嗯,我猜……男孩子们更焦躁些。

罗伯特　男婴儿?

杰瑞　是的。

罗伯特　他们到底为什么焦躁呢……在这么小的年纪?你认为呢?

杰瑞　嗯……面对世界,我猜,离开子宫,所有的一切。

罗伯特　可是那些女婴儿呢?她们也离开子宫了。

杰瑞　那倒是的。也是,没什么人谈论女婴儿离开子宫的事儿。对吧?

罗伯特　我准备要谈谈。

杰瑞　我看出来了。那么,你想谈什么呢?

罗伯特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杰瑞　什么问题?

罗伯特　你凭什么说男婴儿认为离开子宫的问题就比女婴儿更大?

杰瑞　我这么说了吗?

罗伯特　你还进一步说,意思就是,在面对世界的时候,男婴儿比女婴儿更加焦躁。

杰瑞　你自己相信这种情况吗?

罗伯特　我相信,是的。

【停顿。

杰瑞　你为什么这样认为呢?

罗伯特　我没法回答。

【停顿。

杰瑞　你认为应该注意到两性之间存在着差异吗?

【停顿。

罗伯特　天哪,你说对了。的确应该如此。

【爱玛进来。

爱玛　你好。真是惊喜。

杰瑞　我刚才和凯西喝了茶。

爱玛　在哪儿?

杰瑞　就在街角那儿。

爱玛　我想他是住在……汉普斯特德还是什么地方。

罗伯特　你翻的是老皇历了。

爱玛　是吗?

杰瑞　他离开苏珊娜了。他现在一个人住在街角那儿。

爱玛　哦。

罗伯特　在写一本小说,关于一个男人离开了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独自生活在伦敦另外一头要写一本小说关于一个男人离开了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

爱玛　我希望这一本比上一本要好。

罗伯特　上一本?啊,上一本。不就是那本小说吗?关于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以及三个孩子住在汉普斯特德的一所大房子里在

写一本小说关于——

杰瑞　(对爱玛。)你为什么不喜欢那本书?

爱玛　其实我跟你说过了。

杰瑞　我认为那是他写得最好的一本书。

爱玛　那也许是他写过的最好的东西,但还是完全骗人的。

杰瑞　骗人的?在哪方面骗人?

爱玛　其实我跟你说过的。

杰瑞　你说过吗?

罗伯特　是的,她说过的。有一次我们大家一起吃饭,我记得,有你,我,爱玛和朱迪思,就是在那儿,在吃布丁的时候,爱玛提到凯西最近的一本小说,大谈特谈凯西的不诚实。“干巴巴的。”真够刺激的。遗憾的是,朱迪思不得不中途离开,到医院上夜班。顺便问问,朱迪思怎么样?

杰瑞　她很好。

【停顿。

罗伯特　我们什么时候去打壁球?

杰瑞　你打得太好了。

罗伯特　没有。我根本不行。我只是比你健康一些。

杰瑞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你比我要健康?

罗伯特　因为我打壁球。

杰瑞　哦,你还在打吗?经常打吗?

罗伯特　嗯。

杰瑞　和谁?

罗伯特　其实，是和凯西。

杰瑞　凯西？老天。他怎么样？

罗伯特　他真是个壁球好手。好了，真的，我们有好多年没打了。

我们必须打打。你打得相当好。

杰瑞　是啊，我打得相当好。好吧。我会给你电话的。

罗伯特　为什么不现在打呢？

杰瑞　我们约个时间。

罗伯特　好的。

杰瑞　是的，我们必须打上一场。

罗伯特　然后我请你吃午餐。

杰瑞　不，不。我来请你。

罗伯特　谁赢了谁买单。

爱玛　我可以观战吗？

【停顿。

罗伯特　什么？

爱玛　为什么不让我来观战，然后再请你们两人吃午餐呢？

罗伯特　嗯，说老实话，我们不想让一个女人在旁边，对吧，杰瑞？

我是说一场壁球赛并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壁球赛，它的意义超过比赛。你看，首先，得打一场比赛。然后还要冲个澡。然后还要喝啤酒。然后还要吃午餐。毕竟，你已经进入状态。你已经较量过了。你想要的就是你的啤酒和你的午餐。你真不想叫一个女人给你买午餐。你真不想让一个女人搅和进来，最好让女人离得远远的，真的。你不想要她来壁球场，你不想要她

在洗澡间,或者酒吧、餐馆。你瞧,午餐的时候你要谈的是壁球,或者板球,或者书籍,或者甚至是女人,和你的朋友,可以就你的话题高谈阔论,用不着担心有人打扰。就是这样。你认为呢,杰瑞?

杰瑞　我已经好多年没有打壁球了。

【停顿。

罗伯特　那么,我们下星期打吧。

杰瑞　下星期我不行,我要去纽约。

爱玛　你吗?

杰瑞　事实上,我要和我最知名的作家之一一起去。

爱玛　是谁?

杰瑞　凯西。有人想要把他那本你不喜欢的小说拍成电影。我们要去讨论这件事情。现在问题在于,是他们来还是我们去。凯西认为他值得去一趟。

爱玛　那你呢?

杰瑞　什么?

爱玛　你认为值得去一趟吗?

罗伯特　朱迪思也去吗?

杰瑞　她不去。凯西不能一个人去。等我回来我们再打壁球比赛。一个星期,顶多十天。

罗伯特　很好。

杰瑞　(对爱玛。)再见。

【罗伯特与杰瑞下场。

〖爱玛站着不动。

〖罗伯特回来。他吻她。她回应。她松开，把头靠在他的肩上，轻轻饮泣。他搂紧她。

1973 年

第五场

【旅馆房间。威尼斯。1973 年。夏天。

【爱玛躺在床上看书。罗伯特站在窗口往外看。她抬头看看他,又低下头看书。

爱玛　明天是托切罗,对吧?

罗伯特　什么?

爱玛　明天我们去托切罗,对吧?

罗伯特　是的。没错。

爱玛　一定会玩得很愉快。

罗伯特　嗯。

爱玛　我都等不及了。

【停顿。

罗伯特　书好看吗?

爱玛　嗯。好看。

罗伯特　是什么书?

爱玛　是本新书。作者叫斯平克斯。

罗伯特　哦,是那本。杰瑞跟我讲过的。

爱玛　杰瑞?他跟你讲过?

罗伯特　上个星期吃午餐时他跟我讲了这本书。

爱玛　真的吗?他喜欢他吗?

罗伯特　斯平克斯是他的宠儿。是他发现他的。

爱玛　哦。我不知道这个。

罗伯特　是投的稿。

【停顿。

你觉得这本书不错，是吗？

爱玛　是的，我觉得不错。我很喜欢。

罗伯特　杰瑞也觉得不错。哪天你应该和我们一起吃午餐，聊聊这本书。

爱玛　有那个必要吗？

【停顿。

它还没有好到那个程度。

罗伯特　你是说，它还没有好到要你和杰瑞与我一起吃午餐聊聊它的程度？

爱玛　你到底在说些什么呀？

罗伯特　我必须自己再把它读一遍，现在出的是精装本。

爱玛　再读一遍？

罗伯特　杰瑞要我们出版它。

爱玛　哦，真的吗？

罗伯特　嗯，当然。不管怎么说，我把它拒绝了。

爱玛　为什么？

罗伯特　哦……其实，这种主题没什么好说的，是吧？

爱玛　你认为它的主题是什么？

罗伯特　背叛。

爱玛　不，不是的。

罗伯特　不是？那么是什么呢？

爱玛　我还没有看完。我会告诉你的。

罗伯特　好的，一定要告诉我。

【停顿。

当然，也有可能是我想错了。

【静场。

对了，昨天我去了一趟美国运通公司①。

【爱玛抬头看他。

爱玛　哦？

罗伯特　是的。我去兑现了一些旅行支票。在那儿兑换汇率比较高，你知道，比在旅馆要高得多。

爱玛　是吗？你去了？

罗伯特　是啊。还有，那儿有封给你的信。他们问我是不是你的亲属，我说是的。所以他们问我愿不愿意把信拿走。我是说，他们要把信给我。可我说不，我要把信留在那儿。你拿到信了吗？

爱玛　拿了。

罗伯特　我猜昨天傍晚你出去购物时顺便拿了是吧？

爱玛　没错。

罗伯特　好啊，我很高兴你拿了信。

【停顿。

---

① American Express，创建于1850年，现已成为多元化的全球旅游、财务及网络服务公司，提供签账卡及信用卡、旅行支票、旅游、财务策划、投资产品、保险及国际银行服务等。——译注

说老实话，我很吃惊他们叫我拿信。要在英国肯定不会有这种事。而这些意大利人……太马虎太随便了。我是说，我姓唐斯你也姓唐斯，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是唐斯夫妇，而按照他们那种可笑的地中海人式的想法，他们以为我们就是。我们也许，事实上极有可能根本就不认识。所以，比如说是我，被他们可笑地当做是你丈夫的人，拿了这封信，自称是你的丈夫，其实完全是个陌生人，仅仅出于好奇，把信拆了，看了，然后把信扔进水沟，你就再也收不到这封信了，就被剥夺了打开自己邮件的正当权利，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威尼斯人的马虎大意。我真想给威尼斯总督写信说说这件事情。

【停顿。

对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把信拿来给你，因为我想我很可能完全就是个陌生人。

【停顿。

他们当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我究竟是不是你的丈夫。

爱玛　一帮缺乏职业精神的人。

罗伯特　只会用那种可笑的地中海人的方式。

【停顿。

爱玛　是杰瑞写来的。

罗伯特　是的，我认识他的笔迹。

【停顿。

他怎么样？

爱玛　没事儿。

罗伯特　很好。朱迪思呢?

爱玛　挺好。

【停顿。

罗伯特　孩子们呢?

爱玛　我想他没有提到他们。

罗伯特　那么,他们可能一切都好。如果他们生病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事儿,他应该会提到他们的。

【停顿。

还有其他的事吗?

爱玛　没有了。

【静场。

罗伯特　你期待着去托切罗吗?

【停顿。

我们已经去过托切罗几次了?两次。我还记得你是多么喜欢那个地方,第一次我带你去那儿的时候。你爱上那儿了。那是十年前,对吧?大约……在我们结婚六个月之后。是的。你记得吗?我不知道明天你是否还会那么喜欢那儿。

【停顿。

你觉得杰瑞信写得怎么样?

【她短促地笑了一声。

你在发抖。你冷吗?

爱玛　不冷。

罗伯特　有段时间他经常给我写信。都是一些有关福特·马多克

斯·福特[1]的长信。回想起来,我也经常给他回信。也是一些长信,关于……哦,叶芝,我想。那个时候我们都是诗刊的编辑。他在剑桥,我在牛津。你知道吗?我们都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还是好朋友。嗯,现在也还是好朋友。这一切都是在我遇到你之前很久的事了。也是在他遇到你之前很久的事了。我想努力回忆起我是什么时候把他介绍给你的。我就是想不起来。我的确把他介绍给了你是吧?是的。但是什么时候呢?你记得吗?

爱玛 不。

罗伯特 你不记得了?

爱玛 不。

罗伯特 太奇怪了。

【停顿。

他不是我们婚礼上的伴郎吗,对吧?

爱玛 你知道他是的。

罗伯特 是啊。嗯,也许就是那个时候我把他介绍给你的。

【停顿。

有什么话是给我的吗,在他的信里面?

【停顿。

我的意思是,关于生意上的,和出版业有关的。他有没有发现什么新的、有独创性的天才?他在发现天才方面颇具才能,这

---

① 福特·马多克斯·福特(1873—1939),英国小说家、诗人、批评家。——译注

个老杰瑞。

爱玛　没有给你的话。

罗伯特　没有给我的话？连致意也没有？

【静场。

爱玛　我们是情人。

罗伯特　哈。是啊。我想就是那么回事，就是那种事情。

爱玛　什么时候？

罗伯特　什么？

爱玛　你什么时候想到的？

罗伯特　昨天。就是昨天。当我看见他信上的笔迹的时候。昨天之前我还一无所知。

爱玛　啊。

【停顿。

我很抱歉。

罗伯特　抱歉？

【静场。

在哪儿……发生的？肯定有点麻烦。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有两个孩子，他有两个孩子，还有妻子……

爱玛　我们有一套公寓。

罗伯特　哈。我明白了。

【停顿。

在尼斯？

【停顿。

一套公寓。那就是相当稳定了，你们的……呃……关系？

爱玛　是的。

罗伯特　多长时间了？

爱玛　有些时间了。

罗伯特　是的，可是准确一点，究竟多长时间了？

爱玛　五年。

罗伯特　五年？

【停顿。

内德一岁的时候。

【停顿。

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

爱玛　是的。他是你的孩子。杰瑞当时在美国。待了两个月。

【静场。

罗伯特　他从美国给你写信吗？

爱玛　当然。我也给他写信。

罗伯特　你告诉他你怀了内德吗？

爱玛　不是通过写信。

罗伯特　可是当你告诉了他，他知道我要当父亲的时候，他高兴吗？

【停顿。

我一直都很喜欢杰瑞。说实话，我喜欢他胜于我喜欢你。也许我自己应该和他有这么一段风流韵事。

【静场。

告诉我，你期待着我们一起去托切罗旅行吗？

1973 年,随后

第六场

【公寓。1973 年。夏天。

【爱玛与杰瑞站着,接吻。她提着一只篮子和一个包裹。

爱玛　亲爱的。

杰瑞　亲爱的。

【他继续搂着她。她笑。

爱玛　我得把这些东西放下来。

【她把篮子放到桌子上。

杰瑞　里面是什么?

爱玛　午餐。

杰瑞　什么东西?

爱玛　是你喜欢的。

【他倒酒。

我看起来怎么样?

杰瑞　很美。

爱玛　我看起来好吗?

杰瑞　好极了。

【他把酒递给她。

爱玛　(啜饮。)呣——

杰瑞　酒怎么样?

爱玛　真香啊。

杰瑞　你们去了托切罗吗？

爱玛　没有。

杰瑞　为什么没去？

爱玛　哦，我不知道。快艇罢工，还是什么的。

杰瑞　罢工？

爱玛　是的。就在我们去的那天。

杰瑞　啊。那冈多拉船[1]呢？

爱玛　乘冈多拉船是去不了托切罗的。

杰瑞　嗯，以前它们是能去的，对吧？在有快艇之前。你认为那时候他们是怎么去那儿的呢？

爱玛　要花几个小时吧。

杰瑞　是啊。我想也是。

【停顿。

我收到了你的信。

爱玛　好啊。

杰瑞　收到我的了吗？

爱玛　当然。想我吗？

杰瑞　想。其实，我过得不太好。

爱玛　怎么了？

杰瑞　哦，没什么。小毛病。

【她吻他。

---

① 威尼斯凤尾船。——译注

爱玛　我想念你。

【她转身，四下看。

你根本就……没来过这儿？

杰瑞　没有。

爱玛　要打扫打扫。

杰瑞　等会儿吧。

【停顿。

今天早上我和罗伯特说了。

爱玛　哦？

杰瑞　星期四我要带他去吃午餐。

爱玛　星期四？为什么？

杰瑞　嗯，轮到我了。

爱玛　不是，我是说，你为什么要带他去吃午餐？

杰瑞　因为轮到我了。上次是他带我去吃午餐的。

爱玛　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杰瑞　不知道。什么意思？

爱玛　你们的午餐有什么主题或目的吗？

杰瑞　没什么主题或目的。我们这么做已经很多年了。他请，然后我请。

爱玛　你误解我的意思了。

杰瑞　我吗？怎么误解了？

爱玛　嗯，很简单，你们经常会面，或者一起午餐，讨论某位作家或者某一本书，对吧？所以这些会面或午餐总有一个主题或目

的。

杰瑞　嗯，这次没有。

【停顿。

爱玛　你有没有发现什么新作家，在我离开的时候？

杰瑞　没有。萨姆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了。

爱玛　不会吧。

杰瑞　他被撞晕了。昏迷了大约有一分钟。

爱玛　当时你和他在一起吗？

杰瑞　不是。是朱迪思。他没事儿了。然后我就病了。

爱玛　哦，天哪。

杰瑞　所以我没时间做任何事。

爱玛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现在我回来了。

杰瑞　是的。

爱玛　哦，我读了斯平克斯的书，你给我的那本。

杰瑞　你认为怎么样？

爱玛　好极了。

杰瑞　罗伯特讨厌这本书。他不想出版它。

爱玛　他什么样？

杰瑞　谁？

爱玛　斯平克斯。

杰瑞　斯平克斯？他是个很瘦的家伙。大概五十五岁。整天戴着一副墨镜。一个人住在一个带家具的房间里。事实上，挺像这间的。他总是……不慌不忙的。

爱玛　他喜欢带家具的房间?

杰瑞　是的。

爱玛　我也喜欢。你呢?你喜欢这儿吗?我们的家?

杰瑞　好就好在没有电话。

爱玛　还有好就好在有我?

杰瑞　你说对了。

爱玛　我给你做饭,为你干活儿。

杰瑞　确实。

爱玛　我在威尼斯买了些东西——给这个家。

【她打开包裹,拿出一张桌布。把它铺在桌子上面。

你喜欢吗?

杰瑞　真好看。

【停顿。

爱玛　你觉得我们会不会一起去威尼斯呢?

【停顿。

不。多半不会。

杰瑞　那么说,你认为我不应该在星期四或星期五和罗伯特一起吃午餐?

爱玛　你为什么这么说?

杰瑞　你认为我根本就不该见他?

爱玛　我没这么说。你怎么能不见他呢?别傻了。

【停顿。

杰瑞　你离开的那段时间,我经历了一场恐慌。我当时正在我的办

公室里,和几个律师一起整理一份合同。我忽然想不起我把你的信放在哪儿了。我不记得把它放进保险柜里了。我说我得在保险柜里找个东西。我打开了保险柜。信不在那儿。我还得继续弄那份该死的合同……我眼前不停地闪现它躺在家里的某个地方,被人拿到……

爱玛　你找到那封信了吗?

杰瑞　信在一件夹克的口袋里——在我的衣橱里——在家里。

爱玛　上帝。

杰瑞　几个月前还有一件事——我没有告诉你。有天晚上我们在一起喝了酒。嗯,我们喝了酒,我到家的时候大约八点钟,刚一进门,朱迪思说,喂,你回来晚了点。对不起,我说,我和斯平克斯一起喝了点儿酒。斯平克斯? 她说,真奇怪,他刚打了电话,五分钟前,要和你通话,他没说他刚才和你在一起。你知道斯平克斯这个老家伙,我说,他总是马大哈,对吧? 也许他记起来了什么事情,他想说又没说的。等会儿我给他打电话。然后我就去看孩子们,接着我们一起吃晚饭。

【停顿。

听着。你还记得吗,什么时候来着,几年前,当时我们都在你家的厨房里,应该是圣诞节什么的,你记得吗,所有的孩子都在到处乱跑,我忽然把夏洛特抱起来,把她抛起来,抛得高高的,然后接住。你还记得她笑成什么样吗?

爱玛　大家都笑了。

杰瑞　她是那么高兴。当时还有你丈夫和我妻子,还有所有的孩子

们,都站在那儿,哈哈大笑,在你家厨房里。我老想起那个情景。

爱玛 其实,是在你家的厨房里。

【他拉起她的手。他们站着。他们上床,躺下。

为什么不把她抛起来呢?

【她抚摸他。他们拥抱。

1973 年，随后

第七场

【餐馆。1973 年。夏天。

【罗伯特坐在桌旁喝白酒。侍者把杰瑞带到桌旁。杰瑞坐下。

杰瑞　嗨，罗伯特。

罗伯特　嗨。

杰瑞　（对侍者。）我要一杯加冰的苏格兰酒。

侍者　加水吗？

杰瑞　什么？

侍者　你要加水吗？

杰瑞　不。不要水。就加冰。

侍者　好的，先生。

罗伯特　苏格兰酒？你通常不在午餐的时候喝苏格兰酒。

杰瑞　说实话，我有点不舒服。

罗伯特　啊。

杰瑞　要想舒服点儿的唯一办法，就是喝点苏格兰酒了——甭管是在午餐时候还是夜里。所以，只要有点不舒服，我就喝点苏格兰酒。

罗伯特　就像每天吃个苹果。

杰瑞　太对了。

【侍者拿来加冰的苏格兰酒。

干杯。

罗伯特　干杯。

侍者　这是菜单,先生。

【他递过菜单,离开。

罗伯特　你怎么样?除了有点不舒服以外?

杰瑞　很好。

罗伯特　可以打壁球啦?

杰瑞　等我的病完全好了,就打。

罗伯特　我以为你已经好了。

杰瑞　那你说我为什么午餐时候喝苏格兰酒?

罗伯特　是啊。我们真的必须打球了。我们有好多年没打了。

杰瑞　那么,今年你多大岁数啦?

罗伯特　三十六。

杰瑞　那就是说,我也三十六了。

罗伯特　差不多吧。

杰瑞　有点儿太激烈了,壁球。

罗伯特　给我打电话。我们要打一场。

杰瑞　威尼斯怎么样?

侍者　要点餐吗,先生?

罗伯特　我们来点什么?

【杰瑞看看他,然后看菜单。

杰瑞　我要甜瓜。嫩煎小牛肉加柠檬汁,一份蔬菜色拉。

侍者　蔬菜色拉一份。然后是意大利熏火腿加甜瓜?

杰瑞　不。只要甜瓜。要冰的。

罗伯特　我要意大利熏火腿加甜瓜。炸蒜味明虾。还有菠菜。

侍者　菠菜。谢谢，先生。

罗伯特　再来一瓶科尔沃比安科酒，马上。

侍者　好的，先生。乐意效劳。（他离开。）

杰瑞　他是一直在这儿的那个人，还是那个人的儿子？

罗伯特　你是问他儿子是否一直在这儿吗？

杰瑞　不，我是问那是不是他的儿子？我是说，这个人是不是一直在这儿的那个人的儿子？

罗伯特　不，是他爸爸。

杰瑞　啊。是吗？

罗伯特　他的意大利语说得很好。

杰瑞　是的。你的意大利语说得也不错，对吧？

罗伯特　不。过奖了。

杰瑞　不，真不错。

罗伯特　不，爱玛的意大利语才叫说得非常好呢。爱玛的意大利语很棒。

杰瑞　是吗？我不知道。

【侍者拿酒上。

侍者　科尔沃比安科酒，先生。

罗伯特　谢谢你。

杰瑞　怎么样，威尼斯？

侍者　威尼斯，先生？很美。意大利最美的一个地方。你看见墙上的那幅画了吗？那就是威尼斯。

罗伯特　确实如此。

侍者　你知道威尼斯没有什么吗?

杰瑞　没有什么?

侍者　交通拥堵。

【他微笑着走开。

罗伯特　干杯。

杰瑞　干杯。

罗伯特　你上一次去那儿是什么时候?

杰瑞　哦,有些年头了。

罗伯特　朱迪思怎么样?

杰瑞　什么? 哦,你知道的,还行。忙着。

罗伯特　孩子们呢?

杰瑞　挺好。萨姆跌倒——

罗伯特　什么?

杰瑞　不,不,没什么。那儿怎么样?

罗伯特　你以前和朱迪思去过那儿,对吧?

杰瑞　是的,可我们有好多年没去了。

【停顿。

夏洛特怎么样? 她喜欢那儿吗?

罗伯特　我想她喜欢。

【停顿。

我也是。

杰瑞　很好。

罗伯特　我去了一趟托切罗。

杰瑞　哦，真的吗？好地方。

罗伯特　不可思议的一天。我起得非常早——嗖嗖——渡过环湖——就到了托切罗。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

杰瑞　“嗖嗖”是什么意思？

罗伯特　快艇。

杰瑞　哦。我以为——

罗伯特　什么？

杰瑞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我显然是错了。我以为去托切罗是坐冈多拉船的。

罗伯特　那要花上几个小时。不，不用——嗖嗖——一大早就渡过了环湖。

杰瑞　听起来很不错。

罗伯特　我当时很孤独。

杰瑞　爱玛呢？

罗伯特　我想是在睡觉吧。

杰瑞　哦。

罗伯特　事实上，我一个人待了几个小时，在那个岛上。说真的，那是整个旅程的高潮。

杰瑞　是吗？嗯，听起来很奇妙。

罗伯特　是的。我坐在草地上，读叶芝。

杰瑞　在托切罗读叶芝？

罗伯特　他们确实般配。

【侍者端来食物。

侍者　一份甜瓜。一份意大利熏火腿加甜瓜。

罗伯特　意大利熏火腿是我要的。

侍者　请慢用。

罗伯特　爱玛读了你那个朋友的小说……他叫什么名字?

杰瑞　我不知道。什么名字?

罗伯特　斯平克斯。

杰瑞　哦,斯平克斯。是的。你不喜欢的那本。

罗伯特　我不想出版的那本。

杰瑞　我记得你的话。爱玛喜欢吗?

罗伯特　她好像是疯狂地爱上它了。

杰瑞　很好。

罗伯特　你自己也喜欢,对吧?

杰瑞　对。

罗伯特　那本书非常成功吗?

杰瑞　非常成功。

罗伯特　告诉我,你认为从这件事来看,我是一个过于挑剔的出版商呢,还是一个愚蠢的出版商?

杰瑞　一个愚蠢的出版商。

罗伯特　我同意你的意见。我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出版商。

杰瑞　不,你不是的。你在说什么呀?你是一个优秀的出版商。你在说什么呢?

罗伯特　我是一个糟糕的出版商,因为我讨厌书。或者说得准确点

儿，我讨厌散文。或者说得更准确点儿，我讨厌现代散文，我指的是现代小说，第一部和第二部小说，我觉得还有能力和感觉去判断，去投资，等到了第三部，看着它完成，看着它加上封套，看着为它举行餐会招待全国的文学编辑们，看着它在哈查德书店签名售书，看着那个幸运的作者把自己搞得筋疲力尽，所有这一切都是以文学的名义。你知道你和爱玛有什么共同之处吗？你们都爱文学。我是说你们都爱现代散文文学，我是说你们都爱这个新来的凯西或者斯平克斯写的新的小说。它让你们两个激动万分。

杰瑞　你一定是喝醉了。

罗伯特　是吗？你是说你不认为这本书让爱玛激动万分喽？

杰瑞　我怎么知道？她是你妻子。

【停顿。

罗伯特　对。对。你是对的。我不应该来问你。我不应该问任何人。

杰瑞　我想再要点儿酒。

罗伯特　好的，好的。服务员！再来一瓶科尔沃比安科酒。我们的午餐呢？这个地方要完蛋了。告诉你吧，威尼斯更糟糕。他们那儿什么也不管。我没喝醉。喝科尔沃比安科酒不会醉的。告诉你吧……昨天晚上……我睡得很晚……我讨厌白兰地……它和现代文学一样臭气熏天。不，瞧，我很抱歉……

【侍者拿酒上。

侍者　科尔沃比安科酒。

罗伯特　一人一杯。我们的午餐呢?

杰瑞　来了。

罗伯特　我来倒酒。

【侍者离开,拿走了甜瓜的盘子。

不,瞧,我很抱歉,再来一杯。我要告诉你是怎么回事,那就是回到伦敦真让我受不了。我很快乐,这是件稀罕事,不是在威尼斯,我说的不是在那儿,我说的是在托切罗,当我清晨漫步在托切罗的时候,独自一人,我很快乐,我想永远待在那儿。

杰瑞　我们都……

罗伯特　是的,我们都……有这种感觉,有时候。哦,你自己也会有,对吧?

【停顿。

我是说,其实没有发生什么问题,你瞧。我有家庭。爱玛和我两人都挺好的。我非常看重她。而且我真的认为凯西是个一流作家。

杰瑞　你真这样认为?

罗伯特　一流。我为能出版他的作品感到骄傲,是你发现了他,你真能干。

杰瑞　谢谢。

罗伯特　你的嗅觉相当灵敏,办事非常认真,我佩服你这一点。爱玛也是。我们经常谈到这个。

杰瑞　爱玛怎么样?

罗伯特　很好。什么时候你一定要过来喝上一杯。她很想见到你。

1971 年

第八场

【公寓。1971 年。夏天。

【公寓。厨房门开着。桌上摆着陶器、酒杯、酒瓶。

【杰瑞穿过前门进来，手里拿着钥匙。

杰瑞　嗨。

【爱玛的声音从厨房传出来。

爱玛　嗨。

【爱玛从厨房出来。她穿着一件围裙。

爱玛　我刚到这儿。我其实早就想来了。我在做炖菜。要花几个小时呢。

【他吻她。

你饿了吗？

杰瑞　是的。

【他吻她。

爱玛　不会是真的吧。我以后再也不做这个了。你坐下。我去把它炖好。

杰瑞　多漂亮的围裙啊。

爱玛　很好。

【她吻他，进厨房。

【她喊话。他倒酒。

爱玛　你刚才做了些什么？

杰瑞　就是走过花园。

爱玛　那儿怎么样?

杰瑞　非常美丽。没人。有一点儿雾气。

【停顿。

我坐了一会儿,在一棵树底下。那儿非常安静。我就那么看着蛇形画廊。

【停顿。

爱玛　然后呢?

杰瑞　然后我打了辆出租车来威塞克斯大道。31 号。我走上台阶,打开前门,然后上了楼梯,打开这扇门,发现你穿了一件新围裙,正在做炖菜。

【爱玛从厨房里出来。

爱玛　在炖着呢。

杰瑞　这会儿在炖着。

【爱玛给自己倒了一杯伏特加。

杰瑞　伏特加? 在午餐的时候?

爱玛　只是想喝一杯。

【她饮酒。

昨天我碰到朱迪思了。她告诉你了吗?

杰瑞　没有,她没说。

【停顿。

在哪儿?

爱玛　午餐的地方。

杰瑞　午餐？

爱玛　她没告诉你？

杰瑞　没有。

爱玛　那就奇怪了。

杰瑞　你是什么意思，午餐？在哪儿？

爱玛　福特纳姆玛森餐厅。

杰瑞　福特纳姆玛森餐厅？她在福特纳姆玛森餐厅干什么？

爱玛　她和一位夫人一起午餐。

杰瑞　一位夫人？

爱玛　是啊。

【停顿。

杰瑞　福特纳姆玛森餐厅离医院可是相当远啊。

爱玛　当然不远。

杰瑞　好吧……我想也不太远。

【停顿。

那你呢？

爱玛　我？

杰瑞　你在福特纳姆玛森餐厅干什么？

爱玛　和我姐姐午餐。

杰瑞　哦。

【停顿。

爱玛　朱迪思……没有告诉你？

杰瑞　其实我还没有和她碰面。昨天晚上我在外面待到很晚，和凯

西一起。今天早上她很早就走了。

【停顿。

爱玛　你觉得她知道吗?

杰瑞　知道?

爱玛　她知道吗?关于我们两个。

杰瑞　不会的。

爱玛　你确定吗?

杰瑞　她太忙了。在医院里。还要照顾孩子。她不喜欢……疑神疑鬼。

爱玛　但那些蛛丝马迹呢?难道她没有兴趣……来查查那些蛛丝马迹吗?

杰瑞　什么蛛丝马迹?

爱玛　嗯,一定会有……她能……找到的东西。

杰瑞　没有什么……她能找到的东西。

爱玛　哦。好吧,很好。

杰瑞　她有一个追求者。

爱玛　真的?

杰瑞　一个医生。他带她去喝酒。这真……让人恼火。我是说,她说仅此而已。他喜欢她,她也喜欢他,等等,等等……也许就是这些事情让我感到恼火。我不知道事情究竟怎么样了。

爱玛　哦,为什么她不能有个追求者呢?我也有个追求者。

杰瑞　谁?

爱玛　呃……是你,我想。

杰瑞　啊。是的。

【他拉住她的手。

我不仅是追求者。

【停顿。

爱玛　告诉我……你有没有想过……改变你的生活？

杰瑞　改变？

爱玛　嗯。

【停顿。

杰瑞　这不可能。

【停顿。

爱玛　你认为她会对你不忠吗？

杰瑞　不。我不知道。

爱玛　比如说，当你在美国的时候，或者现在？

杰瑞　不会的。

爱玛　你有过不忠吗？

杰瑞　对谁？

爱玛　当然是对我喽。

杰瑞　没有。

【停顿。

你……对我呢？

爱玛　没有。

【停顿。

如果她有，你会怎么办呢？

杰瑞　她不会的。她忙得很。她有许多事情要做。她是个出色的

医生。她喜欢她的生活。她爱孩子们。

爱玛　啊。

杰瑞　她爱我。

【停顿。

爱玛　啊。

【静场。

杰瑞　所有那一切都是有意义的。

爱玛　确实如此。

杰瑞　可是我爱慕你。

【停顿。

我爱慕你。

【爱玛拉起他的手。

爱玛　是的。

【停顿。

听着。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

杰瑞　什么?

爱玛　我怀孕了。是你在美国的时候。

【停顿。

这不是别人的。是我丈夫的。

【停顿。

杰瑞　是的。是的,当然。

【停顿。

我真为你感到高兴。

1968 年

第九场

【罗伯特与爱玛的家。卧室。1968 年。冬天。

【房间里灯光昏暗。杰瑞坐在阴影里。隔壁传来模糊的音乐声。

【房门打开。灯光。音乐。爱玛进来,关上房门。她走向镜子,看见杰瑞。

爱玛　老天。

杰瑞　我一直在等你。

爱玛　你是什么意思?

杰瑞　我知道你会来的。

【他喝酒。

爱玛　我只是进来梳梳头发。

【他站起来。

杰瑞　我知道你会的。我知道你会来梳头的。我知道你会离开聚会的。

【她走到镜子前,梳头。

你是一位漂亮的女主人。

爱玛　你不喜欢这个聚会吗?

杰瑞　你真美。

【他走近她。

听着。整个晚上我都在看着你。我必须告诉你,我想要告诉你,我不能不告诉你——

爱玛　请你——

杰瑞　你是不可思议的。

爱玛　你喝醉了。

杰瑞　我没醉。

【他抱住她。

爱玛　杰瑞。

杰瑞　我是你婚礼上的伴郎。我看见你穿着白色婚纱。我看见你穿着白色婚纱从我身边滑过。

爱玛　我没有穿白色婚纱。

杰瑞　你知道应该发生什么事吗？

爱玛　什么？

杰瑞　我应该在婚礼前拥有你，穿着白色婚纱的你。我应该玷污你，穿着白色婚纱的你，玷污穿着新娘礼服的你，在引领你进入婚礼之前，作为你的伴郎。

爱玛　我丈夫的伴郎。你最好朋友的伴郎。

杰瑞　不。是你的伴—郎。

爱玛　我必须回去了。

杰瑞　你真可爱。我为你而疯狂。我说的所有这些话，你不明白吗，我以前从来没有说过。你不明白吗？我为你而疯狂。这是一阵旋风。你去过撒哈拉沙漠吗？你听我说。这是真的。听着。你让我神魂颠倒。你是这样可爱。

爱玛　我不可爱。

杰瑞　你是这么美丽。瞧瞧你看着我的样子。

爱玛　我没有……看着你。

杰瑞　瞧瞧你正在看着我的样子。我不能再等待了，我被震惊了，我完全被倾倒了，你让我感到头昏目眩，你是珍宝，我的珍宝，我再也睡不着，不，听着，这是真话，我再也走不了，我会变成跛子，我会虚脱，我会崩溃，直到完全瘫痪，我的生命掌握在你手中，是你把我变成这个样子的，使我进入一种紧张性精神分裂症的状态的，你知道紧张性精神分裂症的状态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在这种状态下……在位的国王是一个空虚的国王，一个缺席的国王，一个孤寂悲伤的国王。我爱你。

爱玛　我丈夫就在门外。

杰瑞　每个人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都知道。但是他们都不知道，他们永远不会知道，他们处在另外一个世界里。我仰慕你。我疯狂地爱上了你。我不相信此时此刻任何人说已经发生的事已经真的发生了。没有发生任何事。没有。这就是唯一已经发生的事情。你的眼睛让我魂不守舍。我心醉神迷。你真是了不起。

爱玛　不是的。

杰瑞　是的。

〖他吻她。

〖她挣扎。

〖他吻她。

〖笑声停止。

【她挣脱开去。

【门开了。罗伯特出现。

爱玛　你最好的朋友喝醉了。

杰瑞　因为你是我最好的也是最老的朋友,而且今天又是我的主人,我决定趁这个机会告诉你的妻子,她是多么的美丽。

罗伯特　很对。

杰瑞　非常正确的是,要……要面对现实……还要做出表示,不必害羞,表示出一个人纯粹的赞赏,不受任何限制。

罗伯特　那是。

杰瑞　对你来说这是多么美妙啊,情况就是如此,她就是这么美。

罗伯特　非常对。

【杰瑞走近罗伯特,握住他的肘部。

杰瑞　我是作为你的老朋友这样说的。作为你的伴郎。

罗伯特　是的,没错。

【他拍了一下杰瑞的肩膀,转身,离开了房间。

【爱玛走向门口。杰瑞抓住了她的胳膊。她站住不动了。

【他们站住不动,互相对视。

山地语言

《山地语言》于 1988 年 10 月 20 日在国家剧院首演，演出人员如下：

年轻女人 …… 米兰达·理查森

年长女人 …… 艾琳·阿特金斯

军士 …… 迈克尔·冈邦

军官 …… 朱利安·沃德姆

看守 …… 乔治·哈里斯

囚犯 …… 托尼·海加思

戴风帽的男子 …… 亚历克斯·哈迪

第二个看守 …… 道格拉斯·麦克法伦

导演 …… 哈罗德·品特

设计 …… 迈克尔·泰勒

第一幕

监狱墙边

【一队女人。一位年长女人，捂着自己的手。她的脚边有只篮子。一位年轻女人，搂着年长女人的肩。

【一名军士上场，一名军官随上。军士指着年轻女人。

军士　姓名！

年轻女人　我们已经报了姓名。

军士　姓名？

年轻女人　我们已经报了姓名。

军士　姓名？

军官　（对军士。）别废话了。（对年轻女人。）有什么意见吗？

年轻女人　她被咬了。

军官　谁？

【停顿。

军官　谁？谁被咬了？

年轻女人　她。她的手受伤了。瞧。她的手被咬了。这是血。

军士　(对年轻女人。)你叫什么名字?

军官　闭嘴。

【他走向年长女人。

你的手怎么了?有人咬了你的手吗?

【年长女人慢慢抬起她的手来。他看了看。

是谁干的?谁咬了你?

年轻女人　一条杜宾犬。

军官　哪一条?

【停顿。

哪一条?

【停顿。

军士!

【军士走上前来。

军士　长官!

军官　看看这个女人的手。我看这根拇指都快掉了。(对年长女人。)

是谁干的?

【她盯着他。

是谁干的?

年轻女人　一条大狗。

军官　它叫什么名字?

【停顿。

它叫什么名字?

【停顿。

每条狗都有个名字！它们都会回应自己的名字。它们的养护人给它们起了名字，那就是它们的名字，那就是它们的名字！它们咬人之前，他们会叫它们的名字。这是正规程序。他们会叫它们的名字，然后它们才咬人。它叫什么名字？如果你告诉我说，我们有一条狗，没有叫它名字，它就咬了这个女人，我就把那条狗给杀了！

【静场。

现在——立正！肃静，立正！军士！

军士　长官？

军官　把每条意见都记下来。

军士　每条意见？有什么人提意见吗？

年轻女人　我们今天早上九点钟就被叫到这儿了。

军士　对。很对。今天早上九点。完全正确。你有什么意见？

年轻女人　今天早上九点我们就到这儿了。现在已经下午五点钟了。我们已经在这儿站了八个小时。在雪地里。你的士兵让杜宾犬吓唬我们。有一条狗咬了这个女人的手。

军官　那条狗叫什么名字？

【她看着他。

年轻女人　我不知道它的名字。

军士　我可以说话吗，长官？

军官　说吧。

军士　你们的丈夫，你们的儿子，你们的父亲，你们等着要探望的这些人，都是渣滓。他们都是国家的敌人。他们都是渣滓。

【军官走向女人们。

军官　现在听着。你们都是山区的人。你们听见我的话了吗？你们的语言已经死了。被禁止了。在这个地方，不允许说你们的山地语言。你们不能对你们的男人说你们的语言。不允许的。你们都明白吗？你们不能说它。那是违法的。你们只能说首都的语言。在这个地方只准说这种语言。如果你们要在这个地方说你们的山地语言，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这是一条军规。这是法律。你们的语言被禁止了。它死了。任何人都不许说你们的语言。你们的语言再也不存在了。有问题吗？

年轻女人　我不说山地语言的。

【静场。军官和军士慢慢地围着她转。军士把手放在她的臀部。

军士　你说什么语言？你他妈的说什么语言？

军官　军士，这些女人迄今为止没有犯罪。记住。

军士　长官！但是你也没说她们没有罪吧？

军官　哦，没有。哦，没有，我没有这么说。

军士　这个人老惹事。她的罪挺大的。

军官　她没有说山地语言。

【年轻女人躲开军士的手，转身面对着这两个男人。

年轻女人　我叫萨拉·约翰逊。我来看望我丈夫。这是我的权利。他在哪儿？

军官　给我看看你的文件。

【她递给他一张文件。他查看文件后，转向军士。

他不是从山区来的。他不属于这一批人。

军士　她也不属于这一批。我看她好像是他妈的知识分子。

军官　可是你说她的屁股会扭。

军士　知识分子的屁股扭得最好。

【暗场。

第二幕

会见室

【一个囚犯坐着。年长女人坐着，带着篮子。一个看守站在她身后。

【囚犯与女人用一种浓重的乡村口音说话。

【静场。

年长女人　我有面包——

【看守用一根棍子捅她。

看守　禁止。禁止说这种语言。

【她看他。他捅她。

这是被禁止的。(对囚犯。)告诉她说首都的语言。

囚犯　她不会说。

【静场。

她不说这种语言。

【静场。

年长女人　我有苹果——

【看守捅她，叫喊。

看守　禁止！禁止禁止禁止！老天！(对囚犯。)她明白我说的话吗？

囚犯　不明白。

看守　她不明白？

【他弯下腰来对着她。

你不明白？

【她瞪着他。

囚犯　她老了。她理解不了。

看守　那是谁的错呢?

【他笑了。

不是我的错,我可以告诉你。我还要告诉你另外一件事情。我有一个老婆和三个孩子。而你们都是一堆渣滓。

【静场。

囚犯　我也有一个老婆和三个孩子。

看守　你有什么?

【静场。

你有什么?

【静场。

你跟我说什么?你有什么?

【静场。

你有什么?

【他拿起电话,拨号。

军士?我在蓝色房间……是……我想我应该报告,军士……我想我这儿有个家伙在找麻烦。

【灯光半暗。人物不动。

【声音继续。

年长女人的声音　孩子在等你。

囚犯的声音　你的手被咬了。

年长女人的声音　他们都在等你。

囚犯的声音　他们伤了我妈妈的手。

年长女人的声音　当你回到家的时候，会受到热烈欢迎的。大家都在等着你。他们都在等着你。他们都在等着见到你。

【灯亮。军士进来。

军士　谁在找麻烦？

【暗场。

第三幕

黑暗中的声音

军士的声音　那个该死的女人是谁？那个该死的女人在这儿干什么？谁让那个该死的女人进这个该死的门的？

第二个看守的声音　她是他老婆。

【灯亮。

【走廊。

【一个头戴风帽的男人被看守和军士抓着。年轻女人隔着一段距离盯着他们。

军士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接待“可爱之极女士”的？谁有该死的“杯杯香”汽酒？谁能给“可爱之极女士”一杯“杯杯香”汽酒？

【他走向年轻女人。

你好，小姐。对不起。恐怕是管理上面有点纰漏。他们让你走错了门。简直不敢相信。有人将会为此付出代价的。不管怎么说，现在，我能为你做点儿什么，亲爱的女士？就像电影里他们说的那样？

【灯光半暗。人物不动。

【声音继续。

戴风帽男人的声音　我看着你睡觉。然后你的眼睛睁开了。你向上看着我微笑。

年轻女人的声音　你微笑了。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我看见你在我上面，微笑着。

戴风帽男人的声音　我们去一个湖上玩。

年轻女人的声音　那是在春天。

戴风帽男人的声音　我抱着你。我温暖着你。

年轻女人的声音　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我看见你在我上面，微笑着。

【灯亮。戴风帽的男人倒下。年轻女人惊叫。

年轻女人　查利！

【军士打了个响指。看守把那个男人拖了出去。

军士　是的，你走错了门。这一定是电脑的问题。电脑出了毛病。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想要这个地方生活的任何方面的任何信息的话，那么每周二我们都有一个人在办公室里，除了下雨天。他管着下面的人。那个时候给他打个电话，他就会关照你。他叫多克斯。约瑟夫·多克斯。

年轻女人　我能和他搞一下吗？要是我和他搞一下，所有的事情都能摆平吗？

军士　当然。没问题。

年轻女人　谢谢你。

【暗场。

第四幕

接待室

〖看守，年长女人，囚犯。

〖静场。

〖囚犯脸上有血。他坐着，发抖。年长女人不动。看守看着窗外。

他转身看着他们两人。

看守　哦，我忘了告诉你们。他们已经改了规定。她可以说话。她可以用她自己的语言说话。除非另有通知。

囚犯　她可以说话？

看守　是的。除非另有通知。这是新规定。

〖停顿。

囚犯　妈妈，你可以说话了。

〖停顿。

妈妈，我跟你说话呢。你明白吗？我们可以说话了。你可以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和我说话。

〖她不动。

你可以说话了。

〖停顿。

妈妈。你听见我的话了吗？我在用我们自己的语言跟你说话呢。

〖停顿。

你听见我的话了吗？

【停顿。

这是我们的语言。

【停顿。

你能听见我的话吗？你听见我的话了吗？

【她不回答。

妈妈？

看守　告诉她，她可以说她自己的语言了。新规定。除非另有通知。

囚犯　妈妈？

【她不回答。她坐着不动。

【囚犯颤抖得更厉害了。他从椅子上跌落，跪在地上，开始喘息，剧烈摇摆。

【军士走进房间，仔细观察在地上扭动的囚犯。

军士　（对看守。）看看这个。你违反规定去帮他们一把，他们就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暗场。

月光

《月光》于 1993 年 9 月 7 日在伦敦阿尔梅达剧场首演，演出人员如下：

安迪　五十多岁的男人 …… 伊恩·霍尔姆

贝尔　五十岁的女人 …… 安娜·梅西

杰克　二十八岁的男人 …… 道格拉斯·霍奇

弗雷德　二十七岁的男人 …… 迈克尔·希恩

玛丽亚　五十岁的女人 …… 吉尔·约翰逊

拉尔夫　五十多岁的男人 …… 爱德华·德·苏扎

布里奇特　十六岁的女孩 …… 克莱尔·斯金纳

导演 …… 戴维·莱维克斯

设计 …… 鲍勃·克劳利

三个主要表演区域：

1. 安迪的卧室——装修豪华。

2. 弗雷德的卧室——破旧简陋。

（这两个房间处于不同的位置）

3. 布里奇特现身、安迪在夜间穿行以及杰克、弗雷德和布里奇特表演他们的场景的区域。

【布里奇特在昏暗的灯光下。

布里奇特　我睡不着。没有月亮。天太黑了。我想我得下楼去走走。我不会弄出声音的。我会很安静的。没有人听得见。天太黑了，我知道在黑暗中所有东西都会更加安静。但是我不想让人知道我在黑暗中到处走动。我不想吵醒我的爸爸和妈妈。他们都太累了。为了我和我的兄弟们他们牺牲了太多自己的生活。事实上，是他们的全部生活。他们所有的精力，他们所有的爱。他们需要安安静静的睡眠，舒舒服服地醒来。我一定要看见这种情况发生。这是我的任务。因为我知道，当他们看到我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他们的生命所留下的一切。

【安迪的卧室。

【安迪在床上。贝尔坐着。

【她正在刺绣。

安迪　男孩子们去哪儿了？你找到他们了吗？

贝尔　我正在找呢。

安迪　你已经找了几个星期了。还没找到。真是可笑至极，连猫都

会发笑的。咱们家有猫吗？

贝尔　有的。

安迪　它笑了吗？

贝尔　它开怀大笑了。

安迪　笑什么呢？我猜是笑我吧。

贝尔　你自己的宝贝猫为什么会笑你呢？当它还小，你也还小的时候，它就是你亲爱的小猫咪了，你逗它、拍它、宠它、爱它，那它为什么会，又怎么能笑它的主人呢？这真让人难以置信。

安迪　但它是在笑什么人吗？

贝尔　它在笑我。笑我太笨。笑我没有找到男孩子们，笑我没有把他们带到临终的父亲床前。

安迪　这还差不多。你是被猫嘲笑的最佳对象。我曾经是多么爱你啊。

【停顿。

你曾经是一个多么好的女人啊。你有过一颗多么好的心啊。当然，你现在还有。我从这儿就可以听见它的跳动。怦怦地跳。

【停顿。

贝尔　你能感觉到什么吗？你感觉到什么了？你觉得热吗？冷吗？还是都有？你感觉到什么了？你觉得腿冷吗？还是热呢？你的手指呢？手指怎么样？冷吗？还是热呢？还是既不冷也不热呢？

安迪　这是开玩笑吗？我的上帝，她在拿我开心搞笑。我的妻子。

在我临死的时候。她像那只该死的猫一样坏。

贝尔　也许是因为我受的是教会女校的教育，“开心搞笑”这个词让我有些困惑。

安迪　困惑！你这辈子都过着贪婪、淫荡、好色的生活，从来没有困惑过。

贝尔　你也许是快要死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就可以彻底胡说八道。

安迪　我为什么快要死了，嗯？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如果你是好人，你就不会死。如果你是坏人，你就会死的。

贝尔　我们姑娘们当然知道“搞”这个动词，是啊，当然是它的六种形式。我搞，你搞，她搞，等等。

安迪　我们姑娘们！上帝啊！

贝尔　但是，“搞笑”这个词我们真不明白。

安迪　它的意思就是嘲笑！它的意思就是嘲弄。它的意思是嘲笑！嘲笑！嘲笑！

贝尔　是吗？真奇怪。对于这一点，有什么合理的解释吗？

安迪　猴年马月之前，理性就已经完蛋了，从此之后消失不见了。所有你那些个著名的理性都扔进了粪坑里。在粪坑里咕嘟冒泡，一去不复返了。这就是它的命运，亲爱的！这一直是你那些个著名的理性知识的命运，在酸奶油和泔水桶里给活活淹死。

贝尔　哦，冷静一点，看在上帝的分上。

安迪　为什么？为什么？

【停顿。

你是什么意思？

【弗雷德的卧室。

【弗雷德在床上。杰克进来向他走去。

杰克　弟弟。

弗雷德　哥哥。

【杰克坐在床边。

杰克　怎么样啊，我的小弟弟？

弗雷德　苦中作乐。处变不惊。

杰克　一切都会好的。一切事情都会好起来的。

【停顿。

弗雷德　今年你打算让我怎么度假？搞艺术还是去海边玩？

杰克　我想，对于像你这样能干的人来说，两者都需要一些。

弗雷德　或者两者都不需要。

杰克　重要的是让你始终保持高昂斗志。

弗雷德　高到什么程度？

杰克　嗯……比如……中国人有多高？

弗雷德　很高。

杰克　那就那么高吧。

【停顿。

弗雷德　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在写诗了，对吧？

杰克　我在能识字之前我就在写诗了。

弗雷德　听着。我还知道，在你会说话之前你就在写诗了。

杰克　听着！在我出生之前我就在写诗了。

弗雷德　所以你会说，你还真是个人物？

杰克　货真价实。

弗雷德　不折不扣。

杰克　正是这样。

【静场。

弗雷德　听着。我正在进行全盘考虑。我要告诉你我们需要什么。

我们需要资本。

杰克　我已经弄到了。

弗雷德　你已经弄到了？

杰克　我已经弄到了。

弗雷德　你从哪儿弄到的？

杰克　老天所赐。

弗雷德　上帝。

杰克　正是。

弗雷德　你在开玩笑吧。

杰克　不，不，在我出生那天，我爸爸就已经全都考虑好了。

弗雷德　哦，你爸爸？就是那个和你妈妈睡觉的人吗？

杰克　我爸爸全都考虑好了。他仔细权衡了利弊，随即召开了一个会议。他召开了一个他的财产托管理事会会议，你明白，来讨论所有相关的问题。我爸爸是一个非常周到的人。他总是提倡会议要准时和节俭，他总是密切注意着各种诽谤、暴食和鸡

奸行为。

弗雷德　那么他也算是一种真正的批判力量了？

杰克　他做这些不是为了快乐或荣耀。让我说得更加清楚一些。

他不要喝彩。他不追求这个。他不要感谢。他并不追求这个。

他不要自渎。他也不追求这个。很抱歉——我是想说他不要

赞扬[①]——

弗雷德　哦，真的不要吗？

杰克　他也不追求这个。

【停顿。

我想为我刚才因为注意力不集中而造成的口误道歉。

弗雷德　这种事谁都会发生的。

【停顿。

我爸爸严格按照法律条文办事。

弗雷德　和根据经验法则办事差不多。

杰克　没那么直截了当，没有。

弗雷德　但是这个托管理事会，我觉得，不管你怎么想，也不能说是

一群成分特别复杂的人员吧？

杰克　既不复杂，也不随意。然而，他们都在严格和精密的控制之下。只允许他们在一段会议期间上洗手间一点五次。他们掐着时间上厕所。

弗雷德　议案通过了吗？

---

① 英文中自渎（masturbatien）与赞扬（approbation）字形相近。——译注

杰克　议案通过了，九票对四票，乔洛克斯弃权。

弗雷德　情况不太好，听起来。

杰克　教区牧师站了起来。他说，这是一件非常罕见的事情，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一个风华正茂的人居然要将他的个人财产——没有附加条件或者保留条款——留给他刚出生的儿子，在这个婴儿出生当天——在这个男孩有机会说话、追求未知事物、为朋友喝醉酒、欺骗女人，或者用一根羽毛给他的屁股搔痒之前——

弗雷德　谁的屁股？

杰克　这是一项法案，教区牧师继续说，这项法案，由于具有英勇无畏的远见卓识，百折不回的道德意志，坚定不移的知识眼光，高贵的哲学公正，热情的宗教信念，深沉的强烈情感，血气方刚的精神锐气，令人赞叹的理论水平——而独树一帜。

弗雷德　相当于一个盘腿后空翻。

杰克　这项法案，教区牧师继续说，它没有丝毫的瑕疵，而是闪耀着光华。

弗雷德　所以这位教区牧师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杰克　托管理事会里唯一一位不为所动的成员是我的叔叔鲁弗斯。

弗雷德　现在你在跟我说，你有一位叔叔叫做鲁弗斯。你是在跟我说这个吗？

杰克　鲁弗斯叔叔不为所动。

弗雷德　为什么不？我知道答案吗？我想我是知道的。我想我知道。对吗？

【停顿。

杰克　我想你知道。

弗雷德　我也这么想。我想我知道。

杰克　我也这么想。

【停顿。

弗雷德　答案就是，你爸爸有点儿囊中羞涩。

杰克　他以一种极为惊人的方式，花光了他所有的钱。

弗雷德　就在几天之前，他还在博格诺里吉斯的码头上花掉了一大笔。

杰克　试试手气。

弗雷德　他对于赌场的迷恋已经病人膏肓。

杰克　银子没了。

弗雷德　金子没了。

杰克　绿宝石没了。

弗雷德　红宝石也没了。

杰克　在华尔街没有宝石——

弗雷德　在银行一无所有。

杰克　是的——必须也将会这么说——多年以前，在科茨沃兹的那个美好舒适的夏日早晨，我爸爸在托管理事会会议上做了演讲，可以从中看出，他不是一个江湖骗子——一个幼稚儿童——一个奸佞之徒——一个傻瓜——一个恶棍——

弗雷德　就是一个圣人。

【玛丽亚向他们走来。杰克站起来。

玛丽亚　你们还记得我吗？我是你们妈妈最好的朋友。你们两个都这么高了。我记得你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当然还有布里奇特。有一次，我带着你们几个去动物园，和你们爸爸一起。我们喝了茶。你们还记得吗？我经常去喝茶，和你们妈妈。那个时候，我们喝过多少次茶啊！我的三个孩子都很不错。萨拉干得非常出色，卢西恩在领事馆里发展很好，至于苏珊娜，什么也挡不住她。可是你们还记得我们大家经常玩的文字游戏吗？那时我们常在公园里散步。就是在那儿，我们遇见了拉尔夫。他当时正在给一场足球比赛当裁判。哦，我不知道，他当裁判时是那么自信，那么威严。给你妈妈和我……留下了那么深刻的印象。他总是能够预见比赛。他知道球会踢向哪儿。渗透性。我想用这个词最合适。他的渗透性与我见过的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当然，这算是不错了。不管怎么说，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有渗透的特质。但是，当然是在那个时候——我不否认——我对你们爸爸很有好感。你们妈妈也是——对你们爸爸。说到渗透性，你们爸爸基本上没有，但是当他处于困境时，他并不掩饰自己的难为情。我是说，他不是一个善于伪装的人，他不浪费宝贵的时间。还有他的舞跳得多好啊。他的舞跳得多好啊。他是华尔兹舞跳得最好的人之一。一种消失已久的优雅和魅力。一种极为少见的沉着和威严。他直接注视着你的眼睛。坚定不移。随着他的旋转，你滑过了地板。一种罕见的天赋。但在当时，我还年轻。你们妈妈也是的。你们妈妈非常年轻，总是青春焕发的。我——我必须说——特别是当我

看见你们妈妈在你们爸爸的带领下旋转着滑过地板的时候——我就感到就像是花蕾在处处绽放。我想我简直要疯了。

【安迪的房间。

【安迪和贝尔。

安迪　我要告诉你关于我的一些事情。在我的工作生涯中，我都在一张公用办公桌上埋头苦干，没人能在我的工作程序中找到任何瑕疵。没人能发现最轻微的疏忽或错误。从来没有。我激励着其他人。我激励着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男女们。我激励着他们全力以赴，奋勇直前，不惜一切代价，坚持对于这个体制的信仰，这个体制毕竟确保了对于我们所有生活的良好管理，妥善地照顾着我们，关怀着我们。我是个一流的人民公仆。我得到了赞扬与尊重。我没有说我得到了爱。我并不想得到爱。没有一位称职的人民公仆能够容纳这种东西。它是多余的。是一种累赘。不，不，我要告诉你我是什么人。我是正义神殿里的一股既让人羡慕又令人畏惧的力量。

贝尔　可是你从来没有在办公室里骂过人吗？

安迪　我从来不在办公室里说下流话。肯定没有。我只有在家里才说下流话，这种话就是在家里说的。

【停顿。

哦，还有件事情我忘记告诉你了。有一天我偶然碰上了玛丽亚，在我生病之前。她邀请我去她的公寓尝尝葡萄干布丁。我对她说，如果你现在就想把大腿露出来的话。

贝尔　是的，你一直对她怀有一种强烈的情欲。

安迪　一种强烈的情欲？你这么想吗？

贝尔　她对你也是如此。

安迪　这就是蓝色加勒比海白色沙滩上的流言蜚语吗？我要死了。我快要死了吗？

贝尔　如果你要死的话，你就会死的。

安迪　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贝尔　你会死的，如果你要死的话。

安迪　我有时以为我娶了一个满口胡言乱语的疯子！但我总是愿意看到事情光明的一面。按照你的意思，我能再看见春天吗？我能看见下一个春天吗？能看见百花齐放吗？

贝尔　这话说得多动人啊。你知道吗，你以前从来没有说过这么动人的话。你以前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事。

安迪　哦，那又怎么样呢？我已经说了其他的事，对吧？许多其他的事。我的一生。我已经说了我一生中的许多其他的事。

贝尔　是的，的确，在你的全部生活中，在你的一切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中，你所使用的语言从某种程度上说是非常粗俗、野蛮、愚蠢、幼稚、下流和冷酷的。和你一起待不了十分钟，大多数人就想呕吐。但这并不是说，在这种邪恶和疯狂的外表下，就不存在着一种细腻的，甚至是诗意的敏感，一种黄金时代的年轻人的敏感，我们的父辈所处的黄金时代的年轻人的敏感。

【静场。

安迪　无论如何，我承认这一点。你自己也总是对玛丽亚怀有一种

强烈的情欲。她对你也是如此。但是我要说清楚一点。我从来不嫉妒。那时我不嫉妒。现在我也不嫉妒。

贝尔　你为什么要嫉妒呢？她曾是你的情人。在我们婚姻早年美好的岁月之中她一直都是。

安迪　她一定向你提到过我。

【停顿。

过去像是一团迷雾。

【停顿。

有一次……我记得……有一次……有个女人穿过一个黑暗的房间向我走来。

【停顿。

贝尔　那是我。

【停顿。

安迪　你？

【第三个区域。

【灯光昏暗。布里奇特。

布里奇特　我在一个茂密的丛林中慢慢走着。但我并不感到窒息。我能呼吸。那是因为我能透过树叶看见天空。

【停顿。

我被花儿围着。木槿，夹竹桃，九重葛，兰花槛。我脚下的草地是松软的。

【停顿。

我越过多少艰难险阻才到达这里。荆棘，岩石，刺人的荨麻，带倒钩的铁丝网，沟渠里男人和女人的尸骨。那儿无处藏身。那儿没有退路。那儿没有缓冲，没有隐蔽。

【停顿。

但是这里有隐蔽之处。我可以躲藏。我藏了起来。花儿围绕着我，但是它们不会阻挡我。我是自由的。隐蔽而又自由。我不再是一个囚徒。我不再迷失。没有人能够发现我或者看见我。只有这座丛林的眼睛，树叶中的眼睛，可以看见我。但是它们不想伤害我。

【停顿。

有一股燃烧的气味。一股天鹅绒的气味，非常浓厚，一阵钟声般的回响。

【停顿。

世界上没有人能够发现我。

【弗雷德的卧室。

【弗雷德和杰克，坐在一张桌子旁边。

杰克　你说你叫什么名字来着？我记在什么地方了。

弗雷德　麦克弗森。

杰克　太奇怪了。我以为是叫冈萨雷斯。你出生在图亭公地，我说得对吧？

弗雷德　我是应你的迫切要求来到这里的。你想向我请教。

杰克　我那么做了吗？

弗雷德　当我说“你”的时候，我并不一定是指你。我指的是“他们”。

杰克　你是说凯拉维。

弗雷德　凯拉维？我不认识凯拉维。

杰克　你不认识？

弗雷德　你的名字是他们给我的。

杰克　什么名字？

弗雷德　桑德斯。

杰克　哦，是的。

弗雷德　他们没有提到凯拉维。

杰克　当你说“他们”的时候，按照我的理解，你指的不是“他们”。

弗雷德　我指的是一个叫西姆斯的男子。

杰克　吉姆·西姆斯？

弗雷德　不是。

杰克　好吧，如果不是吉姆·西姆斯的话，那我就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西姆斯了。

弗雷德　我无所谓。

杰克　我衷心地希望你是对的。

〔弗雷德浏览报纸。

哦，对了，过一会儿曼宁要顺便过来看看你。

弗雷德　曼宁？

杰克　是的，就是问一声好。他不会待很长时间的。他是在去赫德斯菲尔德的路上。

弗雷德　曼宁?

杰克　赫德斯菲尔德,是的。

弗雷德　我不认识什么曼宁。

杰克　我知道你不认识。这就是他要顺便过来看看你的原因。

弗雷德　喂,请注意。我想这事儿我不能考虑。刚才是凯拉维,现在又是曼宁。这两个人我不但从来没见过,而且从来没听说过。恐怕我得回去把这件事儿跟我的人说说。我得搞个关于这件事的情况通报。

杰克　哦,我非常抱歉——当然——听了曼宁的另外一个名字,你一定就认识了。

弗雷德　什么名字?

杰克　罗林斯。

弗雷德　我认识罗林斯。

杰克　我没有权利称呼他曼宁。

弗雷德　是的,如果他就是我认识的那个罗林斯的话。

杰克　他就是你认识的那个罗林斯。

弗雷德　嗯,这就让我们马上回想起了凯拉维。凯拉维的另外一个名字是什么?

杰克　桑德斯。

【停顿。

弗雷德　可这是你的名字呀。

【拉尔夫走向杰克和弗雷德。

拉尔夫　孩子们,你们小时候特别爱玩足球吗?也许不是。也许想

着别的东西。比如和女孩子接吻。外国文学。斯诺克台球。我看得出体型。我可以根据肤色辨别，我可以根据姿态辨别，我可以根据一个人的举止表现辨别出他是否具有户外活动的倾向。你们的爸爸从来不能算是一个天生的运动员。根本不是。他是个思想家。是的，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属于思想的领域，对此我毫不怀疑。虽然，思想太多，或者自称为思想的东西太多也有麻烦，那就是它纯属扯淡。浪费你和我的时间。你以为这些思想在装模作样地做什么？嗯？它假装在把事情搞清楚，你瞧，它假装在澄清事情。可它真正做的是什么呢？嗯？你怎么想？我来告诉你吧。它在迷惑你，它在蒙蔽你，它迫使你胡思乱想，把你搞得晕头转向，晕头转向到了极点，以至于直到晚上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是身在何处，要去何方。我一直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我有航海经验。我曾经当过一艘帆船的船长。水手长的名字叫里佩尔。不过在海上干了几年之后，我决定到艺术领域去碰碰运气。我尝试干过一些业余裁判的工作，但是不太成功。不过我有一种天生的表演才能，我也弹过钢琴，我还会画画。可我应该当个建筑师。那儿有钱可挣。是你们的父母促使我走向了诗歌和艺术。他们改变了我的生活。然后，当然我就娶了我的妻子。一个不错的女人，但是要求太高。她又好吃又好穿。她的眼睛是黑色的，很可怕。我拜倒在她的脚下。那时的生活忙忙碌碌。爱情，足球，艺术，偶尔喝上一杯。告诉你吧，我喜欢的是果味白葡萄酒，但在当时你不能这么说。

【第三个区域。

【杰克十八岁，弗雷德十七岁，布里奇特十四岁。

【布里奇特和弗雷德坐在地板上。杰克站着。

【一台录音机正在放音乐。

弗雷德　为什么我不能去？

杰克　我已经告诉你了。车里坐不下。

布里奇特　哦，你把他带上吧。

杰克　车里坐不下。这不是我的车。我只是个乘客。我自己能搭上车已经是够幸运的了。

弗雷德　可是，如果我不能和你一起去的话，整整一个晚上我能干什么呢？我就得和她一起待在这儿了。

布里奇特　哦，上帝，我希望你把他给带上。要不然我就得和他一起待在这儿了。

杰克　好了，你们是亲戚呀。

弗雷德　麻烦就在这里。

布里奇特　（对弗雷德。）你跟他也是亲戚呀。

弗雷德　是的，但是一旦我去了这个演唱会，我就会甩开他。我们再也不用见面。他仅仅是一种运输工具。谈不上什么情感或者家庭之爱。

布里奇特　哦，那就跟他去吧。

杰克　我告诉你，他不能去。车上没有一点地方了。这不是我的车！我没有车。

弗雷德　这就是整件事情的可悲之处。如果你有一辆车，那就什么事情也没有了。

布里奇特　瞧，我不想让他和我一起待在这儿，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真的只想一个人待着。

弗雷德　格丽泰·嘉宝！你长大了想当个电影明星吗？

布里奇特　哦，住嘴。你知道我想干什么。

弗雷德　干什么？

布里奇特　当个理疗师。

杰克　她想当个伟大的理疗师。

弗雷德　她必须放非常轻柔的音乐，这样她的病人才不会感到受罪。

布里奇特　前几天我为你处理了脖子，你可没有抱怨呀。

弗雷德　没错。

布里奇特　你发作过一次，我帮你解除了。

弗雷德　没错。

布里奇特　当时你并没有抱怨呀。

弗雷德　现在我也没有抱怨呀。我认为你很出色。我知道你很出色。我知道你会成为一个出色的理疗师。但是我还是想去阿默舍姆的演唱会。这不等于说我认为你不出色。

布里奇特　哦，去阿默舍姆吧，请便！你认为我并不需要有人和我待在一起，对吧？我不是孩子了。反正，我打算看这本书。

杰克　你并不想自己一个人待着。

布里奇特　我就想自己一个人待着。我要看这本书。

弗雷德　我连一本书也没有。我是说——我有书——但是它们一点意思也没有。

杰克　好了，我要去阿默舍姆了。

弗雷德　那我呢？

布里奇特　哦，看在上帝的分上，要么带他去阿默舍姆，要么不带他去阿默舍姆，要么就把嘴闭上！你们两个！

【停顿。

杰克　好了，我要去阿默舍姆了。

【他走了。布里奇特和弗雷德坐着没动。

【音乐还在放送。

【安迪的房间。

【安迪和贝尔。

贝尔　今天我要给你一碟蘑菇炒蛋，一些蔬菜沙拉——还有一个苹果。

安迪　你真是太好了。要是没有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真的。要是没有你，我就会不知所措。我会崩溃的。是的，我其实正在崩溃——但是如果没有你的话，我就连一点获救的机会也没有。

贝尔　你不是一个坏人。你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那种大嘴巴。你没办法克制自己。这是你的天性。只要你能经常闭上嘴巴，和你一起生活还是可以忍受的。

安迪　请允许我吻你的手。我欠你太多了。

【他看着她的刺绣。

哦，我正想问你呢，你在那儿做什么呢？一张裹尸布吗？你打算等我死了之后，用它把我包起来吗？那你可得加快进度了。我很快就要死了。

【停顿。

他们在哪儿？

【停顿。

两个儿子。都不在。漠不关心。他们的爸爸快要死了。

贝尔　他们是好孩子。我一直在想平常他们是怎么帮我洗洗涮涮的。还有晾干。清理桌布，清洗，晾干。你记得吗？

安迪　你说的是在黄昏的时候？柔和的光线透进厨房的窗户？街角那边的教堂传来晚祷的钟声？

【停顿。

他们都是混蛋。他们两个。一直都是。你还记得那一次吗，我请杰克打扫橱柜？好了——我跟他说——我得承认——我没有请他——我跟他说，那儿脏得要命，而他一个星期连个手指头也没有动。另外一个也是。懒得要命，游手好闲。总之，我所做的，就是——非常礼貌地——请他打扫那个该死的橱柜。他竟然拒绝了！你还记得他看着我的样子吗？他竟然拒绝了！

【停顿。

现在看看他们！他们现在什么样子！一对寄生虫。靠国家养活着。靠国家养活着！我敢说你经常从你的小钱箱里拿钱接济他们，对吧？因为他们一直都爱着他们亲爱的妈妈。他们帮

她洗洗涮涮！

【停顿。

我得活动活动腿了。到公园去，看一场足球赛，不管下雨还是天晴。我的那个老朋友叫什么名字来着？过去每个周末都给业余比赛当裁判的？在公园？可爱的家伙。他们对他很不友好。把他当成了嘲笑的对象。总是不服从或者不尊重他做出的裁决。他们对他大喊，他们对他尖叫，他们用各种各样难听的话来骂他。我总是非常紧张地站在边线那儿看比赛。我一直记得他那有气无力的哨声。多少年来，这种哨音一直在我耳边回响，沉闷而又沮丧。他叫什么名字？现在我快要死了，他也许已经死了。

贝尔　他没死。

安迪　为什么没死？

【停顿。

他叫什么名字？

贝尔　拉尔夫。

安迪　拉尔夫？拉尔夫？这怎么可能呢？

【停顿。

好吧，即使他的名字叫拉尔夫，他仍然是一个最敏感、最聪明的人。我最好的朋友。但是如果说他有什么的话，那么就是病理学的特异体质。当他坐下来的时候，他非常可靠，但是当他站起来的时候，我是说，当他运动的时候，当你和他一起走在街上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了。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

人，你明白。他很少说话，但他总是在思考。问题在于——他的步伐总是跟他的思想一致。如果他是在慢慢地思考，那么他走起路来就好像是艰难地跋涉在泥潭里，或是爬行在果酱里。如果他是在快速地思考，那么他走起路来就像飞逝的闪电，你没法跟上他，望尘莫及。我一直对他的性伙伴深表同情，不管她会是谁。我是说——在这一分钟里他还是狂暴的——达到了一秒钟一千转——在下一分钟里他就会变得慢条斯理，直至最可怕和静寂的停止。他就是他自己的天然刹车。可怜的姑娘。应该有更好的办法来做到相互协调。

【停顿。

算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还是暂时先不提他吧，玛丽亚在哪儿？她为什么不在这儿？我不能在她不在的时候死去。

贝尔　哦你当然能。你会的。

安迪　但是想想我们的过去吧。我们曾经是那么亲密。想想那些我和她背叛你的日子吧。她怎么会忘记呢？想来真是奇妙。我和你自己的女朋友背叛了你，她和你的丈夫背叛了你，她背叛了她的丈夫——她背叛了我——和你一起！她打破了所有的已知纪录。她是一个天才，一个大杂种。

贝尔　她是一个非常可爱动人的女人。

安迪　那么她为什么不在这儿？她爱过我，不用说也爱过你。为什么她不在这儿，在你悲伤的时候来安慰你呢？

贝尔　她也许忘记你快要死了。如果她还曾经记得的话。

安迪　什么！什么！

【停顿。

我在我们的卧室里占有了她，对了，有一两次，在我们的床上。

那时我是一个男人。

【停顿。

你可能也在同一个地方占有了她，当然。在我们的卧室里，在我们的床上。

贝尔　我不“占有”别人。

安迪　你占有过我。

贝尔　哦，你。哦，是啊。我现在还能占有你。

安迪　你什么意思呢？你在威胁我吗？你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是强暴吗？你打算就在此时此地占有我吗？立即？提醒你一下吧，我已经快死了，这不算是不合时宜吧？这不算是失礼吧？你的计划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把我干掉，就像螳螂那样？一具尸体能保持多少性的味道，能保持多久，基督作证？事实上，我基本上算是单纯的。我不太了解女人。但我听过可怕的故事。大多是从我的老朋友那里听来的，那个裁判。但它们可能都是幻想和虚构，和现实没有任何关系。

贝尔　哦，你这么想吗？你真的这么想吗？

【弗雷德的房间。

【弗雷德和杰克，在桌子旁边。

杰克　会议定在六点半钟。贝拉米主持。普拉特、霍基、贝尔彻和劳希参加，霍斯弗尔也出席。西尔维奥·德·奥兰吉利中校将

在七点十五分准时宣布议事日程。

弗雷德 但是霍斯弗尔会参加吗?

杰克 哦,霍斯弗尔肯定出席。此外,我也给自己安排好了。

弗雷德 你担任什么,常任秘书?

杰克 确实如此。确实如此。

弗雷德 可笑的是霍基跟劳希在一张桌子上。你提到比格斯柏了吗?

杰克 为什么,霍基和劳希在布朗利吵架了吗?没有,我没有提到比格斯柏。

弗雷德 他们在伊斯特本剑拔弩张。

杰克 什么,就在巴克敏斯特主教团统治期间?

弗雷德 巴克敏斯特?我根本就没有提到过巴克敏斯特。

杰克 你提到了比格斯柏。

弗雷德 你不会是说比格斯柏与巴克敏斯特有什么关系吧?还是巴克敏斯特与比格斯柏——?

杰克 我根本不是在说这个。巴克敏斯特和比格斯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

弗雷德 我一直坚信这一点。

杰克 好了,感谢上帝,我们在某些事情上意见是一致的。

弗雷德 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们的分歧如此之大。

杰克 你是说哪方面的问题最大?

弗雷德 很多方面。再跟我说说贝尔彻。

杰克 贝尔彻?谁是贝尔彻?哦,贝尔彻!对不起。有一阵子我以

为你把贝尔彻和贝拉米搞混了。因为都有“贝”这个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弗雷德 这方面存在的任何混乱都完全在于你,老兄。

杰克 这有点直率了,不是吗?你总是这么直率吗?毕竟,我已经在这儿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而你并非如此。

弗雷德 听着,孩子。我走了很长的路到这里,来参加一系列高度机密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我的参与被视为一种核心要素。我已经走了很长很长的路,那些我留下来守卫该死的城堡的人非常清楚地向我表示过他们的深重忧虑。但是我坚持要来,现在我到了这里。我要见贝拉米,我要见贝尔彻,我想见劳希,普拉特是个窝囊废,但霍基很关键。任何失误都会让你感到后悔。

杰克 我只希望西尔维奥·德·奥兰吉利中校不会像我一样发现你的无礼。他是一个非常粗暴的人。

弗雷德 我认识西尔维奥。

杰克 你认识他?你什么意思?

弗雷德 我们在托基一块儿待过。

杰克 哦,我明白了。

【停顿。

那霍斯弗尔怎么办呢?

弗雷德 霍斯弗尔归你。

【安迪的房间。

【安迪和贝尔。

安迪　她在哪儿？在世界上我认识的所有人当中，她是现在最想和我在一起的人。因为我知道，她记得所有的事情。记得我是怎么搂着她，给她唱歌的，我是怎么让她不做噩梦的，她又是怎么在我的怀抱里睡着的。

贝尔　请别说了。哦，请别说了。

【停顿。

安迪　她会带我的孙子们来看我吗？她会来吗？他们会来看我最后一眼，接受我的祝福吗？

【贝尔坐着不动。

可怜的小家伙，他们的眼睛是那么大，那么蓝，那么黑，可怜的小娃娃，小宝宝，可怜的小小宝宝，要失去他们的爷爷了，在他正处于能力的顶峰的时候，在他正要找到新的精神力量的时候，在大门正要打开，正要看见无限宽广的新的地平线的时候。

贝尔　但是，亲爱的，死亡将成为你新的地平线。

安迪　什么？

贝尔　死亡是你新的地平线。

安迪　也许吧。也许吧。但重要的问题是，当我死的时候或者死去之后，我是否会越过这条地平线呢？也许我根本就越过不了这条地平线。也许我就正好卡在这条地平线上。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够越过它看过去吗？我能够看到那一边吗？或者这条地平线是无限延伸的？那边的天气怎么样？究竟是阴雨连绵还是晴间多云？或者是明月当空，万里无云？还是漆黑一片，直

至永远？你也许会说你连最模糊的概念也没有，你也许是对的。但就我个人而言，我不相信那里是漆黑一片直至永远，因为如果那里是漆黑一片直至永远的话，那么进入所有这些使人丧失生命活力的迷雾的那一点究竟是什么呢？一定是个孔洞。唯一的问题是，我无法找到它。如果我能找到它，我就会爬进去，去见见那个正在往回走的我自己。就像你正在照镜子，却看见里面有个陌生人，于是惊恐地发出尖叫一样。

【停顿。

但是，如果在我的孙子们来到这儿之前我就越过了这条地平线，那怎么办呢？他们就不知道我去哪儿了。他们会怎么说呢？你能告诉我吗？你会告诉我他们是怎么说的吗？他们会哭还是不哭，过度悲伤得流不出眼泪了，但是他们还是孩子，他们怎么会懂得死亡呢？

贝尔　哦，我觉得，其实那些真正幼小的孩子是懂得关于死亡的某些事的，他们对于死亡的了解比我们更多。我们已经忘记了死亡，但是他们没有忘记。他们记得死亡。因为某些孩子，那些真的非常幼小的孩子，还记得他们的生命开始前的时刻——对于他们来说，那一时刻并非很久以前，你明白吧——而在他们的生命开始前的那一时刻，他们当然还是死人。

【停顿。

安迪　真的吗？

贝尔　当然。

【整个舞台半亮。

【静止不动。弗雷德房间的电话铃声响起。响了六声。咔嗒一声挂断。静场。

【暗场。

【第三个区域。

【灯光昏暗。安迪在黑暗中移动。他踢到了脚趾。

安迪　见鬼！

【他走到一个壁橱前。

为什么没有？没有香烟，什么也没有。让他们全都见鬼去吧。无论如何，我得喝上一杯。让他们全都见鬼去吧，这些混蛋。

【开酒瓶的声音。倒酒。他饮酒，长舒一口气。

哦，上帝。要的就是这个。正是我想要的。让他们全都见鬼去吧。

【他再倒酒，饮酒。

【月光渐亮，逐渐可以看见布里奇特在背景处，站着不动。

【安迪走进月光，停住不动，倾听。

【静场。

啊，亲爱的。啊，我亲爱的。

【贝尔出现。她走进月光。安迪和贝尔相互对视。他们各自背转身去。他们站住不动，倾听。布里奇特仍然站着不动，在背景处。

【静场。

【灯光从安迪和贝尔的身上退去。

【布里奇特站在月光里。

【灯光退去。

【弗雷德的房间。

【杰克和弗雷德。弗雷德在床上。

杰克　近来你对水的消耗量如何?

弗雷德　我已经彻底戒掉了。

杰克　真的吗?

弗雷德　哦,是的。我决定放弃清洁和斋戒的生活方式,而采纳一种适当的思想体系。从现在起,对我来说,那就是《米其林餐饮指南》和《东方快车旅行指南》——诸如此类的东西。

杰克　我自己曾经像赖利那样生活。

弗雷德　他是怎么生活的?

杰克　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他。但是他有一个和他一起私奔的女人,我和这个女人是非常非常亲密的朋友。

弗雷德　我敢说她教会了你一些东西。

杰克　她什么也没有教给我,她拜倒在这位大师的脚下,自己却从不学习。

弗雷德　赖利不是还以阿拉伯酋长的声名著称吗?

杰克　那就是他。他妈妈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肚皮舞演员之一,他爸爸是最后一位伟大的部落长老。

弗雷德　一个了不起的人。

杰克　也是一个高傲的人。

弗雷德　清醒。

杰克　警惕。

弗雷德　易怒。

杰克　好斗。

弗雷德　有报复心。

杰克　绝对凶猛，坦率地说。

弗雷德　只要一看见你，就要给你致命一击。

杰克　但是你知道是什么使他们成为了那样的男人吗？

弗雷德　是什么？

杰克　他们喝水。透明、清凉、波光闪闪的山泉水。

弗雷德　这就使他们成为了那种男人吗？

杰克　还成了神仙。

弗雷德　那么我也要喝一些。我一直想当个神仙。

杰克　喝吧。

弗雷德　听着。我可以问你一个非常私人的问题吗？你认为我的脑子有毛病吗？你认为我的脑子有问题吗？

杰克　我还需要第二种意见。

弗雷德　我们连第一种意见都还没有呢。

杰克　不，不，重要的往往是第二种意见，傻瓜都知道。但是我有另外一个建议。

弗雷德　什么建议？

杰克　到街上去走走怎么样？

弗雷德　哦不，我还是觉得待在床上更舒服。在床上待着更适合我。我不喜欢下床，出去，跟陌生人打交道，诸如此类的事情。我真的更愿意待在床上。

【停顿。

布里奇特会理解我的。我是她的哥哥。她理解我。她总是理解我的感觉。

杰克　她也理解我。

【停顿。

她也理解我。

【静场。

弗雷德　听着。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的平衡感丧失了。

杰克　哦，真的吗？现在他们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证实这些东西，你知道。我请你记住这一点。

弗雷德　真的吗？

杰克　是啊。现在他们有类似光度表这样的东西。

弗雷德　光度表？

杰克　对呀。他们可以测量光的度数，精确到毫厘，即使是漆黑一片。

弗雷德　他们在黑暗中也可以找到任何光线吗？

杰克　他们可以找到，没错。他们可以把它定位。然后他们把它放进一只小盒子里。他们把盒子捆起来，系上一根丝带，你可以免税地获得它，作为对你所有的劳动和信仰，你对其他人的所有关心和爱护，对于你长期以来已经得到完全证明的你所做的这一切的回报。

弗雷德　它可以成为我黑暗隧道尽头的光明吗？

杰克　它可以成为你的火炬，成为你的火焰。它可以成为你自己个

人的永远的指路明灯。

弗雷德　真神奇啊。

杰克　这就是我们可以为你做的事情。

弗雷德　谁?

杰克　社会。

【停顿。

弗雷德　听着。我想——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和你讨论你前面涉及的话题——关于你的父亲——以及关于你的传承——我们要说,这件事情也许并不是像传说中的那样,它并不是古老传说中所说的真正的镀金《圣经》,而是——事实上——按照我们现有的资料——属于最低级的浪漫国的幻想——

杰克　是的,可是请等一下!关于我爸爸的这些话究竟说了什么?说了什么?它是什么?很明显,它既不是一篇关于失败者的论文,也不是一首关于覆没者的挽歌,对吧?不,不,我来告诉你它是什么。它是对于弱者的极为偏颇的和非法的攻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它是什么?我有权问一问。究竟说了什么?这儿究竟说了什么?关于那件事情,在这儿——或在那儿——说的话究竟是什么呢?我要提出这个问题。换句话说,我正在问这个问题。究竟说的是什么呢?

【停顿。

在我父亲的一生中,他一直受到仇恨与谩骂。长期以来他一直受到一股邪恶力量的追击和迫害,时至今日,这种力量仍然神出鬼没,这是一种无法加以定义或者分类的力量。这种力量是

什么,它有什么特点呢? 是你应该回答这个问题,而不是我。你应该带着从容与镇定,按照应有的程序,在你有生之年,回答这个问题,而不是我。我只想说:我认为,你嘲笑的是这样一个人——在这里我希望得到你的谅解——一个无辜的旁观者,无辜到了极点。在我三岁的时候,这个人就已经走投无路了。毫不奇怪,他渴望把他的生命与死亡中最好的和最有价值的一切都留给他亲爱的儿子。他爱我。总有一天我也会爱他。我会爱他,并且愿意为了那种爱而付出一切代价。

弗雷德 这个代价就是死亡。

杰克 死的代价,是的。

弗雷德 没有什么代价比这个更高了。

杰克 比什么?

弗雷德 比这个。

【停顿。

死亡——

杰克 这就是爱的代价。

弗雷德 一个极其巨大的代价。

杰克 一个巨大的、致命的代价。

弗雷德 但这和上帝的意愿是完全一致的。

杰克 也和自然的法则完全一致。

弗雷德 也和普通逻辑或占星术的逻辑完全一致。

杰克 这是第一公理。

弗雷德 也是最终公理。

杰克　它可能既是同义反复的，又是相互矛盾的。

弗雷德　但是，它构成了一个天衣无缝的哲学假设，直到世界末日。

杰克　我相信是这样，是的。我相信是这种情况，我愿意举杯，向所有那些留在我们身后的人们，向所有那些在第一个障碍物上，以及所有后面的障碍物上跌倒的人们致敬。

【他们举杯。

弗雷德　举杯。

杰克　举杯。

【他们饮酒。

弗雷德　让我这样说吧。我了解你的父亲。

杰克　确实如此。

弗雷德　我和他很亲近。

杰克　确实如此。

弗雷德　我和他很亲近，也许超过了你自己。

杰克　也可以这么说。你的确是他最小的儿子，也是他最喜欢的儿子。

弗雷德　正是。所以我要这么说。他是一个男人，总的来说，我认为我再也见不到像他那样的人物了。

杰克　你让我很感动。

【停顿。

弗雷德　当然，有人说他思想阴暗，政治破产，道德堕落，智力低下。

【停顿。

杰克　他们是在说谎。

弗雷德　当然,他喜欢喝一杯。

杰克　可能是间歇性发作。

弗雷德　我敢发誓,有许多小姐可以证明这一点。

杰克　也许在诗歌方面,他饱受指责——

弗雷德　但是当他沉浸在内心思考中的时候,他始终保持着骄傲和激情。

杰克　我还是要叫他爸爸。

【停顿。

弗雷德　在现实生活中,他是什么样子?你愿意说说吗?

杰克　一位群众领袖。

【停顿。

弗雷德　他的朋友们满怀着情感、敬意和赞美给他起的那个远近闻名的绰号是什么呢?

杰克　“忠于职守者”。今天晚上七点三十分整,在黑马酒吧。“忠于职守者”一定会坐在他的角落里,给朋友们买啤酒喝。

弗雷德　在做人方面,他们比他差远了。

杰克　他懂得他的啤酒,并且拥有对付惹是生非者的经典策略。

弗雷德　什么策略?

杰克　看上一眼。

【停顿。

弗雷德　跟我说说你的母亲。

杰克　别跟我说下流话。

【安迪的房间。

【安迪和贝尔。

贝尔　玛丽亚和我第一次在一起吃午餐——在一家餐馆里——我请她为我点餐。她穿的是灰色。一件灰色连衣裙。我说，请为我点餐，请吧，你点什么我就吃什么，我非常愿意这样。于是她拉起我的手，紧紧握着，微笑着为我点了餐。

安迪　我看见她这么做的。我看见她，我听见她为你点餐。

贝尔　我说，我非常高兴吃你点的，不管是什么东西。

安迪　鱼。她点的是鱼。

贝尔　她问起我的少女时代。

安迪　这个婊子。

贝尔　我跟她说话的样子，是我以前跟任何人都没有过的。我跟她讲我的少女时代。我告诉她，我和我的兄弟们在悬崖上奔跑，我跑得是那么快，在欧石南之间跑来跑去，我都喘不过气来了，我得停下，躺在欧石南上，恢复体力，他们躺在我的身旁，风很大。我告诉她风很大，我的兄弟们跟着我在悬崖上奔跑，躺在我的身边。

【停顿。

我跟她说话的样子，是我以前从未跟别人有过的。有时会有这种情况，对吧？你正在跟什么人说话，你突然发现，你变了个人。

安迪　谁变了？

贝尔　你变了。

【停顿。

我不是指你。我是指我。

安迪　对了，我看见了这一切。

贝尔　哦，你在那儿？

安迪　我从角落的一张桌子那儿偷看你们两个，躲在一只花瓶和一本《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后面。

贝尔　然后她说，女人有男人没有的某些东西。她们拥有男人根本没有的某些品质。我不知道她说的是不是我。然后我意识到她说的当然是一般的女人。但是后来她看着我说。比如你。但我对自己说，男人也可以很美丽。

安迪　我在那儿。我听见了每一句话。

贝尔　但是你听不见我的想法。

安迪　我听见了你的想法。我能听见你的想法。你在私下里想，男人也可以很美丽。可是你不敢这么说。可是你确实敢这么想。

【停顿。

告诉你吧，她想的也一样。我知道她也是这么想的。

【停顿。

她是我俩都应该和她结婚的人。

贝尔　哦，不，我不这样想。我想我应该嫁给你的朋友拉尔夫。

安迪　拉尔夫？什么，拉尔夫，那个裁判？

贝尔　是的。

安迪　可他这个裁判当得太糟糕了！他这个裁判当得太失败了！

贝尔　我爱的不是裁判。

安迪　是这个人！

【停顿。

好了，我受够了。这真是太好了。我在这儿都快要死了，她却告诉我说她爱过一个裁判。我都要吐了。

【停顿。

我曾经多么爱你啊。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结婚时最初的和最甜蜜的那些日子。你把你的身体献给我。你说，给，把我的身体拿去吧。哦非常感谢，我说，你真是太好了，你要我对它做些什么呢？做你想做的事情，你说。这还要想一想，我说。我怎么说来着，克制几分钟，好吗？克制一下，让我叫个警察。

贝尔　拉尔夫真是风度翩翩，歌声美妙。我一直搞不懂，他为什么没有成为一位职业的男高音歌唱家。但是我想，在那种生活中要经常去旅行是个问题。据说有个故事，关于一位老妈妈，一位糊里糊涂的大婶。有些事情牵挂在他的心上。我一直不清楚应该相信哪个说法。

安迪　不，不，你搞错了人。我的那位拉尔夫是相当迂腐，充满学究气的。在夜校里一天也不缺席。耳朵很大，可是脚很小。从来不笑。终于有一天，他想说什么了。他把我拉到一个门廊里。对着我的耳朵小声说话。你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吗？他说男人有女人根本没有的某些东西。我问他是什么。但是，当然，他根本就不打算回答这个问题。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裁判是不必回答问题的。裁判就是法律。他们就是活的法律。他们有只哨子。他们吹哨子。那只哨子就是上帝的正义的

声音。

【玛丽亚和拉尔夫走向安迪和贝尔。

玛丽亚 你们两人看起来真好啊。很多年了。当然,我们再也没在这儿住了。

拉尔夫 在乡下找了个地方。

玛丽亚 很多年前。

拉尔夫 十年。十年之前。

玛丽亚 我们和许多母牛做了朋友,对吧,亲爱的?萨拉干得非常出色,卢西恩在领事馆里发展很好,至于苏珊娜,什么也挡不住她。他们都像拉尔夫。对吧,亲爱的?我是说身体上。而在精神上和艺术上,他们都像我。我们有一个相当破败的、很大的村舍。不算是城堡。还有一个小湖。

拉尔夫 几个池塘。

玛丽亚 几个小湖,我要说的是。

安迪 那你已经不干裁判了吧?

拉尔夫 是的,我已经不干了。对此我一点也不后悔。

安迪 你是说这并不是你真心喜欢的?

拉尔夫 我天生不适合干这个。

安迪 嗯,你肯定不善于干这个。

【停顿。

拉尔夫 告诉我。我经常回想过去。你呢?

安迪 过去?什么过去?我不记得任何过去。你记得的是哪种过去?

拉尔夫　在鲍尔斯池塘路散步，比如说。

安迪　我从来没有去过鲍尔斯池塘路那一带。我是一个人民公仆。

我没有过去。我不记得过去。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贝尔　不，发生过。

玛丽亚　哦，发生过。是的，发生过。发生过许多事情。

拉尔夫　是的，发生过许多事。当然发生过许多事。各种事情都发生过。

贝尔　各种事情都发生过。

安迪　好了，我不记得什么这类事情了。我什么也不记得了。

玛丽亚　比如说，你的孩子们！你可爱的小姑娘！布里奇特！（她笑。）小姑娘！她现在一定当妈妈了。

【停顿。

安迪　我有三个漂亮的孙子。（对贝尔。）对吧？

【停顿。

贝尔　对了，他身体不太好。你们发现了吗？

拉尔夫　谁？

贝尔　他。

玛丽亚　我没发现。

拉尔夫　什么毛病？

贝尔　他快要死了。

【停顿。

拉尔夫　老安迪？不可能。他一直都健康得很。体格像头公牛。

玛丽亚　像安迪这样的人绝不会死的。这就是他们这类人的奇妙

之处。

拉尔夫　他看起来气色很好。

玛丽亚　也许是有点瘦,但是气色很好。过不了多久他就能沿着河边跑步了。相信我。过不了多久他就能跳华尔兹舞了。

拉尔夫　接着你还要说他是杰克·罗宾逊呢。好了,我们该走了。

【拉尔夫与玛丽亚离开。

【贝尔拿起电话,拨号。

【灯光照在她身上。

【弗雷德房间的灯光亮了。

【电话铃响了。杰克拿起电话。

杰克　这里是中国洗衣店。

【静场。

贝尔　你爸爸病得很重。

杰克　这里是中国洗衣店。

贝尔　你爸爸病得很重。

杰克　我能让我的同事来接你的电话吗?

【弗雷德接过电话。

弗雷德　这里是中国洗衣店。

【停顿。

贝尔　不是要紧的事。

弗雷德　哦,我亲爱的夫人,洗衣店里的每件事情都很要紧。

贝尔　不。不是要紧的事。不是要紧的事。

【静场。

【杰克拿起电话，看着它，然后把它放到耳边。

【贝尔拿着电话。

【弗雷德抓着电话。

弗雷德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我们能帮你转到我们的总部吗？

贝尔　你们做干洗吗？

【弗雷德僵住不动。然后把电话递给杰克。

杰克　你好。我能帮什么忙吗？

贝尔　你们做干洗吗？

【杰克僵住不动。

【贝尔放下电话。拨号音。

【杰克放下电话。

杰克　我们当然做干洗！我们当然做干洗！如果不做干洗，那还叫什么洗衣店？

【安迪的房间。

【安迪和贝尔。

安迪　他们在哪儿？我的孙子们呢？宝宝们呢？我的女儿呢？

【停顿。

他们都在外面等着吗？你为什么让他们在外面等着？他们为什么不进来？他们在等什么？

【停顿。

发生什么事了？

【停顿。

发生了什么事?

贝尔　你快要死了吗?

安迪　是吗?

贝尔　你不知道吗?

安迪　不,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死是什么感觉?是什么感觉?

贝尔　我不知道。

【停顿。

安迪　他们为什么不进来?他们害怕吗?告诉他们不要害怕。

贝尔　他们不在这儿。他们还没有来。

【弗雷德的房间。

【杰克和弗雷德。

【弗雷德在床下。他穿着短裤。他们两个在房间里走动,双手背在后面。

杰克　很遗憾,你没能出席德·奥兰吉利的纪念会。

弗雷德　恐怕我是因为被一场大病弄得下不了床的。

杰克　我也这么想。遗憾。那是一场盛会。

弗雷德　是吗?

杰克　是啊。大家都去了。

弗雷德　真的?有谁?

杰克　哦……丹顿、阿拉巴斯特、滕尼克利夫、奎因。

弗雷德　真的吗?

杰克　真的。凯利、莫特雷克、朗曼、斯莫尔。

弗雷德　天啊。

杰克　是啊。韦特比、怀特、霍奇基斯、德·格鲁特……布莱克豪斯、加兰、格普特、泰特。

弗雷德　好了，好了！

杰克　全都来了。多诺万、艾恩赛德、威勒克、麦克库尔……奥图纳、马格里奇、卡彭特尔、费恩。

弗雷德　演讲怎么样？

杰克　非常动人。

弗雷德　有谁演讲？

杰克　哦……黑兹尔坦、麦考米克、巴格比、布莱克、福里斯特、加洛韦、斯普林菲尔德、冈特。

弗雷德　这么多人爱他。

杰克　嗯，你自己也爱他，对吧？

弗雷德　我爱他。我像一个父亲那样爱他。

【第三个区域。

布里奇特　曾经有人跟我说过……我想不是我妈妈就是我爸爸……总之，他们跟我说过——有人邀请我们去参加一个聚会。你也受到了邀请。但是你得自己去，一个人。你不必精心打扮。你只要等到月亮落下去。他们告诉了我聚会在哪儿。是在一条巷子尽头的一所房子里。但是他们告诉我说，聚会要等到月亮落下之后才开始。

【停顿。

我穿了件旧衣服，等着月亮落下去。我等了很长时间。然后我出发去那所房子。月亮很亮，一动不动。

【停顿。

当我到了那所房子的时候，它沐浴在月光里。房屋，空地，街道，都沐浴在月光里。但是房子里面是黑的，所有的窗户都是黑的。没有声音。

【停顿。

月光下我站在那儿等待着月亮落下去。

归于尘土

《归于尘土》于 1996 年 9 月 12 日由王家剧院在伦敦外交官剧场首演，演出人员如下：

德夫林　四十多岁 …… 斯蒂芬·瑞

瑞贝卡　四十多岁 …… 林赛·邓肯

导演 …… 哈罗德·品特

设计 …… 艾琳·迪斯

灯光 …… 米克·休斯

服装 …… 汤姆·兰德

音响 …… 汤姆·利斯曼

【乡间的一所房子。

【一楼房间。一扇大窗户。

【外面是花园。

【两把椅子。两盏灯。

【夏天。黄昏时分。

【在演出过程中房间逐渐变暗。

【灯光逐渐变亮。

【到剧终时房间与外面的花园仅能隐隐看见。

【灯光变得很强,但未照亮整个房间。

【德夫林手持酒杯站立。瑞贝卡坐着。

【静场。

瑞贝卡　嗯……比如说……他会站在我的面前,攥紧拳头。然后他会把他的另一只手放在我的脖子上,抓住我的脖子,把我的头拉到他面前。他用拳头……摩擦我的嘴唇。然后他会说,“吻我的拳头”。

德夫林　那你吻了?

瑞贝卡　是啊。我吻他的拳头。他的指节。然后他会把手张开，伸出手掌……让我吻……我吻了。

【停顿。

然后我就说话。

德夫林　你说了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了什么？

【停顿。

瑞贝卡　我说，“用你的手抓住我的喉咙”。当我吻他手的时候，我透过他的手掌，喃喃地这样说，可是他听得见我的声音，他隔着手也能听见，他感觉得到我在他手里的声音，他感觉到了那儿的声音。

【静场。

德夫林　他做了吗？他用他的手抓住你的喉咙了吗？

瑞贝卡　哦，是的。他做了。他做了。他抓住了那儿，非常轻柔，非常轻柔，是那样的轻柔。他喜欢我，你看。

德夫林　他喜欢你？

【停顿。

你是什么意思，他喜欢你？你是什么意思？

【停顿。

你是说他并没有压迫你的喉咙？你说的是这个吗？

瑞贝卡　不是。

德夫林　那是什么呢？你在说什么呢？

瑞贝卡　他用了一点儿……力量……压在我的喉咙上，是的。这样我的头就开始向后仰，轻微地，但也是真实地。

德夫林　那你的身体呢？你的身体怎么样呢？

瑞贝卡　我的身体也向后仰，轻微地，但也是真实地。

德夫林　那么你的双腿分开了吗？

瑞贝卡　是的。

【停顿。

德夫林　你的双腿分开了？

瑞贝卡　是的。

【静场。

德夫林　你感到你正在被催眠吗？

瑞贝卡　什么时候？

德夫林　现在。

瑞贝卡　没有。

德夫林　真的？

瑞贝卡　没有。

德夫林　为什么没有？

瑞贝卡　被谁催眠？

德夫林　被我。

瑞贝卡　你？

德夫林　你怎么想？

瑞贝卡　我想你是一头公猪。

德夫林　我是公猪？我？你一定是在开玩笑。

【瑞贝卡微笑。

瑞贝卡　我开玩笑？你一定是在开玩笑。

【停顿。

德夫林　你明白我为什么要问你这些问题。对吧？你设身处地地为我想想。我非得问你这些问题不可。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我不知道……所有这些事情。一无所知。我两眼一抹黑。我需要些信息。那你认为我应该问这些问题吗？

瑞贝卡　什么问题？

【停顿。

德夫林　瞧。如果你能把他描述得更清楚些，对我来说意义很大。

瑞贝卡　描述他？你是指什么，描述他？

德夫林　外形上。我是指，他长什么样？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多高，多宽……诸如此类的。高度，宽度。我是说，不是指他的……性情，不管是什么样……或者他的性格……或者他的精神……状态……我只要，嗯，我需要……对他有个比较清晰的概念……嗯，不是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只是一个概念，事实上……因为就像现在这样……我完全没有概念……他是什么样子。

我是说，他是什么样子？你能够给我一个他的模样吗，一个具体的模样？我要他的具体形象，你看……一种我可以领会的形象。我是说，你说的都是他的手，一只手在你脸上，另一只手在你脖子后面，然后第一只手移到了你的喉咙上。除了手以外，他应该还有别的东西。比如眼睛是怎样的？他总有眼睛吧？

瑞贝卡　是什么颜色的？

【停顿。

德夫林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问题……亲爱的。

瑞贝卡　你叫我亲爱的，真是太奇怪了。没有人叫过我亲爱的。除了我的情人。

德夫林　我不相信。

瑞贝卡　你不相信什么？

德夫林　我不相信他叫你亲爱的。

【停顿。

你认为我不应该用这个词吗？

瑞贝卡　什么词？

德夫林　亲爱的。

瑞贝卡　哦，是的，你叫我亲爱的。多滑稽啊。

德夫林　滑稽？为什么？

瑞贝卡　嗯，你怎么能叫我亲爱的呢？我不是你的亲爱的。

德夫林　是的，你是。

瑞贝卡　好了，我不想当你的亲爱的。我最不想当的就是这个。我不是任何人的亲爱的。

德夫林　那是一首歌。

瑞贝卡　什么？

德夫林　《现在我不是任何人的宝贝》。

瑞贝卡　是《现在你不是任何人的宝贝》。可是，我说的不是宝贝这个词。

【停顿。

我没法告诉你他长什么样。

德夫林　你忘了吗?

瑞贝卡　不。我没忘。关键不在这儿。不管怎么说,他走了好多年了。

德夫林　走了?他去哪儿了?

瑞贝卡　他的工作把他带走了。他有工作。

德夫林　什么工作?

瑞贝卡　什么?

德夫林　是哪种工作?什么工作?

瑞贝卡　我想他的工作和一家旅行会社有关。我想他是一个旅游服务员之类的。不。不,他不是。那只是一份兼职的工作。我是说,这只是他在那家会社的部分工作。他身居要职,你知道。他肩负着许多责任。

〖停顿。

德夫林　哪种会社?

瑞贝卡　一家旅行会社。

德夫林　哪种旅行会社?

瑞贝卡　他是个向导,你知道。向导。

德夫林　是导游吗?

〖停顿。

瑞贝卡　我跟你说起过那个地方吗……那时他带我去的那个地方?

德夫林　什么地方?

瑞贝卡　我确信我跟你说过。

德夫林　没有。你从来没有跟我说过。

瑞贝卡　太可笑了。我敢发誓我说了。跟你说了。

德夫林　你没有跟我说过任何事情。以前你从来没有说起过他。

你没有跟我说过任何事情。

【停顿。

什么地方?

瑞贝卡　哦,它像是一座工厂,我猜。

德夫林　你是什么意思,像是一座工厂?它是工厂还是不是?如果它是一座工厂,那么它是哪种的工厂?

瑞贝卡　嗯,他们生产东西……就像其他工厂一样。但它不是通常的那种工厂。

德夫林　为什么不是?

瑞贝卡　他们都戴着帽子……工人……软帽……他们都脱掉帽子,当他领着我进去的时候,当他领着我从两排工人之间走过去的时候。

德夫林　他们脱掉帽子?你是说他们脱帽致敬?

瑞贝卡　是的。

德夫林　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

瑞贝卡　后来他告诉我,这是因为他们特别尊敬他。

德夫林　为什么?

瑞贝卡　因为他管理着这个严密高效的机构,他说。他们都信任他。他们尊重他的……纯洁,他的……信仰。他们会跟着他翻过悬崖,走进大海,如果他要求他们的话,他说。他们会齐声唱着歌,跟着他走。他们其实很懂音乐,他说。

德夫林　他们对你怎么样呢？

瑞贝卡　我？哦，他们非常友好。我对他们微笑。他们每一个人立刻就会对我笑脸相迎。

【停顿。

唯一的问题是……那个地方太潮湿了。极其潮湿。

德夫林　那么他们没有穿合适的衣服吗？

瑞贝卡　没有。

【停顿。

德夫林　我想你说的是他为一家旅行会社工作？

瑞贝卡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我想去浴室。但是我找不到。我到处找。我确信他们会有一间浴室。可我就是找不到它在哪儿。

【停顿。

他的确为一家旅行会社工作。他是一个导游。他总是去当地的火车站，走上站台，从那些哭喊着的母亲的怀里把她们的婴儿抢走。

【停顿。

德夫林　是吗？

【静场。

瑞贝卡　对了，我非常不安。

德夫林　你不安吗？为什么？

瑞贝卡　嗯，大概是因为我们几分钟之前听到的警笛声。

德夫林　什么警笛声？

瑞贝卡　你没有听到吗？你一定听到了。就在几分钟之前。

德夫林　怎么回事？

瑞贝卡　嗯，我就是非常不安。

【停顿。

我就是极为不安。

你不想知道为什么吗？好吧，我来告诉你吧。要是我不能告诉你，我还能告诉谁呢？好了，我来告诉你吧。这对我的打击太大了。瞧……当警笛声在我的耳边远去的时候，我知道，对于其他的某些人来说，它正变得越来越响。

德夫林　你是说，在某个地方，总有人能听见它？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瑞贝卡　是的。总有。永远。

德夫林　这让你感到安全吗？

瑞贝卡　不！这让我感到不安全！非常不安全。

德夫林　为什么？

瑞贝卡　我讨厌警笛声消失。我讨厌警笛声回荡。我讨厌它离我而去。我讨厌失去它。我讨厌其他人占有它。我要它属于我，永远。它是多么美妙的一种声音啊。你不这样认为吗？

德夫林　别担心，它一定还会再有的。眼下正在路上朝你来了。相信我。你很快就会再听见它的。随时都会有的。

瑞贝卡　我会吗？

德夫林　当然会。他们很忙，那些警察。他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他们要照看的东西太多了，要注意的事情太多了。他们不断收到信号，多数是代码。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满世界地东奔西跑，

坐着警车，拉响警笛。所以，你至少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安慰。是吧？你再也不会孤独。你再也不会没有警笛声陪伴。我保证。

【停顿。

听着。你刚才说的这个家伙……我是说你和我谈到的这个家伙……这么说吧……你究竟是什么时候遇见他的？我是说这一切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我还没有……我怎么才能把这……说清楚呢？是在你认识我之前呢还是在认识我之后？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我肯定你会体会到的。

瑞贝卡　对了，还有件事，我很想告诉你。

德夫林　什么？

瑞贝卡　就是当我在写一张便条时，是关于洗衣服的一些注意事项。嗯……简单地说……就是洗衣服的清单。嗯，我把我的钢笔放在那张小咖啡桌上，结果它滚下去了。

德夫林　不会吧？

瑞贝卡　它就滚下去了，掉在了地毯上。就在我的眼皮底下。

德夫林　天哪。

瑞贝卡　那支钢笔，那支完全清白的钢笔。

德夫林　你并不知道它是否清白。

瑞贝卡　为什么不知道？

德夫林　因为你不知道它以前在哪儿待过。你不知道有多少只手曾经握住过它，有多少只手曾经拿它写字，还有其他人拿它干了什么。你不知道它的历史。你不知道它父母的历史。

瑞贝卡　钢笔没有父母。

【停顿。

德夫林　你不能坐在那儿这么说话。

瑞贝卡　我可以坐在这儿。

德夫林　你不能坐在那儿这么说话。

瑞贝卡　你不相信我有权坐在这儿？你不相信我有权在我住的地方坐在这把椅子上？

德夫林　我说你无权坐在那把椅子上或者其他椅子上这么说话，这与你是否住在这里无关。

瑞贝卡　我无权说什么话？

德夫林　说那支钢笔是清白的。

瑞贝卡　你认为它有罪？

【静场。

德夫林　我在帮你摆脱困境。你注意到了吗？我在帮你脱身。也许是我想要脱身。这很危险。你注意到了吗？我掉进了陷阱里。

瑞贝卡　就像上帝。

德夫林　上帝？上帝？你认为上帝正在掉进陷阱里？这就是我要称之为特别令人讨厌的概念的东西。如果它配得上概念一词的话。小心，不要随便议论上帝。他是我们拥有的唯一的上帝。如果你把他赶走了，他就再也不会回来。他甚至不会再回头看一眼。到那时你怎么办呢？你知道这会怎么样吗，这种空虚？这就像温布利体育场里英格兰对巴西的足球比赛，场内却

连个鬼影子也没有。你能想象吗？在一个空无一人的场子里，打两个半场。世纪之战。绝对寂静。没有一个人来观看。绝对寂静。除了裁判的哨音和一场混战。如果你拒绝了上帝，那就意味着足球这种伟大而高尚的运动将永远消失。加时后的加时后的加时也不得分，永远也不得分，始终不会得分。缺席。僵持。瘫痪。一个没有赢家的世界。

【停顿。

我希望你明白这种景象。

【停顿。

现在让我说点别的。刚才你说……我们这么说吧……你有些含含糊糊地提到了你的那个人……你的情人？……还有孩子和妈妈，等等。还有站台。我从中推断出，你是在说某种暴行。现在我来问问你这事。你认为你自己拥有什么权力，使你有权利讨论这样一种暴行？

瑞贝卡　我没有这种权力。我身上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甚至我朋友的身上也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我从未受到过迫害。我的朋友们也没有。

德夫林　很好。

【停顿。

我们私下里谈谈好吗？我们来谈谈更加私密的事情，我们来谈谈更加私人的事情，你自己亲身经历的某些事情。我是说，比如，当理发师用手捧住你的头，开始非常轻柔地给你洗头发，揉搓你的头皮，当他这么做的时候，当你的眼睛闭起来，他这么做

的时候,他获得了你的完全信任,是吧?在他手里的不仅是你的头,而且是你的生命,你的心灵……幸福。

【停顿。

所以你明白我要知道的就是这个……当你的情人把手放在你的喉咙上的时候,他有没有使你想起你的理发师呢?

【停顿。

我说的是你的情人。那个想要谋杀你的人。

瑞贝卡　谋杀我?

德夫林　把你弄死。

瑞贝卡　不,不。他没有想谋杀我。他不想谋杀我。

德夫林　他抓住你的脖子,要把你掐死。大概就是那么回事。按照你的说法。不是吗?

瑞贝卡　不,不是。他对我有感情。他喜欢我。

【停顿。

德夫林　他有名字吗,这个家伙?他是外国人吗?那时我在哪里?你要我怎么理解呢?你不信任我吗?你为什么不信任我?你为什么不坦白呢?那样你会好受些的。说实话。你本可以把我看成一个神父。你本可以激励我。我一直希望受到激励。这曾经是我毕生的愿望之一。现在我错过了我最好的机会。除非这一切发生在我遇见你之前。那样的话你就没有义务告诉我任何事情。你的过去不关我的事。我也不会想把我的过去告诉你。当然也不是说我曾这么想过。当你过着某种学术生活的时候,你不会去为可笑的现实事物而操心,你知道,奶

子，诸如此类的东西。你的心思在其他事情上，你是否有一位周到的女房东，她是否能在夜里十一点钟端着火腿煎蛋过来，床暖和吗，太阳还是从东边升起来的吗，汤冷了吗？难得一次你还可以摸摸女仆的屁股，如果你有一个的话——是有个女仆，不是有个屁股——但当你有了老婆，当然这些就不适用于你了。当你有了老婆，你就会让思想、观念和念头自由发挥。这就意味着你绝不会让你的死对头赢。让死对头见鬼去吧，这一直是我的座右铭。男人就是这样，他把头浸入水中，往前钻，而不管风向天气，直至最后到达那里。一个有毅力又勤奋的人。

【停顿。

一个不说废话的人。

一个有责任感的人。

【停顿。

以上两种说法并不矛盾。相信我。

【停顿。

你能跟得上我的思路吗？

瑞贝卡　哦，是的，有件事我忘了告诉你。很有意思。我从通向花园的窗户往外望，从窗户望见了花园，在一个夏天的中午，在多塞特的那所房子里，你记得吗？哦不，你不在那儿。我想没有其他任何人在那儿。没有。就我自己。我一个人。我从那扇窗户望出去，我看见一大群人穿过树林，朝海边走，向着海的方向。他们似乎很冷，他们穿着外套，尽管天气是那么好。多塞

特一个美丽的、温暖的日子。他们带着行李。有几个……向导……引领着他们，指挥他们前行。他们穿过了树林，我可以远远地看见他们越过了悬崖，向大海走去。然后我就看不见他们了。我感到很好奇，于是我上楼，走到房屋最上面的窗户前，我的目光掠过了树梢，落在了海滩上。那些向导……引领着他们所有人穿过了海滩。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日子。那么安静，阳光照耀。我看见他们所有的人都走进了大海。潮水慢慢地淹没了他们。他们的行李在波浪中四处飘浮着。

德夫林　那是什么时候？你什么时候在多塞特住过？我从来没有在多塞特住过。

【停顿。

瑞贝卡　哦对了，前几天有个人告诉我，有一种病叫做神经象皮病。

德夫林　你是什么意思，“有个人告诉你”？你是什么意思，“前几天”？你在说什么呢？

瑞贝卡　这种神经象皮病的意思是，比如说，当你洒了一勺肉汁，它就立刻膨胀，变成一个肉汁的汪洋大海。它变成了一个肉汁的汪洋大海，它把你包围起来，你就会在这个肉汁的汪洋大海中窒息。很可怕。但这都是你自己的错。你自作自受。你不是它的受害者，你是它的肇事者。因为首先是你把肉汁洒了，正是你搞出了这一大堆麻烦。

【停顿。

德夫林　你说什么？

瑞贝卡　一大堆麻烦。

【停顿。

德夫林　那么问题在哪儿呢？你是打算在你自己的肉汁里淹死呢，还是打算为你的国家而死呢？瞧。你会怎么说呢，亲爱的？为什么我们不出门，开车到市里去，看场电影？

瑞贝卡　这真滑稽，在梦里的什么地方……很久以前……我听见有人叫我亲爱的。

【停顿。

我抬头看。我在做梦。我不知道我是在梦里抬头看呢，还是我睁开了眼睛。但是在这个梦里有个声音在叫我。这一点我可以确定。这个声音在叫我。叫我亲爱的。

【停顿。

是的。

【停顿。

我走进冰冻的城市里。连泥土都是冰冻的。雪有一种奇怪的颜色。它不是白的。嗯，它是白的，但是还有其他颜色在上面。好像上面布满条纹。它不是平坦的，就像雪那样，就像雪应有的那样。它是高低不平的。当我来到火车站，我看见了列车。有人在那儿。

【停顿。

我最好的朋友，我付出了所有感情的那个男人，那个我一见钟情的男人，我亲爱的人，我最珍贵的伴侣，我看见他走过站台，从那些哭喊着的母亲的怀里把她们的婴儿抢走了。

【静场。

德夫林　你去看了金和孩子们吗?

【她看着他。

今天你要去看金和孩子们的。

【她盯着他。

你的姐姐金和孩子们。

瑞贝卡　哦,金! 还有孩子们,是的。是的。是的,我当然去看了他们。我和他们喝了茶。我没有告诉你吗?

德夫林　没有。

瑞贝卡　我当然去看了他们。

【停顿。

德夫林　他们怎么样?

瑞贝卡　本在说话。

德夫林　真的吗? 他在说什么?

瑞贝卡　哦,什么"我叫本"之类的话。诸如此类的话。还有"妈妈叫妈妈"。诸如此类的话。

德夫林　那贝特西呢?

瑞贝卡　她在爬。

德夫林　不会吧,真的吗?

瑞贝卡　我想,在我们还没有弄明白之前,她就会走路了。说真的。

德夫林　也许也会说话了。说"我叫贝特西"之类的话。

瑞贝卡　是的,我当然去看了他们。我和他们一起喝茶。可是,哦……我可怜的姐姐……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德夫林　你是什么意思?

瑞贝卡　嗯，他要回去……你知道……他不断打电话，请求她让他回去。他说他受不了，他说他已经离开了另一个女人，他说他生活得非常孤独，他已经离开了另一个女人。

德夫林　他离开了？

瑞贝卡　他说他离开了。他说他想念孩子们。

【停顿。

德夫林　他想念他的妻子吗？

瑞贝卡　他说他离开了另一个女人。他说那从来就不是认真的，那只是性。

德夫林　啊。

【停顿。

那金呢？

【停顿。

那金呢？

瑞贝卡　她永远不会让他回去。永远。她说她永远不会再和他上一张床。永远不会。再也不会。

德夫林　为什么不会？

瑞贝卡　永远永远不会。

德夫林　但是为什么呢？

瑞贝卡　我当然去看了金和孩子们。我和他们一起喝茶。你为什么要问这个？你以为我没去看他们？

德夫林　不是。我不知道。只不过是你说你要和他们一起去喝茶的。

瑞贝卡　哦，我的确和他们喝茶了！我为什么不能？她是我的姐姐。

【停顿。

猜猜喝完茶以后我去哪儿了？去电影院了。我看了一部电影。

德夫林　哦？什么？

瑞贝卡　一部喜剧。

德夫林　嗯？有意思吗？你笑了吗？

瑞贝卡　其他人都笑了。其他所有观众。电影很有意思。

德夫林　可是你没有笑？

瑞贝卡　其他人都笑了。这是一部喜剧。有个姑娘……你知道……和一个男人。他们在纽约一家漂亮的餐馆里吃午餐。他把她逗笑了。

德夫林　怎么逗的？

瑞贝卡　嗯……他给她讲笑话。

德夫林　哦，我明白了。

瑞贝卡　然后在下一个场景里，他带她到一个沙漠里去探险，跟一个旅行队。要知道，她以前从来没有在沙漠里生活过。她得学会怎样去做。

【停顿。

德夫林　听上去挺有意思。

瑞贝卡　但是有个男人坐在我的前面，在我的右前方。在整场电影期间，他就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他纹丝不动，他很僵硬，就像僵尸一样，他一次也没有笑，就像一个死尸坐在那儿。我走开

了，远远离开了他，越远越好。

【静场。

德夫林　现在瞧瞧，让我们再次开始吧。我们生活在这里。你不是生活……在多塞特……或是其他什么地方。你和我生活在这里。这是我们的家。你有一个很好的姐姐。她住得离你很近。她有两个可爱的孩子。你是他们的姨妈。你喜欢这一切。

【停顿。

你有一个漂亮的花园。你喜欢你的花园。你亲手创造了那里的一切。你的手很灵巧。你的手也很漂亮。

【停顿。

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我在赞美你。事实上，我一直在赞美你。让我们再次开始吧。

瑞贝卡　我想我们没法再次开始。我们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了。我们开始过了。我们没法再次开始。我们可以再次结束。

德夫林　可是我们永远不会结束。

瑞贝卡　哦，我们会的。再次再次又再次。然后我们可以再次结束。然后再次又再次。然后再次。

德夫林　你是不是用错了“结束”一词？结束意味着结束。你不可能“再次”结束。你只能结束一次。

瑞贝卡　不。你可以先结束一次，然后你就可以再次结束了。

【静场。

（轻柔地唱起。）“尘归于尘”——

德夫林　“土归于土”——

瑞贝卡　“如果你对女人不感兴趣”——

德夫林　“你就一定会对酒感兴趣”。

【停顿。

我一直知道你爱我。

瑞贝卡　为什么?

德夫林　因为我们喜欢同一支曲子。

【静场。

听着。

【停顿。

在这之前为什么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你的这个情人?真的,我有理由大发雷霆。你认识到这一点了吗?我有理由大发雷霆。你明白这一点吗?

【静场。

瑞贝卡　哦对了,还有件事我想告诉你。我站在市区一座非常高的建筑物顶部的一个房间里。繁星布满天空。我想拉上窗帘,但我停在窗口看了一会儿星星。然后我往下看。我看见一位老人和一个小男孩在街上走过。他们都拖着行李箱。那个小孩的行李箱比他人还大。那是一个非常明亮的夜晚。因为繁星满天。老人和小男孩正在从街上走过。他们空着的手相互拉着。我不知道他们要去哪儿。而当我正要拉上窗帘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个女人跟在他们后面,怀里抱着一个婴儿。

【停顿。

我告诉你街上结冰了吗?冰结得很厚。所以她得非常小心地

走。避开地面上的高高低低。星星没有了。她跟在老人和孩子的后面，直到他们走过了街角，消失不见了。

【停顿。

她站住不动了。她亲吻她的孩子。是个女孩。

【停顿。

她亲吻她。

【停顿。

她倾听孩子的心跳。孩子的心在跳动。

【房间里的光线已经变暗。灯很亮。

【瑞贝卡一动不动地坐着。

孩子在呼吸。

【停顿。

我把她搂紧。她在呼吸。她的心在跳动。

【德夫林走向她。他站在他面前，俯看着她。

【他握紧拳头，放在她的面前。他把左手放在她的脖子后面，然后抓住她的脖子。他把她的头按向他的拳头。他的拳头碰到了她的嘴。

德夫林　吻我的拳头。

【她没有动。

【他松开拳头，把手掌放在她的嘴上。

【她没有动。

说吧。说。说“用你的手抓住我的喉咙”。

【她没有说。

叫我用我的手抓住你的喉咙。

【她既不说话,也没动。

【他把手放在她的喉咙上。轻轻压迫。她的头向后仰。

【他们停住不动。

【她说话了。有回声。他的手松了下来。

瑞贝卡　他们把我们带上火车

回声　火车

【他把手从她的脖子上拿开。

瑞贝卡　他们把孩子抢走了

回声　把孩子抢走了

【停顿。

瑞贝卡　我带着我的孩子,我把她裹在我的披巾里

回声　我的披巾里

瑞贝卡　我把它做成一个包裹

回声　一个包裹

瑞贝卡　我把它挂在我的左臂上

回声　我的左臂上

【停顿。

瑞贝卡　然后我走过去,带着我的孩子

回声　我的孩子

【停顿。

瑞贝卡　可是孩子哭了起来

回声　哭了起来

瑞贝卡　然后那个男人把我叫了回去

回声　把我叫了回去

瑞贝卡　他说你那儿有什么

回声　那儿有什么

瑞贝卡　他伸出手来摸包裹

回声　摸包裹

瑞贝卡　我给了他包裹

回声　包裹

瑞贝卡　那是我最后一次拿这包裹

回声　这包裹

【静场。

瑞贝卡　然后我们上了火车

回声　火车

瑞贝卡　然后我们到了这里

回声　这里

瑞贝卡　然后我遇见了一个女人，我认识的

回声　我认识的

瑞贝卡　她说怎么样了，你的孩子

回声　你的孩子

德夫林　在哪儿，你的孩子

回声　你的孩子

瑞贝卡　我说什么孩子

回声　什么孩子

瑞贝卡　我没有孩子

回声　孩子

瑞贝卡　我不知道什么孩子

回声　什么孩子

【停顿。

瑞贝卡　我不知道什么孩子

【长时间的静场。

【暗场。

为戏剧而写作

在 1962 年布里斯托尔国家大学生戏剧节上的演讲

我不是理论家。我不是戏剧领域、社会领域、任何领域的权威的或可靠的评论家。我写剧本，只要我还能写，就是这么回事。总而言之就是这样。所以我做这个演讲有点勉强，因为我知道，每一句话都可能有至少二十四个方面，取决于当时你身在何处，或者当时天气怎样。我发现，一句直言陈述绝非是不变的和有限的。它将随时受到其他二十三种可能性的修正。因此，我所说的任何话都不应该被视为最后的或者绝对的。其中一两句话似乎是最后的或者绝对的，它们也许几乎是最后的或者绝对的，但是明天我可能就不这么认为了，所以我也不希望今天你这么认为。

我已经有两部全本剧在伦敦上演。第一部演了一个星期，第二部演了一年。当然，两剧有所不同。在《生日晚会》中，我在文本中使用了一些破折号，在句子之间。在《看门人》中，我没有用破折号，而是用句号。所以，就不再是比如说，“看，破折号，谁，破折号，我，破折号，破折号，破折号”，而是“看，句号，句号，句号，谁，句号，句号，句号，我，句

号,句号,句号,句号”。因此可以从中得出,句号比破折号更多,这就是为什么《看门人》比《生日晚会》演的时间更长。在上述两剧的演出中,你既听不见破折号,也听不见句号,然而这一事实无关紧要。你无法一直欺骗批评家们。他们可以很容易地区分出句号与破折号,尽管他们听不见这两个东西。

我花了不少工夫才习惯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剧院中批评家与公众的反应遵循的是一个非常难以捉摸的温度变化曲线表。对于作家来说,危险在于,他很容易犯下对此感到不安或者怀有期待的老毛病,因此饱受其害。但是我想,杜塞尔多夫为我清除了这种心态。大约两年前在杜塞尔多夫,在《看门人》的首夜演出结束时,按照欧洲大陆的习惯,我和德国剧团的演员们向观众鞠躬致意。立刻,这些世界上最会喝倒彩的人们对我大喝倒彩。我以为他们用的是麦克风,其实他们只是纯粹用嘴。剧团也和观众一样受罪,我们谢幕三十六次,全是面对嘘声。到了第三十六次,剧场里只剩下两个人,还站在那里嘘。奇怪的是,我被所有这一切深深地打动了,现在,无论何时,只要我意识到要犯那种感到不安或者怀有期待的老毛病,我就想起杜塞尔多夫,于是我的病就好了。

戏剧本是一种大规模的、充满活力的公众活动。而对于我来说,写作是一种完全私人的活动,一首诗歌还是一部戏剧,二者没有区别。这两种事实不易调和。专业戏剧,无论它有什么长处,都是一个充满虚假的高潮、精心设置的张力、某种歇斯底里以及大量无效劳动的世界。我想我就工作在这个世界里,而针对它发出的警报声正在越来越响亮,越来越惊人。但是我的立场基本不变。我所写的东西不服从于其他任何

东西,除了它自身。总而言之,我不对观众、批评家、制作人、导演、演员,或者我的同胞负责,简单地说,我只对手中的剧本负责。我警告过你们不要相信绝对的话,然而看来好像我刚刚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通常我以这样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开始写一个剧本:找到处于特定环境中的两个人物,把他们放在一起,听他们说什么,自己不去干预。对我来说,环境总是具体的和个别的,人物也是具体的。我从来不从任何抽象的观念或者理论出发开始写戏,从来不把我自己的人物想象成为死亡、宿命、天堂或者银河等寓意的传达者,换句话说,无论它是什么,它都不是任何特殊力量的寓意表现。当一个人物无法舒舒服服地用平常的术语加以定义或者理解的时候,那么人们就倾向于将他置于一个象征性的架子上,这样就安全了。一旦到了那里,人们就可以议论他,但是不必和他相处。就批评家或者观众而言,以这种方式,他们很容易地就构筑了一堵有效的烟幕,不用去认识他,不用去积极与自愿地接触他。

我们胸前不戴标签,虽然有人不断地要把标签加在我们身上,他们无法使人信服。根据我们自己的以及其他人的经验,对于我们所有人扮演的角色进行核实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并非总能实现。我认为,在真实与假想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别,在真实与虚假之间也没有。一件事物并不必然不是真的就是假的;它可以既是真的又是假的。舞台上的一个人物,他可以不表现关于他过去的经历、他现在的行为,或者他的意愿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或信息,也不给出对于他的动机的全面分析应该和那些(令人惊奇的)可以做到所有这些事的人那样,是正当合理、值得关注的。体验越是真切,则表达越不确切。

除了其他考虑之外，我们还要面对核实过去的巨大困难，如果可能的话。这里我指的不仅是过去的岁月，还有昨天，甚至是今天早上。发生了什么，发生的事情的性质是什么，出现了什么？如果有人可以说，知道昨天发生了什么是困难的，那么我想也可以用同样的话来说现在。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也许到明天或者六个月以后我们才会知道，也许到那个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我们已经忘了，或者我们的想象将给予今天以非常虚假的特征。片刻的时间就这样被吞没和扭曲了，甚至经常就在其诞生之时。我们都感到诠释一种共同经验是相当困难的，尽管我们宁愿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即存在着一种共享的共同立场，一种众所周知的立场。我想确实存在着一种共享的共同立场，但是它更像是一片流沙。因为“真实”是一个非常强大坚实的词汇，我们倾向于设想或者希望，它所涉及的状态也是同样的坚实、稳定和明确无误的。在我看来，它似乎并非如此，只是不好不坏而已。

一部戏剧不是一篇散文，一位剧作家也不应该仅仅因为我们一直以来总是期待最后一幕的“冲突解决”——无论结果如何——而在最后一幕开出药方，或者为人物的行为进行辩解，从而损害人物的统一性。给一个不断发展、不由自主的戏剧形象贴上某种明确的道德标签，这似乎是轻率、荒唐和可耻的。如果有这种事情，那么这就不是戏剧，而是填字游戏。观众拿着填字游戏图片。戏剧填在空里。人人都很快乐。

现在还有相当多的人，他们要求当代戏剧明确表露某种清晰可感的宗旨。他们要求剧作家成为预言家。今天，在剧本里和剧本外，剧作家做出的预言泛滥成灾。警告、说教、劝诫、意识形态告诫、道德评判、

用固有的解决方案来定义的问题;所有这一切都集结在预言的旗帜下。在所有此类事物背后的姿态都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我在告诉你!”

所有的剧作家都想创造一个世界,而对我来说,X 先生可以走他自己选择的道路,无需经过我的审查。发起一场假想的剧作家派别之间的虚假战争,对我来说似乎并非好的消遣,这当然不是我的本意。但是我的确感觉到,我们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就是不假思索地强调我们毫无意义的偏爱。比如对于大写字母 L 开头的“生活”的偏爱,人们认为这个“生活”(Life)非常不同于带有小写字母 l 的生活(life),后者我指的就是我们事实上过着的那种生活。以及对于善意、对于仁爱、对于慈悲的偏爱,尽管这些解救之道已经变得如此虚假。

如果一定要我提出一句道德格言的话,那就是:当心这种作家,他提出了他所关心的事来让你欣然接受,他使你毫不怀疑他的价值、他的用处、他的利他主义,他宣称他是个好心人,并且保证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问心无愧的,他的人物就是如此。而在大多数时间里,表现为积极与正面思想的人事实上是一个陷入空洞定义与陈词滥调束缚之中的人。

这种作家明确地绝对信任词语。我自己对于词语的感觉则是相互矛盾的。在词语中漫游、推敲,看着它们出现在纸页上,我从中得到了相当大的快感。但与此同时,我对于词语还有另外一种强烈的感觉,简直可以说是厌恶。我们日复一日地承载着词语的这种重负,就像现在这种语境中说出的词语,我写的词语和其他人写的词语,堆积如山,都是陈腐死亡的术语;不断重复与互换的观念变成了陈腐、无聊的老生常谈。当你感到厌倦之后,你就很容易被它征服,陷入瘫痪状态。我想大

多数作家都知道这种瘫痪状态。但是如果你能够感到这种厌倦，完全任它摆布，自由地出没于这种感觉，那么你就有可能说，有事情发生了，甚至可以说有东西成就了。

语言，在这些情况下，是一种非常晦涩的东西。在说出的词语之下，经常是已经知道而又没有说出的东西。关于自己的经历、追求、动机和历史，我的人物告诉我的就这么多。一边是我不提供他们的身世，另一边是他们含糊其辞，在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不仅值得，而且必须探索的地带。你和我，以及书页上逐渐形成的人物，我们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是没有表现力的，不露真情，不可信赖，难以捉摸，含糊其辞，障碍重重，扭扭捏捏。但正是在这些东西中，语言诞生了。再说一遍，语言，就是在其所说的东西之下，说了另外一种东西。

假设人物拥有他自己的能量，那么我的工作就是不强加于人，不迫使他们进行虚假表达，我是指不强迫人物在他不可能说话的地方说话，以他不可能有的方式说话，或者说他永远不可能说的话。作者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双向的、彼此十分尊重的关系。如果说要从写作中获得某种自由的话，那么它不是来自迫使人物摆出某种事先安排好的、精心设计的姿态，而是允许他们自己行动，给予他们真正的活动空间。这会是极为艰难的。而不让他们活起来就会轻松得多，容易得多。

同时我要声明，我不认为我的人物是不受控制的，或是无法无天的。他们并非如此。我所起的作用是选择与安排。事实上，我干了所有的苦役，我想我可以这样说，我一丝不苟地注意着事物的形成，从一个句子的形成，到整个剧本的完整结构。这个形成，毫不夸张地说，是

头等重要的。但是我想还有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遵循你给自己留下的线索，你通过人物进行安排并且倾听。有时可以找到平衡，此时形象可以自由地产生形象，同时，你也能够看见人物沉默与躲闪的地方。对我来说，正是在沉默中，他们最为鲜明。

有两种沉默。一种是没有说话。另一种是滔滔不绝。这种话语说的是一种潜藏在下面的语言。这就是它不断涉及的东西。我们听到的话语是我们没有听到的东西的指征。正是这种必需的回避，这种强烈的、狡猾的、痛苦的，或者是嘲讽的烟幕将其他的东西掩盖起来了。当真实的沉默降临的时候，我们还停留在回声中，但是近乎赤身裸体。考察话语的方式之一就是，把它看做一种掩盖赤身裸体的持久方法。

我们已经多次听到这种陈旧和讨厌的说法："交流的失败"……这种说法已经被相当固定地用在了我的作品上。我的看法正相反。我想，在我们的沉默中，在我们没有说出的话语中，我们交流得太好了，所发生的，就是一种不断的回避，绝望地企图将我们掩盖起来。交流得太明显了。进入他人的生活太令人恐惧了。向他人暴露我们自身中的贫乏的这种可能性也太可怕了。

我不是在提议一部戏剧中人物不能说他真正想说的话。绝非如此。我发现，肯定会有这么一个时刻这种事发生了，他说了他想要说的，他说了也许是他以前从未说过的话。而当这种事发生的时候，他说的话是无法挽回的，永远也不能收回。

一张白纸既是令人激动的，也是令人畏惧的。它是你的起点。在剧作进展的过程中，随之而来的有两个时期。即排练期与演出期。剧作家在这两个时期里，将从在剧院里获得的积极与强烈的体验中汲取

大量有价值的东西。但是最终,他又回到了白纸上。纸上或有或无。直到你掀开它之前,你一直都不知道。无法保证你将知道什么。但是总有一个机会,值得一试。

我已经写了九部戏,为不同的媒体,此时我对自己是如何做到的毫无概念。每部戏剧对我来说,都是"一种不同的失败"。我想,正是这一事实促使我开始写下一部戏剧。

如果说我发现写作剧本是一种极其艰难的任务,那么也可以将它理解为一种庆典,企图解释这一过程是多么艰难,又是多么无效,我想,这就是今天早上我向你们证明了的。

萨缪尔·贝克特在他的小说《不可命名者》的开头说,"如果一个处于我的处境的人要说事实的话,那么事实似乎是,我不仅要说出我不可能说出的东西,而且,更有意思的是,而且我,如果有可能更有意思的话,我还得要,我忘了,没关系。"

为我自己写作

根据与理查德·芬德雷特的一次谈话写成，

发表于《二十世纪》杂志 1961 年 2 月号

我记得我第一次上剧院，是去看唐纳德·沃尔菲特演的莎士比亚戏剧。我看过六次他扮演的李尔王，后来还和他演过戏，充当这位国王手下的一名骑士。事实上，在二十岁以前，我看的戏很少。后来，我又演得太多。我和阿纽·麦克马斯特在爱尔兰待了十八个月，在临时舞台上每晚一站进行演出，我跟着巡回剧团到处巡演——在哈德斯菲尔德、托基、伯恩茅斯、惠特比、科尔切斯特、伯明翰、切斯特菲尔德、沃辛、帕默斯格林和里士满。我当了差不多九年的演员（用戴维·巴伦的艺名），我还想继续干。最近，我在切尔滕纳姆饰演《生日晚会》中的戈德伯格，非常享受。我还想再演这个角色。是的，我当演员的经历影响了我的剧作——肯定是的——虽然我无法确切地指出这种影响究竟是什么。我想，我肯定从中得到了关于结构的某些灵感，信不信由你，这对于我非常重要，还有在可交谈的对话方面。在我早期的剧作中，我对于什么话会使听众默不作声很感兴趣；而对于使他们哄堂大笑就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了；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只要我为舞台写戏，我就只能

看见我待过的那种舞台。我为中央式舞台的剧院工作过，也很喜欢它，但是这没有使我想到要用这种方法写戏。我总是想到我当演员时习惯了的那种普通的镜框式舞台。

我在表演的时候一直在写作。不是剧本。几百篇诗——其中有十来首诗值得重新发表——和一些短篇散文。它们中相当多是对话体，有一篇是独白，后来我把它改编成了讽刺短剧。我还写了一部小说。是自传性的，在一定程度上，根据的是我年轻时在哈克尼的一段经历。我不是中心人物，虽然我在其中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有关这部小说的麻烦是，它的时间跨度太长，风格太多无法统一，因此成了一个大杂烩。但是我在这本书中运用了某些笔调，我想后来在我的广播剧《侏儒》中值得再次加以探索。《侏儒》就是这部小说的标题。

直到 1957 年我才开始写戏。有一天，我走进一个房间，看见两个人在里面。后来有段时间此事一直在我心中挥之不去，我感到我要把它表现出来、把它赶出我的脑海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戏剧。我从这幅两个人的图画开始，让他们从那儿继续下去。这不是从一种写作到另一种写作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转变。它是一种相当自然的行为。我的一个朋友，亨利·伍尔夫，演出了其成果——《房间》——在布里斯托尔大学，几个月后，在 1958 年 1 月，它进入了大学戏剧节——另外一场演出。迈克尔·科德隆听说了这部戏，立刻写信给我，问我有没有多幕剧。我刚好完成了《生日晚会》……

我从进入一个特别情境的人出发。我确实不从任何抽象的观念开始写作。我就算看见了象征物，也不知道它就是。比如说，我就看不见《看门人》中有什么非常怪异的东西，我不太理解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这

样认为。对我来说，它就是一部非常直截了当和简单的戏剧。我戏剧的萌芽？我可以尽我所能地准确地说说它。我进入一个房间，看见一个人站着，一个人坐着，几周之后，我写了《房间》。我进入了另一个房间，看见两个人坐着，几年之后，我写了《生日晚会》。我从一扇门里看见了第三个房间，看见两个人站着，然后我写了《看门人》。

我不在头脑里带着任何观众写作。我只是写作。我对观众怀有一种侥幸心理。这就是我原来的做法，我觉得它挺管用——在我发现有观众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你有什么话要对世界说，那么你就得担心只有几千名观众会看你的戏。因此你就是在做其他的事了。你就变成了一个宗教导师，或者一个政客。但是如果你不想明确和直接地给予世界某种特殊的信息，你只是继续你的写作，那么你会心满意足了。我总是很惊奇竟然有人要来看我的戏，因为写戏本是一件非常私人的事情。我写戏——还在写——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如果有其他人正好也卷进来，纯属偶然。从头至尾，你之所以写作，是因为有什么东西你**想要**写，**必须**写。为你自己。

我确信，在我戏剧中发生的事情，会发生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尽管这些事件乍一看并不熟悉。如果你要给我加上一个定义，那我会说我戏里面所发生是现实主义的，但是我正在干的事情不是现实主义。

为电视写作？我不把写作的种类加以区分，但是当我为舞台写作时，我总是保持行动的连续性。电视本身适宜于在场景之间进行快速切换，现在我越来越把它看做是电影。当我想象有个人敲门的时候，我就看见门打开的特写，然后是一个人上楼的长镜头。当然电影中也有

话语,但是在电视中,说到底,话语没有在舞台上那么重要。我写过一出戏叫《一夜外出》,我想,它把画面与话语成功地结合到了一起,虽然这也许是因为我最初是为电台而创作它的。一千六百万人在电视上看了这出戏。它非常难领会。你简直无法想象。我发现电视并不是拘束的或是受限的,它并不需要局限于现实主义的。它的可能性远大于此。此时我的脑海里就有一两个构思,它并不是那么现实主义的,但在电视上会很有效果。

我喜欢为有声广播写作,因为自由。几个月前当我写《侏儒》时,我能够进行形式实验——一种机动的、灵活的结构,比任何其他媒介都更加灵活、更加机动。从内容的角度来看,我可以全力以赴地探索,到达用其他媒介来做则无法接受的程度,自己十分享受。我确信,其结果对于观众来说也许是完全无法理解的,但是这不是我所关心的,对我来说它极有价值。

不,作为一个作家,在通常的意义上,我既不介入宗教也不介入政治。我没有心存任何特别的社交目的。我写作是因为我想写作。我不戴标牌,我不扛旗帜。我根本不相信任何权威标签。说到剧院的状况,我和其他人一样,关心的是程序的缺陷、趣味的缺陷,以及管理方面一般体制的缺陷,我想,事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或多或少将会照常继续。但据我看来,在近三年里,这个或那个方面已有某些进展。1957年前,《看门人》不会上演,而且肯定不会巡演。喜剧、悲剧与闹剧的旧式分类已经落伍了,经理们似乎已经认识到这一点,这一事实是个可喜的改变。但是为舞台而写作是所有事情中最为困难的,无论体制如何。我发现,它越是困难,我对它的思考就越多。

1970 年德国汉堡莎士比亚奖获奖演说

当我得知自己被授予这一奖项时，我的反应是惊奇甚至困惑，同时也为得到这一荣誉而深感荣幸。我还沉浸在荣幸中，有点困惑，还有些害怕。我害怕的是，我被邀请在今天向你们演讲。如果说我觉得写作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的话，那么我觉得面对公众演讲更是加倍困难的事情。

多年以前，有一次，我发现自己很不自在地参加了一场有关戏剧的公众讨论。有人问我，我的作品是“关于”什么的。我只不过是为了回击这句问话，就不假思索地回答说，“鸡尾酒柜下面的鼬鼠”。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多年之后，我还看见这句话被引用在多个学术栏目里。现在它似乎拥有了某种深刻的意义，被视为关于我自己作品的非常恰当与意味深长的评论。但是对我来说，此话完全没有意义。这就是在公众场合讲话的危险。

一个人应该如何谈论自己的作品呢？我是一个作家，不是一位评论家。当我使用作品一词时，我指的是工作。我认为自己不过是一个

工作着的人。

莎士比亚奖评选委员会按照这一奖项的标准，评判我的作品应该获奖，我为此而感动，但是我不明白让他们做出这一决定的理由。我处于望远镜的另一端。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的作品所招致的用语、意见、赞誉和反对与他对于作品的实际体验无关，因为这种体验的核心是由写作作品构成的。我与我写在纸上的语句和从语句中浮现出来的人物有着特殊关系，没有其他的人能够与我分享这种关系。也许这就是我依然对于赞誉感到困惑，对于抨击无动于衷的原因。赞誉和抨击只和某个叫做品特的人有关。我不知道他们所谈论的这个人。我知道这些戏剧，但只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知道，一种非常私人的方式。

如果我非要说，那么我宁愿实际地谈论实际的东西，但这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因为人总是会不自觉地陷入理论空谈。而我不相信理论。无论能力大小，我在剧院工作，除了写戏，我还经常表演，还做一些导演工作，我发现，理论就其本身而言，毫无帮助；对我自己来说是这样，对于我的同事来说，我注意到，也是如此。依我看，在剧院里，那种最好的协作性的工作关系，是由一种偶然发生的、飘忽不定的简略表达构成的，正是通过它，事实失去了，碰上了，漏掉了，又找到了。我认识一位优秀的导演，他从来没有说过一个完整的句子。他本能地有自信，具有一种几乎是下意识的交流能力，以至于他还没有说完，演员就已经对于他的话语做出了反应。

我的意思不是说我建议不要有助于工作的才能。相反，我是指这样一种才能，它可以用来对准实际的和关系重大的东西，对准积极的、活跃的、具体的东西，这种才能可与他人合作，去发现合理的，因此也是

必然的事实，并且为我们将这些事实体现在舞台上。由哲学话语或者政治论文构成的一段排练周期，是无法使得幕布在八点钟时升起的。

我谈到了事实，这个事实我指的是戏剧中的事实。的确，戏剧的事实不会轻易泄漏它们的秘密，而当它们顽强不屈的时候，人们很容易扭曲它们，把它们弄成其他什么东西，或者假装它们从来就不存在。这种事在剧院里频繁发生，比我们注意到和发现了的要多，这说明对于手头的工作要么不能胜任，要么态度轻蔑。

我相信，当一位作家盯着他还没有写下词语的那些空白处的时候，或者演员和导演在某个指定时刻登台的时候，此刻只有一件事情应该发生，那就是，应该只能找到这一件事情，这一个动作，纸页上的这一个词语，一旦找到它，就要一丝不苟地加以保护。我想，我所讨论的是必需的合理安排，既关乎一个剧本，也关乎它的演出。

我相信，如果一个剧本对于它的作者所要求的那种必需的、固有的合理安排的确存在的话，那么我自己还从来没能获得过它。我完成一部戏剧的最终手稿时总是怀着一种混杂的感觉：解脱、怀疑、振奋，以及某种确定之感，似乎只有我一再扭住戏剧的脖子，它才会一再向我屈服，我越是理解它，也许，就越是能写好它。但这是不可能的。你创造了词语，词语获得了它自己的生命，它就以某种方式与你对视，它变得倔强了，多半会打败你。你创造了人物，他们会非常厉害。他们警惕地看着你这位他们的创作者。这听上去也许有些荒唐，但我相信，当我说我的人物给我造成了两种痛苦的时候，我说的是实话。当我的行动扭曲他们，把他们变得虚假的时候，我看到了他们的痛苦，而且我还看到了他们的轻蔑。当我无法找到他们的要害，当他们有意逃避我，当他们

躲进阴影里,这时候,我感到痛苦。还有第三种痛苦,比较少见。那就是当正确的词语,或者正确的行动激发他们,或者安抚他们,使他们进入自己的正常生活的时候。此时此刻,痛苦便是值得的。此时此刻,我乐意带他们去最近的酒吧,请每人喝一杯。我希望他们能原谅我对他们的冒犯,也希望他们同样能像我这样做。但是,毫无疑问,作者与他的人物之间会发生相当大的冲突,我得承认,总体而言人物是胜利者。我想,理当如此。当一位作者为他的人物规划了蓝图,要他们严格地照此行事,任何时候都不能打乱他的计划,当他主宰了他们,此时他也就杀死了他们,或者不如说是将他们扼杀在摇篮里了,他手上有的只是一部死的戏剧。

有时,导演会在排练中对我说,“她为什么说这个?”我回答说,“等一下,让我看看文本。”我看了,也许我会说,“她怎么能不说这个? 因为他说了那个,前面两页。”或者我说,“因为这正是她感觉到的东西。”或者我说,“因为她感觉到了其他什么东西,因此她说那个。”或者我说,“我一点也不明白。但是不管怎样我们得找出来。”有时,我从排练中学到了不少东西。

在我的生活中,在与我共同工作的人们中,我是非常幸运的,我与彼得·霍尔以及王家莎士比亚剧团的关系特别令人满意。彼得·霍尔和我一起工作,我们发现,必须极其小心谨慎地追寻意象,一旦找到,就必须使其变得清晰,为其逐层上色,精确聚焦并且加以保持,关键是简洁,行动与动作的简洁,情感及其表达的简洁,既在具体事物的内部与外部方面,也在相互之间的关系方面,这样,既没有浪费,也没有混乱。这些是并非革命性的结论,但我希望它们值得重申。

我可能显得过于强调与内容相对的方法与技巧，但事实并非如此。我没有提议把我所提到的原则作为技巧或者现成形式强加在情节中。在舞台上清楚地表现在我们面前的东西，只有在该场景的内容已经被界定的时候，它们才能完全清楚地表现出来。但是我不把这种界定理解为人们通过才能获得的，而是由演员运用完全不同的一个系统创造出来的。换句话说，如果现在我将各种衡量标准运用在一场演出上，那么并不存在才能上的概念，存在的是通过优秀演员与（我希望是）生动文本的积极参与的体验形成的事实。

我写的是什么东西呢？不是鸡尾酒柜下面的鼬鼠。

我不关心发表普遍声明。我对于被参与其中的人用做自我表达手段的那种戏剧不感兴趣。我发现在如此众多的戏剧中，在劳作、攻击与噪音之下，除了毫无价值的普遍归纳之外一无所有，幼稚可笑，毫无成果。

我无法总结我的任何剧作。我无法描述它们中的任何一部，我只能这么说：这就是所发生的东西。这就是它们所说的东西。这就是它们所做的东西。

有时，我意识到我头脑中有一种强烈要求。形象、人物，坚决要求把他们写下来。你可以倒上一杯饮料，打个电话，或者绕着公园跑步，有时就能把他们扼杀掉。你知道他们想要把你的生活变成地狱。但是在另一些时候，他们是无法回避的，你被迫要对他们公正一点。此时，尽管这是地狱，但是对于我来说，这肯定是可以待的最好的地狱。

然而，我发现，我来到这里作为一个作家接受这个著名奖项，而我此时什么也没有写，什么也不能写，这真是一个讽刺。我不知道为什

么。这是一种很糟糕的感觉，我知道这一点，但是我必须说，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继续把空白的纸页填满，是感觉那奇异的事情发生，通过指尖诞生。当你不能再写作的时候，你会感到你已经不是你自己了。

1995 年戴维·科恩英国文学奖获奖演说

该奖项每两年颁发一次，

旨在褒奖一位健在的英国作家的终身成就

这是一项巨大的荣誉。非常感谢你们。

我不能说我的家庭有很强的文学传统。我母亲喜欢读 A. J. 克罗宁和阿诺德·贝内特的小说，我父亲（他早上七点离家，晚上七点回来，干裁缝的杂活儿）喜欢西部小说，但是家中的书少得可怜。当然这也是因为，事实上我们完全依赖于图书馆。没有人买得起书。

然而，当我第一次在一本名为《伦敦诗歌》的杂志上发表了一首诗歌的时候，我的父母非常高兴。我在发表这首诗时把署名拼成了“品塔”（Pinta），因为我的一位姑妈确信，我们来自一个著名的葡萄牙家族——达·品塔家族。这一说法从未得到证实，我也不知道是否曾有这样一个家族存在过。整个事情似乎是和我的理解激烈冲突的：我的四位祖辈都来自敖德萨，或者至少是匈牙利甚至可能是波兰。

有种试探性的猜测，认为是在逃避西班牙宗教审判的过程中，“品塔”变成了“品特”，但是似乎没有人知道，葡萄牙是否有过西班牙的宗

教审判,至少在我们住过的哈克尼无人知晓。反正我觉得品塔的拼法挺吸引人的,虽然我并不适合“达”这个字。不久以后,我就放弃了这个念头。

我的家族中只有一位成员看起来是富裕的,即我的叔伯祖父,科尔曼老伯,他在“商界”。他在家里总是穿着毡绒拖鞋,戴着无檐便帽,他是一个非常谦恭有礼的人。我父亲提议说,我们下次去喝茶的时候,让我把《伦敦诗歌》上的那首诗拿给科尔曼老伯看。我同意了,带着某种疑虑。我的诗歌名为《英国中部的新年》,与巡回剧团中一位年轻演员的漂泊生活有关。它显然受到了迪伦·托马斯的影响。其中有如下诗句:

这就是光彩,这就是战火与鲜血,我就在这里,
站立观望,总是在惠特布雷德阿尔镇流浪,
诸如此类。

当科尔曼老伯读这首诗的时候,父亲和我静静地坐在房间里。当读到上述诗句的时候,他停了下来,他的目光越过那本杂志看着我们,他说,“目前惠特布雷德的股票走得很好。听我的话没错。”①

那是在 1950 年,当时我二十岁。

我早年的阅读是相当随意的,没有系统性。我相信,这主要与战时

---

① “站立观望(straddle)”也有“买进一种股票、卖空另外一种股票”的意思。——译注

我的童年生活不稳定有关。我两次被疏散(一次到康沃尔,在那儿我大概是第一次看见了大海),上过几个学校,不断返回伦敦,经历了更多的炸弹、飞弹和火箭。这不是一个有益的阅读环境。但是,在 1944 年底,我终于在哈克尼文法学校安顿下来,补上了失去的时间。哈克尼还有一个巨大的公共图书馆,我在那儿找到了乔伊斯、劳伦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海明威、弗吉尼亚·伍尔夫、兰波、叶芝等人的作品。

几年之后,我想是在 1951 年,我在一本名为《爱尔兰写作》的杂志上读到贝克特《瓦特》的选段之后,我在一个又一个的图书馆里寻找贝克特的著作——但都没有找到。最后我找到了一本——他的第一部小说《莫菲》。自 1938 年以来,它就一直闲置在伯蒙赛公共珍藏图书馆里。我断定人们对于贝克特的兴趣不大,于是决定把这本书留下——延期借阅,可以这么说。我现在仍保留着它。

1944 年我遇见了约瑟夫·布里尔利,他到学校来教英语。乔·布里尔利是个高个子的约克郡人,患过疟疾,战争期间在海上遭到过鱼雷攻击,对英语诗歌与戏剧文学具有极大热情。1945 年他来的时候,学校里还没有戏剧活动,但是在我们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就宣布他要演出《麦克白》,他在课堂上指着我说,“你,品特,扮演麦克白。”我说,“我,先生?”他说,“是的,你。”当时我十五岁,就扮演了麦克白,穿着现代服装,一身少将军服。我特别喜欢这套军服,以至于彩排后就穿着它坐上了 38 路汽车,回家喝茶。老夫人们冲着我微笑。售票员看着我说,“哦,我不知道该收你多少钱。”我父母送给我一部《莎士比亚剧作选》以纪念这件事情。我也设法攒钱买了一部《尤利西斯》,把它放在起居室的书架上。我父亲叫我把它从书架上拿走。他说在我母亲

上菜的房间里,不应该放着那样的一部书。

乔·布里尔利和我成了亲密的朋友。我们做了多次长距离的散步,持续了若干年,从哈克尼高地出发,一直走到斯普林菲尔德公园,沿着利河边,转回利桥路,经过克莱普顿池塘,穿过麦尔街,走到贝丝纳尔格林。那时,莎士比亚主宰着我们的生活(我是说我的朋友们和我的生活),但是乔·布里尔利带来的启示是约翰·韦伯斯特。在我们散步的时候,我们会对着清风,对着身边经过的电车,或者就是对着路人,朗诵韦伯斯特的名句,比如:

用钻石将我的喉咙割开,那该是
多么大的快乐啊? 或者用香料
将我窒息? 或者用珍珠将我射杀?
我知道,有着无数死亡之门
人们可以经由它们离去:据说
它们装有奇形怪状的铰链
你可以从两面把门打开:总之,看在
上帝的分上,
我再也听不见你的悄声低语。
(《马尔菲公爵夫人》)

或者是:

啊,我闻到了油烟的味道,

很浓烈的油烟味儿,烟囱在燃烧着,
我的心肝像半熟的圣餐饼
在我的身体里有个管道工在铺设管道。
(《白魔》)

或者是:

我的灵魂,像黑色风暴中的一叶小舟,
被驱赶着,我也不知道漂向何方。
(《白魔》)

或者是:

我患上了
一种永久性的感冒。我失去了声音
永远无法恢复。
(《白魔》)

或者是:

盖上她的脸吧;我感到头晕目眩;她死得这样年轻。
(《马尔菲公爵夫人》)

这些语言让我头晕目眩。

是乔·布里尔利激发了我的想象。我永远不会忘记他。

我在 1957 年开始写作，1958 年《生日晚会》在哈默史密斯的抒情剧院上演，它被批评家们（除了哈罗德·霍布森之外）所扼杀，并在上演八场之后撤下。我决定顺便去看看星期四的日场。我迟到了几分钟，大幕已经升起。我跑上楼梯奔向二楼正座。一位女引座员把我拦住。“你去哪儿？”她说。“去二楼正座，”我说，“我是剧作者。”她的眼神，我记得，是一头雾水的样子。“哦，是你？”她说，“哦，可怜的人。听着，二楼正座已经关闭了，但是你为什么不进去呢，进去坐下，亲爱的，如果你愿意的话，去吧。”我走进空荡荡的二楼正座，往下看着大厅座位。有六个人在看演出，我必须承认，演出没有产生多大感染力。我还保留着那一周的票房收据。那个星期四日场的进账是两镑六先令。

在我的创作生涯中受到大量戏剧批评的关注，其中我听到的最有意思的——确实也是最尖锐的——批评问题，是在我被引见给一位年轻女士和她六岁的儿子的时候。这位女士俯身看着她的儿子说，“这位先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作家。”那个小男孩看看他的妈妈，又看看我，然后问道，“他会写 W 吗？”

我很清楚，在某些地方，我被描写成为“神秘莫测、沉默寡言、简单生硬、敏感易怒、脾气火爆和难以接近”。嗯，我确实和其他人一样，是喜怒无常的，我不否认这一点。但是我的写作生涯，大概已经持续四十五年了，至今尚未结束，其中也渗透着完全不同的一些特点，与上面的

描述毫不相关。非常简单，我的写作生涯充满了趣味、挑战与激动。这些话，也许，都是些陈词滥调。但事实上，它们是真的。无论是一首诗歌、一部戏剧，还是一部电影剧本，如果语言中的并通过语言传达给观众的趣味、挑战与激动没有的话，那么就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存在。

所以，我相信我的确是“神秘莫测、沉默寡言、简单生硬、敏感易怒、脾气火爆和难以接近的”，与此同时，我也享受着我的写作生涯——确实也是我自己的生活——到了极点，我非常感谢被授予这个奖项。

译后记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就开始接触品特。1987 年我进入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师从廖可兑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廖先生是我国外国戏剧方面的权威之一,在他的指导下,我系统地研究了西方戏剧的历史与理论,其中包括品特,在我后来的博士论文中,品特研究成为其中一个组成部分。2007 年,我申请的题为《哈罗德·品特戏剧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获得批准。2008 年 8—9 月,我赴英国剑桥大学研修,收集有关品特的资料,并与同行进行交流。当时我很想设法拜会品特先生,但被告知他身患重病危在旦夕。2008 年 12 月,我与译林出版社签署了品特戏剧选集的翻译合同。2008 年 12 月 26 日上午 11 时,我正在家中翻译品特的《生日晚会》,我的女儿从日本打电话告诉我,品特去世了。我原想尽快完成翻译工作,让品特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他作品的中文译本。他的去世使之成为遗憾,但愿这两部戏剧选集的出版能够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我感谢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使我在国内和赴英国进行品特研

究成为可能;感谢英国剑桥大学霍默尔顿学院(Homerton Colle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和剑桥大学图书馆(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为我提供了必要的学术条件;感谢剑桥大学霍默尔顿学院副院长彼得·拉比教授(Professor Peter Raby),他邀请我前往英国进行访问,与我进行学术交流,向我赠送了他最新版本的《剑桥哈罗德·品特研究指南》,并为我的翻译解答了许多疑难问题;承蒙他夫人和他在其乡间府上的招待,我在异国他乡感受到了家庭般的温暖。

感谢译林出版社总编辑刘锋先生的积极支持,在我的翻译过程中,他提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南京大学的刘海平教授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汪义群教授是我多年好友,他们也为本书的出版做出了贡献。

华明

2010 年 7 月 27 日

于南京望江楼

2005 [英国]哈罗德·品特(1930—2008)

品特因其戏剧中“揭示了在日常闲谈下的危险深渊,强行闯入了压迫占有的封闭房间”而获奖。

授奖词

瑞典学院诺贝尔委员会主席　帕尔·沃斯特堡

神秘诱人的品特之地

品特是20世纪英国戏剧的复兴者,“品特风格的”(pinteresque)这一形容词已经列入《牛津英语词典》。就像卡夫卡、普鲁斯特以及格雷厄姆·格林一样,品特也拥有一块自己的领地,具有鲜明地形特点的品特之地。

他创作了29部剧本,自己导演或在其中扮演角色的作品达近百部之多,戏剧已经成为他自己的领地。他笔下的人物在无法预测的对白中,给自己设置障碍。在充满着未予澄清的威胁的台词里,其戏剧在激荡着,刺痛着。我们所听到的,是我们所没有听到的一切东西的信号。

闲谈之下的深渊,除了表面应付而不愿与人沟通,支配及误导的需求,在日常生活下沸腾事件所带来的窒息的感觉,危险的故事受到审查的那种紧张的感觉。所有这一切都回荡在品特的剧作之中。

在生活的边缘处,其笔下人物都受到相互的制约。他们都是阶级划分,固定短语及顽固习惯的监狱中的囚徒。他们的身份、背景及历史是模糊不清的。要看是谁记得,而存在着不同的版本。他们很少相互倾听,然而正是他们精神上的“耳聋”使得我们在倾听。没有一个话语说过而未加注意的。而且我们也一刻不能松懈。当秘密泄露并且改变着权力分配时,氛围上的压力会上下起伏。

记忆——无论是杜撰的、操纵的，或者是真实的——像一股滚烫的潜流在品特的剧作中流淌。我们依据着过去，来对现在的要求做出反应，并构建我们的未来。

随着关闭的房间对国际社会的开放，品特重新把浪漫之爱界定为能恢复活力之爱，其中包括友谊以及通过实际行动来推进公正的急迫心情。在《山地语言》中，爱采取的形式是无条件的慷慨大方，这在其早期的剧作中是没有的。在这个恐怖及暴力事件不断上升的时代，为了生存下去，我们必须行善，坚决支持受奴役的人们。

一般认为，品特致力于政治来得较迟，但是品特自己描述其最初创作时期——《送菜升降机》、《生日晚会》以及《暖房》——就颇具政治性。在这些“威胁喜剧”中，语言成为了进攻、躲避及折磨人的武器。早期作品可以看做是独裁干预的隐喻，这表现在几个层面上：国家的权力，家庭的权利以及宗教的权利——所有这一切都在破坏着个人的批评性问题。品特揭示了想要破坏别人身份的理由，揭示了伪装成暴力的恐惧，而这种暴力是针对那些置身于党派、俱乐部及民族之外的人。

品特的作品中既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在人物之间的权力游戏中，我们很少看到谁占据了上风；他们改变着位置，在看似不是刻意说出来的对白中，他们时而占据上风，时而处于劣势。人物也有一些侧面，暴露在模棱两可的紫外线之下，肉眼看不见罢了。他们在无形的墙之间摸索着向前走，并形成不同的现实层面。在保护自己不受入侵的过程中，他们在空间中给自己设置障碍，就像在异己的领地上埋设地雷一般。

品特已经用其沉默少语及神秘感突破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戏剧。他赋予其笔下夸张的人物很多发泄感情的方式，我们就如同和人物生活在一起，看到他们像我们一样衰老和凋谢。那些具有公众生活的、严肃正经且深不可测的人物，会在颇具灾难性的语无伦次中崩溃。他们发出的信息似乎从来不能到达，然而离开剧院时，我们就觉得没有进入剧院时来得正当。

对于订立制度者来说，世界存在着，就要搞得井井有条。而对品特而言，世界存在着就要掩饰。通过掩饰，善良的及有同情心的人才能找到一个办法，从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之官僚牢笼中渗透出来。在对极权主义者的无情分析中，品特阐明了个人的痛苦。

随意一带而过的对白刺痛人，小小的词语能伤人，说了一半的话能摧毁人，而沉默不语预示着灾难的降临。品特，这位裁缝的儿子，他用剪刀对语言进行剪裁，使得行动从人物的声音及节奏而产生。因此，没有特定的情节。我们不问“下一步将发生什么”，而是问“正在发生着什么”。

话语是权力的工具。话语不断重复，然后它们就会像真理。在信息过度膨胀的

时代,品特把话语从描写现实中解放出来,并使其成为现实本身,有的时候颇具诗意,而有的时候令人感到压抑。最终,只有通过语言我们才能抹去我们的命运,并重新创造它。

亲爱的哈罗德·品特,

在遴选诺贝尔桂冠摘取者时,瑞典学院只认可个人的创造性才能,不考虑民族、性别及文类。这一点是需要强调的。不管你在很多人看来显得多么具有英国特点,你在戏剧领域中的国际及民族之间的影响,是与众不同的巨大,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在给人以启示。假如有人认为你的获奖来得迟了点,我们可以回答说,在任何某个特定的时刻,在世界上某个地方,你的剧作会被新一代的导演和演员们重新阐释。

你的作品,既诱人般令人想进入其中,又令人恐惧般充满神秘感,帷幕在浓密的人生风景及令人痛心般的禁锢上升起。你用充满诗意的意象,阐明了幻想及现实的梦魇之间的冲突。鉴于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缺席,我请他的出版商斯蒂芬·佩奇前来,从国王陛下的手中领取品特的诺贝尔文学奖。

邓中良译

获奖演说

哈罗德·品特

艺术,真理和政治

2005年度诺贝尔奖颁奖盛典于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作家哈罗德·品特因健康原因未能出席,这里发表的是他的讲话录音的汉译全文。

真理总是难以捉摸的

1958年我曾讲过下列话语:

“真实的和不真实的之间,没有严格的区分;真的和假的之间也没有严格的区分。

一件事情不一定要么是真的,要么就是假的。它可以既真又假。”

我觉得这些说法仍然是站得住脚的,仍然适用于通过艺术探索现实这一方式。因此,作为一名作家我仍然坚持这些说法,但是作为一名公民我却不能。作为公民,我得提出问题: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戏剧中的真理总是难以捉摸的。你可能永远也不会找到,但是对真理的寻求却是必须的。很显然,这一寻求在推动着人们的努力。这种寻求就是你的任务。你常常会在黑暗中偶然发现真理,跟其相撞,或者瞥见一个意象或形状,跟真理相近,但常常是,你并未意识到这样做了。然而真正的真理是:在戏剧艺术中,从来就找不到这样的一个真理。存在着许多真理。这些真理相互间构成挑战,相互间畏惧躲避,相互间反映,相互间不予理睬,相互间嘲弄取笑,相互间又视而不见。有时候你感觉到一时间你手里掌握着真理,然后很快又从你手指间滑落,并从此而丢失。

经常有人问我的剧作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真没法说。除了说剧本中所发生的事情以外,我也无法概括出我的剧作。这就是那些剧本所说的,这就是那些剧本所做的。

由一行话,一个词或一个意象引起

大部分剧作是由一行话,一个词或一个意象所引起的。紧随着所说的词而来的,是一个意象。我就两句话举两个例子,这是我脑海中突然冒出来的,接着就出现了一个意象,我因此而紧随着这个意象。

所涉及的剧作是《回家》和《昔日》。《回家》的第一行台词是:“你用剪刀做了什么?”《昔日》的第一行是“黑色的”。

在每一种情形中,我都没有更多的信息。

在第一种情况中,有人明显是在寻找一把剪刀,他并且要求知道他所怀疑的、那个可能偷了剪刀的人的行踪。但是,不知怎么的,我知道被问的人对于剪刀一事没有提供任何情况,对提问者也没提供任何信息。

“黑色的”我认为是描述某个人的头发的,那是女人的头发,而且是对一个问题的回答。在第一种情形中,我觉得我不得不紧追这个问题。视觉上是这样发生,非常缓慢地暗淡下去,从阴影进入光线。

我开始写剧本时,总是把人物称为:人物 A、B 及 C。

在创作那部后来成为《回家》的剧作时,我看见一个男人进入了一个荒凉的房间,他向一位坐在丑陋沙发上看赛马报纸的、年轻一些的男人提出了他的问题。我不知怎么就怀疑 A 是父亲,而 B 就是他的儿子,但是我没有证据。然而,这一点不久就

得到了证实,因为 B 后来(后来成为伦尼)对 A 说(后来成为麦克斯),“爸,你介意我改变话题吗?我想问你个问题。我们以前曾吃过一顿饭,是什么名字来着?你把它叫做什么?为何不买只狗?你是为狗做饭的厨师。真的。你认为你是为很多狗做饭的。”因此,既然 B 把 A 称作“爸爸”,对我来说,设想他们之间是父子关系就似乎是合理的。另外,A 显然是厨师,并且他的烹调手艺似乎也不被看好。这是否意味着就没有母亲呢?我不知道。但是,正如当时我告诉自己的一样,我们开始的时候永远也不知道结束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

“黑色的”。一扇大窗户。傍晚的天空。一位男人,也就是 A(后来成为迪利);还有一位女人,也即 B(后来成为凯特)。他们坐在那儿喝着什么。男的问道,“是胖的还是瘦的?”他们在谈论谁?但是后来我看到一个女人,也即 C(后来成为安娜)站在窗户边,处在另一种光线情况下,她背对着他们,她的头发是黑色的。

让剧中人物有自己的呼吸

这是个非常奇特的时刻,这一创造人物的时刻,到那个时刻他们还不存在。随即而来的是间歇性的、难以预测的,甚至是引起幻觉的雪崩,尽管有的时候是无法阻止的。作家的处境是非常奇特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不受人物的欢迎。人物们反抗着他,他们也不容易相处,他们也不大可能界定,你当然也不大可能向他们发号施令。从某种程度来讲,你是在跟他们玩一种永无止境的游戏:猫捉老鼠、捉迷藏以及藏猫猫。最后你发现你笔下的人物有血有肉,这些人物有着自己的意志及个人情感,这些东西是由你自己无法改变、无法操纵及扭曲的组成部分构成的。

因此,艺术中的语言仍然是高度暧昧、模棱两可的事情——是流沙,是蹦床,是封冻的水池,随时会在你(即作者)的重压下崩塌。

但是,正如我所说的,寻找真理的过程永不停止,不可能被终止,也不可能被推迟,必须就在那儿当场面对。

政治戏剧所呈现出的是一系列完全不同的问题。说教无论如何是要避免的。客观性是基本的。要让剧中人物有自己的呼吸,作者不能限制和束缚他们,来满足自己的趣味、脾性和偏见。他必须准备着,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从全面的不受限制的视角,来接近、对待他们,偶尔地也许会令他们大吃一惊。然而,他必须给其笔下的人物以自由,他们想往哪里走就往哪里走。当然,这一点并不总是行得通。政治讽刺文学是决不遵循这些规则的。事实上,它所遵循的恰恰是相反的一套,这也是其恰当的职能。

在我的剧作《生日晚会》中,我觉得我让种种选择在茂密的可能性这一森林中运作,然后才最终聚焦在使主人公臣服这一行为上。

《山地语言》并没有故意摆出这样范围的运作。里面仍然充满了残忍、暴躁及丑陋。该剧作中的士兵从中得到了乐趣。人有时会忘却,折磨他人者会很容易变得无聊。他们是需要一些笑料来打起精神的。这一点已经为发生在伊拉克阿布·格拉伊的事件所证实。《山地语言》上演时间只有20分钟,但是它可以一小时接一小时进行下去,一直进行下去。同样的模式会不断重复下去,一直不断,一小时接一小时地进行下去。

《从灰烬到灰烬》一剧的故事,对我而言似乎是发生在水下。一位溺水的女人把手从波浪中伸出水面,但又沉入水里,看不见了。她伸手去够别人,却找不见人,他们要么在岸上面,要么在水下,她只找见影子及倒映在漂浮着。这位女人在溺水这一景象中,消失了身影。女人不能逃脱似乎只属于别人的厄运。

但是,因为他们死了,她也得死。

政客感兴趣的不是真理而是权力

政客们所用的政治语言不敢斗胆进入这一领域,因为根据我们掌握的证据,绝大部分政客感兴趣的不是真理,而是权力以及维护那种权力。为了维护那种权力,人民必须处在无知的状态之中,他们必须生活在对真理的无知当中。因此,包裹着我们的是一张巨大的充满着谎言的挂毯。我们就生活在这些谎言之中。

正如这儿的每个人都知道的,入侵伊拉克的正当的理由是:萨达姆拥有大量的极其危险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中有些武器能在45分钟之内发射,能造成令人触目惊心的破坏。我们曾非常确信这是真的。然而这不是真的。我们被告知伊拉克同基地组织有联系,对2001年发生在纽约的9·11事件负有部分的责任。我们曾非常确信这是真的。然而这不是事实。我们被告知伊拉克对世界安全构成了威胁,我们也曾确信这是真的,然而这不是事实。

真相是完全不同的事情。这个真相跟美国如何理解其在世界范围的作用是密切相关的,跟其想要如何体现这一角色也是相关的。

在我回到当下之前,我想要回顾一下新近成为过去的岁月,我是指自美国二战后所实行的外交政策。我觉得,我们有责任对这段时期至少做些有限度的省察。这就是时间允许我在这儿所做的一切。

每个人都知道战后在苏联及东欧所发生的、系统的残忍行为,普遍的暴力事件,

对独立思想的无情压制。所有这一切都有完整的记录并得到充分的证实。

我在这儿提出的论点是:美国在同一时期所犯下的罪行只是很浮光掠影地记录下来,更谈不上有文件证明,更不用说得到了承认,更不用说被认为是罪行了。我觉得这个事情要得到处理和解决,事实真相对现在世界的立场有相当大的影响。尽管从某种程度上讲,当时受到苏联的牵制,但是美国在全世界的所作所为清楚地表明,它已经得出了结论,它有了全权委托:它可以做它所想要做的事情。

直接侵略一个主权国家,事实上,从来都不是美国所赞同的方法。大体说来,美国还是更喜欢它所称之为"低强度冲突"的。低强度冲突是指数以千计的人死去,但要比你猛地一下在他们身上投一枚炸弹缓慢些。这意味着你使国家的心脏地带感染了疾病,意味着你在其身上植入了一块恶性肿瘤,并看着他腐烂恶化的加剧。当广大平民遭到压制,或者被打致死——同样的事情——而你的朋友、军界以及大公司仍然在舒舒服服掌着权。而你站在摄像机前,大谈民主已经占据了上风。在我所提及的岁月里,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这是家常便饭的事情。

尼加拉瓜:一个重要的案例

尼加拉瓜的悲剧是个非常重要的案例,我选择它在这儿列举出来,作为一个强有力的例子,表明美国过去和现在对其在世界上所起作用的看法。

在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我出席了美国驻伦敦大使馆的一次会议。

美国国会将要决定是否要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更多的资金,让其进行反对国家的战争。我是代表尼加拉瓜讲话的代表团一员,但是该代表团最重要的成员是一位叫做约翰·梅特卡夫的神父。美国代表团的头头是雷蒙德·赛兹(当时官位仅次于大使,后来他成了大使)。梅特卡夫神父说道,"阁下,我负责尼加拉瓜北部一个教区的工作。我的教民建了一所学校,一所医疗中心,一座文化中心。我们都生活在和平之中。几个月前,一股反政府力量进攻了该教区,他们摧毁了那儿的一切:学校、医疗中心及文化中心。他们强奸护士及教师,并用最残忍的手段杀害医生。他们表现得如同野蛮人,我恳请美国政府不要支持这种令人震惊的恐怖主义活动。"

作为一位颇有理性、认真负责及社会经验极为丰富的人士,雷蒙德·赛兹声望很好。他在外交圈内极受尊重。他倾听着,停顿了一 下,然后非常严肃地说话了。"神父,"他说道,"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在战争中,无辜的百姓总是要受罪的。"一阵冷酷的静默。我们都凝视着他。他没有退缩。

的确不错,无辜的百姓总是遭殃。

最后有人说,“在这种情况中,‘无辜的百姓’就成了可怕暴行的牺牲品,然而这种暴行却受到贵国政府资金上的支持。有不少这样的政府,贵国政府就是其中之一。如果国会给反政府力量提供更多的资金,那么就会有更多的这类暴行发生。难道这不是真实的情况吗?贵国政府对支持这种发生在主权国家公民身上的破坏及屠杀行为,难道不感到内疚吗?”

赛兹很冷静。他说,“我不同意你所陈述的事实能够支撑你的观点。”

我离开美国使馆时,一位美国使馆参赞告诉我,他喜欢我的剧作。我无言以对。

我应该提醒你们,当时的里根总统曾经发表过如下的声明:“在道义上,反政府力量跟我国的开国者是相当的。”

美国支持尼加拉瓜残暴的索摩查独裁政府超过了40年之久。尼加拉瓜人民在桑地诺支持者的领导下,在1979年推翻了该政权,这是一场激动人心的、受到人民支持的革命。

桑地诺主义者并非是完美无缺的。他们也非常傲慢,其政治哲学中含有许多自相矛盾的成分。但是他们是有才智的、有理性的,并且是文明的。他们想致力于建立一个稳定、体面及多元的社会。他们废除了死刑。数以万计的贫困农民从死亡的边缘被拯救了过来。十万以上的家庭有权拥有土地,建立了两千所学校。在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扫盲运动,将文盲的比例降到低于七分之一。免费教育制度也已建立,同时也提供免费的医疗卫生服务。婴儿死亡率降低了三分之一。小儿麻痹症也得到了根除。

美国把所取得的这些成就,指责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颠覆。在美国政府看来,这是树立了一个危险的榜样。如果在尼加拉瓜允许建立社会及经济公正的基本规范,如果允许提高医疗卫生及教育水平,并取得社会统一及国家自尊,邻国就会提出同样的问题,并要做出同样的事情。当然了,在那时对萨尔瓦多的现状存在着激烈的抵抗。

一张张“充满着谎言的挂毯”

刚才,我谈到了“一张充满着谎言的挂毯”包围着我们。里根总统就这么简单地把尼加拉瓜描述为“极权主义地牢”。媒体也就普遍地接受他的说法,英国政府当然也就接受他的说法,认为他描述的是准确公正的评价。然而,事实上在桑地诺政权领导的时候,并没有杀人小分队的记录,也没有严刑拷打的记录,也没有记录显示存在着系统的或被证实的军事暴行。在尼加拉瓜,没有牧师被谋杀。事实上,在政府里面任职的却有两位耶稣会信徒以及一位马利诺外方传教会传教士。极权主义地牢实际

上就在隔壁邻居,在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美国把1954年经过民主选举上台的危地马拉政府搞下台。据估计,有二十万以上的民众成为连续着的独裁政府的牺牲品。

1989年,世界上六位最为著名的耶稣会教士,在位于圣萨尔瓦多的中美洲大学遭到残酷杀害。执行谋杀的人是在美国佐治亚州贝宁堡接受训练的阿尔卡特团里面的一个营。那位极其勇敢的大主教罗摩洛在做弥撒时遭到了暗杀。据估计,七万五千人遭到了杀害。他们为何被杀?他们遭到杀害,是因为他们相信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是可能的,而且是应该能够做到的。这种信仰马上就使他们成为共产分子。他们遇害,是因为他们对现状,对无尽的贫穷、疾病、堕落及压迫提出了质疑,而这些就是他们生来就具有的权利。

美国最终推翻了桑地诺政权。这用了几年时间,并遭到了相当的抵抗。但是无情的经济困扰以及三万人的死亡最终破坏了尼加拉瓜人民的精神。他们感到疲惫不堪,再一次遭受了贫穷的困扰。各种娱乐场所又在这个国家死灰复燃。免费的医疗服务及教育都成为过去。巨大的企业又纷纷回来了。“民主”获胜了。

但是这一“政策”绝不仅仅限于中美洲,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在执行,没完没了,而现在看起来仿佛没有发生过似的。

二战结束后,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支持每一个右翼军事独裁政权。我是指印度尼西亚、希腊、乌拉圭、巴西、巴拉圭、海地、土耳其、菲律宾、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当然还有智利。1973年美国给智利带来的恐怖是永远也清除不了的,当然也是永远不会受到饶恕的。

在这些个国家里,数以万计的人民遭到杀害。这些都发生了吗?都要归咎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吗?答案是:是的。事情确实是发生了,是要归咎于美国的外交政策。但是你不知道情况。

事情从没发生,什么也没发生。即便事情正在发生,也算没在发生。没有关系的,不会引起人们关注的。美国所犯的罪行是系统的、一贯的、邪恶的、冷酷的。但是,实际上很少有人讨论这些罪行。你得把这个事情交给美国。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实行了非常慎重的权力操纵,同时也装扮成是一种为全世界做好事的力量。这是一种非常出色的、颇为机智而且高度成功的催眠的行为。

我向你们指出,美国无疑是陆上最大的炫耀者。尽管很残暴,漠然,目中无人以及残酷无情,美国同时也很聪明。作为一个销售员,美国出去都要靠自己。其最好销售的商品就是自爱。美国是赢家。听听所有美国总统在电视上说的话,像在这一句里面所说的,“美国人民,我对美国人民讲,是时候为美国人民祈祷了,是时候维护美国人民的权力了。我恳请美国人民,相信总统代表美国人民的利益所要采取的

行动。”

这是闪耀发光的计谋。语言实际上是用来使思想保持一段距离。“美国人民”这个词汇提供了一只真正艳丽的、令人放心的垫子。你都不用思考,就只要倚靠在垫子上。垫子也许会使你的智力及批评能力感到窒息,但是它很令人舒服。这当然不适用于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四千万人民,也不适用于囚禁在巨大的古拉格犯人监狱集中营里的二百万男女。这集中营一直延伸到美国。

美国不再对低强度冲突感到烦恼了。对于保持沉默或者拐弯抹角,美国已经看不到任何意义了,它不偏不倚地把牌摊到了台面上,它才毫不在乎联合国、国际法以及不同的批评意见。它将这些都视作是无能的及毫不相干的。它还有一只自己的、咩咩叫着的小羊紧跟其后,那就是顺从可悲的英国。

我们还有道义感吗?

我们的道义感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还有道义感吗?这些话语是什么意思?它们是否是指一个现今很少使用的说法——良心?良心不仅跟我们自己的行为有关,而且跟其他人的行为中我们所共享的责任相关。难道这良心都死了吗?看看关塔纳摩湾。数以百计的人遭到拘禁,超过三年了都没有受到指控;没有法律代表,没正当的法律程序,从技术上来讲,就是永久的拘禁。这一完全违法的做法至今仍然维持着,根本无视日内瓦公约。而被人们称之为“国际社会”的,不仅容忍了这一做法,而且对其几乎未作任何思考。一个国家在犯下违法暴行,而这个国家还居然宣称自己是“自由世界的领袖”。我们想过住在关塔纳摩湾的人们了吗?媒体对他们说了些什么?他们偶尔会出现——第六版上一条不起眼的新闻。他们被送到了虚无乡。他们也许就永远回不来了。目前,他们有很多人在进行绝食,被强迫进食,其中就有英国公民。在强制进食的过程中根本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没有镇静剂或麻醉剂。就一根管子插进你的鼻子及喉咙里,你都吐血了。这是折磨。英国外交大臣对此说了些什么?什么都没有。为什么没说呢?因为美国已经说了:批评我们在关塔纳摩湾的行为构成了不友好的行为。你要么跟我们站在一边,要么就是反对我们。因此,布莱尔就不做声了。入侵伊拉克是强盗行径,是极为明显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表明了对国际法观念的绝对藐视。这一入侵是武断的军事行为,是由一系列无数谎言而引起的,是对媒体、继而是对公众的粗暴操纵而引发的。这一行径旨在巩固美国对中东地区的军事及经济控制。作为最后一招,还要装扮成是解放者的行为,因为所有其他理由都没能证明它们是正当的。这一可怕的武力炫耀,是要对数以万计的无辜人民

的死亡及残害负责的。

我们给伊拉克人民带去的是:折磨,集束炸弹,废弃的铀,无数滥杀无辜,贫困,堕落以及死亡。可是我们还称之为,“给中东带去自由和民主”。

你要杀多少人才能够格被称为大规模杀人犯及战犯呢? 10 万? 我以为这个数字是远远足够的。因此,布莱尔和布什要在国际刑事法庭面前受到询问,这样才是公正的。但是,布什一直都很聪明。他没有认可国际刑事法庭,因此如果任何美国士兵或政客(由于那事情)发觉自己站在被告席上,布什已经警告了,他会派遣海军陆战队去的。但是布莱尔已经认可国际刑事法庭,因此能够把他提起公诉。假如国际刑事法庭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把布莱尔的地址给他们,那就是:伦敦唐宁街 10 号。

在这种背景下,死亡是不相干的。布什和布莱尔都把人民的死亡根本置于不顾。在伊拉克起义开始之前,至少有十万伊拉克人被美国的炸弹及导弹杀死了。这些人无足轻重,他们的死亡根本就不存在。他们是空白的,他们甚至都没有死亡的记录。美国将军汤米·弗兰克斯说,“我们不作尸体清点”。

在入侵的开始阶段,英国报纸的头版刊登了一张照片。照片上,布莱尔在亲吻着一位伊拉克小男孩的脸颊。标题是:“一位感激不尽的孩子”。几天后,报上刊登了另一位失去膀子的四岁男孩的故事和照片,但不是在头版。他全家给一枚导弹都炸飞了,他是唯一的幸存者。他说道,我什么时候才能拿回我的膀子? 故事到此就结束了。布莱尔没有抱他,也没有抱任何其他伤残孩子,也没抱血淋淋的尸体。血是肮脏的。当你在电视上发表真诚的演讲时,血会弄脏你的衬衫和领带的。

在不同的坟墓里腐烂

两千美国人的死亡是件令人尴尬的事情。他们被运送到黑暗的坟墓之中。葬礼是客客气气的,那儿远离危险的地带。伤残者躺在床上腐烂下去;对有些人来说,下半辈子就一直要在腐烂。因此,死者及伤残者都在腐烂,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坟墓罢了。下面的摘录来自聂鲁达的一首诗,题为《我在解释一些事情》:

一天清晨,一切都在燃烧,
一天清晨,篝火从地面蹿出
吞噬着人类,而且从那时起
熊熊大火就燃烧着,从那时起
枪炮声就响个不断,从那时起

就能看见到处都是血迹斑斑。
拥有飞机及摩尔雇佣军的匪徒们，
那些手戴着戒指并拥有贵妇的匪徒们
那些带着黑衣修士在急速地说出
祝福的、一本正经的匪徒们，他们都
从天而降来杀害儿童，他们的鲜血淌过街巷
而没有人会在乎，就像是儿童的血。

那些连走狗都唾弃的走狗们
那些连干蓟都想咬住并吐出的石头
那些连毒蛇都憎恨的毒蛇们。

跟你面对面的时候，我看见西班牙
的血流汹涌得像浪潮
一般骄傲、像刀子一般的
浪头就能够把你吞没。
背信弃义的
将军们：
看到了我的太平间，
看着支离破碎的西班牙：
从每一栋房屋，燃烧着的金属片
在乱飞，而不是那鲜花
从西班牙的每一个孔穴
西班牙就出现了
从每个死去的孩子，出现一支带眼的步枪
子弹诞生于每一桩罪行
总有一天会找到
你心脏的舷窗。

你也许会问：为何他的诗歌
不谈及梦想和树叶，以及
他祖国的出色的火山。

来啊,看街巷里流淌的血流
来啊,快来看
街巷里流淌的血流
来啊,快来看街巷里
流淌的血流。

我首先声明,我引用聂鲁达的诗,绝不是把共和政体的西班牙比作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我引用聂鲁达,是因为在当代诗歌我没有读到一首诗,像这样有力地、发自内心地描述对平民的轰炸。

“人中之王”的哲学逻辑

前面我已经提到,美国现在非常坦率地公布了它的意图。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它正式公布的政策,现在被称为“全面的优势”,这不是我的提法,是他们自己的。“全面的优势”意味着控制陆海空及太空和所有附属的资源。

现在,美国在全世界 132 个国家占据着 702 个军事设施。非常可敬的是,瑞典当然是排除在外的。我不清楚他们是如何到那里的,但他们确实就在那儿。

美国拥有八千枚随时能用、可以运作的核弹头。两千枚可以一触即发,15 分钟之内随时可以发射。美国正在研制新的核武器系统,称为巨无霸核弹。英国在这方面总是非常配合,打算要更换其三叉戟核导弹。我倒要问了,这些核武器对准谁呢?本·拉登?你?我?乔·窦克斯?中国?巴黎?谁知道?但我们确实知道的是:这种婴儿般的疯狂——拥有并威胁使用核武器——是当前美国政治哲学的核心。我们必须提醒自己,美国是站在永久的军事立足点上,根本没有任何松懈的迹象。

数以万计的(如果不是数以百万计)美国人民本身对政府的行为显然也感到恶心、羞愧以及愤慨;但是从现状来看,他们还不是股团结在一起的力量。不过我们看到美国国内日益加剧的焦虑感、不确定性以及恐惧感,这些是不可能减弱的。

我知道布什总统有不少极其能干的演讲写作者,但是我很想志愿申请这一职位。我提议他可以在电视上向全国作下述短小的讲演。我看到他表情严肃,头发梳得非常整齐,一本正经,颇有些迷人,还有些真诚,经常会骗人,有时会露出一副苦笑,令人好奇般颇具魅力,简直是个人中之王。

“上帝是好的,上帝是伟大的。上帝是好的,我的上帝是好的。本·拉登的上帝

是坏的，他的上帝是个坏上帝。萨达姆的上帝是坏的，除非他没有上帝。他是个野蛮人，我们不是野蛮人。我们不砍人头。我们信仰自由。上帝也信仰自由。我不是野蛮人。我是热爱自由的民主国家领导人，是经过民主选举上去的。我们是一个充满同情心的社会。我们使用富于同情性的电刑，以及富于同情性的致命注射。我们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不是独裁者，他才是独裁者。我不是野蛮人，他才是野蛮人。他才是呢，他们都是。我拥有道义上的权威。你看见了这个拳头了吗？这就是我道义上的权威。你们不要忘了。”

你找不到保护伞，除非你撒谎

作家的生活是很脆弱的，几乎是没有保护的行为。我们不必为此事掉眼泪。作家做出了他的选择，就义无反顾地走下去。说真的，你必须面对各种各样的风浪，有些风浪的确是冰冷刺骨的。你完全得靠你自己，你完全处在一个孤立无援的境地。你找不到遮风避雨之处，找不到保护伞，除非你撒谎。而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你就建构了自己的保护伞，你就成了政客，这事当然是可以争论的。

今天晚上，我好几次提及死亡。我现在要引用一首我自己的诗，诗的标题是《死亡》：

尸体是在哪儿找到的？
尸体是谁找到的？
尸体找到的时候是死的吗？
尸体是如何找到的？

那尸体是谁？

那具被抛弃的尸体
其父是谁，其女是谁？兄弟又是谁？
谁是其叔叔，姐姐，母亲或儿子？

尸体被弃时，是死了吗？
尸体是被抛弃的吗？
尸体是被谁抛弃的？

尸体是赤裸着的,或是穿着衣服要赶路的?

是什么让你宣称尸体是死了?
你宣布尸体是死了吗?
你对尸体了解多少?
你如何知道尸体是死了的?

你对尸体做了清洗了吗?
你把它的双眼合上了吗?
你把尸体埋葬了吗?
你把尸体遗弃了吗?
你亲吻了尸体了吗?

真理在镜子反面盯着我们

我们朝镜子里看的时候,我们以为看到的映像是准确的。但是只要移动一毫米,映像就发生变化。我们实际上是在看无穷无尽的映像。但是,有的时候作家必须把镜子砸碎,因为在那镜子的反面,真理在盯着我们看。

我认为,尽管存在着巨大的可能性,作为公民来讲,要有坚定的、始终不渝的、强烈的、精神上的决心来界定我们生活及社会的真实真理,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义务,落到了我们大家身上。这实际上是强制性的。

如果这样的决心没有体现在我们的政治见识之中,我们就没有希望恢复我们几乎已经丧失了的东西——人类的尊严。

邓中良译

哈罗德·品特作品年表

1957　《房间》

1957　《送菜升降机》

1958　《生日晚会》

1960　《看管人》

1961　《侏儒》

1962　《搜集证据》

1964　《茶会》

1965　《归家》

1971　《昔日》

1975　《虚无乡》

2000　《庆典》

2003　《战争》（诗歌选集）

特·品
戏剧

我进入一个房间，看见一个人站着，一个人坐着，几周之后，我写了《房间》。
我进入了另一个房间，看见两个人坐着，几年之后，我写了《生日晚会》。
我从一扇门里看见了第三个房间，看见两个人站着，然后我写了《看门人》。

——哈罗德·品特

上架建议：文学·戏剧

ISBN 978-7-5447-1219-4
9 787544 712194 >
凤凰出版传媒网：www.ppm.cn
定价：35.00元